



古典支獻研究輯刊

初 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17冊 朱彝尊《經義考》研究(下) 楊果霖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來雜草《經義考》研究(下)/楊杲霖著─初版 -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 [民 94)

目 6+251 面;19×26 公分(古英文獻研究顯刊 初編:第17冊)

ISBN: 986-81660-1-2(精裝)

1. 經義考 - 研究與考訂

090.21

94018884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 編 第十七冊

朱彝尊《經義考》研究(下)

作 省 楊果霖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強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市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 02-2923-1455/轉真: 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5年12月

定 價 初編 40 冊 (精浆) 新台幣 62,000 元

版権所有・請勿翻印

ISBN: 986-81660-1-2

朱彝尊《經義考》研究(下)

楊果霖 著



錄

上 冊

第 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的動機和範圍	
一、研究的動機	. 3
二、研究的範圍	
第二節 前賢研究成果回顧	8
一、涵攝全書的總評	
二、成書體例的分析	
三、引書內容的探討	
四、著錄資料的補止	
/i、日錄工具的編纂	
六、全書文句的點校	
第三節 本題研究的價值	
一、經學方面	
二、日錄學方面	
第二章 朱彝尊生平及其交游	23
第一節 朱彝尊的生平	23
· 早期(1629~1663): 奮發向學, 交友創作············:	24
二、中期(1664~1678):落拓江湖,遊歷四方	
三、晚期(1679~1709):出仕爲官,積極纂修	29
第二節 朱彝尊的交游	
第三章 朱彝尊整理文獻的成就	55
第一節 治學的觀念	
一、援據精博,信而有證	56
二、反對抄襲,注重創發	59
三、稽古崇漢, 重視傳授	62

四、實事求是,不執成見 67
五、簡明精要,去除繁瑣 70
第二節 治學的方法 72
一、考訂版刻,審其優劣73
二、徵引目錄,考其流變 74
三、蒐集佚文,以利考訂77
四、博通文字,析音釋義 79
五、精於校勘,善析異同
六、辨明真偽,直探本質 86
七、實地遊歷,證以文物 95
第三節 文獻整理的貢獻99
· · 經籍整理的貢獻······· 100
二、史籍的纂修與校訂110
第四章 《經義考》的成書背景125
第一節 日錄發展的演變 126
一、書目數量的增加126
二、分類類目的多變 127
三、書目體例的完備127
四、著錄範圍的擴大129
第二節 社會風潮的激盪
一、藏書之風
二、實證之風135
三、習經之風139
四、纂輯之風143
第三節 政治因素的鼓勵
一、徵求經學典籍145
_1、刊印儒學經典 147
三、開辦科舉選士149
四、帝王自撰經籍
第五章 《經義考》的編纂
第一節 編纂的動機
一、擴大經學收錄範疇 以廣研究視野156
二、保存經籍微言人義 以考經籍內容 158
第二節 編纂的程序159
- 、擬定體例 160
二、抄輯資料
三、考訂朝代
四、刪併整合162
万、按類比附164

六、判別存佚	165
七、案語考證	
第三節 題稱的標示	
·、書名、篇名並稱·······	167
二、書 名	167
三、篇 名	168
四、人名、書名並稱	168
7i、人名、篇名並舉····································	169
六、人 名······	169
七、人名加上敬稱	169
八、缺錄題稱	170
第四節 引文的方式 ·······	
· · · · · · · · · · · · · · · · · · ·	174
二、約 引	174
三、訛 增	176
四、抽 換	178
九、倒 置	
六、併 合	
七、析 離	
第六章 《經義考》的引書	
第一節 引書的種類	
一、經部典籍 ····································	193
二、史部典籍	197
三、子部典籍 ·····	
四、集部典籍	
第二節 引書的內容	
一、荠錄書名篇名	208
二、論及成書始末	210
三、說明書籍主旨	213
四、辨別占書真僞	
五、判定書籍價值	
六、介紹著者生平	
七、兼記作者著作	
八、評介師承交游 ····································	
儿、敘述讎校原委	
、泛釋學術源流	
十一、	
十二、言明藏書情況	
十三、中論書籍義例	231

下 册

第七章	《經義考》	的體例	261
第一節		豊例	
第二節	書名著錄像	豊例	268
一、單	獨著錄書名	· 爲共通的體例 ······	268
		,則作分行排列	
三、書	名標示偽字	·,以示書籍僞作	269
四、標	示書名異稱	,以供判斷準據	269
第三節		豊例	269
一、標	學出典,考	其篇卷	271
二、計	·數單位,承	繼前目	271
一、定		訂異同	
第四節		豊例	
一、存			
二、佚			
三、嚴			
五、其			
第五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祝···································	
		· 色···································	
		移	
		誤	
		讀	
L .	咖化又于白	祖	312

,	第八章 《經義考》的分類	
	第一節 分類的義例	316
	一、分類方式,依據學術性質歸併	316
	二、類目排列, 尊崇占文經學次第	317
	三、典籍偏少,附入性質相近之類	319
	四、先列本經,其後附以單篇之作	319
	第二節 類目的闡釋	
	第三節 《經義考》的分類特色	357
	一、嚴密的分類體系	358
	二、創新的分類觀點	
	第九章 《經義考》的缺失研究	371
	第一節 《經義考》繆誤成因析論	
	一、援臄廣博,不無舛錯	372
	二、經籍藏地,未能遍知	373
	三、體例多方,難於劃一	
	四、輯錄勘校,難求全備	
	fi、日錄工具,未能週全	
	六、文獻徵引,未據善本	
	七、輾轉傳聞,相沿而誤	
	第二節 《經義考》謬誤例證舉隅	
	一、書名的謬誤	
	二、作者的謬誤	
	三、卷數的謬誤	
	四、分類的謬誤	
	五、解題的謬誤	
	六、存佚的謬誤	
	七、其 他	
	第十章 《經義考》的影響	
	第一節 《經義考》對經學的影響	
	、奠定後世學者治經的依據	
	二、開創清代經籍輯佚的風氣	
	第二節 《經義考》對日錄學的影響	
	一、《經義考》對專科目錄的影響	
	二、《經義考》對辨偽書目的影響	
	三、《經義考》對方志日錄的影響	
	四、《經義考》對導讀書目的影響	
	五、《經義考》對東志補志的影響	

第十·章 結 論	48
第一節 成果的總結 · · · · · · · ·	48
、突破舊有的成果 ··· · · · · · · · · · · · · · · · · ·	· · 48
、開發全新的課題 · · · · · · · · · · · · · · · · · · ·	48
二、健全研究的體系	- 49
第二節 未來研究的展望 · · · · · · · ·	- 49
一、引書文獻的探討	49
、經籍版本的補訂 ・・・・・	· 49
、經籍佚書的考證 · … · · · · =	. 49
四、經學書目的再製	· 49
參考書目 · · · · · · · · · · · · · · · · · · ·	50
附表 ·:《經義考》的引書種類簡表 · · · ·	23
附表二:清代重要經籍輯佚成果表	· · 46

第七章 《經義考》的體例

明清書目在眾多學者的努力下·開創出嶄新的風貌·使日錄的體制及其架構, 逐步走向成熟的階段。孫永如在《明清書目研究》中指出:

明清書目的發展狀況是空前的,明清書目事業的成就也是巨大的。 在日錄之學蔚然興起的社會氛圍之下,經過許多學者的不懈努力和探索,明清書目在部類設置、著錄體例與學術內容的開拓等方面都取得了 超越前代的顯著成就 註1 。

經過許多學者的努力與探索,書目編纂的觀念與方法,也逐漸形成共識,遂發展 出較爲完善的體系,使明清書目能有突破性的進展,並能超越前代書目的成就。

明清書目的特點,乃是體例的完備,在長期編纂經驗之下,使得書目的編纂, 已能發展出完善的體系。孫永如在《明清書自研究》中指出:

執悉書目體例是正確使用書目的關鍵。因為,書目體例規定了書目 性質,收錄範圍,編製形式,著錄內容,并决定了書目作用的異同和大 小,要執悉書日體例,主要在於認真閱讀書日的序跋和凡例 # 2, 2, 4

書目的體例,是使用時的關鍵,若未能熟悉書目的體例,則勢必無法正確的使用書目,也將造成讀者使用的不便。古代書目的編輯體例,多置於序跋或是凡例之中, 尤其有關凡例的說明,將使我們掌握書目編纂的要點,以便瞭解其運用的方式。

有關書目的凡例,是讀者使用書目的關鍵,但古人在撰書之時,亦有未曾偏有凡例說明,使人難於考索其編纂法則,增添使用的困擾。誠如劉兆祐先生所論:

前人著述,書前多不言其例,讀者每感不便,所以考釋一書的凡例,

註 1 孫水如 《明清書日研究》, 合肥, 黃山書社, 1993年7月, 貞 17。

^{# 2} 同前註,頁189~190。

也是整理古籍的一種方法[*** 。

古人撰書,往往缺乏凡例說明,是以會造成讀者使用的不便,右能考出書籍撰述的體例,使其使於後人使用,也是整理古籍的一種方式。《經義考》雖有〈自序〉之目,但卻有目無辭,且無凡例說明,是以若要運用該書,勢必先要瞭解其書的體例,方能使於檢索,私於讀者的運用。

《經義考》的卷帙繁富,故能形成完善的著錄體制,歷來論及其書體例者, 首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八五的說明:

《經義考》每一書前,列撰人姓氏,書名卷數。其卷數有異问者, 則話某書作幾卷。次列存、佚、闕、未見字。次列原書序跋、諸儒論説, 及其人之爵里。彝尊有所考正者,即附列案語於末。……上下二千年間, 元元本本,使傳經原委,一一可稽,亦可以云詳瞻矣 #41。

上述引叉指明竹垞書中的體例,包含有撰者、書名、卷數、存佚、敘錄(序數、諸儒論說、其人爵里)、案語諸項、歷來介紹《經義考》者、率皆依循本書的論點, 且稍加改進,其中較有成果者,首推田鳳台〈朱彝尊與經義考〉 文,該文即源 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要項,並加以增飾條列次,使讀者能有較爲系統的認識,茲將田氏之說,轉錄如下:

《經義考》著錄群籍之體例,每一書將撰著人姓名列在書名之上 其撰著人不詳者見僅列書名。次列卷數 卷數有不同時則注某書作幾卷〉。 又次列存、佚、闕、未見字樣。然後遂錄原書序跋、歷代經師論說,至 於著作人生平、時代皆不著錄,完全要從這此序文中才知。其書籍之掛 列,除御注軟撰一卷冠之券首外,是按朝代掛列,惟於全經内專說一篇 者,則附錄全經之末,遂令時代參差。序錄之後,彝尊有所考證時,則 附以業語 註5。

田氏之文,較四庫館臣所論的要點,更加細緻,頗有參考的價值。今擬參酌田氏之說,並試加闡發已意,略依作者、書名、卷數、存佚、案語諸項,分別立說,並嘗試增補田氏未善之處,重新釐定該書的體制,以示《經義考》之善備,並爲研治目錄者的參考。

母 3 劉北祐 臺灣地區博碩士論又在整理古籍方面之成果並論古籍整理人才之培育 , 台北 《書目季刊》,1996年9月,三十卷二期 ,頁38。

EE 4、 青 水瑢等撰:《四庫全書總月》上册,, 北京, 中華書局, 1992年10月,頁732。 EE 5, 田鳳台· 朱彝草與經義芳, 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古籍重要日錄 書析論》第五章, 民國79年10月1日),頁145。

第一節 作者著錄體例

《經義考》的作者著錄,每置於書名之前,田鳳台先生將其體例略分爲九項,茲條列其要項如下,以便論說:

- 1、姓名全冠著 者
- 2、祗冠姓氏者
- 3、砥冠名者
- 4、書亡名氏者
- 5、皇帝則不題姓名
- 6、同人有二種以上同類著作,則僅前一書著其姓名
- 7、姓名有疑者,则注於其下
- 8、冠其义姓名者
- 9、冠其封號者 註6

下述僅是標舉出氏所論的要項,至於田氏之文,尚備有例證證成其說,惟未有其他說明。然而,仔細審視其說,雖盡力析出有關作者的條例,但多依其客觀條件加以歸納,不僅未能確實析出使用的通則,也無法反映出著錄作者的體例,茲重新釐測如下:

、有關清帝的撰注,列於通篇之首,不另析其類別;至於列朝皇帝撰著,則列於各朝之首,且不題姓名,以示尊主之意

《經義考》收錄有關清帝撰、注之作,別立「御注」、「敕撰」之目以繫之, 但將清帝撰著,置於通篇之自,混淆其中的類別,使得淆亂著述體例。有關各室 撰著,究竟應如何安置,莊清輝《四庫全書總日經部研究》指出:

考《漢書·藝文志》將高帝、文帝所撰,確置諸臣之中,殊爲非體。 而唐徐堅《初學記》、明〉焦竑《國史經籍志》、清 朱彝尊《經義考》, 將帝王之作,升列歷代之前,雖有臣子尊君之大義,卻有失時代之次序,

四庫館臣蓋因襲「《隋書·經籍志》以帝王各冠其本代。 # 7 ·

有關是令撰著的安排,大致有上述三項方式。註8.,其中以《隋心》的安排,較爲學者接受。從上述的議論中,可以明顯感受到《經義考》将清帝之作,升至通篇

as 6 阿前註·頁145~146。

年 7 莊青輝 ·《四庫全書總日經部研究》, 台北:國工政治大學中又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 77 年),頁 111。

註 k,除上述二項之外,尚有《詹生堂藏書目》,係將帝製及救撰之書籍,分列於各部各 類之首,此種方式載罕見學者使用,僅羅列於此,以供參考。

之首的缺點,乃是錯失時序的作法,是以並非良好的處理方式。然而,「御注」、「敕撰」之目,是否確實出自竹垞之手,恐仍有疑慮,說法详見第八章「《經義考》的分類」一文。

除倩帝之外,其餘帝王之仁,則置於該朝之首,且竹垞著錄的方式,不稱其 姓名,以示尊敬之意,如《經義考》卷十二,梁武帝《周易大義》條 註 9 屬之。

1、一般作者,稱名不稱字例

歷來書戶在作者的著錄上,往往複雜難辨,或稱名,或稱字,或稱號,標準既不一致,難以指計作者的真實身份,使讀者產生判斷的困擾,竹定則 改以姓名著錄,不另稱其別號,例如:《經義考》卷八 八,汪王《尚書存疑錄》;王 崇慶《書經說略》;正道《書億》;梅鷟《讀書譜》 註 10 等等,均是「稱名不稱字之例」,如此的著錄方式,可以免去姓名紛亂之誤,有助於指明作者的身份,實有其可取之處。

.、竹垞尊長,不稱其名例

竹垞在作者的著錄上,大抵係稱呼其名,這是著錄的通則。若是竹垞的尊長,則尊稱其「公」,不敢直呼其名,以示敬稱之意。翁万綱《經義考補正》卷第十,唐公文獻《青宮進講經義》條下云:

此稱公者,唐艾恪之長子允恭,竹垞外祖也,許見《補正》第一卷《周易集解》下、5111。

此事經過翁方綱等人的披露,業已確證無誤,至於其處理的原因,則見於《經義 考補二》卷第一,李鼎祚《周易集解》條下云:

此條下有潘恭定公序曰一條,其偁潘諡者,番恩,字子仁,上海人。明嘉清癸未進士。南京工部尚書,諡恭定,竹垞祖母徐之祖父也。竹垞此書終以冢學自敘,儼若用馬班史例自成一家之言,故於所親不敢偁名如此,然義取孽經,考當紀實,司徒據班彪,尚偁於漢書贊語,則於潘獨偁其諡,徒以留待後人考索耳 註 12 。

此事雖屬罕例,但竹垞有此項的安排,卻是不爭的事實。竹垞對於自己的尊長,

[「]註9 朱彝尊 《經義考》, 台北 臺灣中華書局據楊州馬氏刻本影印,民國 68 年 2 月台 三版 ,卷寸二,頁 3 ·

註10 同前註,卷八八,頁6。

註 [1] 貧万綱 ·《經義考補正》, 台北;新工豐出版有限股份公司·民國 73 年 6 月 、卷 第 十, 頁 153。

垂12 周前註,春第一,頁7~8。

不稱其名,但稱其諡者,雖能表示其敬意,但卻增加後人查考的不便,若非翁方綱等人留下的案語內容,則其中的始末,恐怕無法爲後人所知悉。

四、不詳作者全名者,則盡力考出其相關資料,若二者俱缺,則以「亡名氏」、「無名氏」、「名未詳」、「失名」等稱之

竹垞相當重視作者的著錄,若無法考出其全名者,則盡力考出相關資料,如《經義考》卷四十一,自雲子《周易元統》」卷 註 取,則以「白雲子」稱其作者,此定非其名,當係其號者也。又卷六十九引《家人經傳行義》下案語云:

德亮不知姓氏,疑是趙采所撰。《文淵閣書目》有《家人行義》二

册,未審即是書否也 註14 。

竹坨雖疑其書爲「趙采」所撰,然尚未成爲定論,故其作者的著錄,僅題作「□氏德亮」,以示矜慎。此外,對於那些作者久佚,因而無法確立其作者,則以「□名氏」稱之,如卷一九七,□名氏《春秋通大竅》屬之 ā 15 ,惟將其列於各朝之未,以示區隔。又《經義考》卷四十八,無名氏《大易忘筌》 at 16 ,則不知其作者,乃以「無名氏」取代其名,究其作用,與「亡名氏」相同。

又《經義考》卷六八著錄《易應》一書,其作者僅知爲「樊氏」,是以在「樊氏」之末,標明「名未詳」字樣 畫 17 ,同卷另有《周易翼義》一書,亦僅知其作者爲「拱氏」,也標明「名未詳」 畫 18 ,以供讀者參考之用。全於《經義考》卷四八,《讀易記》一書,也僅知其作者爲「趙氏」,則標明「失名」字樣 [註]。,針對上述的名稱變化,雖有不同的產異,但竹垞盡力考出其姓氏;或考出其名;或考出其號者也,均可提供我們一定的參考作用。

五、除作者姓名之外,再加上封號,藉以加重讀者的認識

《經義考》卷十二,南平王蕭偉《周易幾義》條、正 20. ,則於姓名之外,另加「南平王」封號,如此作法,可使人確認其皇室的身份,並加重讀者的認識。整體而論,作者姓名之外,若能再加上封號,雖能增加讀者的認識,且能指明其

註13,参考註9、卷四一、頁1。

王141 參考証 9、卷八九、頁 6。

紅 151 參考註 9,卷一九七,頁 8。筆者案、「亡名氏」或作「無名氏」、如參考註 9,卷 二一一,頁5 錄有無名氏《燕傳說》屬之,二者實無差異。

at 16,参考証9,卷四八、頁8°

注17 参考註9,卷六八,頁5。

^{¥18} 参考註 9,卷八八,頁5。

註19, 參考註9, 卷四八, 頁7。

注 20 参考註 9,卷十二,頁 4。

身份、但此舉亦會破壞著錄的通則、徒亂其著錄的體例。

六、排列次第、係以作者的登科年代為其準則,無科名者,則統一置於該朝前後,以示區分、至於作者僅有姓氏或無名氏者,則置於該朝之末,以示區隔

竹坨在作者的著錄上,除了標舉人名之外,也能依據作者的朝代,先後排列,至於排列的法則,則是依據科舉的先後排列,例如:《經義考》卷一,錄有王宗道、上太沖、楊忱中、吳淵、李心傳、牟子才、王萬、陸持之、羅之紀等人,其中王宗道、王太沖、楊忱中是嘉定元年(1208)的進士;吳淵是嘉定七年(1214)進工;蔡齊基是嘉定八年(1215)州戶錄;李心傳是寶慶二年(1226 1戶月布衣召;牟子才、王萬是嘉定十六年(1223)進士;陸持之是嘉定十六年(1223),寧宗特詔秘書省讀書,並以迪功郎入省;羅之紀是嘉定中孝感縣尉,其中除了李心傳稍有出入之外,其餘諸人皆是依據科名的先後,次第排列。又在王宗道之前,另有徐雄,係爲開禧元年進士(1205),由於「開禧」在「嘉定」年間之前,故徐雄排在嘉定諸子之前;又在徐雄之前,又有黃龜朋、宋聞禮等嘉泰年間的人上,由於「嘉泰」年間更早於開禧,是以黃龜朋、宋聞禮又在徐雄之前,諸如此類的安捷方式,可以看出竹垞在作者次第十,能依據科名的先後排列,至於沒有科名者,則依次稱入相近年代者,至於作者僅有姓氏,甚至作者不詳者,則統一置入該朝之末,以示區隔。觀上述方法的運用,乃是承自黃虞稷《千頃堂書日》的創例,周彥文在《千頃堂書日研究》中,釐測其書體例如下:

集部別集類以登科年為排列車則。若無科名者,則統置於該朝科分之前,如洪武、建文;或置於該朝分之後,如永樂至崇禎 註21 。 竹垞《經義考》的編纂觀念,亦等同於此,是以可見其及期間的相互影響,致使 在目錄編纂的概念,亦 分近同。一般而言,《千頃堂書目》的作者依登科年為排 列準則,但僅限於集部的部份,竹垞在經部典籍的編排上,亦能運用此種方法, 目擴大此法的運用,顯見當時目錄學界,亦能接納此種刀式,具後《四庫全書總 目》亦接納此法,以爲其著錄的義例。

七、託名之書、依其所託作者時代為次

竹垞對於託名的偽書,依所託的時代爲次,如《經義考》卷五錄有下商《易傳偽本》 a. 22 ,則從下商之時代,將其置於漢代諸家《易傳》之上,此法緣則

[、]至21 周彦又 《千頃堂書目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又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74年4月,,頁120。

註22 参考註9、恭在,頁1。

《漢書》,四庫館中在《四庫全書總目》卷一指出:

託名之書,有知其曆作之人者,有不知其曆作之人者,不能一一歸其時代,故《漢書·藝又志》仍從其所託之時代爲次,今悉從其例 \$123 。 竹正依據《漢志》之法,將此類的撰述,歸入所託的作者時代

八、書籍業經重編,依其重編者時代為次

書籍若經過重編的程序,則其排列的次第,乃是依其重編時代爲準,使作者的排列,能符合其確實的成書時代。如《經義考》卷 五二,真德秀《四書集編》一書下,錄有真志道〈學庸集編後序〉引「眞德秀」云:

《大學》、《中庸》之書,至於朱子而理盡明,至予所編而說始備, 雖從《戎問》、《輯略》、《語錄》中出, 然銓擇刊潤之功, 亦多間或附以 已見,學者儻能潛,2馬,則有餘師矣 至 24.。

真德秀自言其書的編纂,乃是取擇朱熹《或問》、《輯略》、《語錄》之書,重新編纂而成。竹垞對於此類與籍的安排,則依「真德秀」排序,不從「朱熹」的時代,這種排列的方法,其後方爲《四庫提要》所襲用,乃是較常使用的一種方式。

九、同一作者的同類經籍,則分行排列,但作者僅題一次以繫之

竹垞在作者的著錄上,將同一作者的相近作品,依序排列,但只題 次作者 姓名,以免過於冗雜,如卷七八,錄有劉炫《尚書述義》、《尚書百篇義》、《尚書 孔傳目》、《尚書略義》等四部典籍,惟其作者的題稱,乃置於《尚書述義》之上, 至於其餘三書,乃不再標示作者「劉炫」之名。

十、作者為諸人合撰者, 斯以「等」字區隔

竹坨在作者的著錄上,若爲諸人合撰的作品,則以「等」字區隔,例如:《經義考》卷十二,張該等《群臣講易疏》屬之,此類的著錄方式,原無不當,然其「等」字大了置中,難免與書名相混,故在著錄方式上,應力求小心。

綜合上述所論,竹垞在作者的著錄上,上承《千項堂書目》,而更詳密,下啟 《四庫提要》的編纂,影響十分重大,說法詳見第十章「《經義考》的影響」。

註23 参考註4、卷一、頁2。

at 24 参考註 9·卷二五二·頁3·

第二節 書名著錄體例

田鳳台將書名體例,略分爲四項,茲簡述其條例如下:

- 1、祗著書名者
- 2、書名不同者
- 3、書名明言其偽者
- 4、注釋書名者(註25

上述所論雖有參考的價值,但仍未能確實釐測的定書名的體例,今重新釐測如下:

·、單獨著錄書名,為共通的體例

竹垞著錄書名的通則,乃是單獨著錄於作者之下,如《經義考》卷五,楊氏何《易傳》、韓氏嬰《易傳》等均屬之 計 26 ,此類的著錄方式,較合於古書著錄的通則。

1、一人撰著數書,則作分行排列

《經義考》對於一人數書的安排,則採取分行排列的方式,《經義考補上》卷 第一指出:

丁杰按:「按《經義考》體例,凡一人數書俱分行排列。此獨以《先 天圖說》附於《易解》之下,想其說既佚不能辨其是一是二,故附於此, 後似此者问之 21 27 。

竹垞在書籍排列的體例上,右遇著一人數書,則俱分行排列,是爲書名著錄的 E 例。例如:《經義考》卷七二一,有關「赫經」的著錄如下:

赫氏經《太極傳》

一卷

存

《太極演》

二十卷

佚 al 28

上述的書名、係爲其著錄的正例、然亦有出例者、如《經義考》卷六,二、「正

a 25 参考註 5 · 頁 146 ~ 147 ·

at 26 参考註 9·卷五,頁 6。

註27 參考註11,卷第一,頁11。

社28 参考証9、卷七一、頁9。

立極。條下,即著錄如下:「I氏立極《易經解惑》、《學易隨筆》。 計 29 。 三立 極有《易經解惑》、《學易隨筆》 . 書,竹垞不作分行處理,乃列於司 行下,惟 這種例證的數量,要遠遜於分行排列的情况,當係一時偶失所致。

三、書名標示偽字,以示書籍偽作

竹坨對於偽籍的處理,除於案語論及見解之外,也嘗試在書名上,標示「偽」字,以示區別。如《經義考》卷二九一,《魏正始石經大學僞本》(a. 30)、卷一、

四、標示書名異稱,以供判斷準據

竹垞在書名的著錄 1.,亦能提供書名的異稱,藉以提供讀者判斷的準據。由於書籍有司書異名的現象,故竹垞在標記書名的司時,亦承記書名的異稱,如《經義考》卷二石,晁公武《易詁訓傳》下,引作「一名《易廣傳》」(註32.,此乃摘記別名者也。

又在竹垞著錄中,亦有錄及全書,並於其下注明所錄各經名稱,如《經義考》卷二八七,《漢一字石經》下,標舉《一字石經周易》、《一字石經尚書》、《一字石經魯詩》、《一字石經儀禮》、《一字石經春秋》、《一字石經公羊傳》、《一字石經魯詩》、《一字石經儀禮》、《一字石經春秋》、《一字石經公羊傳》、《一字石經論語》等書 (註 13 ,這種標底的方式,策具注釋書名的功效,使讀者可以明瞭《漢一字石經》的內容,可以藉此得知各書的書名。整體而論,則竹垞往往指明書名的異稱,使讀者有參證的機會,不致惑於異名的產異,導致錯失到期的準據。

第三節 卷數著錄體例

注30] 參考証9,卷二九一、頁3。

註刊, 参考註9, 卷一百, 頁1。

註 32. 參考註 9、卷二五、頁 2

证33.参考註9,卷二八七,頁10

古代文獻的著錄,往往以篇、卷爲其計數的單位,隨著文獻體式的轉變,計數方式亦隨之轉變,如「篇」、「卷」、「冊」等單位,則爲較常見到的計數單位。大抵言之,以「篇」而論,係源於簡策體式 計34);以「卷」、「軸」、「幅」而論,則源於卷軸體式,「冊」則源於「冊頁體式」。然而,並非所有的計數差異,均緣於文獻體式的轉變,然有些計數方式的變化,則是隨著民眾主觀的選擇,是以有所異同,如「章」、「頁」、「與」、「條」等方式,係以文獻的內容爲其計數的單位。如果就其通用的時代而論,大抵在隋、唐之前,是以「篇」、「卷」爲其常見的慣例。及至宋、元之後,則以「卷」、「冊」較爲通用,現今於古書的計數上,則較習慣以「卷」爲其計數的單位。

卷數計數的方式,亦頗爲複雜,占書的篇卷,也往往分合無常,從「篇」、「卷」 計數單位的轉變,可以考察歷代學術轉化的情況。關於此點,洪湛侯在《文獻學》 中,即有如下的說明:

研究古代又獻典籍,掌握古書的篇數或卷數,也是一個重要環節。例如從各個朝代的史志目錄所載藏書的篇、卷數,可以了解這一朝代的藏書情况,從而考察其學術文化發展的概貌。對於有些亡佚的書,也可從書目記載的篇、卷數中推見它的內容性質和規模 at 35 ^

透過卷數的整理及其統計,可以或爲研究學術史的參考。我們可以藉由卷數的參 差,來考見其書規模之外,也可藉此評斷其書的眞偽、存佚、演變等差異,故能 成爲文獻整理的憑據。

朱彛尊取校諸家書目,在篇卷的計數上,亦承襲前代書目的複雜多變,是以 在登錄的體式上,難免顯露出駁雜不一的計數方式。田鳳台氏對於《經義考》的 卷數體例,提出五項條例,茲簡列於下,以利論證:

- 一、卷數不同者
- 二、有書篇者
- 三、有書册者
- 四、有書軸者

至134 傳統的見解,都認為「篇」的名稱,起於竹蘭,而「卷」從謙帛,此章學誠《文史 項義》卷三 篇卷 之又中,有較為評細的論述。然而,洪湛侯在《文獻學》頁 90~91 中,取銀雀山漢簡《孫子十三篇》和《孫臏兵法》及雲夢睡虎地泰簡的形式,而倡議重新審議傳統對於「篇」、「卷」原於簡冊的見解,其說可供參考。台北 藝文印書館,民國 85 年 3 月

註 351 洪湛侯、《王獻學》, 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 85年 3月 ,頁910

五、記卷亡者 註的

田氏在該文之中,雖備有例證,但體例未能完善,如其所論及的計數單位,僅及 卷數、篇、冊、軸等四項,然細審《經義考》全書,則另有條、幅、具、自、章 諸項,然田氏均未能論及,殊有缺憾。若審議田氏所論的五項義例,則其中所謂 「卷數不同者」、「記卷亡者」,均能視爲「卷」的分化,且與其他「有書篇者」、「有 書冊者」、「有書軸者」的處理方式,略有不同。以此觀之,則田氏所論竹圮卷數 體例,亦顯稍有不善。其次,田氏雖備有例證說明,藉以證成論點,但未能申論 其義,亦未能辨明原委,是以有關各種文獻的體式的轉變及其意義,均未能論及, 是以稍顯未備。整體而論,則田氏所論的諸項條例,未能適度及映出竹垞的撰書 條例,且缺乏詳点的說明,是以仍需重新釐測,以期能反映出《經義考》的文獻 體式,今重新推估竹垞卷數體例,大抵有如下幾項要點:

·、標舉出典, 考其篇卷

竹坛在卷數的登錄上,多會註明出處,以示著錄有所憑據。這種著錄的方式,實不失爲較好的著錄形式。如《經義考》卷一一九,梁簡文帝《毛詩」五國風義》,在卷數的著錄上,想作「《七錄》二十卷」(臺371,顯見其書出自《七錄》的著錄又卷一一,上安石《新經周禮義》 臺38一書,則標記題作「《宋志》二十二卷」,則可看出其資料引證的來源,諸如此類的著錄方式,將有助於查考出典,且能使讀者獲得更多的訊息

除了標註出處之外,有時也能標記前書的分類類目,以供參考,如《經義考》 卷十一,行角《周易筮古》一書,則標註「《七錄》五行家一十四卷一,雖然此處 《七錄》「五行家」乃是承繼《隋志》而來,但仍能提供讀者參考之用。

卷帙的登錄,若能標記出處,則能提供較好的參考依據,也是屬於較好的方式,但竹垞雖標示卷數的來源,但並非全數標示,其中尚有發現關漏卷數,或是根據他書轉引,卻不標明出處的例證,則這種方式,仍有待進一步加以補全其說。

1、計數單位,承繼前目

竹坨在卷數的計數單位上,往往承繼前目,是以無法純以「卷」爲其計數的單位,乃兼及其他諸項的計數方式,以田鳳臺氏所考察者,即包含卷、篇、冊、

[[]註37 參考註9,恭一一九,頁10

正381 參考註9、卷一二二、頁2

軸四項,說法詳見下又。然而,若能細審竹垞全書,則尚包含有條、幅、貝、首、章等五項,是以竹垞存計數的單位,有未能統一的問題,此乃源日占籍分卷方式不一,是以各書目著錄既不一致,故產生紛技的計數單位,但從竹垞的計數單位的變化,可以窺知占籍計卷的諸多演變。下文即依次論及竹垞引證的單位,並言明其中的數量及要點:

卷:「卷」為古代書籍常用的計數單位,竹垞在《經義考》中,隨處可見以「卷」 為其著錄的體例,這種著錄的方式,係竹垞認為較好的方式,惟限於出處混淆,故無法統一其說,但此種著錄方式,業已成為中國古籍著錄的重要原則之一。歷來占籍的計數方式,多已習慣以卷為其計數單位,竹垞亦不能免俗,是以其對於卷數的著錄,乃主張以「卷」為主,且對於前代僅載冊數的書目,則提出嚴正的批評。茲引《經義考》卷二山九十四的竹垞案語,以表明其看法:

造明王統六年 1441 ,少師楊士奇、學士馬愉、诗講曹鼐編定《文 湖閣書日》,有新而無卷,兼多不著撰人姓氏、致覽者差差自失 32 391。 《文淵閣書目》的編訂,僅載其書冊數量,但不及於「卷數」的說明,故竹垞批 評此 作法,且主張以「卷」爲主,但衡諸竹垞全部的著錄體例,卻非完全以卷 爲計數的單位,也偶有「篇」、「冊」等各種方式,此乃緣於竹垞承自前目所致。 前賢著錄既不 致,故《經義考》的纂輯,也多承繼此 疏失,導致全書無法統 一卷帙的體例,是以竹垞雖明知計數應以「卷」爲主,但欲求統 體例,則勢有 未始,故不得不兼及其他的計數方式。因此,導致竹垞在計數方式上,無法完全 以「卷」爲其計數單位,主要乃是受到時勢所限,這是必須事先加以說明。

篇:竹垞在卷數計數方式上,雖以「卷」爲其記錄的主體,其中以「篇」爲 其計數單位者,亦佔有三九二部的與籍,如《經義考》卷五,《竹垞易經》等屬之, 該書題作「五篇」 計 40.,係以「篇」爲其計數的單位。整體而論,以「篇」爲 計數的單位,人抵出現在占本的計數方式,是以時代略早於其他諸項的計數方式, 在竹垞著錄的內容中,亦不乏許多以「篇」爲計數的單位,茲不贅舉。

冊: 竹垞對於卷數的體例,雖主張以「卷」爲主,但由於出處來源不同,各 書目的著錄亦不一致,故雖欲統一卷數的單位,卻勢有未能,導致在卷數的計數 ,也兼及其他諸項,其中亦有以「冊」爲名者,雖竹垞對於「有冊而無卷」的 著錄方式,乃頗有微言,但其在著錄方式,亦無法統一以「卷」爲單位,究其原

註39 参考註 9、卷二九四,頁 7。

at 40 參考註 9,卷五,頁 1。

因,乃是纂輯取材複雜所致。因此,竹垞在取用前目之時,亦無法完全擺脫他法,純粹以「卷」爲其計數單位。在《經義考》的著錄上,亦有以「冊」爲其計數單行。如《經義考》卷二五,彭與《神授易圖》 書 註 41 ,其卷數的記載爲「四 冊」爲其計數的例證。

章:竹垞亦有以「章」爲其計數的單位,總計竹垞書中,含計七處著錄、係以「章」爲計數的單位。 般而言,以「章」爲計數的單位,通常乃是發生在「詩類」的相關典籍,在所有七項的著錄中,全部都與「詩」類有關,僅有一條係石刻文獻,列入「刊石類」,如《經義考》卷二九一,《石刻魯頌炯篇》(4.42 ,進作「四章」;至於其他的六項著錄,則多係模擬補作《詩經》即作品,故列入「擬經」類,如鄭剛中《補南陔山》 計43. 即題作「五章」,由於〈南陔詩〉在《詩經》中,係有日無辭的作品,是以鄭剛中的補作作品,列入「擬經」類,亦無不當之處。

首:在竹垞著錄之中,亦有以「百」為其計數的單位,此類合計六項著錄,係以「百」為其計數單行,且仍是以詩的體裁出現,如《經義考》卷二一五,林子充《論語詩》 4.44 下,即著錄作「五十百」,其餘五例近同,茲不贅述。

則:「則」是內容計數的單位,在《經義考》中,亦有以「則」為其計數的單位,如卷四八錄有夏氏失名《讀易上字樞》一書 計45 ,其下卷帙載錄僅錄有「十則」,惟此類例證僅此 例,今條列如上,以供參考。

幅:「幅」是圖畫的計數單位,在《經義考》中,亦兼收經籍文圖的文獻,是 以會有「幅」的計數單位。卷九四,程等《禹跡九州圖》下,載有「四幅」字樣(計 46),全書數量有一例,今說明如上。

條:「條」是注文的計數單位,在《經義考》中,亦涉及經籍的社解,爲了強調「注」的本質,是以計現以「條」爲其計數的單位,惟數量不多,僅有一例,如卷二七八,柳宗元《揚子新注》下,載有「五條」字樣 註 47 ,是則可見《經義考》中,亦有以「條」爲其計數的單位。

軸:「軸」是圖畫的計數單位,在《經義考》中,亦涉及經籍又圖的著錄,是

和 41 1 參考註 9, 卷二五, 頁 4。

註421 參考註9,卷二九一,頁3。

母431 參考註 9、卷二七四、頁 4 o

at 44 參考註 9, 卷二一五, 貞 2 o

注45 参考註 9、卷四 1、頁6。

註46 參考註 9、卷九四、頁 4。

註47 参考註9・卷二七八・頁8つ

以會有「輔」的后r數單位。卷「五、彭與《易義又圖》下、載有「「軸」了樣「對 48 、全書亦僅載一項,說明如上。

綜合上述所論,竹垞在卷數的單位上,有複雜多變的情事,雖然竹垞贊成以「卷」爲計數的單位,但衡諸全書的編纂,仍無法完全統一體例。從《經義考》卷 百九十四中,我們尚可考見竹垞的相關見解:「古書著錄,未有不詳其篇卷及撰入姓氏者,故其卷帙寧詳無略。」 註49 司卷亦指出:

而祁氏於義書說都文集中,遇有經解,悉行列出,差足法也 # 50 。 從一述的引述中,我們可以得知的定對於卷帙的著錄,有著相當正確的觀念,允 其是主張採取「寧詳無略」的方式,更是相當正確的處理原則。因此,竹定對於 《百川書書》、《 齊書日》、《澹生堂書藏書(目)》、《聚樂堂藝又日錄》等書日能 詳列篇卷的作法,則給予高度的評價,至於竹定無法統一著錄的體例,實乃受到 形勢所迫,故難以苛責其錯。

三、定著篇卷, 釐訂異同

竹垞在卷帙的著錄 ,多承繼前目,但徵引既多,但前賢的卷帙著錄,亦每有不同,甚至連篇卷的單位,亦有所不同,故竹垞在篇卷的著錄上,亦需要定著篇卷的多寡,選擇其中的代表資料,加以著錄卷帙,至於其餘的不同內容,則附錄於卷帙之下,以供參考。如《經義考》卷 四,孔穎達等《周易正義》條下,載「《舊唐志》 | 四卷」,惟其下另注「《「興書目》同,《新唐志》作十六卷」,從此項著錄的方式」,可以考知竹垞在取擇的標準上,明顯是以《史志》爲標示的主體,且以較早的史志爲其著錄的標準。如《隋志》、《舊唐志》、《新唐志》皆有其目,則以《隋志》爲標目,其下附以《舊唐志》、《新唐志》的卷目,以備參考,至於其他書目,則在選定主標題後,再和其他史志交雜排列,這種次第的排列,實可看出其對於各書目的學術評價。

又竹坨在安排卷帙缺錄的情况時,则標注「卷亡」,如卷四十一,金華先牛《易辨疑》。 # 51 一書,則題作「卷亡」,蓋既矢其卷帙,則不強加標立卷目,但山於

赶481 參考註 9·卷二五·頁5°

E49 参考証 9·卷二九四·頁6。

[、]狂 501 参考註 9、卷二九四、頁 7。

注引 参考註9、卷四一、頁2。

此類的例證不少,是以後來則直接略去,乃不記其卷帙之名,導致出現缺題卷帙的情形。如卷十一,向秀《周易義》條下 社 52 ,既沒有標示卷帙的多寡,亦缺錄「卷亡」的標識,此類例證頗多,茲不贅舉。

綜合上述所論,竹垞對於卷帙的安排,明顯承繼前代書目的複雜多變,是以雖有心故以「卷」為其計數的單位,但卻難以辦到,是以在卷數的安排上,有篇、卷、計、章、首、則、幅、條、軸諸例。時至今日,若我們重輯經學書目,仍將面臨竹垞當日難以定捨的問題,是以我們實難以此來非難竹垞的作爲。基本上,竹垞在卷數方面的安排,雖有小誤,但其以《史志》為主要標目,並摻以其他書目注之,則可看出竹垞統合各種卷數的差異,亦能提供讀者參考的價值。

第四節 存佚著錄體例

明清之時,日錄學在著錄方法上,產生重人的變革。呂紹虞在《中國日錄學 史稿》中指出:

每書注明「存」、「佚」、「剝」或「未見」和「存日」的方法,是這一時期 指:明至鴉片戰爭前後 著錄方法的重要發展 至 53.。 在早期日錄發展史 」,其存佚體例的著錄上,多僅著錄「存」、「佚」「項,及至 朱彝尊始,方始增爲「存」、「佚」、「闕」、「未見」四目,孫治讓在《溫州經籍志, 敘例》申指出:

日錄之別存佚,自唐釋智昇《開元釋教錄》始也,朱氏沿厥舊規, 增成四日,存佚之外,有日闕者,篇簡俄空,世無完帙,有日未見者, **存藏未絕,購覓則難也。四者昈分、實便檢斠。**

歷來明白標示「存」、「依」「例的判斷,乃是緣自用釋智昇《開元釋教錄》一書, 其後的書目,多皆治襲舊規,多能加入「存」、「伙」 項的考察; 至於判別「闕」例,則至遲在《隋志》之時,即已能客觀標示殘缺之例,如經部,易類《周易》 卷下注云:「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殘缺,梁六卷」。又史部,王史類《晉書》二十六 卷下注云:「本四十四卷,訖明帝,今殘缺,晉散騎常侍虞預撰。」,皆有注明「殘 缺」之例;至於「未見」之例,則係竹垞真正的創見,孫治讓綜合竹垞的分類形態,

et 52 參考註 9,卷十一,頁1。

註 53 呂紹虞:《中國目錄學史稿》、(台北 丹青圖書有限公司,民國 75 年),頁 166~ 177 °

則以「闕」為「篇簡俄空、世無完帙」;至於「未見」則為「右藏未絕、購覓則難也。」,右就分類的方意來看,這四種有關存佚的考察,頗便於檢嚴,也能符合當代的學術見解,故此例一出,遂爲後世目錄學者所沿用,尤其在專科書目的編纂上,更能薪爲時代風潮,成爲目錄學者所採用的通則。相較之下,章學誠在《史考釋例》中,雖對此四日提出解說,則定義相嫌混淆難懂,茲說明如下。

存供者必實見而著「存」,知其必不復存著「佚」,然亦有未經目見而見者稱述其書,確擊可信,則亦判「存」。又有其書久不著錄,而言者有徵,則判「未見」。如後漢謝承之書,宋後不復錄,而傅山謂其家有藏本,曾據以考《曹全碑》,雖琴川毛氏疑之,然未可全以爲非,則亦利爲「未見」,所以志矜慎也。又如古書已亡,或叢書刻其畸篇殘帙,本非完物,則核其著錄而判「闕」。亦有其書情理必當尚存,而實無的據,則亦則爲「未見」。他皆依此。

上述章氏對於「存」、「佚」、「闕」、「未見」的見解,雖可提供我們參考,但其對於「存」、「未見」的分野,仍有值得商議之處,章氏所謂「未經目見而見者稱述其書,確鑿可信」,則判爲「存」例;然「其書久不著錄,而言者有徵」,卻判爲「未見」,實含有上觀認定的成份。基本上,上述一種認知,實無太大的區別,然判定的結果,卻截然不同。若純就學理而論,則有關「未見」的考察,多含有編纂者的主觀認定,雖能志其矜慎,但最好能標示判斷的依據,否則隨著學者的學力不同,而影響其參考的價值。

近代學者呂紹廣對此四白,亦有如下的解說:「存者決其可有,佚者無事追求,關者或可補苴,未見者偶或可遇」 点 4 。所謂「存者決其可有」、「闕者或可補苴」、「未見者偶或可遇」 項,並無疑義,但「佚者無事追求」,則恐有商議之處,蓋經籍雖判爲「佚」籍,然限於編纂者的識見不同,則恐有誤判之虞,而縱使原書已佚,但若能透過輯佚的方式,則或許能使佚籍復存,是以如能勤於鉤勒稽覈,則或许能恢復原書本貌,故而呂氏之說,蓋係約略之辭。

田鳳台在〈朱彝尊與經義考〉一文之中,將朱氏存佚體例的運用,釐析成為 五項義例,茲簡列其條目如下:

- 一、注記存佚卷數者
- 二、其書見於某書目中者
- 三、書俱佚未見者

[「]a: 54 问前註·頁 177 ^

四、有關記者

五、註明出處者 註 55

該文備有例證,藉以證成其說,今暫舉條例,以便下入論述。細審田氏之文,將 產生如下幾點的問題:首先,在《曝書亭集》卷一十一〈奇禮部韓尚書書〉之中, 即明白指出《經義考》 書,係分「存、佚、闕、未見四門」 計 56 ,是以有關 具存佚的判斷,自應以此四門爲其義例。田氏雖然有此認知,但卻捨棄不用,殊 爲可惜。若能依此四門爲其存佚的判例,應可收致綱舉目張之效。但細番十述田 氏所定 渚例,則仍然未脫存、佚、闕、未見四項的範疇。如田氏所論之第一項條 例,則合「存」、「佚」二項條例爲一條例。至於其第二項條例,可列入「未見例」 中之附例。第三項、第四項條例,可以併入「闞例」之中。田氏在存仗體例的考 察中,捨卻現存之例,卻自擬類目,有捨近永遠,徒亂體例的缺失。其次,田氏 在體例的闡釋時,往往僅舉例證,並未說明其中的意義,或係相關創發之處,似 平稍嫌簡略。歷來簿錄圖籍關於「存」、「伕」考察者・所有多有・但白《新、舊 唐志》以下者,人抵均以現存典籍爲著錄對象,已經甚少兼記亡書之例,竹垞不 僅兼記「亡」、「佚」,甚且根據前代書目・考出「闕」、「未見」 ´例・其中有關「未 見」的判例,係竹垞的創發之處,然田氏並未指明,於例則稍有未善。又団氏所 論「註明呂處者」,實不應列人存佚的考察,故有錯亂體例的現象。綜合上述所論, 《經義考》的存仗體例,仍有特重新釐定,故應可歸原來認知的存、佚、闕、未 見四例。至於各例的意義及其創發,亦應一併說明,以示竹垞在存佚體例的認知, **曾有其深遠的影響。**

《經義考》考訂群籍,並注明存、佚、闕、未見四例,今將各類之數量及其 比例,試繪一簡圖如下:

總數 8443		存	佚		未 見	其 他	
個	數	1971	4374	46	2027	25	
比	例	23 3%	51.8%	0.5%	24 0%	0.3%	

根據上表可知,標示存在的典籍數量,佔所有著錄總數的自分之一,達 千九日七十一部,約爲總數的四分之一,其中與標示爲「佚」籍的比例,則相距

狂 5 參考註 5·頁 148 °

註 56 朱彝尊 《曝書亭集》、台北·世界書局、民國 78 年 4 月 ,卷三三、寄禮部韓尚書書/·頁 414。

近信。考竹垞在《曝書亭集》卷:十三〈寄禮部韓尚書書〉 文中指出 . 朱氏 見近日譚經者,局守一家之言,先儒遺編,失傳者十九。

因做鄱陽馬氏《經籍考》而推廣之 # 57,0

若以《經義考》著錄的供籍而論,約佔全書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一,達四千二百七十四部,僅踰著錄總數的半數,縱使加入「闕」、「未見」之籍,則亦僅有全部著錄的百分之七十八左右。因此,竹坨上文所論,僅係約略概說之辭,然質諸《經義考》的著錄數量,雖略有差異,但歷代經籍佚失的情況,確實已經非常嚴重,值得學者的重視。

《經義考》初名《經義存亡考》,原係以考訂經籍存亡為主,其後復參以諸家藏書目,藉以增補「闞」、「未見」的判定,考此二項的補訂數量,僅佔全數的四分之一。竹垞在「存」、「佚」、「闕」、「未見」的判例,亦成為後世考訂存供時的參考事例,然「未見」之例,則有待確實考訂,始能確實明瞭其存供的情况。此外,竹垞尚有二 五部的典籍,並無判明存、佚、闕、未見等情況,是以仍有出例的現象。下文即依據竹垞所訂的體例,分別標示存、佚、闕、未見四項體例,並將未能到明存供的典籍,置人「其他」一項,以說明其中的創發及其意義。

一 存 例

隨著時代的推演,後世書日多能標示存、佚的判定,這種觀念的改變,更能增添書日參考的價值。《經義考》的纂輯,屬於較晚期的書日編纂,故在存佚的判定上,也就益發完整。考竹垞所判的存籍,即多達一千九百七十一部,在這些存籍之中,可以提供我們更多的考察,值得我們的重視。首先,就典籍存在的類別

注57 月前註,卷二三, 寄禮部韓尚書書 ,頁414。

至58 胡楚生:《中國目錄學》、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民國84年9月 、頁37。

而論,分別是「易」、「春秋」、「禮記」、「書」、「詩」等五類,其中「易」類多達 四百八十四部,遠較其他類別爲多,這和各類典籍取錄的多寡,有著密切的關聯。 若進一步觀察其生均卷帙,「四書類」與籍躍升爲第一位,平均卷帙約在十五卷之 譜,可見其保留的情况較爲完整。至於「書類」與籍的平均卷數,則降爲第七, 平均約僅五卷,從其生均卷帙的多寡,可以觀察其典籍存在的情况,人致是以個 人撰述爲主,並非社疏之作。

就存籍的的時代而論,以明代典籍較多、多達九百八十九部,其次依序為宋、 清、元、唐、漢、晉諸朝,這是因為唐、宋之後,山於經濟的發達及雕版技術的盛 行,間接帶動圖書的流通、圖書數量也因此提昇、使得書籍更易保留,是以距離較 近的時代,則其圖書的保存情况較好。從經學史的概念來看,則明代的典籍,其存 在的數量最多,但歷來評價較低,是以在經籍的創發上,顯然要較為薄弱一些,故 仍有研究的空間。此外,定代經學的發展,一向不爲世人所重視,但從存在的典籍 來看,則定代的典籍,仍位居前幾名,如就存在的年份來看,則其所佔的比重亦多, 值得學者重新評估其價值。因此,若限於傳統的觀念所限,則對於元代經籍的研究, 恐會錯失值得探述的主題,是以仍需學者投往更多的心力,去注意有行元代經學的 課題。整體而論,在經籍的保存上,應以間隔的時代愈短,則保存的情况,理應愈 好,若就此一概念看來,則原應以清代典籍的保存最好,但在數量的統計上,卻遠 遜於宋、明兩朝,甚且落於元朝之後,如右探究其中的原因,則是因爲竹垞處於清 初時期,是以未能收錄有清全期的經籍數量,致使存籍的數量並非最多,但若就佚 亡的情況而論,則清代被判爲佚籍的情况,顯然要較其他朝代更少。

從作者的人數來看,則撰著經籍的作者頗多,但甚少出現較大規模的經籍撰著,至於清朝、晉朝的平均典籍卷數,明顯勝過其他各朝,顯示此 時期的經學撰述,有較人規模的纂輯成果。至於漢代存在的平均卷數,則明顯要遜於他朝, 這可能和其卷數計數方式的差異,有著密切的關聯。

綜合上述所論,經學的發展、興盛,與其與籍存在的多寡,有著極爲密切的關聯,如若經學不受到重視,則經籍的存在、創作的數量,將相對減少,甚至容易被時代的洪流所淹沒,而難以受到世人的重視。當我們檢視《經義考》的著錄時,發覺存籍的數量明顯減少,顯見歷來經籍的創作雖多,但亡佚的數量,卻十分嚴重。時至今日,竹垞當日判爲存籍的經籍,究竟又有多少的流失,實難以重新評估。因此,若要改善整體經學研究的困境,勢必要重新掌握經籍存在的狀況。

1、佚 例

所謂「佚」,乃是指其書確實工佚,不復存於世間。然而,這種判斷的觀念,雖是十分顯明易懂,但到例僅供參考,仍會隨著判定者的學識深淺,致有不同的解答,尤其是歷來的藏書資料,往往藏於各種地方,在缺乏索引的情况下,容易會有錯誤的判例。而且,縱使其書已判爲佚籍,若經過後人的蒐求,或能使佚籍重現於世間,是以前賢有關存佚的判定,實難確實無誤的反應事實的真象。

竹坨有鑒於經籍伏失的嚴重,乃大量從事經籍的考訂,以期有助於後人的參考。當我們在檢視該書的著錄時,確實發現經籍漏失的情況,十分嚴重。如就亡佚典籍的分類而論,以「易類」佚失,最爲嚴重,竟高達一一部,五〇七九卷典籍,其數量之多,主要肇因於「易」類典籍較多所致。至於「春秋」類典籍,有七四九部典籍,五七〇五卷,雖然在部數統計上,末如「易類」,但卻在卷數統計超越「易類」典籍。其次,乃爲書類、詩類、禮記等三類,基本一,在佚失典籍中,係以五經類的典籍爲主。惟值得注意的是在五經類典籍之下,緊接著係「論語類」與籍,其中佚已的總數,也高達到一八二部,一二六七卷,如就其比例而論,其數量相當繁盛,完其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爲「四書類」典籍的合印,使得「論語」、「孟子」的單行注疏、研究之作,逐漸被時代淘汰所致。

就亡侯典籍的時代而論,以宋代經籍佚失最多,遠遠超過其他各朝,達 八七 部典籍,超過佚失典籍的四成以上,這種佚失的數量,著實令人驚訝。其次,依次是元代(四七〇部)。晉(二七九部)、漢(二七九部)、唐(二〇九部)等等,至於明、清 朝,由於所處的時代,較接近竹坨纂輯的朝代,是以在佚籍的統計上,明顯要低於上述各朝 在眾多統計結果中,特別要在意到清代的統計數字,竹垞身處清代初期,但在佚籍的統計上,也有六部典籍之伏不存,顯見某些典籍在成書之後,末能確實保留,且典籍若未經刊印傳世,則其佚失的現象,將更爲明顯,是以典籍保留的重要性,實不可等開視之。

竹垞在佚籍的判定上,亦深刻影響到後來經籍的輯佚風氣。清人在復占的風尚下,相當重視經籍的輯仗,故其考訂的結果,能成爲學者率先輯錄的對象,間接達到保留又獻的功效,目能帶動乾嘉考證學派的發展。此外,竹垞在佚籍的判定上,雖有助於讀者收集佚籍的作用,但其中有錯判的情事,在經過清人的編繆之後,已能有較清楚的認識,說法辞見第九章「《經義考》的缺失研究」一文。

綜合上述所論,竹垞有關「佚」籍的判定,由於觀念十分明確,是以在認知 「,較不會產生疑義,但限於編目者的識見不同,故在判別的結果」,間有失誤 的情形,是以有關存佚判定的結果,只能形成相對性的參考價值,至於確實的判 定、則有待讀者細心的考究、才不致於產生錯判的情況。

三、闕 例

所謂的「闕」,是指書籍的存在不全,有漏失的現象。在《隋志》的著錄上, 以能標示「殘闕」之例,惟例證亦少,尚未形成體系。此後,《唐藝文志》、《崇文總百》亦有曾著錄「闕」字的判例。《續宋會要》指曰:

紹興十二年 1142 ,從向子期言,以《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 新颢之日,注闕字於其下,頒諸州搜訪,但存八十六卷之目,而無敘釋,

晁 公武、陳 振發 及近世諸家書日著錄之一卷本是也 \$2.59。 是以有關「闕」的判例,並非始自竹坨,自唐、宋以來,即有書目標示「闕」例, 以備搜訪之用。竹垞在《經義考》中,亦有標示「闕」字的判例,如就典籍的分 類而論,是以「易類」的典籍較多,此點和其他諸項的判定相近。但由於「闕」 例的判定較少,縱使在「易類」與籍中,亦僅有上七部,二二(卷的典籍,被判 爲「闕」籍,其中的數量,明顯要低於其餘諸項的判別,是以有關「闕」典的判 定,實無太多說明的必要。除去「易類」與籍之外,其餘的類別,則依序是「群 經」、「詩」、「書」、「禮記」等類,然數量亦僅六部、五部、四部、二部而已,實 顯得無足輕重,僅羅列以爲說明。如再就典籍的時代而論,仍以宋代爲盛,佔有 工八部,其餘則分別爲明(八部)、元(三部)等等,亦較少探述的價值。

竹垞對於「闕」例的判定,明顯較「存」「佚」的判例稍晚,是以有此案語之中,顯示其書上爲殘缺之籍,但其仍判爲「存」籍,如:《經義考》卷二 四錄有余允文《尊五辨》一書,竹垞判別爲「存」籍,但其下案語則云:

余氏《草孟辨》五卷,今惟辨「温公疑孟」十一條;「史則」一 條;「李泰伯常語」十七條;「鄭叔友藝圃折衷」十條:附載《晦菴全 集》中 == 60 。

據案語所論,該書確有遺漏,理應置入「闕」典,但竹垞仍判為「存」籍,是以朱 昆田在校注本書之時,則在「存」字之下,另立「闕」字,此一判例,可以顯正竹 垞在存佚的判斷二,有刪改未盡的遺跡。此類的案例,尚有卷十七,范仲淹《易義》 計 61 、卷十七,陳襄《易講義》 計 621、卷二四九,瞿九思《六經以依錄》 計

a 59、同前証,頁 54。

註60 参考註 9,卷二三四,頁2。

註 6. 参考註 9、春十七、頁 7 c

63 等等,理應改作「闕」字,然竹垞當日未能改判,致使留下前後判例不同的情況。

四、未見例

竹垞在四項判例之中,尤以「未見」之例,備受學者的批評,此項判例的定 義,較不明確,自受限於判斷者的識見不同,將導致判定的成果,會有極大的差 異。綜合性垞的判例,其所謂的「未見」,乃是指前人有所著錄,但出處或疑,導 致無法確實判明存佚,但由於近人曾經著錄,且言之鑿鑿,是以雖未能親見,無 法確實判爲「存」籍,但也並非「佚」籍,由於是非難斷,故於「存」、「佚」之 間,別立出「未見」之例,以俟後考。惟此類的判例,由於無法確實釐出存佚, 其結果會有較大的爭議,因此有較多判別錯誤的情形,有待重新評斷其確實的狀 況。如就典籍的分類而論・在所有「未見」的判例中,仍以「易類」典籍居首・ 佔有四 〕「部・「四九五卷・其數量頗多・緊接著是「禮記類」(ニニカ部)ヽ「書 類」(ニ五六部)、「春秋類」(ー九七部)、「四書類」(一五七部),「群經類」(一 四八部)、「詩類」(一三〇部 等等・若以該類的數量而計・則「禮記類」、「四書 類」等類,均佔該類四項判例的首位,顯見竹咤對於此類與籍的判斷,多承繼前 日、無法確實還原存佚,是以顯得較無把握,有含混的情況。相較之下,竹垞在 「易類」、「詩類」典籍的判斷上,則顯得較有把握。由於竹垞在《易》、《書》、《詩》 ^筚類,完成較早,是以多有存、佚的判定,至於其他諸類,由於成書較晚,故考 訂的成果,也顯得較爲租凍。

就典籍的時代而論,明代與籍判爲「未見」者最多,竟高達 一个一部;其次,以宋代次之,卻僅有一八九部;其次依序是元代(二四一部)、清代(四二部)、唐(八部 等等,其中又以明代典籍被判爲「未見」的情況最多,清代也高達四一部,這種統計的結果,顯示出竹垞雖曾利用明清藏書書目,來從事「存」、「佚」、「闞」、「未見」的考丁,但對於明、清書目的參考價值,似乎並未完全相信,其考訂存伙的準則,多以眼見爲憑。因此,明清書目的材料,雖有利其收錄文獻,但對於存佚的判定,卻傾向於「未見」的判例,反而模糊存佚的判定。

所謂「未見」的判例,乃是夾雜在「存」、「佚」的灰色地帶。竹垞利用大量的明清書目,藉以考察典籍的存佚,卻造成「明」、「清」經籍被判爲「未見」者,數量急劇的增加,雖然「未見」可以迴避過於濫判的缺失,但卻對於存佚的實際

紅62 参考註9,卷十七,頁9。

註67 参考註9、卷二四九、頁3。

認定,產生阻礙,使讀者無法確實判別存供,失去參考的價值。因此,有關「未見」的判例,仍有必要重新判定,使其達到確實指引讀者治學的功效。

五、其 他

竹垞以「存」、「从」、「闕」、「未見」四例爲其著錄的通則,但考其全書,亦有未能判明存仗的情况,如《經義考》卷二二,張胥《周易繚繞詞》下有竹垞案語云:「劉不疑以下,時代未辞,存佚亦莫可考。」「計64 ,即表明日劉不疑《易論》以、,共有十六部的與籍,由於存佚難考,故不強加牽合,在「存佚」的考察上,暫時從缺,是以雖有乖體例,但仍有可取之處。此外,另一種「存佚」的考察,則或緣於抄輯過程所生的漏略,致使未能判明存佚,僅以「□」字代替,例如:《經義考》卷八九眞德秀《復卦說》一書,其存佚判爲「□」字,如此一來,讀者無從考知其結果,或許當日曾有判斷,惜失去確切的結果,實爲可惜。

根據上述所論,竹垞將存佚的考察,大致分爲「存」、「供」、「闕」、「未見」四例,其中有關「未見」的判斷,乃是日錄學史」的創見,且常爲後世學者所襲用。竹垞在纂輯之初,將書名題作《經義存亡考》,且僅考及「存」、「亡」二項判定,其後加入明清職書書目,始將存佚的判定,加入「闕」、「未見」二種判例,並將「亡」改爲「佚」了,於是書名題作《經義考》二了。在今日所存稿本中,亦可看出其存佚的判定,乃是逐漸更動所致。因此,在存佚的密定上,有刪改未盡,前後判定不同的現象。整體而論,竹垞在存佚的判定上,雖有稍許的缺失,但其有關存佚的判例,卻能成爲後世師法的對象。後世學者在研究經籍之時,往行會根據竹垞的判例,來判定經籍的存佚,甚至成爲輯錄佚書時的參考,故其影響,能值得我們的重視。

第五節 案語體例

竹垞在《經義考》中,總共昌現一〇六五次的案語 : 65 , 茲將其出現的次

註64 參考註9, 卷二二, 頁9。

af 65 關於朱彝尊的案語次數,吳政上先生於《經義考索子·自序》之中云「七百二十餘條」〈自序/·台北·漢學研究中心,民國 81 年 3 月 · 頁 5。惟筆者重作統計,則次數多有出人。蓋朱氏案語,大抵在版紙上·均以降敘錄三字爲起始,以「桉」「又按」爲其順例,然亦有不云「按」「又按」者,而低降敘錄三字,直接補錄工

易	182	禮記	72	群經	28	孝經	13	通禮	7
逸經	137	春秋	56	周禮	23	著錄	12	通說	6
	126	į̈́τ	53	刊石	18	書壁	12	御注	5
承師	94	擬經	38	儀禮	18	四書	10	樂	4
書	93	論語	32	孟子	17	爾雅	7	鏤怓	2

數,依其頻率的多寡,繪製一館表如下:

根據上述簡表,我們有如下幾點認知:首先,竹坨案語的多寡,或可看出其治經的偏好,其中五經之中,以易、書、禮記、春秋、詩爲其次第的多寡,至於禮類的典籍,若能合併「禮記」「周禮」「儀禮」「通禮」的案語總數,則在五經案語的多寡,僅次於「易」類,名列第二。從統計的次數看來,案語的多寡,可能與典籍的數量相步,如易、書、詩、禮、樂等五類典籍,除樂類典籍偏少之外,其餘四經的案語次數,均明顯的超前。至於其餘諸經的案語頻率,則有偏少的情事,是以竹坨能專注於五經的審訂。此外,「逸經」「澎緯」「承師」的案語數量,則位列二、三、四位,但細究其案語的內容,多以交行輯錄的來源爲主,較少涉及考訂的內容,故其數量雖多,但所能提供的研究價值,卻不如其他諸類的案語。根據案語的內容,可以提供我們審核竹垞經學的觀念,以及其對於各經的考辨成果。

田鳳台在考察竹垞案品時, 将其分爲 項, 可以提供初步的參考價值:

- 一、考作者姓名
- 二、考作者爵里時代
- 三、補釋書名者
- 四、考書之内容
- 五、考正書中文字
- 六、插入評語者
- 七、補鞍錄乙不足
- 八、考書又疑誤
- 九、考書之篇目

之內容者、又或合併數項著錄,以補錄其著錄出處者,是以體例或不一致,而統計次數則有較大出人,今以係降敘錄三字任置,其又意係補錄《經義考》正又之語, 為其案語統計依據;而各著錄合併出一案語,則分開計算;同一著錄之中,或有「案」、「人案」等數項案語,亦分開計算,合計出現一,六五次案語。

十、考書之存佚殘闕 註 66

觀田氏之說,能有其參考的價值,可以提供我們瞭解竹垞案語所涉及的內容,但 限於篇幅之故,未能全面反映案語的內容,有重新探討的空間,今重加審視,釐 測條例如下:

へ 考辨偽書風貌

經籍歷時久遠,難免會出現作僞的情事。竹垞每於案語之中,能辨明經籍的 僞造,且有優異的表現。陳祖武在〈朱舜尊與《經義考》〉中指出:

《經義考》爲朱彝尊晚年一大著作、承理學良微之後,接武漢儒,考古窮經,在清初漸成風氣。朱氏一生耳萬月染,考辨疑義,正訛糾謬,於群經多所用力,諸如考證以《太極圖》說《易》之源於道家;辨析東晉晚出古文《尚書》之爲僞作;論定《子貢詩傳》、《申培詩說》之同出明人豐坊杜撰等,皆古之有據,確然可信。其考訂所得,與一時經師顧炎武、黃宗義、黃宗灰、閩若璩、胡渭、姚際恆、毛奇齡等,问調共鳴,相得益彰,爲清代漢學的與起開了先路。467。

竹垞對於辨偽的方法,確有完善的概念,說法詳見第三章第二節「冶學的方法」,茲不贅述。整體而論,其對於占經的考辨較少,有稽古崇漢的意味,對於宋代經籍的審議,雖有批評,但反對的情況,僅是客觀呈現偽圖的情形,其反對最力者,則是明代經籍的偽作,觀其所作的評論,絲毫不留情面:

豐坊偽《石經大學》、唐氏 指:唐伯元 誤信之、上言於朝、清 頒行學官、而入赴之爲書、與管志道父相唱和、皆夢魔之語也。 ±68 此處指明豐坊偽作《石經大學》的情況,更對於唐伯九不辨眞偽,誤信此書,甚 至上,前頭行於學官的作法,更評爲「夢魘之語」。又《經義考》卷一六)、 顧憲成《大學質言》下案語云:

《石經大學》止可欺無目之人,滿文顧公 指:顧憲成 乃亦收之, 吁!可怪也 1269,。

《石經入學》既是經籍僞作,原只能欺騙無識之人,但人儒顧憲成亦攻其文,深

st 67 陳祖武·、朱彝尊與《經義考》·(《文史》第四十輯·1994年9月 · 頁 222 ·

註68 參考註9,卷一次 ,頁6~

註64 參考註 9、卷 - 六 ,頁 7 4

受其騙,故竹垞嘆爲「吁怪」之事。又《經義考》卷一六(,,) 周從龍《大學遵古編》條下云:

周氏 指 周從龍 誤信《石經大學》爲古文,名其編曰:『瓊古』,不知《石經》之非本也 a 70 °

此處責備周從龍不知《石經入學》之偽,書名題曰「遵古」,實乃無識妄題之人, 綜觀工述所論,竹垞重視經籍眞偽的情形,且能積極從事辨偽的工作,對於不能 明辨眞偽,誤信偽書的學者,更是深感不滿與嫌惡,其客觀析理的態度,使其能 明辨經籍眞偽,直探書籍的內涵,實值得我們的效法

1、補證解題內容

竹垞有鑒於序錄的論證,或有未足之處,故補錄相關的文獻,藉以補足其義。 例如:《經義考》卷七九,顧臨等人《尚書集解》下案語云:

是書所集,相傳凡二十家,晁氏所未及者:司馬光、玉安石、黃通、楊繪、陸佃、李定、蘇尚、胡瑗、張晦之、程頤 #71 ~ 此處係補錄「晁公武H」 文的不止,茲錄晁氏之文如下;

皇朝顧臨、蔣之奇、姚闢、孔武仲、劉敞、王會之、周範、蘇子才、

朱正夫、吳孜所撰,後人集之爲一編,然非完書也,就72。

如據晁說內容,該書撰者僅有顧臨等十人,由於全文依敘論及諸家,語氣已完, 然據竹垞所考,則當補入司馬光等十家,藉以補充解題的不足,使得讀者不致惑 於晁氏之文,而以該書爲十人所撰,另亦得知其餘;家姓氏,對於其作者的瞭解, 將更爲完善。

又《經義考》卷下八・莊綽《揲蓍新譜》下ム:

陳傳良作〈薛季宣行狀〉·稱其校雠是書,且為之序,今存《浪語集》中、註73。

竹坨輯錄有薛季宣〈序〉一篇,並於案語引陳傳良作〈薛季宣行狀〉的資料,謂 薛季宣撰有〈序文〉 篇,且存於《浪語集》中,藉以補錄〈序文〉的出處,其 說可供參考之用。

註70、參考註9、卷一5、,負5。

[「]註713參考註9,卷七九,頁3。

[、]紅72) 參考註 9、卷七九、頁 3 c

赶乃 参考註 9, 泰十八, 頁 5°

此外, 竹垞在案語中, 不僅補錄敘錄的論證, 也兼評各家的論點, 使人可以得知竹定對於解題的看法。如《經義考》卷二百九十四云:

夾祭鄭氏 指:鄭祺 疑〈許序〉之非占,而所輯《六藝略》反信 僞《三墳書》爲眞,未免多學而篡議也 # 74 。

是則案語批評鄭樵的論點,並以其貪多博識,有見聞未精之憾。約合上述所論, 竹垞案語能補證解題的不足,甚至批評解題的缺失,其說法與解題有論證之功。

三、說明作者事跡

《經義考》既屬簿錄之籍,則其所載,多有關於書名、作者之例,故竹垞除 在解題中,載明前賢對於作者事蹟的說明之外,也在案語中論及作者的相關事蹟, 下文即分項論說,藉以說明竹垞所補的作者事蹟,以明其中值得借鏡之處。

姓氏: 竹垞在案語中, 亦兼考作者姓氏者, 如卷八十八郭氏《易學集解》 書案語如下:

郭氏《易解》去著書姓名,而題曰「無名氏」,知其姓者有吳上舍 序也(327)。

故原書作者略去姓氏,而題作「無名氏」者、然竹定據其序文得知其姓,乃以「郭氏、稱之。

又未詳撰者姓氏,或僅知其姓,但未知其名者,則竹垞亦力求推知其作者,惟其結論亦力持保守,僅陳述推測,以待讀者自對。如卷八十八《易說》條下案語:

《易說》二卷, 京詳何人所撰。鄭淵簡公家所藏抄本, 或係端簡公 稿亦未可定 ± 76 。

則原書作者姓氏不辞,惟從其原始藏書來源,來推知其書或係「鄭端簡公」的著作,其說雖未必屬實,但卻可供參考之用。又卷六十九引《家人經傳衍義》下案語云:

德亮不知姓氏,疑是趙采所撰。《艾淵閣書日》有《家人衍義》二册,未審即是書否也 # 77 。

[、]註751 參考註9,卷八八,頁6。

^{# 76]} 參考註 9·卷六八,頁 6·

註77 参考註9、卷六九、頁6个

則懷疑「德亮」即「趙采」, 且與《文淵閣書目》所錄趙采《家人行義》相校, 其中頗有相近之處,則竹垞推測亦屬合理。

此外,若作者姓氏誤植,則竹垞心定力關其說之誤,如《經義考》卷三十 五云:

奉化二舒,兄津,字迅叟、弟游,字平叟、著《易釋繁解釋》共二十有二卷、王氏《續通考》指爲「通叟」所作,誤也 至 78 。 據此,可知餘律、舒許兄弟的生午資料,且辨明《續通考》所錄的作者資料有誤, 然其誤植之因,乃係兄弟相近,且字號相似的緣故。

著作:竹坨在案語中,往往補充作者的相關說明,其中兼及作者的其他著作,可供參考之資。前賢在撰著經籍時,或不以經學聞名於世,故竹垞補錄作者的其他名作,藉以提高讀者對於該位作者的認識。如《經義考》卷十八,壯綽《撰著新譜》下案語云:「綽嘗著《雞肋編》者也。 註 100、 由於莊綽不以經籍著稱於世,故竹垞乃補錄其《雞肋編》 書,藉以提高讀者對莊綽的認識,使讀者可以有較為清楚的認識。考《真齋書錄解題》另載有莊綽《本草節要》三卷、《明堂鍼灸經》一卷、《膏肓灸云》二卷等書,然皆如《撰著新譜》一般,不復見世間有其存書,惟《雞助編》獨存,竹垞遂舉《雞助編》爲例,以補莊綽的其他著作,使讀者可以有相互參證之效。

又《經義考》卷四一 云:「葉氏《菉竹堂書目》有胡祗遹《紫.文集》二 册」 ai xo.。竹垞是項案語,係置於胡祗遹《易直解》之下,惟其書已佚,是以行文的風格及其內容,則難於稽核,故另舉胡氏《紫山文集》一書,藉以提醒讀者可以就近檢閱此書,則或有見獲。

交游:《經義考》卷 r/、、石牧之《易解》下案語云:「《趙清獻公集》有〈溫 守石牧之以詩見奇次韻〉之作」 i. 8. 。據朱氏所錄《紹興府志》的說明,我們 可以得知石牧之曾爲溫州太守,然朱氏此處所錄案語,可知其與趙清獻公曾有詩 歌往來之作,則與趙清獻公相交無疑。

除了上述所論的交游之外,亦列有朋黨等級者,例如:《經義考》卷二十,李 育《易義》下案語云:

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崇寧二年 1103 ·編管當人子弟李賁、

注78 參考註9、恭:五、頁9。

EI74 參考註9,卷十八,頁5c

註80 参考註9,卷四二,負4。

^{#81} 參考註9,卷十八,頁4。

單州。又元祐黨籍餘官中有實。又中書省開具、元符臣僚章疏,分正上、 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七等, 資名在邪上尤甚中。 其後, 追復元祐黨人, 實名在餘宮二等 至82, ^

朱氏此處案語,係置於李賁《易義》條下。據此,則可知李賁的黨朋等級及其約略的評價,雖然所論未必屬實,但亦可看出其涉入黨爭的事實。

時代: 余嘉錫在《百錄學發微》一書中,對於考明撰著時代,有著如下的 見解:

著作之時代明,則凡政治之情況,社會之環境,又章之風氣,思想之潮流,皆可以推尋想像得之。然後辨章學者,考鏡源流,乃有所憑藉,而得以著手、註83。

作者所處的時代,乃關係著作的背景,其重要小言可喻。《經義考》卷十八云: 凌氏《萬姓統譜》以綴爲南北朝人。觀其論《周易》義云,「唐衛

元嵩作《元包》,以坤卦為首,乾卦後之。」疑是宋初人 1884 。 此處係補證勾微爲宋初之人。竹垞敘錄引董真卿之語,謂勾微於鄭梿《通志》所載, 並未言明其書究竟隸屬何代,僅能得知後氏《萬姓統譜》以勾微爲南北朝人,但竹 垞根據其書徵引唐衛元高《元包》之語,乃疑其或爲北宋初人,則竹垞推論的要點, 繼雖不中,亦不遠矣。此點推論,至少推翻《萬姓統譜》所論的內容,且可將勾微 的確切年代,移至中晚唐以迄宋代初生,亦得以補充作者所處年代的大致情況。

竹垞在全書之中,多能依據作者時代先後,依序排列,若作者時代確切者, 則不加案語說明;反之,若作者所處的朝代,有所疑慮者,則於案語之中,說明 其取捨的標準,以供讀者取擇之用,這種重視作者的時代先後,實能提供讀者考 察與籍傳承的佐證。

爵里:《經義考》卷二十二, E宗傳《童溪易傳》條下案語云: 林煌亦寧德人,淳熙八年 1181 與宗傳並舉進士,煌序稱與童溪生

EL 82 参考註 9, 卷二十, 頁 5。

註83 余嘉錫:《目錄學發綴》, 台北·藝叉印書館,民國 76 年),負 52。

^[#84] 參考註 9·泰十八, 頁 6。

EL 85. 参考註 9、卷六八,頁 6 ^

同方學同學,同辛丑第,則宗傳爲寧德人無疑,鄱陽董氏以爲臨安人,誤 矣、日86 c

竹垞在案語中,亦考及作者的爵里,如《經義考》卷二二四,章甫《孟子解義》 下云:「龜山心墓稱係浦城人」,註87 是則辨明章甫的籍貫爵里。

朱氏此條敘錄,係置於王宗傳《竜溪易傳》條,。關於上宗傳的爵里爲何, 則有董眞卿「臨安人」的說法,朱氏則取林煌之序推斷其確切爵里爲寧德人士, 是則推翻董氏之說,其說頗有參考的價值。

人《經義考》卷十八、陳皋《易論》條下案語云:「陳皋、字希古、見文司程 〈州處上張公墓志〉、當是蜀人」 計88 。是則考訂陳皋爲蜀地人,其說是供爵里 參考之用。

字號:《經義考》卷十八葉昌齡《周易圖義》下云:「鄭氏《藝文略》有葉子長《易義》二卷,當即昌齡之字。 註 89. 。竹垞此條係繫於葉昌齡《周易圖義》條下,竹垞從其相近書名推求,則謂鄭樵《藝文略》所錄的葉子長《易義》一書,即爲《宋志》、《中興書目》所錄葉昌齡的《周易圖義》,並據此推求「子長」乃爲葉昌齡之字,雖然審情合度,稍嫌粗竦,且其中證據尚待補證,惟其說法,亦可聊備一說。若果真朱氏推求無訛,則可補錄作者的字號。

又《經義考》卷十八,陳皋《易論》下云:「陳皋,字希古,見文同梓〈州處 十張公墓書〉,當是蜀人。」、註90 是則可知陳皋字號,足供補證作者資料之用

生平:在竹垞的案語中,亦有涉及作者生平者,例如《經義考》卷十九在沈 季長《周易新義》條下云:

曾氏《元豐類稿》有〈貴池縣主簿沈君夫人元氏墓志 「子三人・

曰:『季長』,越州司法參軍。』 註 91 。

據此·則可知沈氏之母姓沈,且季長曾任越州長法參軍的職務,是則可稍補作者 生平的資料。

住宦:竹垞案語中,亦考及作者住宦資料,如《經義考》卷四十四云: 《古安府志》謂鄹 指:吳鄰 不忘故上,自魏義山,附之宋遺民

註86 参考註9、卷三二、頁6。

注87 参考註9,卷二三四,頁10

莊88 参考註 9,卷十八,頁 5。

註89、參考註9、卷十八、頁3。

ag 参考註 9,卷十九,頁7°

之列。改《元秘書志·題名》、「張應珍,以至元三十年 1293 十二月 由從事即歷秘書丞,大德八年 1304 六月遷秘書少監,九年 (1304 十月,乃更姓名吳鄂、」見嘗仕於元矣。論世者所當知也 5192 。

此處竹垞案語,係補證《与安府志》所錄,指出該書所載吳縣「自號義由先生, 示不忘其故土,恐後人誤其氣節高尚,且終生不任異族,是以據《元祕書志》所錄,則舉出吳縣曾住於元代的實證。此處案語,除可補證吳縣任官的始末,亦可改上《吉安府古》載錄或有誤導之嫌。

又《經義考》卷六十九引文大祥《賁卦義》下案語云:

《資卦義》一篇,先生兼崇政殿耽書,時於熙明殿進講義也。又有 《許定之万中講義》一篇,今集中不載 ±911。

可知文天祥身兼崇政殿說講,雖非其主要住宦官銜,但對於我們瞭解其撰書時的身份,能有所助益。

古人名字間有相同,竹垞重視人名的相關考訂,其對於人名的變異,自有其特殊的見解,如《經義考》卷二八一,案語云:

仲尼之徒,名字閒有问者。既有曾藏,亦有奚容藏,又有公西蔵; 既有冉耕,亦有司馬耕,既有宓不齊,又有任不齊;既有公西赤,亦有 壤駟赤;既有卜商,亦有秦商,既有原亢,亦有陳亢;既有狄黑,亦有 军义里;既有冉孺,亦有公良孺,既有秦祖,亦有類祖,此名不嫌问也。 冉求字子有,有若、漆雕徒父亦字子有;顧無繇字季路,仲由亦字季路; 顯孫師字子張,琴牢亦字子後;巫馬施字子期,叔仲會亦字子期;子西 蔵字子上,公两輿亦字子上;秦非字子之,公祖句茲亦字子之;原憲字 子思,與伋亦字子思;曾蔵字子皙,伯豊、狄里、奚容蔵亦字子哲;喪 駟赤字子徒,秦冉字子開,琴牢亦字子開;申績字子周,公伯繚亦字子 周;榮旂字子祺,縣成亦字子供;顏噲字子聲,樂叙亦字子聲;溱雕哆 字子斂,邦巽亦字子飲,此字不嫌同也。然則薛邦、鄭國、子徒、子從, 安得以名字相類而弁疑其姓氏之誤邪?乃議祀典者封鄭而能薛、安見其 必為一人?撥之于禮,終有未安也。至 94 。

竹垞從實際例證中、歸納出古人名字間有相同者、是以對於名字的異同、十分重

^{£ 92} 參考註 9、卷四四、頁 7。

註97、參考註9、卷六九、頁4。

as 94 参考註 9、卷二八一、頁 5~6。

視。因此,其對於歷來作者的誤植,或作者的關漏,均能詳考文獻,藉以補充說明,以提供讀者判定的依據,其說頗有可采之處,至於若干作者不明者,則亦能 審度各項文獻,提供其個人的判斷,以示持任之論,使讀者得以自判其中是非。

四、輯錄原書佚文

竹坨對於經籍佚文,相當重視,除有「逸經」之目,藉以蒐羅經籍佚文之外,並於各經籍撰著之下的案語,能夾雜各種佚文的輯錄,藉以考訂其內容,例如:《經義考》卷五,淮南上劉安《道訓》條下案語云:

鴻紅《解》引《易》曰:「‖ 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 復 。‖,此則《道函》之、序卦/傅文矣。』 \$ \$ 95

漢淮南王劉安聘請九位學者,撰就《道訓》一書(即所謂《淮南九師書》),惟該書久佚,原文難於稽覈,竹垞輯錄佚文一則,藉以觀其解《易》手法 觀《道訓》解易之法,頗有語意牽強之矢,渾然不似行家所爲,至於其解說的經義,無益於經義的闡釋。王通在評論《道訓》 書時,即云「九師興,而《易》道絕。」,何喬新云:「九師之《易》,王通以爲《易》道因之而微,則無資於聖經「知。」之語,蓋其解經之義,與傳統經說有人相逕庭之感,無益於經學的弘揚,終將爲時代所淹沒,不存於世間。

ス《經義考》卷 九·曹褒《五經通義》トム:

劉向、曹褒俱撰《五經阀義》,群書所引大都皆向之說,惟《太平御覽》一條,羈有可疑,文云:「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尚德下功,故歌在堂,舞在庭。何言歌在堂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以是知之。何言舞在庭也?《接神契》曰:『合忻之樂舞於堂,西夷之樂陳於户』,以是明之。」度劉向時《接神契》未行於世、至褒撰禮,多雜以《五經》識記之文,然則此蓋褒十二篇中語也。在96,。

劉向、曹褒俱撰有《五經通義》一書,現存《五經通義》之文,皆屬劉向所撰, 僅有《太平御覽》所載的一旦佚文,田於錄有《援神契》之文,非劉向所能見及, 乃以其文爲曹褒佚文,其說可供參考。

(文的摘引,往往對於其書性質的瞭解,能有參考的作用,如《經義考》卷 1六五,《尚書刑德傲》下案語云:

at 95 参考註 9·卷五·頁4·

証 96) 參考証 9·卷二二九,頁 6。

書名《刑德儉》者,其辭有云·「涿鹿者,竿人頭也,黔者,馬黔 竿人面也、臏者,脱去人之曠也、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 也;富者,丈夫注,割其勢也~氣象七政,臏象七精,墨象十華。」蓋 法家爲之 at 97 。

從所錄的佚文中,可以明顯察知其內容,係述及刑律之事,對於我們瞭解古代刑罰,能有助益。從佚文的性質中,可以推知其書性質,當爲法家所作,其立論的根基,非傳統儒者議論的風格。竹垞舉佚文的內容,亦能有助於我們認識典籍的性質,使我們可以依例推之,得知其人致的風格。

竹坨在恢文的徵引上,雖有直接摘引原文,以使讀者參閱之用,然其對於若干經籍恢文,亦非全數摘錄,或僅直接點明且處,以使讀者能有覆案之處。例如:《經義考》卷七五:「京氏《飛候》,《太平御覽》每引之」 註98.。《太平御覽》往往引錄京房《飛候》之文,此則雖未能一一錄及佚文,然其指引之功,可供讀者參證之效。竹垞設有「供經」之目,皆收集十一經逸篇遺文,惟於案語中,每涉及佚籍之文,則標示之,以供佐證之效,使讀者得以明白其書的風格、內涵,這種種的作法,皆是緣自其對於文獻的重視,雖然所輯數量不多,但仍提供參考的價值。

基於對文獻的重視,使得竹垞在遇著佚文之時,多能輯錄佚文,以供參考之用,但其對於佚文的輯錄,仍有其選擇性,如遇有價值的佚文,具不廢篇幅,一引錄其文,或者標示出處,以供採擇之用,若遇其內容淺薄,則不予著錄,如《經義考》卷二六六《春秋命曆序》下案語云:「《命曆序》文皆荒唐謬悠之說,不足錄」。詳 90 。根據案語所示,竹垞亦能見及《春秋命曆序》的佚文,只是見其荒唐謬悠之文,不足憑據,乃略而不論,是以其對於佚文的輯佚,並非毫無選擇性,其中亦能根據實際的需要,來選擇輯錄的題材。《春秋命曆序》一書,其後有馬國翰、黃奭、王仁俊等諸家輯本,可見竹垞輯佚的概念,與後世輯佚學家的觀念不同。

綜合 _述所論, 在竹垞案語之中, 亦能輯錄許多的經籍佚文, 有關其輯佚的 方式及影響, 有如下幾點的說明: 首先, 竹垞在考證的過程中, 每遇佚文, 能多 所留意, 對於有價值的佚經遺叉, 能隨手輯錄, 可供我們避解其書的風格、內涵、 價值等等, 從其輯錄典籍之多, 能廣及各項經籍, 對於後世經籍輯佚風氣的發展, 顯然有其正面的貢獻。由於清初輯錄佚經的風氣未盛, 未能形成人規模的輯佚風 潮, 是以竹垞輯錄佚經之舉, 層面雖廣, 但成果顯得零星片斷, 僅能視爲考證的

註 97、參考註 9、舂二六五、頁 3。

¹¹⁹⁸¹ 参考証 9、春七、頁10

ョ 991 參考註 9、卷二 ト六、頁 7 ペ

附屬產物,但其對於瞭解供經的內容,仍能提供助益。其次,針對一些次要的仗 文,或是數量過多的文獻,則或標示出處,以供讀者自行採錄,若是遇著價值不 高的典籍,甚至連出處標示,都省略不論,以免遺誨後學一從上述說明中,我們 可以得知竹垞雖對佚文的價值,能表示重視之意,但其輯佚之舉,並非全書編輯 的要點,是以多僅偶一爲之,縱使另外編有「逸經」一目,藉以蒐求各類逸篇遺 文,但僅僅一卷的內容,實難有完整的成就,至於案語所涉的佚文,更只有一、 五條,如就實際的仸文數量而言,實難全面反映其實况,僅能提供零星的參考價 值。因此,其對於輯佚的貢獻,並非實際的輯佚成果,而是發凡體例,擴大輯錄 層面,其對於後世佚經的輯錄,能有正面的整示作用。

五、標註文獻出處

竹垞在《經義考》的案語中,能標註文獻的來源,例如《經義考》卷 | 八, 在袁建《易義》下案語云:

王鈞、袁建、盧穆、白勳、薄洙、汪沿、于弇俱《義海》所引,時 代爵里莫考,註100。

據此, L錡、袁建諸人的著錄來源,是出自《義海》 書,透過這些案語的說明, 可使我們考知其引書的來源。

人《經義考》卷十八,上存《易解》下云:「正氏《易解》、《宋志》不載,見 尤氏《遂初堂書目》、註 o. 。《宋志》未能著錄王存《易解》一書,但九袤《遂 初堂書目》著錄之,故此處所載的資料,乃是依據《遂初堂書目》的內容,加以 甄錄。上述的說明,不僅可以考知引書的來源,倚可瞭解不同著錄的差異。又另 有 種情形,則同時指出不同的來源,以收參證之效。如《經義考》卷 百九十 四云:「岳珂《郯錄》載龍圖閣經典,卷帙與孫逢吉《職官分紀》同。」 註 102 據此,岳珂《郯錄》、孫逢古《職官分紀》 書的著錄,內容相可,且知敘錄所引 「孫逢吉口,乃是」自《職官分紀》一書。

竹垞言明論據來源之外,也能兼考著錄產異,頗見其綜理之意。例如:《經義 考》卷一十二云:

蓋山齊於《易》、《周禮》皆有總義也,二書儲藏家多著於錄,特予

E 100 参考註 9,卷十八,頁 7~8。

[、]註101 參考註9,卷十八、頁4。

註 102 參考註 9、卷二九四、頁 4

未之見也 == 1031。

竹垞時常徵引各家藏書書目,據以考訂書籍的存佚,是以雖未親自目前其書,但 可據以到明「未見」之例。又如《經義考》卷二十五云:

二陽 指陽枋、陽島兄弟 《易說》,其學本於朱子門人夏氏,黃晉 柳所謂:大陽先生枋,小陽先生島也。其後裔又有玉井《易說》,而楊用 修志《全蜀藝文》,曹能始記蜀中著作,均未之及,何與 # .041? 竹垞考見《全蜀藝文志》、《蜀中菩作考》二書,均未註明陽氏《易說》諸書,故知 書著錄的內容,皆有編罅,可據以補其漏失者也。

此外,尚有綜理異說,直接說明論斷的依據,此類的案語說明,更能提供讀者參據之效。如卷一百八十八臺曾《春秋考異》條下案語云:

《春秋考異》、陳氏《書錄解題》云:「不著名氏、錄三傳經文之異 者。」而《宋 史 藝文志》題作「吳曾」、今從之 註105 。 此則案語能客觀反映《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書的蓄錄情況、也能得 知其蓄錄之時、乃是取目《宋史・藝文志》的資料

其次,竹垞在資料重出的處理方面,爲求減少重複內容,導致增加篇幅,是以兼記案語說明,以示資料別有載錄,讀者可自行參閱,如《經義考》卷 百八十九云:「蓬萊閣重刻《石經》,詳見《漢石經》下。 註 .06.。蓬萊閣重刻《石經》,乃重刻《漢石經》,是以此處案語,乃提示讀者需重審《漢石經》條敘錄資料,始可明其流緒。考《經義考》卷 百八十七著錄《漢一字石經》一項,其中所錄敘錄,包含《後漢書·靈帝本紀》、〈蔡邕傳〉、擊虞《「輔决錄·社》、《後漢書》、〈單颼傳〉、〈張馴傳〉、〈儒林傳〉、〈宦者傳〉、謝承《後漢書》、袁左《後漢紀》、楊龍驤《洛陽記》、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鄭道元《水經注》、江式、《北史・劉芳傳》、《隋書·經籍書》、〈劉焯傳〉、韋述《西京新記》、郭忠恕《汗簡》、林罕、李綽、張舜民、方匄、歐陽棐《集古目錄》、趙明誠《金石錄》、董貞《廣川書跋》(三條)、姚寬《西溪叢語》、黃伯忠《東觀餘論》、邵博《聞見錄》、鄭樵《通志略》、洪适《隸釋、隸續》(七條)、婁機《漢隸字源》、張續、趙織《書史》、黃濟、陶宗儀《書史會要》、楊愼、于愼行、《筆麈》、趙崡《石墨鐫華》、顧炎武《金石文字記》、黃廙稷等資料,均涉及《漢石經》的說明,苟若重日,則耗費篇幅,是以竹坨出

旺,03 参考註9,卷二二,頁8°

註104 參考註9,卷三五,頁6。

註105 參考註9, 恭一八六、頁5。

at 1061 參考註 9, 壽二八九,頁7。

示案語。則・以示其互見來源・藉以節省篇幅。

竹垞在輯纂《經義考》之時,雖未能完全標示出處,但透過案語的說明,可 以看出竹垞取材的依據,茲將竹垞自言文獻來源者,繪製一簡表,以供參考:

孝 經緯	經部・讖緯類	267:4	人戴禮乱	經部・禮類	267:3
禮記城。	終部・禮類	265:10	禮記義疏	經部・禮類	265 : 5
虎禮全書	經部・禮類	123:2	禮殿圖	經部,禮類	281 8
が明ます 1公司	經合・禮類	281:11	明堂月令論	- 終部・禮類	265 : 9
樂八	經部·樂類	167 : 5	诗频問	經部・持類	245 . 6
<u>八</u>	經部・春秋類	266:8		經部・春秋類	195:6
乾坤鑿皮	經郎・易類	T _{263:7}	周易義海撮安	經部・易類	18:7
尚書考顯曜	經部・易類	264 : 3	人行李隱	經部・易類	34:7
易 通卦驗	經部・易類	264 ' 4	乾鑿度	經部・易類	264:8
經典釋 人	郷部・圧郷 總義類	283 1	五經正義	經部・丘經 總義類	239:11
廣韻	經部・小學類	282:3	楚漢春秋	史部・維史類	275:5
秘書監と	史部・職官類	44 7	漢記(張璠)	史部・編年類	11 · 7
漢紀	史部・編年類	283 · 1	高麗史	史部・載記類	40 .2
寶祐登科錄	史部・体記類	155 : 2	· 語	史部・傳記類	267:4
晏	史部・傳記類	282 : 5	長編紀事本不	史部・紀事本 未類	294 : 4
朝北鹿會編	・ 史部・紀事本 未類	277 : 5	中興兩朝聖政錄	要部・政 5 類	225 : 5
項前	史部・政当類	265 : 9	西漢會要	史部・政書類	239:1
动拇錄	更部・全石類	237 . 5	项 字	史部・別史類	180 - 3
路史社	史部・別史類	266:7	路史	史部・別史類	282:2
ザ、統と	史部・地理類	130 : 8	· 古家府之	史部・地理類	44:7
水經社	史部・地理類	264:7	鎖いけど	上部・地理類	24:1
興化府 忠	東部・池岬類	22 7	孝に ま	史部・地理類	97:12
萬暦重編 5閣書日	史部・日録類	129:9	- 萬卷堂 - 占 日	史部・目録類	97 2
— 装竹克書目	史部・日錄類	291:1	紹興書目	史部・日錄類	70:7
紹興「庫續到關書目	史部・日録類	79:9	授經圖	史部・日録類	180 : 3
國子監書日	史部・月録類	227.9	郡齋讀書書附志	更部・目録類	180 . 3

郡務讀書。	更部・日錄類	180 : 3	血齋書錄解題	史部・戸録類	.80:3
明史藝文書稿	上部・日錄類	294 8	吳興 雋信 日錄	支部・日録類	22. 6
世善堂藏書日錄	— 史部・自錄類	227:1	大「閣書日	史部・目錄類	97:8
文淵閣書日	更高・日銀類	104:5		史部・日録類	41:2
國史經籍書	史部・日錄類	.80 3	紹興續到四軍數書日	東部・日錄類	274 : 5
續經籍 考	史部・月録類	294 : 8	與地砲記目	史部・日錄類	34:7
擔任常日錄	安音・ 日錄類	134 . 7		史部・日録類	247 : 🛪
末書	火部・→火類	267 6		史部・正史類	285 ⁻ I
續漢書	史部・正史類	265 - 10	漢書	火部・上火期	285 : 1
齿書	史部・正史類	263:7	史記] 義	史部・王史類	263:5
火 記	史部・下史類	282:7		史部・「史類	281:6
南齊書	史部・正史類	265 : 5	末史	史部・正史類	289:6
法苑珠林	了部・釋家類	264 2	群凸考索	子部・類書類	210 11
編珠	了部・類書類	263:6	續文獻通子	了部・類書類	133 * 6
太平御覧	了部・類書類	274:7	藝 丈類聚	了部・頻書類	239 4
	子部・類書類	294 : 4	初學記	子部・類書類	277:4
戦官分紀	子部・類書類	294 : 4	貝觀公私畫史	子部・藝術類	1.9.3
歴代名畫記	上了部・藝術類	267 : 7	タギ』房筆巖	了部・雑家類	277:5
資編	子部・雜家類	160:3	論衡	子部・雑家類	265:9
瞿塘「錄	子部・雑家類	55 - 12	颜氏家训	子部・雑家類	263 : 5
濯纓亭筆記	了部・雜豕類	.44:5	長短經	了部・雜家類	295:2
<u>本</u> 學紀聞	子部・雑家類	110:7	愧郯蘇	子品・雑家類	294:4
呂氏春秋	了部・雜家類	281:12	風俗通義	了部・雑冢類	281:6
口虎通德論	了部・雑豕類	266 : 8	个樓子	子部・雜家類	270:.
朱了許錄	子部・儒家類	283:11	先型 大副	子部・儒家類	281:1
f.子家計	子部・儒家類	284 I	孔叢子	了部・儒家類	295 : 2
道藏	子部・道教類	71 .1	真 ⁴ ,	了部・道教類	264 : 7
拖朴子	子部・直教類	279 6	<u></u> ₩ }	子部・道家類	281 1.
齊民 数 術	了部・農家類	274:7	韓非子	子部・法家類	282 : 6
凑武洞冥记	酸家偽、・席子	284:1	樂府詩集	集部・總集類	264 . 2
文選註	集部・總集類	275:5	宋文選	集部・總集類	210 : 9

文苑英華	集計・總集類	292 · 2	克齋集	集部・別集類	82:4
力 _计 先±集	集部・別集額	41:1	划游集	集部・別集類	220:5
山簸集	集部・別集類	151 . 2	後村集	集部・別集類	83:7
制令 公集	集部・別集類	81:7	石掌集	集部・別集類	253 : 2
五峰集	集部・別集類	25:6	橫油集	集部・別集類	80 - 8
潘黃門集	集部・別集類	274 - 1	劉爚・雲莊集	集部・別集類	124 : 5
晦確全集	集部・別集類	234 9	雲莊集	集部・別集額	234:9
蒙 . 集	集部・別集類	213 ' 5	松雪齋集	集部・別集類	85:2
峴泉集	集部・別集類	71:11		集部・別集類	103 : 6
北溪集	集部・別集類	37:4	常山居士集	集部・別集類	269 8
上 山	待查,	269:8			

根據「述的說明、竹垞自言的文獻種類眾多、並擴及四部典籍、每一類的典籍、均有豐富的數量。整體而論,又以經籍、史籍、類書、子籍、文集、方志諸類爲主,頗能符合竹垞藏書的特色。計 107 。觀其所述及的文獻來源、可供我們查考《經義考》的引書種類、如《論衡》的引用,可使我們考索「王充口」的出處來源:《顏氏家訓》有助於考察「顏之推口」;《群書考索》有助於查考「章如愚曰」;《與地碑目》有助於考得「王象之曰」等等,由於竹垞在引書的題稱方式,往往僅注明「某人曰」字樣,未能詳其確實出處,若透過竹垞案語所論的文獻來源,可使我們較能輕易掌握其引書的來源。此外,標示文獻的來源,可以助於減省篇幅,並明白各著錄的差異,使我們透過案語的說明,能考察文獻的出處,其中頗有參考的價值。

六、整理存關情事

竹、毛在案語中,常論及經籍存闕的情況。例如:《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八,周 学《春秋講義》條下:「周氏《講義》,止及隱公,凡十六條,附載《蠹齋鉛刀編》。 、計 108 周学《春秋講義》非單獨發行,乃是附屬於《蠹齋鉛刀編》,且全書僅存 上八條,讀者可以瞭解更多存佚的相關判定。對於 些罕見的存籍,則於案語之 中,說明其藏處,如《經義考》卷十四,孔穎達等《周易正義》下云:

証 107) 參考註 9,卷二五, 曝書亭著錄序,,負 441 指出竹垞藏書的八項特色「曰經、 曰藝、口史、曰志、曰子、曰集、曰類、曰説。」,適與上述所論的要點相符,。 「註 108 參考註 9,卷 八八,負 2

葉氏《篆竹堂書目》有「長孫無忌《周易要義》五册,凡十八卷。」 無錫秦對巖前輩今有其書,大略與《上義》相问。考《正義》即係無忌 刊定,非別一書也 在10× 。

《菉竹卓書目》著錄長孫無忌《周易要義》五冊,無錫秦對嚴藏有其書,且得知 其內容與《周易正易》近同,惜《經義考》未見著錄,僅於案語中,標示秦氏藏 其書,顯見當時確有其書。竹垞既載藏書之所,也能論及藏書流傳的過程,如《經 義考》卷一四一,陸冊《禮象》下云:

陸氏《禮象》, 丹徒張先生鵬巡撫山東, 獲之章丘李中麓家, 惜已 殘闕矣、至110 。

此處載明書籍流通的情况。陸佃《禮象》一書,原藏於李中麓之家,然張鵬爲山東巡撫之時,獲李氏之家。據此,則知其書流傳的經過。又卷七十九,孔武仲《書說》下云:

是編諸家藏書目均無之,疑其佚久矣。康熙乙亥 1695 二月,酉 吳書賈目中有抄本二册,亟索之,云:「於正月鬻之松江張姓者。」叩其 名字,不知,無從訪獲,爲之阕然(a.ji)。

竹垞涉有書籍存佚的判定,故對經籍的流通,甚表重視,此處所論的內容,雖不 知其確實藏家,但對於考察書籍流通的經過,仍有一定的助益。

又針對佚籍的情況,能提出說明,如《經義考》卷一九一,熊禾《春秋通解》 卜云:

退齊、與胡庭芳書〉有云:「早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 又云:「兵難之餘,學徒解散,又集燬亡,徒抱苦心,力實不遠。」則是 書煅後,不果續也 [112]。

是書被判為「仗」籍,如據案語所言,則顯示竹吃的判定,乃確有證據,證明其說。至於是書已佚,雖有輯佚之書,亦判爲佚籍,並於案語中說明,如:《經義考》卷,七六,崔鴻《十六國春秋》下云:

今世所傳《十六國春秋》,乃後人采《晉書》、《北史》、《冊府 兀龜》、 《太平御覽》 等書集成之,非原書也 五.13 。

[[]at 109 參考註 9·卷十四,頁3 ^

註1.0 参考註9,卷一四一,頁5。

ai 111 参考証 9,卷七九,頁4

註1121 參考註9,卷一九一,頁11。

五1131 參考証 9、卷二七六、頁 3。

雖然其書尚存世間,但已是學者重新輯佚的典籍,非原來之書,故竹垞將其乳爲 佚籍,恐學者會有誤解,故特此說明判斷的原因。

竹垞在案語之中,也有關於「未見」的說明。如《經義考》卷三十二,趙汝 談《易學舉隅》下案語云:

春陵樂雷發調山齊詩云:「專熙人物到嘉熙,聽說山齊亦白髭。細 嚼梅花看《總義》,只應姬老是相知。」蓋山齋於《易》、《周禮》皆有總 義也,二書儲藏冢多著於錢,特予未乙見也(註.14。

是書判爲「未見」者也。蓋判定的準據,乃是諸家多著於錄,只是未能目見其書, 故定爲「未見」,以矜其慎。

書籍已缺,非其原書,案語具說明闞漏的情况。如《經義考》卷三三,《丙子學易編》下,竹垞判爲「闞」籍,並於案語云:

李氏《學易編》,今惟俞石凋節本,僅存特十之一爾。抄自穎州劉 考公敵家 曰:丙了替,嘉定儿年(1216)也、註LS。

是書僅存命石澗節本,所存的數量,僅有全書的一分之一,是以判爲關典。

竹坨在案語的說明中,能補充其存佚的判定,尤其對於「未見」、「闕」的鑒別,能說出其判定標準,使讀者能確信其說,增加判定的說服力。有關典籍存佚的考察,若能說明其判定標準,使讀者能依循其條件,逐一考索,將更能收致參考成效。

七、闡述學說體系

學術自有其傳授的體系,同一師承的來源,其學說必定相近,要瞭解各經學發展的系統,必先瞭解作者的師承體系。竹坨在考論經學體系之時,常述及漢代經師的傳承體系,漢人在傳經之時,往往嚴守師法和家法,使得漢代學者陷入今古文的爭執,彼此攻伐。周積明〈《四庫全書總目》的經學批評〉一文指口:

漢人傳經,嚴守師法和家法。西漢重師法,東漢重家法,師法者, 廟其源,家法者,演其流。先有師法,而後成一家之言。如《易》之有 硫鏈、盂喜、梁丘賀之學,是爲師法;施家又有張禹、彭宣之學,孟氏 人有翟牧、白光之學,梁丘氏又有土孫張、鄧彭祖、衡成之學,是爲家

註.141 參考註9,卷二二,頁8、

[、]註 1.5 参考註 9、卷三三,頁 7。

法 年116 0

我們試著檢視其案語的內容,可知其中有不少關於師法、家法的說明,藉以申論 一家的學術體系,如《經義考》卷五云:

東漢之爲梁邱《易》者,代郡范升、翱卿。升上 疏 曰:「臣與博士杂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邱《易》,又京兆楊政子行、潁川張興君上,亦傳其學。」 ョ117 。

據此,可知東漢之治梁邱《易》學者,有范升、辦卿、梁恭、呂羌、楊政、張興諸人,又《隋書》所論:「梁邱《易》亡於西晉。」 註 ns. , 洪邁介云:「晉水嘉之亂, 梁邱之《易》亡。」 註 n. , 是以梁邱之《易》, 迄西晉水嘉之亂後, 則世無傳其學者, 從竹垞案語中, 可以闡釋東漢時代, 治梁邱《易》學諸人, 亦可形成一個獨特的學術體系,則其所論內容,不僅可以補敘錄的不足,且頗有參考的價値。

竹定重視師承傳授的體系,是以在案語中,經常可見相關的說明,如:《經義考》卷二九七有案語云:

西漢經師各有家法,其授受流派,《儒林傳 載之詳矣。其後費直、京房之說行,而爲施、孟、梁邱之《易》者寡;杜林古文興,而爲歐陽、大、小夏侯之《書》者谏:《毛傳》廣,而《齊》、《魯》、《韓詩》漸發,《左傳》丘,而嚴、顏《春秋》幾蝦。范《史》述儒林不能如班氏之備,稽之歐陽子、趙氏、洪氏所碑碣,治梁邱《易》見有重安侯相杜暉慈明;治歐陽書見有郎中王政季輔、鄭固伯堅、綏氏、校尉能喬、鄉令景君,之有閱葵、龔設謙;治小夏侯《書》則有閩葵、廉仲絜、《魯詩》則有司隸校尉魯峻仲嚴、執金吾丞武榮含和;治《韓詩》則有即中馬江元海、山陽太守祝睦元德、廣漢屬國都尉丁魴叔河、從事武梁綏宗、費縣令田君、中常侍樊安子佑;治嚴氏《春秋》則有祝睦、處士閱葵、班宣高、娶子讓公謙、泰山都尉孔宙季將、巴郡太守樊敏升達、祝長、嚴訢少通、及學緣百石平史孔龢;治顏氏《春秋》則有魯峻。此皆史傳所不義,考

正 6 周積明·〈《四庫全書總日》的經學批評 · 《孔孟學報》,民國 85年 3 月 28 日, 七十一期 · 負 183 °

註117, 參考註9, 卷五, 頁8。

[「]註118 參考註9,卷五,頁8。

^{12 1191} 參考証 9 , 卷五 , 頁 8 ^

古君子續《九經》師授之譜所當人者也 # 120 。

竹坨對於兩漢師承、家法的流派,皆能詳細釐析,使讀者得知其流傳經過。尤其在文獻的使用上,更能徵引金石的相關著作,考古的實物,來考訂各師承傳授體系,藉以彰顯各學說的流變,對於我們考察漢儒經學的傳授,尤有助益。除此之外,也能針對其他各朝的流傳經過,提出 番說明,使讀者得以瞭解其學說的來源,如《經義考》卷三十五,陽罡《字溪易說》條下案語云:

二陽 指陽枋、陽鼠兄弟 《易說》,其學本於朱子門人夏氏,黃晉 柳所謂:大陽先生枋・小陽先生島也 其後裔又有玉井《易說》,而楊用 修志《全蜀藝文》,曹能始記蜀中著作,均未之及,何與 至12. ? 據此,則可知陽枋、陽铝兄弟所學,係源出朱熹一脈,且陽氏後裔,亦有以《易學》 馳名者,恰好可以形成朱子易學的支系。

竹垞重視經說傳授的體系,故設有「承師」五卷, 」起自孔了弟子, 下迄宋、元諸儒,能條分縷析的釐訂清楚, 有助於瞭解其演進的歷程。在竹垞案語中, 亦能補充許多宋元以後儒者的師承關係, 使讀者能得知更多傳經的始末, 並能針對其傳經體系的變異情況, 提出一番比較研究。有關其對學說傳授的說明, 請詳見第二章第二節「文獻整理的貢獻」。

八、校勘異文諸說

竹坨在案語中,屢次表明對核勘的重視,凡是遇有異文,必細勘其同異,有關校勘之法的運用,正是竹垞治學的重要方法。例如:《經義考》卷五五,楊時喬《周易占今文全書》下案語云:

楊公《周易全書》引據諸家姓氏訛舛甚多,如以陰弘道爲洪道世, 東鄉助為唐東鄉,晁公武爲武子正,以公用力之勤,褫采之博,不應紕繆 如是,殆校勘者不得其人也,非敢形前人之短,應後學故識於此 並 122. 竹垞不僅指明《周易全書》中的錯誤,也指計『校勘者不得其人』的紕繆,顯見 其對校勘的重視。因此,在案語之中,時時對於文句的異同,提出校訂的成果, 其中甚有可取者也。例如:《經義考》卷五,孟喜《周易災異》下案語云:

許氏《說文解字·序言》:「《易》稱孟氏·則所引皆孟氏《易》也·

[「]旺1201 參考註9·卷二九七·頁16~17。

ai 1227 參考註 9·恭五五,頁 8c

其與今又異者,如"夕陽若厲無咎』作「夕陽若夤」句···皆與今文異
*E 123 。

孟喜《易》學,許慎稱其文多異辭, 上應麟從其說法,但是書已佚,故竹坨 摘引佚文以校,藉以明其文辭多變。在古籍整理的過程中,異文的校勘工作, 直是簿錄工作的重要事項,竹垞在校勘工作上,雖非全面的從事校勘工作,但其 所舉事項,可以提供讀者初步的認識,使讀者可以明其風格特色。

竹定在校勘異文之時,也能重視宋儒的改經情况,如《經義考》卷 五六, 程顥《大學定本》條下案語云:

明道改本 大學 ·自「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下接「康語日 克明德」至「止於信」、下接「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未之有也」、 下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至「辟則爲天下僇 矣」、「接「詩云瞻彼淇臭」至「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接「詩云殷 之未喪師」至「以義爲利也」 # 124 。

根據此則案語,則知程顯所改動的情况多矣! 竹垞則 表明之,使讀者可以得知宋儒改經的行為,又同卷,程頤《人學定本》條下案語云:

伊川改本 大學,,自「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下接「子曰聽 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之至也」,下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 下接「所謂誠其意者,至「辟則爲天下僇矣」,下接「詩云瞻彼其奧」至 「此以沒世不忘也」,下接「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至「驕泰以失之」,下 接「詩云殷之未喪師」至「亦序而出」,下接「生財有大道」至「以義爲 利也」 註 125,

據此,則不廢篇幅,指明程顥、程頤兄弟的改經行爲。(大學) 之义,係自《禮記》 裁篇而出,是以其文理應同於《禮記》的內容,然程氏擅加移易,致使文句與原 書不行,竹定則指明其異動的情況。一如其校勘的慣例,此處亦未給予論斷,僅 提示其異動的文句,以供讀者採擇之用。至於有關改經的評價問題,則柴紹炳有 段較爲中肯的評論:

夫仲尼不敢改魯史·而程、朱改〈大學、《孝經》,此等事姑聽先 儒白爲之,勿可效也 #126,。

EL 123 参考証9, 恭五, 頁7。

註 124 參考註 9,卷一五六,頁1

旺125 参考註9,卷一五六,頁1~2。

註 126 参考註 9,卷一五六,頁1。

是以有關宋儒改經的行爲,質不可效法者也。竹垞亦深明其故,是以在其校勘群經之時、多保留異文的情形、聽山讀者日判、以免有失公允,其作法頗有參考的價值。

竹垞重視異文的讎校、是以每遇見異文、皆能釐正異同、指明各書的改動情况。在《經義考》中,每見具審議各項異文、並針對具變動之處、提出說明、這種善用校勘之法、使具考訂的成果、能有良好成效。整體而論、校勘是又獻整理的重要方法、有關其對校勘的運用、請參見本文第一章第二節「冶學的方法」節、從該文的說明中,可以得知其善用此法,以從事占籍的整理工作。這種汲汲於文句的審議,有助於釐清眞偽、直採經義、對於後世的考證之學、尤有助於。竹垞雖大量引證異文、但都僅是客觀呈現異文的現象、對於其中的正誤、多未能提出判定的結果,僅權列各項異文、以供讀者自我推斷。

九、論述書名篇題

占籍流傳過程中,書名或有異同,篇次亦不盡相同,竹垞於案語之中,每記 其書名異同,並及於篇題次第。例如:卷二四四,錢時《融堂四書管見》下云:

錢氏《四書管見》有《孝經》而無《盡子》,與朱子所定四書不同,

故附以群經 註 127 、

據此,錢時《融堂四書管見》所謂的「四書」,非傳統的「四書」,乃是包含《論語》、《孝經》、《大學》、《中庸》四書,案語補錄的內容,可使讀者得知其書名之義,與傳統觀念不高,也能得知其書何以附列「群經類」。

又《經義考》卷 五五,瞿九思《中庸 書》下案語云:

瞿氏三書,一日《中庸口授》,二日《中庸任育圖》,二日《中庸運針》(注128°

根據案語所述,則瞿氏《中庸一書》,下包含《中庸口授》、《中庸位育》、《中庸運 卦》 書,若未經言明,則何以得知其書名?因此,竹垞書名的說明,將使我們 更清楚的掌握其資料,有助於瞭解相關的內容。這種對於書名的重視,主要是來 自目錄著錄的觀念,田於《經義考》著錄的內容,經籍的資料,係佔有全書的重 要部份。至於經籍的著錄,則不外乎包含書名、作者、卷數諸項,是以竹垞對於 書名不明確的內容,則酌加案語說明,使讀者能更瞭解其相關的資料。

竹垞在案語中,除了考察書名命名之義外,亦兼及考證篇名及其次第,可供

註127 参考註9、卷二四四、頁5。

注12x 参考註9,卷一五五,頁4。

讀者參考之用。如《經義考》卷上六《周易先儒論九事》條下云:

按:九事者·「太瞻受龍馬負圖」第一、「重六十四卦推盧訣」第二;「大行之數五十」第三;「八卦變八十四卦」第四;「辨陰陽卦」第五;「復見天地之心」第八;「卦終未濟」第七;「蓍揲法」第八、「陰陽律呂圖」第九 å [29 °

則不僅可知《周易先儒論九事》所錄「九事」爲何?亦且知其順序,可供讀者參 考之用。又《經義考》卷 中 , 陳造《易說》條下云:

陳氏《易說》, 育無妄, 次屯, 次问人, 次大有, 次豫, 次蒙, 次需, 次央, 次姤, 次小畜、大畜, 次復, 次噬嗑, 次革, 次比, 凡十五 卦 131 130

據此,則知陳造《易說》 書的篇題次序,有助於對該書體例的瞭解。其次,由 篇目的多寡,我們可以知道陳造《易說》在撰著之時,並非以全本的《周易》為 其考撰的題材,是以全書或有缺損。

又《經義考》卷一六〇・吳應賓《古木大學釋論》下云:

吳氏 指:吳應賓 《釋論》,本陽明王氏乙說,凡五卷。提綱釋、 篇名釋、古本釋、自章第一、釋誠意、修身第二:釋齊家、治國第二: 釋乎天下第四;新本辨第五,所謂新本者,僞《石經》本也 註131 。

據此,可知吳應賓《古本人學釋論》各篇題的順序,也有助於我們瞭解書中的要旨,足供參考補證之用。在竹垞的案語中,表明〈新本辨〉 的「新本」 詞, 乃是指「僞《石經》本也」,使讀者可以得知爲僞《石經》本,如此便加深讀者對於吳應賓《古本大學釋論》的認識,正可謂言簡而意赅。

又《經義考》卷二七九,林愼思《續孟子》下的案語云:

《續孟子》十四篇,一日〈梁大夫,、二日 桑襄王/、三日〈樂正子〉、四日、公称子〉、五日〈高子 、六日 公孫丑〉、七曰〈屋廬子/、八日 咸邱蒙 、九日〈齊宣王〉、十日〈萬章 、十一日〈宋臣〉、十二日 莊暴〉、十三日、彭更/、十四日〈陳臻〉 # 1321。

從一述引文中,我們能得知竹垞對於各篇題的篇名,乃至書名的考訂,都盡心考 訂,這些考訂的內容,都將有助於日後輯佚工作的進行,也使我們對於書籍的內

at 130 参考註 9、泰三二、頁 3。

^{11 131 1} 參考註 9 · 卷一六 · 頁 8 。

H 132 参考註 9、春二七九、頁 10/

容,能有個大致的認識。

綜合上述所論,竹垞精於日錄之學,故在著錄各項經籍之時,也間能考訂各經書的書名、篇題,使讀者能得知各經書的書名,乃至於各篇的題稱,如此一來,可以提供讀者較為詳盡的記載,有助於瞭解全書的內容。書名和篇題是書目著錄的要點,若能詳細記載其相關的資料,也將有助於日後該書亡佚之後,可以得據各項引文,逐項還原全書,使得佚籍能恢復原書的面貌。在竹垞的案語之中,其中所涉及的內容,頗多此類的資料,若能全面提供此類的訊息,將有助於各經籍的異動情況。

上、言明卷帙分合

卷帙的分合,有助於瞭解流傳演變的過程。古書在流通的過程中,卷數的著錄,往往會有許多的差異,尤其是正史〈經籍畫〉、(藝文志〉的卷帙著錄,其變動頗甚,究其原因,則是「一」、「一」、「一」、「七」、「一」等數字,容易形近而致訛,是以卷數的著錄,往往差距頗多,更甚於書名、作者的著錄。因此,考訂卷軟的分合,往往是簿錄學家重視的焦點。在竹垞在案語中,亦能述及卷帙的分合,例如:《經義考》卷五,卜商《易傳僞本》:

子夏《易傳》,見於《隋經籍志》止二卷:《釋文序錄》止二卷廟。 至《宋中興書日》益爲十卷,而今本多至十一卷,不獨篇第悉依王弼, 并其本亦無異辭 [33] 。

是則案語,可見了夏《易傳》在流傳過程中,其卷帙分合的情況,亦可考見其中 篇第、又句,悉同於王弼所錄之本,所考足供參證之效。

竹坨對於卷帙的分合過程,往往提出其追索的結論,如《經義考》卷一六〇云:「右 指:羅汝芳《大學說》 書,其弟子從《 賞錄》中抄出單行」、註 134.。 羅汝芳《大學說》一書,原是《一賞錄》的部份內容,係羅汝芳弟子自行抄出, 另出單行之本。綜合上述所論,竹垞能考察其流傳的過程,對於其卷帙分合的演變,往往多所究心,能提供學者考知卷帙分化的情況,也能得知其分合的原委,可供讀者參閱之用。

十一、指出經籍要旨

註133 參考註9,卷五,頁30

[、]注 34 参考註 9、卷一六 、頁 3。

又卷七十《易數人略》下云:

是書專說大行,趙氏《笣宗》屢引其文,不著撰人姓氏。於大行之数五十,釋曰:「大行者,八卦之行數也,八卦經畫二十四,重之則四十八。又每卦各八變,其灸亦四十八,是四十八者,入卦之正數,行其正數,是謂大行。好,羨也,以四十八而羨其二,則爲五十之成數,其用四十有九。」釋曰「五十除一者無一也,掛一以象三。」……。趙氏濺其傳 附 會,又兩餘當分劫,不應并在第二指間,其言是也。至於論撰法有曰「乾」用九爲老陽,、坤」用六爲老陰,震〉、〈坎」、艮〉用七爲少陽……。」其大略可見矣,註 136 !

則可知其內容人略。竹坨對於經籍的考證,頗重其中的內容,是以無論經籍存佚 與否,均盡力考求其要旨,使讀者可以覺目而知群經要旨。

上二、載明版刻情況

在竹垞的案語中,有些內容是載明版刻情况,如《經義考》卷「百八十一, 朱升《小四書》下云:「《小四書》舊刻板在婺源流傳未廣,近陸御史隴其重刊行 之 計 137 。」《小四書》一書,舊有刻板,惜流傳不廣,其後乃有陸隴其重刊之 本,據此可明其版刻流傳的情况。

竹坨對於經籍的版刻情况,十分的瞭解,在其案語之中,往往沙有許多版刻的記錄,可以提供我們進一步考察經籍刊行的情況。例如:《經義考》卷 百四七傳松卿《夏小正戴氏傳》下案語云:

傅氏書, 余見宋時鍰本,後題男右減直即,知泉州晉江縣事賴刊板, 孫右迪功郎, 前靜江府修仁縣尉賴校勘 3213x 。

竹垞本身為藏書家,是以對於宋版圖書的見識甚廣,在其全書的案語考訂之中, 多能兼記刊刻者姓名,或是校勘者的名字。據此,可以得知其書有傅崧卿的家刻

註135 參考註9,卷六八,頁2。

[「]狂136 參考註9,卷七十、頁7~8。

註137 參考註9,卷二八一,頁9。

註 138 参考註 9,卷一四七,真 2。

之本,由其子傅賴刊板行世,自由其孫傅繪從事校勘工作。這些相關的記錄,將 對於我們瞭解其書的版刻情況,能有所助益。

又《經義考》卷八十八、呂柟《尚書說疑》條下案語指出:「呂氏《書說》, 吾鄉項鼎鉉、孟璜曾刻之家塾 計 1391。」《尚書說疑》疑作《尚書說要》。沈初等 《浙西採集遺書總錄》甲,頁四八著錄。竹垞指出此書有項鼎鉉、孟璜的家塾到 本,對於我們瞭解其典籍的情況,實能有所裨益。

竹垞為考證名家,其在考證之時,每能引諸家刻本,以證其異同,說法詳見本文第一章第二節「治學的方法」 節。由於交友多藏書名家,故能見及各類的版刻,對於版本的認知,亦有深厚的見識,故在《經義考》的案語中,亦能載明一些版刻的情况,惜非全面行之,故無法呈現每部經籍的版刻情況。昔日章學誠曾擬補其版本缺漏之失 a. 140 ,惜未能完成,實爲可惜。

上一、評論書籍特色

竹垞案語,每涉及書籍特色的評論,其論點每有精闢之論,可供讀者參考。如《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二著錄吳懷賢《禮記幼學》 書,竹垞案语如下:

經生習禮,凡言喪制者,多置不讀,然未有刑其文者,是書乃徑刑

之。李本寧、序)引凶服不入公門爲諭,是亦欺世之言也「至 411。 此處案語,乃言明《禮記幼學》一書的特色,乃是刪云喪制相關經文,置之不論, 雖與經生習禮不讀喪制有關,但徑刪之,未免於禮不合,李維槓序其書,乃引「囚 服不入公門」爲論,竹垞乃以爲「欺也之言」,是亦以吳懷賢刪去喪制相關經又爲 非是。

又卷一百四十六,阮峻《禮記條餘》一書下,竹垞案語曰:

《滌除》一書,未詳卷帙,其說大學云,「先儒以大學為大人之書」, 立義雖精,而非古副之舊。《小戴學記》云:「大學之法,大學之禮,大學之教。」《大戴保傳篇》,「八歲出,就外舍,束髮入大學。」並指學宮 百之,音當從太 每142 。

阮峻錯以「大學」爲《大學》,且以其書爲「人人之書」,故竹垞評具「意義雖精,

狂、39 參考註9、卷八八、頁5。

⁽江140,章學誠 論修史籍考要略 ,見《章氏遺書》嘉業堂刊本,1922年。 轉引《日錄學研究又獻匯編》頁270,彭斐章、謝灼華、喬好勤編,修訂版一刷,1996年6月,

驻141 参考註9、券一四六、負3。

[、]註142 参考註9、卷一四次、頁4。

而非古訓之舊,,並且引《小戴禮記·學記篇》及《大戴禮記·保傳篇》為據,斷其所論「大學」爲《大學》者,實則當爲「太學」,意哲學宮言之,故院氏所論, 實乃錯讀之故,是以此書的價值,亦顯而易見者矣。

又《經義考》卷二六七、《孝經威嬉拒》下案語云:

《威禧拒》之說,欲去惡鬼,須具五刑,令五人皆持大斧,著鐵兜 鍪噽之。此眞邪說,於《孝經》何與焉 註 143 ?

從 .述的說明中,可以窺知《孝經威嬉拒》的內容梗要,其所謂驅除思鬼之法,實多存有迷信之說,且與《孝經》的內容無關,是以竹咤評其書爲「邪說」,從其評論的說明中,雖然內容極其簡省,但所議論的事項,卻可提供我們選擇研究題材的參考。

各類經籍的撰述,皆有其時代的風格,也有其典籍的特色,竹坨所提出的評論,可以提供讀者參考的作用。《經義考》所能提供的治經功用,除了輯錄的解題之外,也多仰賴於案語的內容,尤其在案語之中,涉及各書的評價等等,皆是其深思執慮的結論,雖非每篇皆有議論,但其評論的事項,對於我們瞭解書籍的特色,實能提供正面的貢獻,這種主觀的評價,具有提示讀者的作用。

十四、言明選錄標準

竹垞輯錄的序文,或嫌其文章過於冗長,乃將其間去不錄,但其在案語中,亦能交待其刪錄的情況,例如:《經義考》卷二五七,陳禹謨《經言枝指》下云:「諸序文多冗長,故不錄」、記144。竹垞在敘錄的選錄上,多載明序跋的內容,以供參考之用,惟此處未能錄及序跋,乃是由於原書序文過於冗長,故刪去不錄,並非缺乏序跋所致,也提閱讀者,若需要檢視原書資料,仍有序跋可供參考,也藉以表明未收序跋的原因。

在著錄的內容上,亦能說明著錄與否的標準,如:《經義考》卷二七七,晏嬰《晏子春秋》、案語云:

諸家《春秋》不盡擬經,然既託其名,不容不錄,若萬立方之《韻 語陽秋》、崔銑之《文苑春秋》,緣附不倫,斯去之 並 45 。 「擬經」之日,乃是收錄仿經的撰著,此處案語指出《韻語陽秋》、《又苑春秋》

証143 参考証9,卷二六七,頁4。

註1441 參考註9、泰二五七、頁5。

註 145 参考註 9、各二七七、頁 1。

· 書, 删去不錄於「擬經」目中, 主要的原因是內容不符所致。 之《經義考》卷 元, 魏伯陽《周易參司契》下「案語」云:

《参问契》本道家之言,不當列於經義,然朱子嘗爲之注,且謂「無害於《易》,故附執乙。是書講家注解頗眾,則概略而不記也 # 146 。 竹垞以《參问契》本道家之言,本不當置於「易類」,但由於朱熹曾撰《參问契考異》,也以此書「無害於《易》」,故將此書附載於「易類」。過去簿錄學家,皆將《參同契》之書,置入子部,或入「道家類」,或入「神懼類」,或入「五行類」、註147 ,皆不曾列入「易類」,竹垞由於朱熹之故,將其選入「易類」,但卻未收其他社本,惟恐讀者不知其選錄的標準,乃於案語說明之。此類的案語,不僅能得知其建錄標準,也能得知其分類的概念。綜合上述所論,竹垞於案語中,說明選錄的標準,使讀者能得知其編纂的觀念,尤其對於著錄與否的說明,更可提供我們研究其分類的觀念,藉由其說明的要點,使我們可以掌握。此出例的情況,而不致於產生誤判的情況。

十五、闡述學風轉移

竹垞對於學風轉移的情况,亦有其觀察的心得。在案語之中,每有涉及學風轉移的情形,如《經義考》卷 四〇,梁武帝《五經講疏》下云:

六代之主,篤好儒術、莫如梁武立士林館、躬御國子講肄,五經皆有講説。何佟之、嚴植之、賀瑒、明山賓等覆辻制旨。朱异、賀琛、孔子私等遞相講連經義,多至二百餘卷,然自问泰捨身,而後所臨幸者, 同泰、重雲、愛敬、開善、善賢等寺,所開說者,厚槃、般若、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竺乾之典日密,周孔之古日竦。此孟子所云:「下喬木,而入幽谷者也。」 1148

學術風尚,歷代皆有轉移,六朝之主,多能篤好傳術,是以帶動經籍的研習,不獨學者撰述經義,皇帝亦能親自講說義理,是以儒術暢行天下,蔚爲時代風尚。惟迄梁武帝於同泰寺捨身之後,學風由儒學轉爲釋家,昔日臨幸國子監講說經義,乃轉爲至司泰、重雲、愛敬、開善、善覺等寺,開講涅槃、般若、大品、淨名、

[「]旺 146 參考証 9· 卷九· 頁 7。

至 147 《郡齊讀書志》、《文獻语考·經籍考》將其置入「神仙類」、《舊唐書·經籍志》、 《新唐書·藝文志》置入「五行類」、入《新唐志》將希選《參问契》置入「道家 類」。

[「]誰、48 参考証9、卷二四 、頁3、

「慧諸經,竹垞於短知。 段案語中,即能關述學風轉移的情況,可謂言簡意該, 充份表達學術變動的現象。

乂《經義考》卷二三九,鄭玄《六藝論》條下案語云:

西漢學士大都專治一經,聚經者自韓嬰、申培、后蒼、孟卿、膠東庸生、瑕邱江翁而外、蓋寥寥也。至東漢而兼者斬多,鄭康成出,凡《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無不爲之注釋、而又六藝士政有論,《毛詩》有語、倚給有議,許慎《五經異議》有殿,臨孝存《周禮》有難,何休之墨宁、膏肓、廢疾,或發、或鍼、或起,可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大有功於經學者 至144

短短一段案語,將西漢、東漢學者治經的差異,表達的十分清楚。西漢學者人都專治一經,許多學者都將畢生心力,投注在一部經書的研究。至東漢開始,學者 治經的風尚,已有所改變,學者多能兼治眾經,是以在經義的闡釋上,能較以往 改進,這種學風的改變,使得經學的研究,能邁可新的層次,有利於經學的發展。

人《經義考》卷一五六,可馬光《人學廣義》下案語云:「取〈大學〉於《戴記》,講說而專行之,實自溫公始。 註 150 。自《小戴禮記》盛行於世,其《大戴禮記》久不受到重視,自司馬光《人學廣義》開始,始強調《人戴禮記》的重要,乃取其說以五論,遂造成一胺流行之風,遂有「十四經」之名。 151 ,這種學風的轉變,使得《人戴禮記》的探述,乃有復活的傾向。清代學者主張兼采《大、小戴禮記》的內容,竹坨亦不例外,在《經義考》「禮記」一目中,人抵能兼顧大、小戴《禮記》的資料,其觀念十分的正確。若溯及此 風潮的開始,則司馬光的貢獻,亦不容輕忽,是以竹坨在於案語之中,特別標明其對於學風的影響,藉以提醒讀者能重視其中的轉變,質承自司馬光的提倡所致。

十六、匡正前賢訛誤

《經義考》輯錄的解題,當能提供讀者治經的參考。前賢考打經學問題之時,或有謬失之處,竹垞則於案語中,其正前賢論點的錯誤,可以提高全書的參考價值 例如:《經義考》卷 : ,孔穎達《儀禮王義》下案語云:

孔氏不聞冇《儀禮正義》、《唐》、《宋志》俱無,《授經圖》獨著之,

II 149 參考註 9,卷二三九,頁 10。

註150 參考註9,卷一五六,頁10

a 151 參考註 56·卷·三 寄禮部韓尚書書〉·頁 414。

恩記憶之誤也,其載孔氏《周禮王義》亦然 [33 152 ° 竹坨據《唐書》、《宋志》未曾著錄孔穎達《儀禮正義》,乃定其說誤出《授經圖》。 今查諸書目所載,確實未見孔氏撰有《儀禮正義》、《周禮正義》「書,是以竹垞 所疑之事,有其參考的價值。

又《經義考》卷一一,田傷之《儀禮社》條下案語云:

陸氏《釋又序錄》載注解傳述人,於《儀禮》有鄭康成注,此外, 馬融、王肅、孔倫、陳餘、裝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儁之、劉道板、 周續之凡十家,云自馬融以下,並任《喪服》。考《隋經籍志》,十家之 中,惟載王肅《儀禮注》十七卷,其餘未嘗有全書注也。《舊唐書·經籍 志》於馬融《喪服紀》下云:又一卷鄭玄注,又一卷東往注,又一卷東 銓注,又二卷縣超宗注,又二卷田僧紹注,亦未載諸家有全書注。至《新 唐書·藝文志》始載袁集注《儀禮》一卷、孔倫注一卷、陳銓注一卷、 蔡超宗注二卷、田僧紹注二卷,並不著其注《喪服》,則淚以《喪服注》 爲《儀禮》全書注也。下至鄭氏《通志略》,既於《儀禮》全書注載袁準、 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姓名,而又於《喪股傳注》五家復出,由 是两亭王孫《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沿其誤,今未敢遽冊去,仍兩 數之,而辨其非是,當以陸氏《序錄》爲正也 每153。

據此,辨明馬融、陳銓諸人,原本僅往《喪服》部份,非注全部《儀禮》,至《新唐志》起,始以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諸人,注解《儀禮》書;及至鄭樵《通志》,更變成同時注解《儀禮注》、《喪服傳注》書,皆沿《新唐志》之誤者也。其後,朱西亭《授經圖》、焦茲《經籍志》書目,皆承繼鄭樵《通志》之误。竹垞審明歷來目錄的記載,得知田氏諸人未曾計解《儀禮》,但由於前目載之,故仍兩存之,惟恐遺誤後學,是以在案語之中,辨明其非是,並以陸氏《序錄》爲是,其說頗有見地,可供參考。

十七、論定文字音讀

竹垞在案語中,亦嘗試審議文字的句讀,如《經義考》卷一四○,雷肅之《禮 記義疏》下案語云:

雷氏《義疏》:《樂記》「治世之民安以樂」,讀至「安」絕句,「以

[、]狂152, 參考註9,卷一三一,頁5

[[]註 153 参考註 9、恭一三一,頁 2~3。

樂。二字爲句 至1541。

據此,竹垞曾嘗試論定文字的句讀,古書本無句讀,學者隨文圈點,是以標點的不可,會影響音義的解讀,其於案語中說明己見,可供參考之用。

除了文字的斷句之外,也兼及文字的音讀,如《經義考》卷一四〇,范宣《禮記音》下案語云:「《釋文》詮《爾雅注》「蝗」字,引范宣《禮記音》:『音橫』」 記 155 。「蝗」、「橫」 二字,今日讀音不司,但范宣《禮記音》既標此 二字司音,可供查索管代方音的參考。

竹垞相當重視文字的句讀,對於字句的參差,每有校勘之舉。因此,在《經義考》中,常可見有關文字句讀的審議,則其考訂的成果,每有參考的價值。文字的音讀,若不能審愼議定,則往往會使研究成果有誤,故其每遇音讀的差異,則一一標明,使讀者得以明其異同。

《經義考》的體例豐膽, 著錄洋盡,這些體例的形成,係受到當代學術的影響。洪湛侯在《文獻學》中,指出目錄體例的形成,乃是累積前人的經驗,不斷改進所致,茲錄其說,以爲論證:

古典目錄書體例的形成,凝聚了歷代目錄學家在工作實踐中積累的 實實經驗,足資借鑒。隨著科學、文化和圖書事業的發展,圖書門類和 數量飛速增長,我們决不能滿足前人已有的成號停步不前,我們應該在 巴有的基礎上,繼續創制和改進目錄體制的基本結構,使之爲新時代的 科學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圖書資料 a 156 。

古代日錄體例的形成,係歷經長久的修正,不斷的累積經驗所致,但何種編排體例,是較符合目前學界的需要,則學者仍不斷嘗試各類的蓄錄方式。基本上,日錄編纂的體制,係要求能提供更完整、詳盡的資料,是以隨著記錄的事項,不斷的翻新演變,則所要提供的資料,將隨時更正。因此,最好的著錄體例,亦將隨時間的演變,且能不斷的改進,當我們檢視舊有的編輯體例時,亦應不斷思考如何成爲己用,使目錄的功用,能確實發揮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學術價值。

竹坨在編纂《經義考》之時,其中的體例創制,或參詳前代書目,致使體例多方,未能一致,此乃融合未盡之故。除此之外,在整體體例的安排,竹垞勇於創新體例,使其目錄的編纂,能隨著時代的演進,與學術的需要,逐漸改變既有的體例,使其能符合專科書目的使用需要,這種創新的見解,也深受其後專科書

驻154、参考註9、卷一四个、頁3。

註155 参考註9、卷一四 、頁2。

注 156) 參考許 35, 頁 108。

日編纂者所襲用。因此,若從體例的一致性來看,則竹定的體例安排,或有失當 之處,但其對後世專科書目的影響與啓示,卻是無庸置疑的事。整體而論,竹坨 在體例的安排上,雖未能達成完整一致,此乃受限於著錄甚多,且來源複雜,而 難於整編所致,此乃勢所必然,故雖有小庇,卻未足以輕議其失。當我們檢視竹 定的編輯體例時,不禁讓人感受其許多的體例要點,卻深受到後來《四庫提要》 纂躬者的青睞,也深刻影響到其後專科書目的編纂體例,而竹垞身處清初時期, 即能有此成就,實不得不讓人佩服其學術的表現。

第八章 《經義考》的分類

中國目錄發展的特點,乃是隨著學術的內涵及其數量的變化,來調整其中的 類目,以便達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效。明清之際,書目的發展,業 已邁向成熟的階段,九其對於分類、體例的觀念,業已逐漸成型。孫永如在《明 清書目研究》中指出:

明清書目的發展狀况是空前的,明清書目事業的成就也是巨大的。 在目錄之學蔚然興起的社會氛圍之下,經過許多學者的不懈努力和探索,明清書日在那類設置、著錄體例與學術內容的開拓等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代的顯著成就 at .。

明清之際,學者逐漸修正舊目的缺失,使得書日編纂的觀念,可以突破舊有的樊籬,能有新的創制。在眾多改變之中,尤以分類的概念,能勇於突破舊有的窠臼, 重新調整類目,使其符合學術的內涵,最能反映且學術的變化。隨著目錄觀念的 改變,書目收錄的內容,但開始產生質變,加以分科日細,是以專科書目快速竄起,甚至更發展工特種書目,以符合時代的轉變,間接帶動書目的更張與發展。

明倩之際,目錄發展漸趨定型,尤其是分類類目的改變,更能傳達學術的變遷,使我們得以觀察其中的變化,並尋繹學術發展的軌跡。周彥文在《中國目錄學理論》中指出:

部類會產生質變的現象,往往是因爲有學術門類新興或衰落,或是 舊有的學術門類發生了內在變化所造成的、at 2 。

_述的見解,適足以反映出中國書目的特點,若能透過分類型式的變化,將能有助於查考學術的興衰流變,足以分類的研究,也就成爲書目研究的重點要項。明、

豆.1 孫永如 《明清書日研究》, 合肥: 黃山書社,1993年7月1,頁17。 [註 21 周彦文:《中國目錄學理論》 台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84年9月, 頁162。

倩之際,經學的發展,業已形成完整的體系,也爲經學書目的發展,提供有利的 契機。《經義考》的出現,上代表著經學研究的發展,已經邁向嶄新的階段,顯示 出經籍受到重視的程度。由於此書收錄眾多的經籍,使得該書在類目的安排上, 更能客觀的加以歸併,以符合學術的變遷,故擁有全新的分類理念,且有完富的 分類體系。本章擬就《經義考》的分類方式,提出 番考察,並且分析類目的內 涵,及其分類觀念的轉化,以期能認識到竹坨分類的原則及其特點。

第一節 分類的義例

一位優秀的目錄學者,對於書目類目的安排,必定費盡心思,著意安排,以期能符合學術的變遷。若分類的類目,僅能承襲前目,卻不思改變,則不僅無法符合使用的需要,也難以提昇書目的價值。當我們檢視《經義考》之時,即可發現其編纂的理念,雖有承自前目,但間有創新,也影響到其後專科書目的發展。下文即嘗試分析竹垞分類的義例,藉以窺知竹垞對於編目的方式:

一、分類方式,依據學術性質歸併

竹坨分類的原則,乃是依據學術體系加以分類,故在類目的安排上,頗能符合學術的特性,是以隱含分類的法則,能形成完善的體系。觀其分類的類目,共分成下列諸項:御製、敕撰、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通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群經、四書、逸經、毖緯、擬經、承師、宣講、「臺學」、「五學」、「家學」、「自序」乃是有目無丈,缺而弗錄,證明此書前非定稿之作,實爲可惜。

竹垞在類目安排上,雖能依據前目爲基礎,但非全然承襲前目,例如:傳統 書目的分類法則,多依據典籍爲著錄的內容,然竹垞除典籍的著錄之外,也能兼 及相關的工題,故在類目之中,亦有未能著錄任何典籍,如「逸經」、「鏤板」諸 類屬之,此種分類的概念,與傳統日錄分類法則,稍有差異。其次,傳統書目的 分類方式,係以典籍存在多寡來歸併類目,例如:「樂類」、「讖緯」等目,由於流 通較少,或已佚大久矣,故罕見書目專了類目収之,然竹垞卻能審視性質,酌立 類目以繫之。

竹垞在類目的安排上,能跳脫前目的限制,以學術體系爲考量,是以產生許 多新的類目,以符合其編纂的需要,這種歸併的方式,對於後世專科書目的編纂, 產生若干的啓示作用。此外,竹坨對於分類的最大創獲,乃在於擴大經學的範圍,使原先因爲「體裁」的標準,歸入其他史部、子部、集部的與籍,都能回歸經部的範疇,徹底解決「崇質」、「依體」的分類歧見,對於拓展經學的內容,有許多實質的幫助。當我們在檢視《經義考》的內容時,不應該以傳統經部的範疇,來衡量其內容,否則易產生陶閱之感。

1、類目排列, 尊崇占文經學次第

竹垞在類目次第的安排上,尊崇古經類目的次第,其六經次第,乃是依據《易》、《書》、《詩》、《禮》、《樂》、《春秋》,這種次第,正是古文經學的次序,毛奇齡在《經義考》(毛奇齡序)中指出:「占經六:《易》、《書》、《詩》、《禮》、《樂》、《春秋》,見于《經解》」。 3。從《漢志》以來,《易》、《書》、《詩》、《禮》、《樂》、《春秋》的排列方式,即被視同古文家的排列方式,其後《經典釋文》、《隋志》、《舊唐玉》、《新唐志》等書目,也都依循此例,竹垞對於漢學古經十分重視,基於這種認知、,其類目的排列,仍能尊崇古經的次第,依序排列,這種安排的方式,可以看出其治經的特色,有著崇尚占經的特點。

明末清初之際,一般學者較盛行宋明理學,對於占經的價值,較爲輕忽,針 對這種情況,竹定亦能提出個人的見解,《經義考》卷二九七案語云:

漢之經師用力勤而副義艱,有功於經大矣。而又兢兢各守其師說, 遇又有錯互,一字一句不敢移易,其尊經也至,莫有侮聖人之言者,下 心以揆之,漢人亦何罪之有?乃宋人之論,謂《詩》因《序》而亡,經 因窮而絕,至以訓詁之害等于秦火之繙,毋乃過與? #4

基於對漢學占經的重視,故其在分類的次第上,也依循占經爲次。此外,在「論語」、「孝經」類目的安排,《隋志》将「孝經」的類目,置於「論語」之前,但《經義考》卻恰與相反。喬衍琯先生在〈論經部的分類〉之中,論及二書的重要性:

《孝經、論語》同爲傳、記。這從先秦用以書寫的簡策長度,便可看出: 五經簡長二尺四寸,孝經一尺二寸,而《論語》祗有八寸長。古代一尺,約合台尺七寸,大約五經長六十公分,在如今是很罕見特長的書了。而論語祗有二十公分,約相當三十二開本,屬「短書」《孝經》

[[]註 3] 朱彝尊 《經義考》,《台北·臺灣中華書局據楊州馬氏宛本影印,民國 68 年 2 月台 二版》 毛奇龄序 , 頁 1 c

註 4 門前註,卷二九七、頁 17

則約長二十公分,約是十二開本的長度。而當時書的長短,是與其受重視的程度成比例的。所以《孝經》的重要性在《論語》之上 = 151。

從簡策的長短,來看典籍受重視的見解,僅能提供參考,但並非絕對的定論,我們從歷來出一的簡策中發現,簡策的長短,本無定制,此說見於查啓森《介紹有關書史研究的新發現與新觀點》中,該文歷舉武威《儀禮》漢簡、睡克地十一號秦墓法律條之竹簡,與山東銀山漢簡、河南信陽的戰國楚簡、湖北隨縣擂鼓墩一號墓的曾侯乙的遺策等等,以說明「簡策長短無定制」。16 ,這種說法,似乎已能確證無疑,從而推翻于國維先生利用文獻考察的幾項論點(計)。簡策既然沒有定制,或是因爲不同時空狀態下,簡策的長短會有所改變,並非純爲定制。因此,喬衍珀先生以簡牘長短來考察受重視的程度,實有商榷的餘地。雖然不能單純就與藉簡策的長短,來判斷書籍受重視的程度,但「孝經」、「論語」類目次第的更換,可以代表著兩種不可的編輯理念。對於這種次第的變化,胡楚生先生曾有一段說明如下:

《漢志》以「論語」次於「春秋」之後,又以「孝經」次於「論語」 之後,阮孝緒《七錄》因之,及至《隋志》,乃移「孝經」改置「論語」 之前,蓋以孔子行在《孝經》,爲曾子言之,自爲一家之學,而《論語》 雖出門下弟子,不純出於聖人之手也,自《隋志》以下,各代志書,多 從此義,不復再爲改置矣。 証》

如據胡氏所論,兩目次第先後之異,在於「孔子行在《孝經》,爲曾子言之,曰爲一家之學,而《論語》雜出門下弟子,不純出於聖人之手也」,故類目安排的差異,實可看出其中取擇的標準,亦有不可,故其說可供參考之用。其次,我們從書目發展史上,大抵如胡氏所論「各代志書,多從此義」,然其所論,「不復再爲改置矣」,則僅限於上史,藝文志的部份,並非所有書目,皆從此種排列的方式。例如《隋志》之後的書目,大抵均從《隋志》之日,如《舊唐志》、《新唐志》、《景文總日》、《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世善堂書目》、《國史經籍志》、《明史藝文志》等等,均從《隋志》之例,將「孝經」之目,置於「論語」之前,然《文

[、]証 51 喬訂珀: 論經部的分類,台北 《國工中央圖書館館刊》,民國 83 年 6 月,新 27 表 1 期, 頁 65

註 7) 參考王國維 (簡牘檢署考 一定,該又載於《王靜安先生遺書》之中,其中主要 論點,係關於簡策定先的見解。

主 81 胡楚生 《中國日錄學》, 台北 又史哲出版社,民國 84年 9月 ,負 117 ~

獻通考·經籍考》、《百川書志》則從《漢志》、《七錄》之例。從《隋志》變更「孝經」「論語」順序之後,似乎大多數的書目都採取《隋志》方式排列,唯《經義考》則從《漢志》、《七錄》、《文獻通考·經籍考》、《白川書志》之例,是以究竟何者排列方式較好,迄今尚無定論,僅代表著二種不同觀念的分類法則。

在其他新增的類目中,能依其時代先後順序,依次排列。《曝書亭集》卷四十, 〈水村琴趣序〉指出:

竹坨類目的排列,正好是先「刊石」,次「書壁」,其次「鏤板」,至於「擬經」、「承師」類,則如於發展較早,其概念的形成,大約在西漢即已完備,故列於「刊石」之前,「著錄」、「通說」由於收錄較遲,則列於「鏤板」之下,這種排列的次第,均隱含時代的先後排列,實有其可取之處。

:、典籍偏少,附入性質相近之類

四、先列本經,其後附以單篇之作

竹尾分類的安排工,往往將經籍裁篇而出,以入於各類,使其符合分類的法

[「]註 4] 朱彝尊:《曝蓍亭集》, 台北·世界書局,民國 78 年年 4 月 丹版 , 卷四十, 水村 參越序 , 頁 490 °

^{# 10} 參考証 3, 負 8。

註11、參考註3,卷一八八,頁11。

註 12 《論》、《孟》並列的典籍、僅有二部、一部是楊泰之《論語孟子類》 參考註 3、卷二一八·頁 6。 、另一部是孫繪《拙齋論孟訊》(參考註 3、卷二一九·頁 2。 。 竹垞皆将其列人「論語類」。

則。例如:《經義考》卷十七,陳襄《易講義》二卷 註 3 ,乃是轉錄《古靈先生集》的部份內容,此屬於裁篇而出的例證。竹垞相當推崇別裁之法的運用,《經義考》二九四引竹垞案語一則云:

系州高氏《百川書志》、連江陳氏《一寶書日》、山陰祁氏《澹生 堂藏書 日》、周藩西亭宗正《聚樂堂藝文目錄》皆詳列篇卷、姓名, 而祁氏於「類書」「說部」「文集」中,遇有經解,悉行列出,差足法 也。 14 °

綜合 _述所論, 竹垞在類目的安排 _ , 不因襲舊法, 能以學術體系爲考量的重點, 使得類目的安排上, 能較從前更加彈性。後世專科書目的分類方式, 多能受其啓發, 使得分類類目的安排, 能依據實際需要區分類目, 進 步達到「辦章學術」的要求, 則其分類的概念, 確有值得信鏡之處。

第二節 類目的闡釋

《經義考》著錄八四四三部,合計五 九五卷的經籍,如要依據典籍的內涵,來調整類目的安排,則絕非綜合書目的分類方式,所能涵攝得盡,故在類目的安排上,勢將面臨新的變革。竹垞的分類方式,除了承繼前代書目之外,還能自創類目,是以能奠定完整的經學體系,其中頗有值得借鏡之處,惜其屬稿未成,隨即身亡,加以並無類目小序,藉以說明其分類的旨趣,也未能提出卷數、專著的總計,使讀者無從瞭解其分類的觀念,及其收錄的數量,殊爲可惜。

當我們想透過分類的變化,來明瞭學術的變遷時,勢先瞭解其類目的內涵。 周彥文在《中國目錄學理論》指出:

當我們在藉分類以明學術時,若不先釐清其閒的不同,則必會使學術系紙產生誤差 # 15]。

除此之外,透過類目的變化,可以看出目錄學者的觀念轉換。周彥文《中國目錄 學理論》中指出:

計13 参考註3、卷十七、負9

註14 參考証3、恭二九四、頁7。

^{*}a# 15 參考註 2 · 頁 162 «

所謂部類的質變,意指同一名稱的部或類,因時代的演變或編目者的認定差異,以致使該部或類的內在意義有所轉變的現象 至 6 。 類目的轉變,往往會隨時代的演變而改變 編目者的分類概念,更決定其書目是否能反映學兩的變遷,進而達到「辨章學術」的作用,是以考察目錄類目的差異,往往成爲目錄學研究的要項。中國占代的目錄學家,往往能透過分類的概念,來傳達各項的學術訊息,是以富有研究的價值。

《經義考》的類目安排,已與竹垞當目所述的內容、次第,有所差異、由於 其身前僅「自刊五經,有單行本」 al 171,未能刊及其他諸經,其後由馬曰琯等 人補刻全帙,但是否在刊印之時,曾經調整類目次第,今已不得確知。由於竹垞 未錄有類序,藉以說明其各類目的安排,今重新釐測各類目的內容如下,藉以補 錄其未能言明的缺憾:

一、御汁、敕撰 - 卷

《經義考》共著錄五部御任、敕撰之書,合計一五八卷。全部的御任、敕撰之書,均係清朝帝王的作品,在存佚的考察上,列入「存」籍的判定。毛奇齡《經義考・序》云:「敕撰一卷,尊王也。」 ans ,可見「御社」、「敕撰」之書,獨立成目,並置於通篇之首,乃是因爲「尊王」的緣故。此種分類的方式,首見於《國史經籍志》,傳榮賢在《中國古代圖書分類學》中指出:

無該《國史經籍志》於經史子集四部之前首設「制書」大類,專收帝王之作。其序云·「今之所錄,亦準勖例,以當代見存之書,統於四部,而御制諸書則冠其首焉。」《工淵閣書目》首列「國朝」類,收錄明代御集、軟撰、政書、質錄等書。《工東藏書日》也以制書獨工一類。作者陸深在《序》內中說、「聖作物睹,一代彰矣,宜聖從周,遵一統故也 特爲一錄,以次宸章令甲,示不敢廣云,目爲集書」。《玩易樓藏書目》:「首重王言,故一曰制」。《蓋竹堂書目》「先之以制,尊朝廷也。章學誠《論修史籍考要略》也提出「制書宜尊」、「禁例宜明」的主張。《四庫總目》凡例、說御告書「各從門目,弁於國朝著述之前」……制書類的設置及其在分類日錄中的一貫前置的排序,其人倫隱含,是不彰白顯的 點19 ~

II.10 參考註 2·頁 69

註17, 邵懿辰等撰:《增訂四庫簡明月錄標注》台北 世界書局民國 66 年 8 月 , 頁 357。 註18 參考註 3 · 毛奇齡序〉, 頁 1 。

[「]旺19 傅榮賢·《中國古代圖書分類學研究》··台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 88 年 8 月 , 頁 130 °

傳氏對於「制書」類目的相關考訂,可謂詳盡矣。《經義考》將「御主」、「敕撰」 之書,置於通篇之首,以繫清帝經籍之作。惟此目所加,或非竹垞本意,我們從 「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補編》中的相關說明,即可窺知竹垞稿本的原貌:

《經義考》 殘 存十册 北圖 釣本

清朱彝尊撰。按此爲最初稿本,較刻本羨數倍。卷一始《連山》,與刻本始「御撰」者絕異 12 20 。

據此,可知其在纂輯之初,並未設有「御注」「敕撰」之目、在《曝書字集》卷一十一《寄禮部韓尚書書》一文中,亦僅論及「四經之目,並論及其餘諸目,卻未論及「御注」、「敕撰」之目,是以「目所加,恐非竹垞本意,然何以會出現二目,則實難確知其語情。若據稿本的內容,並參以《曝書字集》的資料,則竹垞未曾,明撰有一目,且稿本亦起曰「易類」、未聞有「御注」、「敕撰」二目,是否確爲竹垞晚年改作,猶未可知,且「目爲通篇之首,亦與古目不合。此一作法,乃承自楊十奇《文淵閣書目》的「國朝」類;其後張萱等人撰《內閣藏書目錄》,則錄有「聖制」、「典制」、列於經部之前;焦竑《國史經籍志》有「制書」類目、葉盛《菉竹堂書目》有「聖制(官書)」類、梅鷟《明南雍經籍考》則有「官書」、「制書」之目,均列在經部之前,此種分類的方式,雖流通於明未清初之際,但終非善法。

请高字乾隆皇帝在編纂《四庫全書》之時,即有館臣議論以御注之書,實於 通篇之首,藉以尊崇皇室。乾隆於《四庫全書總目,卷首》批語即言及此點:

飲定諸書列於各代之前,雖爲纂修諸臣尊崇本朝起見,而於編排體 伤,究屬未協,況經、史、子、集各部內尚有前代帝王論著,以本朝欽 定各書冠之,亦未有合。在編輯諸臣,自不敢輕議及此。取則筆礼權衡, 務求精當,使綱舉且張,體裁醇備,足爲萬世去制,即後之好爲論辨者, 亦無從置議,方爲盡善。所有《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各部,俱瑕 各按撰述人代先後,依次編纂,至我朝欽定各書,仍各按門目分冠本朝 著錄諸家之上,則體例,精嚴,而名義亦秩然不紊,稱朕折衷詳眞之至意, 將此諭令館臣遵岷辦理 至21 。

乾隆皇帝此則詔論,正說明當時纂輯諸臣,欲將欽定之書置於通篇之百的作法。 乾隆皇帝裁定,不予施行,乃遵行占法,將其列於該朝之首,故此法後不爲簿錄學家取法,顯見乾隆皇帝對於目錄學的觀念,實有正確的認識。

紅20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補編》,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12月,負155。 22 清 水路等撰:《四庫全書總日》, 卷首, 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0月, 頁6。

1、易 セナ巻

在《易》籍的收錄 ,竹垞主張「不當專主爲卜筮之書」 由 22. ,在這種觀念之下,使其「易類」的歸屬,將打破重視「卜筮」之書的迷思,故其著錄的內容,僅收錄少數的「蓍書」,各略去全部的「龜書」,同時爲求擴大著錄內容,將傳統置入「山筮」、「五行」、「神仙」、「儒家」諸類的易學典籍,也收入「易類」的範疇,究其作法,已與傳統書目有所不同。竹垞在易類典籍的收錄上,顯然有擴大收錄的現象,其將原先散置在了部的「「瑜」、「五行」、「神仙」等類的典籍,提昇至經部,此舉引起全祖望《讀易別錄》的糾正,其補入 十七種「蓍書」;另加入四十七種「龜書」,且將較爲含混的易學典籍,加以整理分類,雖有過於瑣碎的弊病,但也能看出竹垞在易類與籍方面,有收錄過於複雜的情況。

: 本書 二十六卷

《經義考》著錄七九〇部書經類典籍,合計 [五]六卷。

在存依的考察上,竹坨所錄「書類」的著錄中,在七九二部典籍中,共佚失三百一十八部典籍;判爲存籍者,僅佔三百一一部,可知「尚書類」典籍佚失情況,十分嚴重一人其中判爲未見者,亦多達三百五十六部,則其數量稍嫌偏多,有值得重新審議之處。若以卷數而計,則未見之籍,雖多達三百餘部,但其數量卻僅爲六百二十五卷,較之佚籍一千七百二十一卷,以及存籍一千一百七十五卷而言,則其平均卷帙有偏少的情事。

在「書類」典籍的著錄 ,有擴入收錄內容的現象,竹垞在「書類」典籍方面,收錄《通考》置入「雜史」、「章奏」的 部撰著,其中《汲冢周書》一書,或以爲孔子刪《書》所餘者,故將其繫於「書類」,惟據陳振係之言,則其書文體與古文不類,或係戰國後人做效爲之,是以若據竹垞分類的慣例,此書不當列於「書類」,反應置入「擬經類」,是則可以觀察到竹垞的分類成果,或有所失,故有待重新釐上者也。又倪思《昆命元龜說》一書,竹垞列入「書類」,此乃依其本

江22 參考註 9、卷七八、〈儒學訓學倪君墓誌銘 ,頁 884。

質而分;然而,《直齋》、《通考》皆將此書置入「集部・章奏類」。23 ,是據其體裁而分,二者判別的差異,乃在「崇質」、「依體」的差別所致。據竹垞《經義考》卷九十二,倪思《昆命元龜說》卜錄及「葉紹翁」、「周密」之語,可以得之「昆命元龜」之語,乃是出自《尚書·人禹謨篇》,是以竹垞乃將其列入「書類」,然其表現的方式,乃是屬於倪思上奏之疏,是以《直齋》、《通考》將其列入章奏類者,乃從其體裁所致,者各有立場,故雖有異同,但卻未能說明何者爲誤。

就分類的觀念而論,大凡有「尚書」之名者,審其內容,若與傳統《尚書》有關者,則列入「書類」,但另有一些石經類的典籍,則列入「刊石類」,如《經義考》卷二八七有蔡邕《漢一字石經句書》 註 24 ,故列入「七石,類中,合於分類的通則。又凡有續僞之籍者,則列入「擬經」類,以其書非原《書經》之故,爲後世模擬之作,故宜列入「擬經」類,以示區別,如孔衍《後漢尚書》、《後魏尚書》者,均列入「擬經」類 計25 。至於有關尚書的緯書,則列入「毖緯」,以示區別,如《尚書緯》者屬之 計 26 一整體而言,竹垞在「書類」典籍的著錄中,由於所述主題相當明確,除去少數有關尚書緯列入「毖緯」;「石經」列入「刊石」;續、僞之籍列入「擬經類」之外,其餘諸項,皆符合其分類的通則,且縱使列入「毖緯」、「石經」、「刊石」一類的典籍,亦符合各類的分類法則,是以竹垞較能掌握「書類」的分類特點。

四、詩 二十二卷

《經義考》著錄片 七部詩經類典籍,合計四四三九卷。《詩經》的相關作品 中,亦已佚籍爲多,信一百一十二部,總計一千一百一十九卷,其佚失數量頗爲 驚人,故存籍僅佔一百六十九部,但卷數合計一千四百六一五卷,可見存籍之中, 任均卷帙較多,至於篇卷較少的著作,則易於而失。

在類目的沿革上,「詩經」類並無太大的改變。在分類觀點上,僅有《經義考》 卷二白,錄有端本賜《詩傳僞本》。計 27 、申培《詩說僞本》 (計 28. 〔書,其中

註 231 陳振孫 《直齋書錄解題》, 京都 中文出版社影武英殿聚珍版原本,1984年5月 再版 ,卷二二,頁755。又馬滿臨 《工獻通考·經籍考》,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出版社,1985年6月一版一刷 ,卷七四,頁1754 著錄。

^{# 24} 參考註3、卷二八七、頁1。

āt 25、《後漢尚書》、《後魏尚書》俱出自朱彝尊:《經義考》卷二七二,頁2,置入「擬經額」。

註261參考註3、卷二六五、頁10

註27 參考註3、卷一百、頁1。

雖是「偽本」、但非模擬正經、故不將其置入「擬經」類、其論點頗有參考之處。

五、周禮 十卷

《經義考》著錄 二二部周禮類典籍,合計 一卷,其中有關亡佚的判定,高達九四部,合四五 卷,其佚天的數量,亦頗爲驚人;其存籍的判定,僅估七七部,但卷數合計則有五六 卷,可見保留的典籍中,仍以較人卷帙的典籍為主,惟到爲「未見」者,則多達五八部,總計卷數二八六卷,顯見竹坨在加入「未見」、「闕」二項的判定之後,其改變較大的判定,則是以「未見」爲主。可樣的情形,亦出現在其他類目上,故其在「未見」的判定上,值得我們多加注意。

在類目趣稱上,有關經部、禮類的典籍、前賢皆以「禮類」繫之,不另區隔成目,惟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將其區隔爲「周禮類」、「儀禮類」、「禮書」等一日,分類較前目細緻。及至竹垞開始,更將傳統經部、禮類的典籍、區隔爲「周禮」、「儀禮」、「禮記」、「通禮」等四類,分類雖頗細緻,但易致混淆,如:書名涉有「禮經」之名者,或置於「周禮類」,如余復《禮經類說》「ఓ 291;或置於「儀禮類」,如:周昌《禮經纂要》 註 30 ;或置入「禮記類」,如:黃克《禮經博約》 註 31 ;或置入「通禮」,如萬若水《一禮經傳測》 註 32 等等。此外,甚至有同書異類的缺失,如王方慶《禮經正義》一書,竹垞分見於「儀禮類」 註 32 、「禮記類」 註 34 、「類、諸如此類、皆有去取難定的困擾。

在類目次第上,諸家書目對於禮書的排列,亦有所不同,例如:《通考》將其置於「詩類」典籍之前,顯然有意提昇禮書的地位,與傳統置於「詩類」之末的 作法,稍有不同;《國史經籍志》、《萬卷堂書目》、《澹生堂書目》均將「禮類」典 籍置於《春秋》之末,視其中的作法,皆與傳統類目安排不符。

歷來有關「周禮」的分類,往往易於和後世禮書相看,如《通考》經部既分有「禮類」,藉以收錄傳統禮經的撰著,但另有「儀注」 目,收有後代禮儀之類的典籍,原本其分法值得取法,但卻將「儀注」類與籍置入經部,與傳統簿錄不合。歷來如《隋本》、《舊唐志》、《新唐志》等,均將「儀注」類典籍置入史部,

^{±28} 参考註3,卷一百、頁3°

註29、參考註3、卷一二二、頁6。

a 30 参考註 3,卷一三三,頁6。

註: 参考註3,卷一四四,負1

a 32 参考註 3, 卷一八五, 頁 2。

証33 參考註3,泰一三一,負5。

註34 参考註3、卷一四°、頁8人

竹坨亦遵從此法,將有關儀注類的與籍,置之不論,這種作法,顯然較爲合理。 有關其「周禮」的分類,又有「部典籍,名沙「周禮」之名,但卻列人其他類目之中,如《經義考》卷 し四,皮目体《補周禮九夏歌》,列入「擬經」類 ままた; 又有石經二部,列入刊石,如卷 八八,唐玄度《唐國子學石經周禮》 ままる。 卷二八九,孟昶《後蜀石經周禮》 ままた二書,審度其例,皆能確合其目。

六、儀禮 八巻

《經義考》著錄 九部儀禮類典籍,合計 · · · · 卷。

有關「儀禮」類與籍的判定,其中判爲依籍者,凡一四一部、合計七〇二卷, 在部、卷的統計上,均位居「儀禮」類判例的首位,顯見有關此類的典籍,其它 依情况嚴重。至於未見之籍,在部數方面,共有四八部,合計一五九卷,在出現 的比重上,未如其他諸類的判別,顯見其對於儀禮的判定上,較能掌握其存佚。 至於判爲存籍者,則有四七部,一九一卷,判爲關錄者,僅有一部,然其卷數卻 高達五十六卷,實爲奇特的現象,一般而言,凡是列入「闕」典者,往往卷帙不 高,然此處卻多達五十六卷,卻仍有闕與,實爲奇特的現象。

在類目的安排上,除了張 楝《居家儀禮》 計 38 列人「擬經」外,其餘則有 部石經,列入「刊石」類,分別係《漢一字石經儀禮》、《唐國子學石經儀禮》、《後蜀石經儀禮》 種 計 39 · 全於張 · 楝《居家儀禮》,是否該列入「擬經」類,則限於文獻之故,未能確實名出,僅羅列如上,以俟後考,若持竹垞所錄禮書與《通考》所錄「儀注類」相較,則僅有《五服志》、《喪服加減》 書,置入「儀禮類」。然而,《喪服加減》 書,《通考》重出, 置於「儀計類」, 置於「禮類」,故其分類二有差異,顯見此書的性質,具有傳統經部禮書特質,竹垞根據「禮類」,故其分類二有差異,顯見此書的性質,具有傳統經部禮書特質,竹垞根據「禮類」的著錄情形,將此書置入「儀禮類」,是以從此則分類的差異,可以得見《通考》分類錯置的現象。其次,有關《五服志》一書的性質,尚有探討的空間,其書業經《通考》卷十四著錄,其下收錄《是文總目》敘錄如下:

不著撰人名氏。據《江都》、《開元》二禮,參引先儒所論輕重之制,

^{&#}x27;註 35 參考註 3 ,卷二七四,頁 5 。

註36、參考註3、卷二八八、負3个

[「]註 47 參考託 3·卷二八九,頁 1 c

[「]証38 参考註3、卷二七円、頁6。

EE 30) 分別見於朱韓華·《經義考》卷二八七、頁 1、卷二八八、頁 3、卷二八九、頁 1 第三處 a

蓋唐人所編次云、註40。

據此,《通考》置入「儀注類」,似乎並無不當,然竹坨卻據《宋志》所錄,將其置入「儀禮」類,則有矢當之虞。綜合「述所論,竹垞在「儀禮類」典籍」,雖較傳統分類細緻,但對於部份典籍的歸併,仍有待重新釐正

七、禮記 二十五卷

《經義考》著錄八六 部禮記類典籍,合計二八九七卷,

竹垞對於「禮記」類的典籍,主張大、小戴記並治,不偏廢於大戴《禮記》, 其於《曝書亭集》卷七八,〈儒學訓導倪君墓誌銘〉指出:

大、小戴问授《禮》·不當偏廢大戴氏·宜去〈月令,,存 夏小正 ,去 明堂位,,存〈明堂 ·〈投壶〉則參用之。····其持論類與 予合 註41,。

此處竹垞明言其治禮學的主張,乃是不偏廢《大戴禮記》,在《經義考》「禮記」 一目中,大抵能兼顧人、小戴《禮記》的資料,這種觀念十分正確。但其所謂去 〈月令〉、〈明堂位〉,以存〈夏小正〉、〈明堂〉等說法,則在《經義考》中,卻非 如此安排。考《經義考》卷 四九,全卷皆錄〈月今〉相關之書;又卷一五〇中, 則錄有方回《明堂行辨》一書、記 42 ,顯然其雖有廢止〈月令〉、〈月堂位〉的看 法,但仍需牽就歷史的潮流,兩存之。但其從傳授的體系,來觀看大、小戴《禮 記》的歷史地位,應具有同等的價值,這種看法,實有參考之處。

《經義考》將大戴《禮記》的相關典籍,含入「禮記」一目的作法,實有其擴大收錄的作用。竹垞尚能兼收《通考》「經部·經解類」、「經部·小學類」、「史部・時令類」、「了部・雜藝術類」四目之書,雖則例證不多,但仍有值得說明之處。首先,竹毛《經義考》卷四二,收錄游柱《禮記經學》、計417,,然《通考》僅作《經學》,並置入經部・經解類 註44 ,考其內容,係論及《禮記》之書,故應從竹垞之分類也。

又呂祖謙《少儀外傳》一書,該書《通考》將其置入「小學類」,乃是依其作 用而論,《通考》卷一七引「陳振孫」之言,謂其書「雜取經傳嘉言善行,切於立

驻40 參考託23,卷十四,頁356。

af 41, 參考註 9,卷七 1, 儒學訓導倪君墓誌銘,,頁 884。

註42 參考註3,卷一五 ,頁1。

缸43 參考缸3,卷一四二,頁1~

註44 參考註23、卷十二、頁317。

身應世名,皆小學切問之事也。 at 45 ,惟審《直齋》所錄,則將其置入了部,儒家類中,但《通考》所引起作「小學切問之事也」一句,《直齋》卻題作「博學切問之事也」。 at 46 ,故《通考》恐有誤判之失。竹垞則取其「雜取經傳嘉言皆行」之意,並以「少儀」之名,將其置入「禮記」一類,是以在分類的安排」,要較《通考》爰當。

又《通考》「史部・時今類」中,收錄戴德《夏小上傳》一書,竹垞將其置入「禮記」類,明顯有所不同。如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三云:

漢戴德傳,給事中山陰傳崧卿注。此書本在《大戴禮》。鄭康成注《禮運》「夏時」曰:「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後人以《大戴禮》鈔出別行,崧卿以正文與傳相雜,做《左氏》經傳,列正文其前,而附以傳,且爲之注 at 47 。

考上述所論,則知《夏小正傳》,乃是從《大戴禮》中,裁篇而出,正依據其內容記載有關四時之書,並將其置入「時令類」,至於《直齋》、《通考》則皆置入「時令類」,乃是依據其內容的性質而論,然竹坨既未有「史部・時今類」的類目,且《隋書・經籍志》亦將戴德《夏小正》置入「經部、禮類四」 註 48 中,是以竹垞依據《隋志》的分類,將其置入「禮記類」中,此點合於竹垞分類的原則,但其與《通考》之間的分類差異,則在於認知不同所致。

又竹垞《經義考》卷一四七,故錄「官儀《投壺經》一書,將其置入「禮記」類,至於《通考》則將其置入「子部·雜藝術類」中,考《隋志》將此類典籍,置入「子部·兵書類」,而《舊唐志》、《新唐志》、《郡齋》、《通考》諸書,均置入子部·雜藝術類。竹垞則以「投壺」命名之書,係出自《禮記》鄭祎之文,故列入「禮記」類,其說頗與前日不同,但仍合於竹垞分類的原則。

竹垞「禮記」一目的內容,明顯有擴大收錄的現象。尤其將《大戴禮記》及 其單篇之作,收錄進入「禮記」類,使其範圍擴大,有別於以往的收錄內容。此 外,其未將《大學》、《中庸》獨立成目,仍將其歸入「禮記」一類,如穆孔暉《大 學子處》 註49 、應廷育《中庸本義》 計50 等,均列入「禮記類」,這種保留舊

註45, 參考註23, 卷十七, 頁435。

⁽注46 參考註23,卷九,頁581。

建47 参考註 23,卷三,负532。

註 48, 魏徽等撰 《隋書·經籍志》, 台北 洪氏出版社,民國 66年6月初版 ,卷三二, 頁 922 ^

狂491 參考註3。券一五九、頁5。

[、]IE 50 参考註 3 · 卷 - 五五 · 頁 1

法,又間以創新的作法,使其分類的概念,與舊有的觀念,有明顯的差異。如再考察其存佚的判定,則在八六()部的「禮記」典籍中,共有三一九部典籍,判爲「未見」,出於其判爲「未見」之認定標準,在於藏書書目曾著錄其書,但未曾親自日睹者,是以有如此多的「未見」之籍,顯見其在此類典籍的著錄上,多參據前人的書目轉錄,未能逐一覆案原目,致使此類的判例較多,實有之要進行確認。

八、通禮 四卷

《經義考》共著錄 九部通禮類典籍,合計二一四七卷。

所謂「通禮」者,係指「通論「禮之籍」。5. ,竹垞在周禮、儀禮、禮記 者之外,別立「通禮」 日,藉以含括「通論「禮之籍」。劉簡在《中文占籍整 理分類研究》中指出:

通禮——以周禮、儀禮、禮記三書為主體,再引申其理論;至於記 过歷代通行典禮之書,由國家纂輯頒行者,亦多稱爲「通禮」,但多人「史」 而不入經 4 52 °

所謂「通禮」之目,可以含括不同的意義,即「廣記周禮、儀禮、禮記二書爲其 主體,再引申其理論」者,以及「記述歷代通行典禮之書,由國家纂輯頒行者」 二種,至於竹垞所論「通禮」之目,乃是指通論三禮之籍,並非指「記述歷代通 行典禮之書」,則其異同,亦不可不辨。

就典籍存供而論,有多達九 部, 五七〇卷;判爲未見者,則僅有十七部, 一九卷;至於存籍者,亦僅1一部,四五八卷,從此例而論,則有關「通禮」 一類的典籍,其正佚的現象,「分嚴重,值得加以重視。

在典籍性質的分類上,《經義考》卷二八九,錄有蘇望《重刻魏 禮石經遺字》 at si ,審其內容,應係有關「 .禮」之籍,然竹垞卻將其置入「刊石」類,主 要在於其「石經」的名稱,是以此部典籍雖邦列人「通禮」類,但其分類的原則, 仍符合竹垞分類的準繩。其次,其將禮、樂並舉的典籍,列入「通禮類」,不列入 「樂」類,如《經義考》卷一六六,鄭鼎新《禮樂舉要》 註 54.、亡名氏《禮樂 議》 al 55 等屬之。

^{32 511} 田鳳台: 朱彝尊與經義 Þ/· 台北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占籍重要日錄書析論》第五章,民國 79 年 10 月 1 日 、頁 142

至 52 劉簡《中文与籍整理分類研究》,台北 文史书出版社,民國 70年 2月, 頁 83。

註53 參考註3、卷二八九,頁7。

註54 參考註3、卷一次六,頁8。

注 55、参考註 3、卷一六六、頁 11 。

九、樂 一卷

《經義考》著錄 四部樂經類典籍,合計四四卷。未見者六部,存者五部, 佚籍者一部,闕者一部,由於部數不多,未能顯現任何特殊的現象。

竹垞別立「樂」目,但樂經早佚,竹垞根據經籍的性質歸類,前代既有「樂」 日,在考量經學體系之時,即將其獨立成目,藉以補全經書體系。《樂經》久佚, 自漢代以迄南宋之初,皆列有類目,且置於六經中的重要位置。然而,自陳振孫 之後,乃基於學術的演變,將其刪略不論,至於《通考》、《百月書志》則結合後 世琴、樂之書,將次第移後,分置於經書之末,不失爲一種解决的方式,只是有 違原來《樂經》的本質,如此的安排方式,是否仍應列於經部,恐仍待研議。因 此,如就及映學術脈動而言,則經部不當列入「樂(書)類」,故應將此類的典籍, 置入史部。儀汗類,或係了部、雜藝紙類,或係集部、總集類等類,方能符合實 情 竹垞在編目上,仍標舉「樂」類,乃是就整體學術的發展,來加以歸類,有 其特殊的學術考量所致。

有關分類觀念上,樂經既已早佚,歷來有不少諸家續補之作,惟竹垞皆列入「擬經」一類,如湛若水《補樂經》 註 56 、陽成修《樂經》 [1 57] 等等,在分類上,並無不當之處。此外,由於此類書籍早佚,但由於成書較早,歷來易爲「讖緯」之書所附會,如宋均《樂緯》 [1 58 、宋衷《樂動聲儀》 [1 59] 等書,竹垞皆列入「毖緯」類,若就分類的概念」,亦無不當。其次,《禮》、《樂》合論者,竹垞列入「通禮」,並不列入「樂」類,蓋由於此類典籍不多,僅有鄭鼎新《禮樂舉要》、《禮樂從宜集》 計 60 、亡名氏《禮樂議》 [1 61 等一書,故列入相關類目以繫之,此乃源於此類典籍不多,且性質多重複,故不採自見之例,且不另立類目以繫之,此乃源於此類典籍不多,且性質多重複,故不採自見之例,且不另立類目以繫之,此乃源於此類典籍不多,且性質多重複,故不採自見之例,且不另立類目以繫之,此乃源於此類與籍不多,且性質多重複,故不採自見之例,且不另立類目以繫之,此乃源於此類與籍不多,且性質多重複,故不採自見之例,且不另立類目以繫之,也將後世輯自《周禮·大司樂》、《禮記·樂記》之文,別立《樂經》之名的撰著,收入其中,如張鳳翔《樂經集注》 [1 621 ,但此類的安排,恐非適宜,華竟此類的與籍,已非原有《樂經》之屬,或應移入「擬經」類,較爲安切。

[「]紅56 參考託3,卷二七四,頁9

[[]註 57] 參考註 3, 卷二七四, 頁 8。

[、]証58 參考証3、卷二八五,頁9。

汪59、參考註3、卷二次五、頁9。

对 601 参考註 3·卷一六八·頁 8。

[、]狂 61、参考註 3 · 卷一八 マ · 頁 11 。

註621 參考註3,卷一八七、頁6、

十、春秋 四十三卷

《經義考》著錄片 二八部春秋類典籍,含計卷數達九八四四卷,在所有類目中,僅次於易學類,均位居第一。如就經籍存佚的觀點而論,則有七四九部, 五七八五卷典籍,被列入「佚」籍,可見其經籍亡佚的情況,的確是一分嚴重的 事 又被判爲存籍者,并有二九八部,一六一一卷,比例亦多,值得我們加以探索其原因。未見之籍,共計一九七部,一年七七卷,列入第二,這些典籍的釐定,均有待於我們重新加以考察,以明其確實情况。

竹坨對於《春秋》的研習、歷時甚早、崇禎|五年(1642年)開始,其叔朱茂皖即以《周官禮》、《春秋左氏傳》、《楚辭》、《又選》、《丹元子》、《步天歌》授讀 点 63 ,經年累月的研習,使其對於《春秋》的研究,較有心得,其後更能以《春秋》授徒,其在《曝書亭集》卷四 · 、〈呂氏春秋集解跋〉之、:「同甲徐亭,從予學《春秋》,書以示之。」 註 64 ,故竹圪對於《春秋》一類的蒐水,枕浸頗深,在收錄的數量上,也頗有可觀性。

《春秋》是古史之名,及至孔子始,乃以《春秋》為專名。在竹垞分類方式上,亦有「春秋」之名,卻不列入「春秋」一類者,其中石經的部份,如入「刊石。類,於理未有不合,如蔡邕《漢一字石經春秋》 註 65 等等,由於石經刊印不易,多具朝廷公信能力,頗有校勘價值,是以有關「春秋」類典籍,既屢經鏤刻爲石經,則其重要性,亦不言可渝 又另有 日部典籍,書名有「春秋」之名,卻被列入「毖緯類」,要其實情,分隸並無不當,但此類緯書多附益的情形,仍需多加注意;另有爲數八十六部的典籍,則緣於「春秋」之名,被列入「擬經類」,此類與籍多有附會之處,宜刪去,說法詳見下文「擬經」一日。

竹定「春秋類」的收錄,亦有擴入收錄的現象,若持與《文獻通考,經籍考》相較,則其中隸屬的方式,頗有差異。由於《通考》兼及四部類目,故在分類類目,有較多的選擇,如《魯史分門屬類賦》、《左氏摘奇》 12.66,,乃是依其摘編的體裁,置入「類書類」,竹垞則依其所錄的內容,將其置入「春秋類」;又《春

計63 錢儀吉纂錄、《碑傳集》四五,錄陳廷敬所作、墓誌銘, 之語。 台北、明文書局, 民國 74 年), 頁 568 °

it 64 參考註 9、卷四二、 呂氏春秋集解跋 · 貞 517。

[、]旺65 参考註3,卷二八七,頁1。

針66 《魯史分門屬類賦》一書,參考註23,卷五五,頁1270。又參考註3,卷一七九,頁1著錄之。至於《左氏摘奇》一書,參考註23,卷五五,頁1272 又參考註3,卷一八八,頁2。

秋地譜》 計67 ,則《通考》以其涉及地名的考訂,將其置入「地理類」,竹垞將其判入「春秋類」;又出入較大者,係《左氏蒙求》一書 計68 ,此書《通考》置入「小學類」,乃是緣於「蒙求」之名,蓋此類的典籍,乃爲小學發蒙之書,然其所錄材料,則是根據《左氏春秋》的內容,摘編而成。竹垞據其「左氏」之名,將其置入「春秋類」,致使分類歸併,有明顯的是異。整體而論,竹垞在「春秋」類的典籍中,有擴大收錄的現象,如就分類的概念來看,直效法「三禮」分別隸屬不同類目之例,将其分別爲《左傳》、《公羊傳》、《穀梁傳》一目,將更符合其分類的準則。

十一、論語 十一卷

《經義考》善錄二七一部論語類典籍,合計一七八一卷。在「論語」類的經籍中,其中二八一部典籍判爲「佚」籍,另有五十五部典籍判爲「未見」者,二者信有相當多的定例,但被判判爲存籍者,卻僅佔有二十五部,若再進一步分析其中的內容,則可發現在判爲「佚」籍中,又以宋代最多,共有一六四部,晉代居次,共有一一部,其他依序爲漢、梁、元、唐,然部數皆在上部上下,考「論語」類佚籍頗多,其中的原因,當與「四書」的編纂有關、自「四書」纂成之後,後入對於《四書》的宗敬有加,是以有關《論語》的相關內容,往往編入《四書》之中,至於原有《論語》的相關撰述,則相繼亡佚,此不僅《論語》獨然,其他如《孟子》、《大學》、《中庸》類的典籍,亦有同樣情况,大抵皆列入「佚」、「未見」的判例之中,可見《四書》的纂輯、雖有助於四書的流傳,但對於單行的《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書,卻因《四書》取得容易,流行較易,是以漸漸淪爲佚籍,不存於世間。

有關《論語》的類目的沿革,在《漢志》開始,即有「論語」 目,《隋志》從之,此時的「論語」 目,收錄有關「群經」、「小學」之籍,如《爾雅》、《五經人義》等書,皆列人「論語類」,究其分類的概念,似乎尚未將《論語》之類的典籍,單獨成目。及至《舊唐志》開始,其「論語」類的類目,始專收《論語類》的典籍,《新唐志》從之。至九義《遂初堂書目》,」於「論語類」典籍偏少,乃附「孝經」、「孟子」 類的內容,致使內容稍有差異。《直齋書錄解題》開始,將「孟子」併入「論語類」,合稱「語孟類」,其後「論語類」典籍專收《論語》書的態勢,已成固定的分類方式。竹垞除「論語類」之外,也分立「孟子」、「四

旺67、《春秋地譜》一書,參考註23、卷二一、頁749。又參考註3、卷一八三、負3 著錄。註68 《左氏蒙求》一書,參考註23、卷十七、頁434。又參考註3、卷一八 、頁8 著錄。

書。二目,究其作法,則受到黃虞稷《千項堂書目》的影響,《四庫提要》卷八五, 史部目錄類,,《千頃堂書目》條下提要云:

經部分十一門,既以四書爲一類,又以論語、孟子各爲一類,又以說大學、中庸者入於二禮類中,蓋欲略存古例,用意頗深, 然明人所說大學、中庸,皆爲四書而解,非爲禮記而解,即論語、孟子,亦因四書而說,非若古人之兄爲一經,專門授受,其分合殊爲不當 ±69. 。

這種分類的安排,實未能反映出南宋以後的學術流變。自從「四書」類獨立成目後,對於《論語》、《孟子》與籍的發展,造成不利的影響,說法詳見下文「四書」一目。

在分類歸併上,有「論語」之名,卻不列入「論語類」者,除列入「擬經類」外,另有一部石經,列入「刊石」類,如蔡邕《漢一字石經論語》等等 at 70 。 其次,則有九部列入「澎緯」類,如未均《論語讖》等 at 71 。審度其著錄原則,皆合於類例通則。此外,有關《論語》的模擬之作頗多,竹垞皆將其列入「擬經類」,頗合於編纂的類例,如王勃《次論語》、符彥卿《兵書論語》、《女論語》等等、註 72 。從唐代開始,有關《論語》類的仿作,即已出現,宋、元、明二朝皆有此類的著作,值得稍加留意、

十 、 孝經 九卷

《經義考》著錄「八九部孝經頻與籍,合計四九/卷。在著錄《孝經》類的, 與籍中,其佚亡達一五八部,一五一卷;然未見之籍,卻達到九〇部,一一九卷, 其數量均遠勝於存籍四一部,一〇〇卷,是以竹坨在「孝經」類的著錄上,明顯 反映出《孝經》與籍的亡佚情況,的確是相當嚴重的事情。

在類目沿革方面、「孝經」類獨方或目、可上溯自《模志》、歷來的書目、人抵都有此一類目、只是排列的順序、略有不同、《漢志》、《七錄》將其置於《論語》類之後;自《隋本》開始、大都將其置人《論語》之前、次第稍有改動。竹垞依據《漢志》排列方式、將其排在《論語》之末、稍異於《隋志》以來的安排方式。此外、亦有未能獨立成目、將其併入其他類目之下、如尤義《遂初堂書目》將其和「孟子」類的典籍、併入「論語類」;《文淵閣書目》亦未立有類目、作法與

旺69 參考註 21, 卷八五·(史部·目錄類 一,·負 732 上。

注 701 參考註 3、卷二八七、頁 1。

註71、參考註3、卷二八七、頁1。

^{¥12} 上述三項,均參考註3,卷二七八,頁1。

前目不同。

在學術的發展上,由於皇室極力獎勵孝道,致使此類的典籍,人量流通於唐末以後,《孝經》屢雕印成石經的作品,在「刊石類」中的著錄,即多達工一部之多,甚至擁有地方性的石經作品,是證具普及化的特質。歷來的石刻作品,由於刊印不易,通常都是由政治當局倡導,故石經的撰作,大都屬於較重要的作品,也則一般的著作,很少利用石材雕印傳世、從《孝經》類典籍屢被雕印,即可窺知其受到重視的情況。此外,由於風行一時,故擬作甚多,竹咤將其歸入「擬經」類,此類的典籍,大抵係書名標榜《孝經》之名,逐步整理各類孝行的撰著,如《女孝經》、《佛孝經》、《武孝經》等作品,此類作品的大量出現,也顯露出學者重視孝道的推行,對於中國人以「孝」傳家的觀念,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及全情代,帝王依舊重視孝道的傳揚,甚至帝王親撰《孝經》之類的撰著,藉以推行孝道,如清世祖撰有《御柱孝經》,據熙亦有《孝經衍義》,竹垞將其置人「御柱、敕撰」之類。這種由皇帝親撰經籍,以推行孝道的觀念,自然會成爲民眾學習的範本,也會影響民眾經學的觀念。此外,許多孝經類的典籍,多隸屬於讖緯類,與此類的典籍,容易爲讖緯學者所附會,故能在讖緯類發展出較有體系的典籍,竹垞將其列入「影緯」類,乃符合竹垞立目的原則。

十三、孟子 六卷

《經義考》著録一六四部・合計七八六卷。

在類目的活革上,早期的書目,皆將《孟子》類的典籍,置入了部、儒家類,如《隋志》、《新唐志》、《舊唐志》、《郡齋讀書志》等屬之。遲至宋代以後,這種單純的分類方式,始逐漸改變,學者將其從傳統的了部,提昇至經部,但開始之時,尚未獨立成目,僅是附屬於「論語類」之下,如九菱《遂初堂書目》屬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開始,率先將《論語》、《孟子》合併成「語孟類」,何廣校在研究《直齋書錄解題》時,將陳氏的作法,視同「日錄分類學上」大發明與貢獻」 註 72. ,其中的論點,實能點出振孫因時制宜的創見。其後,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乃將「孟子」獨立成目,故《孟子》在經學的地位,至此完全底定。竹垞承襲前日,將《論語》、《孟子》各自獨立成日,惟將《論》、《孟》司撰之書,置入「論語類」中 註 74 ,不另繫他目。

a 74)《論》、《孟》並列的典籍、僅有二部,一部是楊泰之《論语孟子類》 參考註 3,

在著錄內容方面,宋代有關「孟子類」的與籍,撰著數量最高,高達 百一十部,且已有石經的出現(計 75 ,顯示其能受到學者的重視;明代次之,有二二部;元代僅有十二部,這種流傳的數量,明顯有著極人的落差,這種現象的產生,主要是因爲四書類與籍的盛行,使得「孟子」較無單行的必要。如根據著錄的多寡顯示,「四書類」的典籍,在明代出現一九七部,達一五八〇卷,數量十分驚人,是以得知「孟子類」與籍,在元、明兩朝較少撰著,主要是因爲「四書」類與籍的大量增加,取代原書單行的必要。若進一步考察典籍的存佚,《孟子》單行之書,多被列入「佚」或「未見」,其中佚籍判定爲九六部,四七二卷;至於未見者爲二〇部,一六卷,其數量頗多,究其原因,也是因爲《四書》的印行,逐漸取代《孟子》的發行。

十四、爾雅 二卷

《經義考》著錄四、高爾雅類與籍・合計し、、卷。

《爾雅》一書,歷來皆置於「小學」類,竹垞以其能補經義考證,別立「爾雅」一目,藉以安置此類撰著。竹垞對此類的典籍,涉獵頗深,每引為考證訂名的材料。如:《曝書亭集》卷六七,〈灣泉記〉云:

短平劉公,巡撫山東之明年,於廳事西北,掘上深二尺,有泉涓涓出自仁,從而睿之,又二尺,其廣任焉。甃以磚,養魚百頭,清可鑒髮,公顧而樂之。語其友朱彝尊曰:「是宜何名、曰:「《爾雅》,水自膚而出爲從,其濋泉乎。」 \$16 。

此處引《爾雅》爲證,以其水自濟而出爲「濋」,故命其爲「濋泉」。在全集之中, 時常可見其徵引《爾雅》以證其說的例證,茲不贅舉。竹垞對於《爾雅》的重視, 肯可見其《曝書亭集》的詩歌創作,皆依循《爾雅》的紀年方式,可見其尊古之 意。《四庫全書總目》卷 七二指出:

此集 案:指《曝書亭集》 凡賦一卷,詩二十二卷,皆編年爲次。 始於順治乙酉 1645年 ,迄於康熙己丑 1709年 ,凡六十五年之作, 其紀年皆用《爾雅》歲陽歲陰之名,從古例也、註77 。

卷二 八,頁6 ,另一部是孫繪《拙齋論孟說》 參考註 3,卷二一九,頁 2。 。 竹垞皆將其列人「論語類」。

註75 参考註3,卷二九一,頁9著錄席益《石刻孟子》一書,是書刊於宣和年間。

缸76 參考註 9,卷六七, 楚泉記,頁 785。

基於「尊古」的緣故,其對於《爾雅》有著特別的偏好,惜未見其撰有此類的專 者,實爲可惜。竹垞於《經義考》中,方有「爾雅」一目,藉以收繫有關此類之 書,乃爲其創例。

在頻目的沿革方面,《隋志》將《爾雅》類的典籍,分別列入「論語類」、「話 制類」以繫之,如:樊光注《爾雅》、孫炎注《爾雅》等書,入於「論語類」 a. 78 ,僅沈璇注《集注爾雅》 書・置入「話訓類」、顯示《隋志》對於此類書籍 的安排,尚未有正確的認識。山於竹垞立有「論語類」,藉以收繫《論語》類的典 籍,政《爾雅》之書,不符合其「論語」的類目要求,且數量較多,乃將其置入 「爾雅類」。《隋志》對於《爾雅》的性質,雖未有下確的認識,但其將沈璇注《集 注爾雅》一書,列入「詰訓類」,亦顯出其觀念,已經逐漸有所改變。《舊唐志》 援引此例,將所有的此類的典籍,置入「詁訂類」 🚁 79 ,未有任何出例之處, 這種分類的概念,係重視其計話的作用,較能符合其性質。至《新唐志》時,觀 含有所改變,将此類的典籍,皆置入「小學類」,此法雖廣爲學者接受,卻忽略原 書的特質。其後・如《郡齋讀書志》、《直錄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經籍考》、《レ4 庫全書總目》諸書,皆將此類典籍置入「小學類」,後世簿錄學家,大都依據此一 华丸,變化不大。及至竹垞開始,始將其獨立爲「爾雅」賴,藉以收錄此類典籍, 其作法雖不爲多數書目採納,但陳鱣在編輯《續唐書・經籍志》時,即立有「爾 雅」類、究其概念、當是承繼《經義考》的分類觀念、故「爾雅」獨立成目的作 法,對於後世書目的編輯,亦能產生影響。

有關《爾雅》類的典籍,其佚已達二六部,合計七六卷,其數量頗多,至於存籍,則僅八部,一十七卷,顯見歷來此類與籍雖多,但學者看重的注本頗爲 致,致使其他同類的典籍,因爲不受重視的緣故,逐漸隨時間的增長,而自然淘汰。目前此類的典籍,雖存世不多,但後世仿作頗多,尚有續補之作,竹垞皆將其置入「擬經類」,究其作法,則無不當之處。仿作者,如孔鮒《小爾雅》「註80 、李商隱《蜀爾雅》 註81 等書屬之;續補的擬作,如劉伯莊《續爾雅》 註821 、唐達《爾雅補》 註83 等書屬之。由於續補仿作頗多,可以看出此書受到喜好的情况。

註 7×) 有阅《隋志》對於《雨雅》的安徽,大都置入卷三二,頁 937。

缸79 《舊唐志》將全部《爾雅》類的典籍,置入卷四六之中。

[、]註80 參考註3,卷二八 ,頁1。

註81 參考註3,卷二八 · 頁2°

註82 參考註3、卷二八 、頁2。

註831 參考註3,卷二八,,頁7。

有關「爾雅」獨立成目,並不及於其他小學之書,作法與其他書目不同。由於《爾雅》已收入「十一經」的範疇,故其獨立成目,與《詩》、《書》、《易》諸類典籍並列,實屬形勢所致,並無不當之處。《經義考》的分類類目,要遠較前代書目細緻,故將「爾雅」獨立一日,上是依據學術體系的需求,所衍生出來的變化,行以傳統經部較之,其於「小學類」的與籍,僅收錄《爾雅》一類的與籍,乃是以此類的與籍,具有解經的性質,至於其他的典籍,雖具有訓詁的作用,但非純然以解經爲要,故略而不論,將其排除在《經義考》的收錄範圍,此乃其特殊的安排。後世的學者,以其未收其他小學類的典籍,乃重新纂輯成新日,藉以補全其未收之籍,如謝啓尾《小學考》的編纂屬之。這種純然以傳統經部的概念,來釐測竹垞的收錄觀念,顯然並非合理。蓋竹垞《經義考》之輯,並非全部輯自傳統經部的典籍,也兼收部份史部、子部、集部之籍,然其在經部小學類的典籍,僅收錄「爾雅類」一門,亦是竹垞持意爲之,若依傳統「小學」類的範疇而論,自會有收錄不全的缺失,這是觀念的差異所致。

十万、群經 十三卷

所謂「群經」者,乃是指「通論諸經之籍」 al 84 、《經義考》著錄四三六部 的典籍,合計五一六八卷。

在類目的沿革上,「群經」一日,亦屬首創之例 《隋志》將綜論五經之籍,附屬於「論語類」之下,如許慎《五經異義》、註 85 屬之。自從《舊唐志》立有「經雜解」一目,藉以收羅綜論群經之籍後,歷來目錄學者,大都將此類的典籍,置入群經之末,僅有《遂初堂書目》將其置於諸經之首,編輯的概念,稍有不同。「經雜解」一日,後來名稱稍有小異,如《郡齋》稱之「經解」類;《遂初堂書目》稱其「經總」類;《國史經籍志》稱其「總經解」,諸如此類的安排,類目雖異,但收錄的內容,卻無改變。至《天淵閣書目》開始,始將其分爲「諸經」、「總類」以繫之,其中「諸經」之目,也止是竹垞「群經」類目的前身。

在收錄的原則上,「群經」係收錄「通論諸經之籍」,究其收錄的概念,係同 時論及一部經書,才會被列入此類之中,若僅甄錄二部經書,則依其性質,分入 原屬的類目下,例如:孫緒《大學中庸放言》 tāt 86 一書,竹垞依《大學》、《中

[「]旺84 參考註 5],頁 143。

[「]註85 參考註48,卷二二,頁937~

ま86 参考証3、券 - 六二、頁7、

高》的分類法則,將其置入「禮記類」;又楊泰之《論語孟子類》「註871 一書,竹 吃將其置入「論語類」,不另繫他目,在所有的著錄中,僅有《經義考》卷 五 , 尚存留一部上復禮《二經彙刻》(計88 ,竹垞仍將其列入「群經類」中,根據「毛 奇齡日」:「草堂取《孝經》、《人學》諸家改本,會萃刊之 計89 。」「於所錄雖僅二經,但博極諸家改本,故仍將其置入「群經類」。

在收錄內容上,「群經」與「四書」類典籍,易於混淆,尤其「四書」類典籍, 無及四部經書,若無「四書」之目,將其列入「群經」類,亦無不當之處。因此, 有原該隸屬「四書」之目者,卻誤併「群經」類,如謝升賢《四書解》 書屬之 計 90 ,說去詳見下文 僅有錢時《融堂四書管見》 註。 書,雖有四書之名,但 其收錄《論語》《人學》《中庸》《古孝經》等書,與朱熹所定四書不同,故竹垞列 入「群經類」,則無失富之處。此外,竹垞在「群經」類典籍的收錄,除收錄「經 解」典籍之外,也兼收「類書」 註 92 、「小學」 註 93 、「儒家」 計 94 、「雜家」 計 95、,諸如此類的安排,皆與傳統分類觀念不符,其中有擴大收錄的現象。

自漢代開始,已有總論五經人義之書,大田於西漢之時,儒者多持守 經居多,故總論群經之書,較未能出現。隨著觀念的進步,學者綜理群經的能力大增,是以東漢開始,始有較多的學者,擴大研究的視野,如劉輔、班固、曹褒、許慎、張遐、鄭玄諸人,均有群經的撰著,對於綜理經書要義,能有所貢獻。魏晉六朝之時,學者多傾向單 經注,故群經之書,較少出現。唐代開始,此類的典籍較多,隨著《五經正義》的推動,民眾綜理群經的能力大增,並非僅很於少數的學者,經學的研究視野更加擴展。宋、明以後,此類的典籍,發展日漸成熟,是以就其產生的朝代而論,以明代一六五部居百,宋代一二四部居次,其產生的數量

注87 参考註3、卷二一八,頁6、

[、]註 88 参考註 3、卷二五一,頁 6。

^{¥89} 參考註3,券二五一、頁6。

註90 参考註3、卷二四四、頁5。

証91 参考註3、卷二四四、頁4。

注92 例如·參考註3,卷二四三,頁2錄有共适《經子法語》一書,參考註23,卷五五,頁1275著錄,置入「子部,賴書顏」

註93、如參考註3、卷二四一、頁5錄有張參《五經又子》一書、《新唐書·藝又志》卷 五七、頁1451 置人 小學類 。其他如陸德明《經典釋文》、賈昌朝《群經音辨》 歷來產人 小學類 ,竹垞將其重新歸入〈群經類/。

注 94 如參考註 3、卷二四二,頁 6 錄有張載《經學理窟》一書、參考註 23,卷三七、頁 868 置人〈儒家類 个其他如韋處厚、路隨《六經法言》:崔鄭《諸經纂要》等屬之。

註 95 如參考註 3,卷二四一,頁 8 錄有邱光庭《兼明書》一書,《文獻通考·經籍考》 卷四, ,頁 953 置人 雜家類

愈多、顯示出學者已能重視綜理群經的作用。有關「群經」類的撰著,明代達到高峰、若從其內容而論、宋、明學者所重視的議題、顯然有明顯的差異,明代以「五經」爲考察的重點、高達六十一部,至於宋代則僅有十一部、由於元代尚有十部、是以有關五經課題的整理、至元代以後、始逐漸受到重視、及至胡廣《五經人全》出,明代學者大量考訂五經,多是受到此書的影響。至於宋代,則以六經的考訂爲主,共有一九部,明代則降至十二部;這種現象的差異,在元代即已顯現,學者對於《樂》經類百安排,即可窺知一一,如馬瑞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將「樂類」結合一些琴譜、曲辭之類的典籍,故將順序移至經解之末,成爲第十個類目;至於《百八書志》置於第十五個類目,皆已置入經部之末,這種不受重視的情況,使得不經的研究,則缺乏學者探索的興趣。在存佚方面,有高達一八六部的「群經」典籍,已判爲佚籍。至於未見之籍,亦有一四九部,這種數量、皆勝於存籍的九十四部,這種佚失的漢度,十分驚人。

竹垞所立「群經」一目,乃是取錄有關眾經集編之作,但視其取錄的經籍,應以下部以的經書為主,至於同時收錄二部典籍者,則分入相近類目,如《論語》、《孟子》合編之作,則列入「論語類」:《大學》、《中庸》合編之書,則列入「禮記類」,這種分類的觀念,容易造成誤判的現象。基本上,竹垞在群經的收錄,並無太多出例之處,惟與四書間的分類,常有相互混淆的情況。

十六、四書 八卷

「四書」之論,原自南宋朱熹所倡議。在朱熹之前,雖有「四書」之實,卻無「四書」之名。有關「四書」發展的始末,竹垞亦能言之,《經義考》卷「九七云:

朱子注《論語》,從《禮記》中摘出《中庸》、《大學》爲之《昏句》, 配以《孟子》,題曰『四書』,諄諄誨人,以讀書之法,先從四子始,由

是淳熙而後,諸家解釋《四書》漸多于說經矣、至96 。

元、明之時,四書列入科舉應試的內容,是以諸家紛紛闡釋大義,《四書》之籍日多,若依《經義考》的著錄而論,則短短數百年間,收錄已達三四一部典籍,合計二五四七卷。這種增加的速度,縱使較之五經的撰,亦不爲遜色,也奠定其分門別類的地位

有關「四書類」的類目安排,奉先獨立成目者,當可遠溯《文淵閣書目》,開 始獨立成目,其後黃虞稷《千頃学書目》襲之,並將「論語」、「孟子」獨立成目,

註96 参考註3·卷二九七·自17·

觀其分類的概念,四庫館臣有如下的評論:

經部分十一門,既以四書爲一類,又以論語、孟子各爲一類,又以 說大學、中庸者入於三禮類中,蓋欲略存古例,用意頗深,然明人所說 大學、中庸,皆爲四書而解,非爲禮記而解,即論語、孟子,亦因四書 而說,非若古人之別爲一經,專門授受,其分合殊爲不當。 34.97

周彥文同意上述看法,並補充說明:

按自南宋朱熹合併《論》、《孟》、《學》、《庸》四書以來,《大學》 及《中庸》即可說已脫離《禮記》之範圍、故疏南宋以來的學術而論,《論》、 《孟》、《學》、《庸》及合解四書之著作,應置同一類內,方可彰顯學術 之變遷,以達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功效。再就日錄學之體 則而論,以大包小,於理爲合。是以《千項目》既已工四書類,即可將 《論》、《孟》、《學》、《庸》之單獨善进一併隸屬之 註 98 。

《經義考》將《論語》、《孟子》、《四書》分爲一目,並將《人學》、《中庸》置入禮記一目,雖合於古法,但未能廣爲學者認同,後世多將「四書」獨立成目,藉以涵攝《論》、《孟》、《人學》、《中庸》四書,並未立有「論語」、「孟子」二類。因此,竹垞的分類觀念,僅是流通於清初時期,未能造成迴響。究數量的變化而言,自從「四書類」典籍開始流通以來,明代對於《論語》、《孟子》的單書,撰蓄偏少,如《論語》 書,宋代有二百部之多,明代則落至,十五部;《孟子》在宋代有一一一部,但明代卻僅有二二部,顯示「四書」類的發行,對於《論》、《孟》單行之本的發展,有許多不利的影響。

竹垞所立「四書」之目者,乃是依循朱熹的主張,包含《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四書,若非朱子所定的內容,則雖有「四書」之名,亦不列入此目,且將其改隸「群經」類,例如:《經義考》卷二四四著錄錢時《融堂四書會見》,由於該書所謂的「四書」,是指《論語》、《大學》、《中庸》、《古孝經》等四書,「與朱子所定《四書》不同,故附以群經。」、註 992,不於四書的次第,則無關類目的安排,只要是《論》、《孟》、《學》、《庸》四書合論,皆置入「四書」之目下。

在分類歸併上,凡是書名涉有「四書」之名,大都隸於「四書類」,然卻有不

註971 參考註21,卷八五, 史部、日錄類一〉、《戶頃堂書日》條下,頁732上。

註 98 周彥文:《千頃堂書日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國又學研究所博士論义,民國 74 年 4 月,, 頁 181~182。

註99 參考註3、卷二四四、頁5。

列入此類者,如康熙皇帝御計的《日講四書解義》 計 100 列入「御注類」;劉同界《五經四書大全注疏合編》 1 計 101 、謝升賢《四書解》 計 102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 計 103 、等書,列入「群經類」;朱升《小四書》 計 104 、金德致《小四書音釋》 計 105 列入「擬經類」。案:康熙御注《日講四書解義》列入「御注類」,蓋以「尊王」之故,雖未必合於原書性質,但猶可素解。劉氏《五經四書大全注疏合編》官列入「群經類」,亦無不當的情形。但謝氏《四書解》列入「群經類」,而非「四書類」,此係一書重出,歸併互異所致。竹垞同時錄有二部劃升賢《四書解》,一部置入「群經類」,另一部題作「恕齋四書解」 計 106. ,則隸屬「四書類」,因而產生類目歸併的錯誤。至於《小四書》、《小四書音釋》列入「擬經類」,乃有例可循,「擬經類」收錄孔鮒《小爾雅》、崔銑《小爾雅》二書,在竹垞分類方式上,並無出例的現象。

觀上述所論,竹垞所列「四書」類目,實是針對書名中有「四書」之名者, 生於《論語》 類,則別立「論語」一目以繫之。有關《孟子》一類的典籍,列 入「孟子」類 至於《論》、《孟》並舉者,由於數量不多,故列入「論語」類以 繫之,不另取互著之法,以免雜亂章法。至於《大學》、《中庸》 書,原係從《禮 記》中裁篇而計,故將其置入「禮記」 類。

十七、逸經 三卷

占籍的流傳,亡佚者夥,前人在整理文獻之時,能重視佚書的價值,是以在 讎校過程中,能隨時補錄佚篇遺文,以供參考 胡楚生《中國日錄學》云:

古籍流傳後世,佚亡者爲數甚多,故欲蒐輯佚書,必先檢閣書日, 以知該書於何時亡佚,又據日錄之書,俾知該書要旨,如有篇日可見, 例於蒐輯亡佚,允多万便又處 [紅107 。

日周秦以迄清初,已歷時一千餘載,經籍的佚亡數量頗多,竹垞在編纂書目之時, 能重視經文久佚的情况,故特立「逸經」 目,藉以廣搜博討,以收其相關佚篇

at 100 參考註 3 · 卷 - ,負 2 。

註101 参考註3、卷二五一、頁3。

a 102 参考註 3、卷二四四、頁 5 c

註.03 参考註3、卷二四四、頁4

註104 參考註3: 卷二 、 頁8 □

註105 参考註3,卷二八1,頁8。

註106 參考註3,卷二五二,頁40

註107 參考註8,頁13。

遺句 毛奇齡《經義考·序》云:「逸經 卷,惟恐經之稍有遺,而一字一句必收之也,」「a. 108 逸經之作,係著錄「雜見他書經之逸篇或遺句蒐集」 at 109 ,考「逸經」所錄的內容,乃著重在逸篇遺句的蒐求,與傳統著錄不同,故無篇、卷的統計。

關於「逸經」類目的安排上,則有如下幾點的考察:

- 力 竹垞「逸經」之目,共二卷。馮登府曾將其裁篇別田,並偶有補正, 以成《逸經補王》一書,有「適園叢書」本 註.10 ,讀者可自行參考。
- 、) 竹圫所收「逸經」, 共有《易》、《書》、《詩》、《禮》、《樂》、《春秋左氏傳》、《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等經, 其次第與《經義考》的類目相符。
- 、) 竹垞體例的編排,乃是先列逸篇,再錄遺句,若無逸篇,則錄及遺句, 且在遺句之下,再標明出處。各經有逸篇者,如《書》、《詩》、《禮》、《論語》、《孝 經》、《孟子》等經,其餘無逸篇者,再錄及其遺句。

、四)「逸經」部份,其輯錄的來源及數量如下:

類	別	性	質	遺句出處及逸篇名稱	數量
易	類	遺	勹	1、郭京《易舉子》 2、《家語》	
				3、《風俗通》	1 處
				4、《說苑》 5、陸賈《新語》	1 處 1 處
				6、許慎《說文》	1 處
				7、相寬《鹽鐵論》	1 處
				8、《九家易解》	8處
	_ "			9、+昭素《易扁》 10《易舉上》(重出)	1處
書	類	逸	篇	但作、九井、稿飫、帝告、螫沃、章施乃服明 L下、湯征、 汝鳩、汝力、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 后、沃丁、咸义、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 宗之訓、分斋、旅巢命、歸禾、嘉禾、成上政、將蕭姑、 賄肅慎之命、亳姑、伯禽之命、唐誥、揜誥、舜典之敘、 月采、豐刑、總德、武觀、古「、禽支、監年、大明、云 發、湯誥、太誓等篇。	

^{# 1081} 參考証 3· 毛奇龄序 · 頁 1。

¹ 註 109) 參考註 51, 頁 143。

IE 1101 本書收入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叢書集成續編》第十二冊之中,讀者可自行 參看。

書	類	— 遺	句	1、《論語》	1 房
		П		2、《左傳》	8 屋
		П		3、《傳記》	1 及
		н		4、《家語》	1 展
		П		5、《五子》	2 厚
				6、《墨了》	113 厦
				7、《白, 子》	5 處
				8、《呂氏春秋》	上境
				9、《國語》	1 疫
				10 鄭康成・《書序・計》	1 處
				11《毛莳篆》	1
				12 范甯《穀梁傳・注》	1 庱
				13《孔叢子》	1 處
				14 賈誼《新書》	2 處
				15《書人傳》	1 凌
				16《史記》	3 虔
				17《疫書》	2 扊
				18《決苑》	3 成
				19《白虎通》	12 凌
				20 許愼《說文》	3 處
				21《三統曆譜》	2 境
		П		22《詩疏》	1 處
		П		23 章懷太子《後漢書・注》「周書呂刑篇文」	1
				24 沈約《宋書・禮艺》	1
				25 土柏《書疑》	2 處
				26 孫氏《洪範經傳集義》	1 處
iŤ	類	逸	篇	南陔、白華、華泰、由庚、崇邱、由儀、貍首、采薺、新宮、 七夏、肆夏、昭夏、納夏、草夏、齊夏、族夏、裓夏、鰲夏、 郡、武宿夜、驪駒、明明、崇禹、住開、嶠、何日南矣、轡 之柔矣、河水、菜鴟、祈招、支、鳩飛、徵招、角招、畜君 何尤等篇	
待	類	遺	'n,	1、《韓詩》《齊詩》	2處
				2、《論語》	2處
				3、《左傳》	10 處
				4、《禮記》	1處
				ム、《大戟禮》	1處

				4 141T N	1
				6、《家语》	1. 處
				7、《樂元語》	1 處
				8、《周官・注》	1 處
				9、《管子》	2 處
				10《莊子》	1 處
				11《晏子春秋》	1 處
				12《9 子》	1 處
				13《墨子》	5 處
				14《荀子》	2 處
				15《呂氏春秋》	3 處
				16《漢書》	1 處
				17《鹽鐵論》	1 處
				18《後漢書》	1 處
				19 行幹《丨論》	1 處
				20《白虎通德論》	1 凌
禮	類	逸	篇	青史氏之記、世子之記·····(案·篇章頗多·暫略去) 等等。	
慣	類	遺	'nJ	1、《(逸) 大戴禮》	1 處
				2、《益子》	4 遊
				3、《皇覽》	2 處
		0		4、《英書・ 水杷/ き》	上處
				5、賈誼《新昔》	1 處
		1		6、《白虎通》	1處
				7、《太平御覽》	1 處
樂	類	遺	何	1、《白虎通》	2 處
				2、《考丁記疏》	1 處
春秋人	- 氏傳	遺	卸	1、《通典》	1 處
痲	ੂਜ ਜ਼ਿੰ	逸	篇	問止、知道等篇	
論	÷ <u>∓</u>	遺	旬	1、《白虎通》	1 處
				2、《「告」下義》	1 處
茅	經	逸	篇	国 門	
£	f .	逸	粫	竹善、辨文、說孝經、爲上筝篇	
ſ	f.	遺	/n,	1、《荀子》	2 處
				2、《韓詩外傳》	3 處
				3、揚子《去言》	1處

	4、劉向《說苑》	1 處
	5、《周音·大行人》	1 處
	6 · 《坎/記·+》	1 處
	7、《史記・注》	1 處
	8、《漢書·近被傳》	1 處
	9、柜寬《鹽鐵論》	1 處
	10 「充《論衡》	1 處
1	11 仲長統《昌言》	1 處
	12《後/模書》	2 處
	13《風俗通》	1處
	14 鮑昭〈河倩鎖〉	1 處
1	15 梁·蕭綺《拾遺錄》	↓處
	16《柒書・處工傳》	Ⅰ處
	17《飲氏家訓》	Ⅰ處
	18《攵選·丹》	1處
	19《廣韻・、主》	1處
	20《北常書鈔》	1 處
	21 馬總《意林》	6 處
-1-	22 外國本《五子》	1 處
	23《廣弘明集》	2 處
爾雅遺	5、 1、沈約《宋書・樂 东》	1 處

從上述簡表中,我們可以得知竹坨輯錄較多的經籍,乃在於《易》、《書》、《詩》、《禮》、《孟子》等類,又可知其取材甚廣,從經注到史注;從類書到總集,甚至國外版本,皆在搜羅之列,均可見其盡心於經籍的輯佚工作。整體而言,逸經的收集,起源甚早,在明代即有優異的表現。林慶彰《清初的群經辨僞學》指出:

楊順作《風雅逸篇》,蒐集三百篇以外的逸詩、逸句;無茲《筆乘》 有 古逸經 條,從各書輔出〈逸詩〉、逸易,、逸書,、逸禮〉、《逸論 語〉、逸孟子 等;《筆乘續集》也有〈逸詩,條,輔先奏、兩漢典籍中 的逸句數十條。姚士舞、胡震亨、樊維城等人輔《周易》的古注;陳士元 的《孟子雜記》有 孟子逸文 。周應賓有《九經逸語》,輔、逸論語〉七條、逸孟子〉二十一條、〈逸書 九十條、逸詩〉四十六條,合計一九 、係。明末孫穀更輔有《占徽書》,輯錄各種緯書六十九種 註11.。

是則可知竹垞立「逸經」 目,實乃承繼前代輯佚之風,並觀察學術演變所致。

[·] if 111 林慶彰 《清初的群經辨偽學》· '台北 ' 文津出版社 , 民國 79 年 3 月 , 頁 44。

然而,考竹坨所輯成果,較之上述諸家之作,或有不如,如《經義考》卷 四九錄有周應賓《九經逸語》 書,竹坨判爲存籍,顯見竹垞亦知其書,然竹垞卻未能盡收其輯錄的成果,與周氏相較,具優劣//見,顯見竹垞亦未能確實運用其書,故其輯佚的成果,介頗受限制 翁方綱《經義考補正》卷第十引「王聘珍」的考證云:「《經義考》「逸經」 類最爲疏漏,而《禮經》尤甚焉。」 』 112 ,即說明其輯錄的缺失。

、五)竹垞設有「逸經」之目,藉以收集古逸經文。此外,尚於案語之中, 亦偶能標舉佚文,以供參考之用,尤其對於漢學古經的輯錄,更是頗費心力,此 舉對於後世經籍的輯佚,有著相當的啓發作用,說法詳見第 章第一節「《經義考》 對經學的影響」一丈,該文有較爲詳盡的說明。

(六) 竹垞「逸經」之目,對於後世書目的編纂,亦能有所影響。《清史稿·藝文畫》在纂輯之時,即將輯佚之書,置於每類之末,《清史稿藝文畫及補編》〈出版說明〉指出:

《蟄文志》經部初稿分爲十一類,最後一類是輯佚乙書。朱師徹冊

去了這一類,把輯佚書附在有關類目之後 每1131。

據此,是上鑑、章釬在編纂《清史稿藝文志》之時,曾將「輯佚」獨立成目,此舉相當特別,後雖被酬五類目,將其附入各相關書目之下,但此舉與「逸經」獨立成目,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竹垞於佚經的蒐求方面,雖非創舉,但對於後世的影響,卻遠超過逸文的搜集成果,這種深遠的影響,恐非竹坨生前所能預料之事。

綜合上述所論,「逸經」之目,雖非人量收錄所有的佚經遺叉,但其收錄的觀念,卻能帶動後也輯錄佚經的風潮,則其貢獻,亦不容抹煞,值得我們的重視。

十八、毖緯 五卷

《經義考》著錄 八八部毖緯類典籍,合計二八四卷。「毖緯」類典籍,係「著錄說經之緯書」 計 1141,有關其獨立成目,翁方綱持反對的立場,其云:「張衡問劉同校《七略》,倚無讖緯,據此則《經義攷》「毖緯」一門,略存其概可矣,似毋庸備載其書也 」 計 115.,這種論點,似乎稍嫌牽強,學術不斷的演變,讖緯之書,

註.12 翁方綱、《經義考補正》、 台北·新文豐出版有限股份公司,民國 73 年 6 月初版, 卷第十, 頁 155

[「]at 113 章鈺等編《清史稿藝又志及補編》、、出版說明》 北京 中華書局、1982 年一版 一刷 ,頁1~2。

註 1141 參考註 51, 頁 143 °

a 115 參考註 112·卷第十,頁 157。

已逐漸形成經學的分支,竹坨編纂經學書目,對於緯書的價值,有其獨到的見解。 在《曝書亭集》卷六十、〈鄭康成不當罷從祀議〉中指出:

經自爲經,總自爲緯,初不相雜,第如七曜四游之晷度,八能九錫之彌丈,三雅九至之遺制,經師所未詳者,則取諸緯侯以明之。蓋緯候亦有醇歇之不川,康成所取,特其醇者耳。炎祥神異之說,未嘗監及也、註 1110。

竹垞重視「毖緯」的解經功效, 比類的典籍, 有其醇駁之異, 端視解經者的學養不同, 故取材的作用, 也有所差異, 由於其書有助於治經, 馬經學的分支, 爲使讀者能重視其價值,故將其獨立成日。考讖緯之書, 盛行於東漢,《隋志》始立「緯書」一類,然立於群經之末,以爲經學附庸, 喬衍珀在〈論經部的分類〉文指出:

《七錄》以「讖緯」入「術技錄」,當因其與經原不能比別,且雖以術數之言,而《隋志》改入「經郡」,當因經師也用以注群經,且爲之作注,不過置於群經之末,有如《四庫總目》以「易緯」爲「易類」的 附錄(321.7)

「讖緯」所以入於經部, 主要是因爲賈逵、馬融等一般經師, 皆曾以緯注經, 全於其獨立成目, 乃是因爲文獻種類的增加所致。

有關緯書的分類,乃是從《隋書·經籍志》開始,方始增立「緯書類」,其小 环說明立目的源由。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積德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饗,則有天命之惡 蓋龜龍銜負,出於河、各,以紀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祕而不傳。觀者又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世不能稽问其意,故別五緯及纖,以潰來世 紅118 。

在中國目錄學史下,《隋志》的四部分類及其類目,是奠立後世編目的法式。姚振 宗在《隋書經籍志考證》中指出:「《隋志》)雖爲前代志經籍,亦即爲當代立法 程。註1.9 。其說的爲確論。《隋志》立「緯書類」之後,歷來的簿錄學家,大 都將其隸屬經部,《經義考》採之,惟類名改作「毖緯類」,名雖兩異,其實相同。

每1167 參考評9,卷八十、(鄭康成不當罷從祀議〉,頁699。

[[]註117. 參考註5、頁65 ~

^{[#118} 參考註 48,卷二二, 經籍一,頁 940~941。

註119] 姚振宗·《清書經籍志考證》, 台北·開明書店,不著年代 。

《隋志》雖立有「緯書類」,但其對於毖緯之籍,有所批評:

文辭淺俗,顯例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爲 僞 之後, 或者人加點竄,非其實錄 at 120 。

相較正統經學而論,有關讖緯之書,無論是風格或內容,皆有偏離經文大義的現象,然其書既經執政者的推倡,曾經大行其道,致使能獨立成目。例如:在王莽時代,即因三莽的喜好,使得符命之學大熾;東漢光武帝時,更以圖讖興邦,於是益顯於世,在「上有所好,下乙重之」的風潮下,儒者紛爲作注,更有以符識解經,使得宋均、鄭玄之儒,皆曾爲讖緯之籍作注;劉蒼正五經章句時,更以符讖之籍,校證經文,俗儒則趨時附會,增益其學,導致讖緯之說盛行,是以《隋志》得以獨之門類,以附六經之末,可見圖讖之學,亦曾顯赫於一時,其後歷經各朝禁制,使得圖讖之學,而臨散亡的厄運。《隋志》云:

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識,梁天監已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 之踰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

為更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秘府之內,亦多數亡 至1211。 在歷經多朝禁制之後,讖緯之書蕩盡,宮中特藏,亦罕見存籍,民間研治經學者, 更難以熟習讖緯之書,遂染上神秘色彩。《隋志》雖僅錄存書 1 一部,合計九十 卷,然通計上書,合爲一十一部,共一百二十二卷,適符《隋志》所云「祕府之 內,亦多散上。」的論點,可見讖緯類的圖書,確實散佚嚴重,使得讖緯之學的 傳習,遂成秘學。

竹坨洋於緯書始末,其撰有〈說緯〉一又,可視司《經義考》「毖緯」一類的 小序,其文在說明緯書的特點,其中涉及緯書的傳承,原文頗長,僅摘錄其中部 份要點如下:

自晉以降,其學寶微,然釋慧皎作《高僧傳》,稱法護博覽六經, 好心七籍,沈約作《宋書》,于天文、五行、符瑞,亦備引緯候之說。蕭 子顯《南齊書·志》亦然。而周續之兼通五經五緯,號爲十經。直至隋 焚禁之後,流傳漸罕,乃孔氏穎達、賈氏公彥、徐氏彥猶援以釋經,杜 氏公瞻、歐陽氏詢、虞氏世南、谷天堅編輯類書,間亦引證。今則樊英 傳注所載,《隋》《唐》、經籍志 所錄,《太平御覽》所采,學士大夫能 舉其名者寡矣 at 122。

^{#120} 參考註 48·卷三二, 經籍一), 頁 941。

註 121 参考註 48, 卷三二, (經籍一, 頁 941。

^{# 122} 參考註 9·卷六十, 記諱,頁 705·

據此,緯書傳承的始末,可得而知矣!緯書屢遭禁廢,存籍甚少,明代以後的公私藏書目,已無「讖緯」之目,以其書既罕流通,不便另立一目,以收繫此類的與籍。註23 ,但竹垞編輯的目的,既通考占今,不以存書多寡爲判斷的準繩,讖緯之書雖極其罕見,但其接陰陽術數以解經說,仍不天爲經學的旁支、竹垞在分類之時,係依經學體系爲考察重點,故不因典籍的廢存,乃刪去其目,是以「樂」、「透緯」等類目,於焉猶存。因此,其別立「毖緯」 類,以記讖緯之籍,並考各書存佚狀況,使此類典籍,得以置入經籍之列,與《隋志》置於六經之末的用意相同,藉以保留經籍的完整體系,其作法頗有可取之處。

十九、擬經 十三卷

《經義考》著錄·五四部擬經類典籍,合計 八六·卷。毛奇齡《經義考· 序》云:「擬經十二卷,此則不惟自爲義,并自爲經者,然而見似可瞿也,其與經 合邪,則象人而用之也,否則罔也。」(註 124 。所謂的「擬經」類,乃是「著錄 後世擬經之作,如:揚雄太玄擬易經」(註 125 。然而,亦有不盡擬經,僅託其名, 卻仍有著錄者,如《經義考》卷一七七,晏嬰《晏子春秋》下案語云:

諸家《春秋》不盡擬經,然既託其名,不容不錄,若齒立方之《韻語陽秋》、崔銳之《又苑春秋》,緣附不倫,斯去之、新,26,。

此一類目設置的目的,在於收繫後世仿經之作。自六經定名之後,後世模擬經書之作,所在多有,竹垞增立「擬經」之類,乃爲其創制,欲藉以收錄各朝仿經之作,有擴大收錄範圍的用意。

「擬經」類典籍的收錄標準,是將有關經書仿作的典籍,或是書名涉及」三經經名的典籍,悉數收入此目。一般而言,刻意僞作的作品,若作品保有原有書名,卻無止經經名者,則置入原經;若書名涉有上經之名者,則改隸「擬經」類,如《經義考》卷二七二,張蘭《僞尚書》一項(計127),即置入「擬經」類,此緣於書名涉有《尚書》之名,故隸入本目。若持《經義考》「擬經」之目的著錄內容,與傳統書目相較,其分類的概念,或有不同,尤其在「擬經」一項,更是差距頗人。此目所收的內容,易與傳統收錄不符,例如:傳統的史部編年類、雜史類的

a 123 参考註 8·頁 117。

註124 參考註3、毛奇齡序,,負1。

a 125 参考註 51 , 負 143 。

^{5 126} 参考註3,卷二七七,頁1。

^{# 27} 参考证 3,卷二七三·頁 2。

典籍,易於涉及《春秋》之名,故將其置入「擬絕類」,此類的判例,多有誤入之 矢,學者主張刪去浮濫訛增之例,如翁方綱《經義考補正》卷第二一,杜崧《杜 子春秋》條下指出:

行矩所載李氏《戰國春秋》以下,至亡名氏《歷代善意春秋》凡四十六種,皆不得入擬經,當刪 # 128 ·

其餘此例甚多,總計有六六部的與籍,列入「擬經」類,凡此均應刪去。這種情況的產生,主要是因爲《春秋》舊爲古史通名,及至孔子開始,始成爲專名,後世學者或以爲古史通名,故撰有史書之時,援用舊名,而有「春秋」之名,諸如此類的情形,皆應該刪略,以免混淆其例。其他如小學類的典籍,涉於《爾雅》之故;史部地理類的典籍,涉於《尚書》〈禹貢/之故;子部儒家類的典籍,涉於《易經》、《論語》、《孟子》之故;子部五行類,涉及《易經》之故;集部總集類典籍,涉於《詩經》之故,均易於改隸「擬經」類,是以章法顯得混亂,有過於浮濫之嫌。若能瞭解其分類的概念,係擴大收錄經學的內容,且收錄的準則,係依典籍的本質爲據,則對其「擬經」類的收錄及編排,將有清楚的認識。

「擬經」類的典籍,佚失情況嚴重,被竹垞判爲佚籍者,即多達一八五部, 七九六卷,存在的典籍,僅有一〇八部,五六二卷,此類的典籍,日於質量不 住,雖緣附經學之名,得以行世,但終因成就不高,降低流傳的機會,乃漸隨著 時代的演進,遂不存於世。

1十、承帥 五卷

毛奇齡《經義考·序》云:「承師五卷,則錄其經義之各有自者,而廣譽附焉。」 al .29 所謂「承師」者,係「著錄群經傳授之師承」 at 130 ,竹垞歸田之後,始 進行孔、孟弟子的聲訂工作、註 131 ,全於考訂的成果,有助於瞭解經學傳授的過程。

竹垞考訂師承傳授體系,其中整理的觀念,頗有可采之處。首先,歷來論及經學傳授者,大多起自於漢代。竹垞「承師」之目,卻稍異於前賢的論點,以經學的傳授,起自孔子傳經開始,其論及師承先後,乃自孔子弟子開始。《經義考》

注 128, 參考註 112, 泰第十一, 頁 167。

甘129、参考註3, 毛奇龄序,,頁1。

^{# 130.} 参考註 51·頁 143。

年13. 参考託9, 卷五、、〈孔子弟子考 指出:「歸田之殿,爰作〈孔子弟子考/,下及 門人,豎孟子弟子。」、頁 651。此外、《碾書亭集》所錄的內容,較之《經義考》 的資料稍詳,可見竹垞於成書之後,亦能不斷的增補考訂,是以《曝書亭集》編 輕較晚,所收也較爲齊全,其故在此。

卷二八 ,「承師」類目之下,有如下說明:

先民有言,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傳經之選矣。故曰:「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後之譜九經師授者,率始於漢, 挹其流而未探夫原者也。茲述承師,自仲尼之徒始 至132 、

竹垞在「承師」五卷之中,「起自在子弟子、門人,下迄宋代諸儒的傳授體系, 能有詳細的考訂,有擴大收錄內容的作用,且有助於瞭解歷來傳經的體系。

又考訂之時,不限於七十子之數,完全依憑文獻的內容,來取擇考訂的數量。 竹垞於《曝書亭集》中,曾指出歷來考訂師承的錯誤觀點:

議祀之典,先橫七十子之目于心胸,慮溢七十二人之外,于是論者 紛綸,以隱斷爲進退 22 137,。

竹垞考訂帥承傳授體系,能衡量實際的又獻,不先預定立場,是以考訂的內容, 能併合諸家之說,對於瞭解各說的差異,也能有所助益。

又古代的人名,其中名、字相同者甚多,前人屢有併合之舉,竹垞上張不可 因爲名字相類,而疑其必爲一人。《經義考》 八一,「鄭子國」下錄有司馬貞的 論點:

《家語》:薛邦字從,《史記》作國,而《家語》稱邦者,蓋避漢祖 諱而改,鄭與薛字譌也 註 134 。

可馬貞僅據「邦」、「國」「字,當因避漢高祖名諱,改「邦」為「國」,因而懷疑「薛邦」、「鄭國」為同人,這種懷疑的態度,由於過於牽強,竹垞加以反對:

薛邦、鄭國·子徒、子從,安得以名字相類而并疑其姓氏之誤邪? 乃議祀典者封鄭而罷薛,安見其必爲一人?揆之於禮,終有未安也 由 1351 ^

竹坨反對司馬貞的觀點,其持論的觀點,乃在於古人名字多有相同,不得因其中 字相同,致使任意併合。

上述三種的整理概念,使得竹垞在「承師」一目的整理,能突破前人的限制, 形成完善的體系。但全目最大的創發,是針對任意併合,導致祀典之缺,提出其個人的批評。如《經義考》卷二八一,「魯孺子悲」條下案語云:

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惟因《論語》紀悲欲見,而孔子

^[32] 參考註3, 卷二八一,頁10

^{#133} 參考註 9、卷五六·〈孔子弟子考〉,頁 651 ·

至134、参考註3、卷二八一,頁5引錄其又。

^{、12 1351} 參考証3,券ニハ一,頁6の

以疾辭,疑礼子拒之門牆之外,不屑教誨。當知始雖辭疾,終授以禮, 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反不得與配食之例,斯則祀典之關矣 並 136 ° 竹垞根據文獻的記載,確知孔子曾親傳孺悲〈士喪禮〉,以其人理應入祀孔廟,然 卻因爲後人妄議,剔除其入祀的資格,實屬不當。

又《經義考》卷二八 ,「魯顏子何」條下案語云:

秦冉、顏何二子,于弘治元年少詹事程敏政請正祀典,疑爲字畫相 近之誤而罷其配食,自翮不舛于禮,一冼前代相對之陋,永爲百世可遵 之典。然生數千載之後,安見二子必無其人。釋 曇積 上言于周太祖 曰:「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堂人室者莫過數人,自餘已外, 皆容斥逐?」被釋氏之言尚然,乃以臆見斥先賢之祀,天資刻薄之言, 吾未信爲百世內遵也 註137 。

「秦冉」、「顏何」理應分爲二人,不該安改祀典,任意牽合,而誤併爲一人。竹 定對於程敏政、張孚敬等人的諸多作法,每提出抨擊,以其完爲廢斥,實未能爲 百世所遵行之道。觀其所考的師承關係,較之前人所論事項,較爲合理,也能贏 得後人的稱許,如查愼行在《曝書亭集》〈查序〉中指記:

先生、案:指竹圫 嘗謂孔門弟子,申黨、薛邦,後人不當以疑似 妄爲廢斥,謂曲阜縣令,宜用周公後東野氏爲之:謂鄭康成功存箋疏, 不當因程敏政一言,遽罷從祀:謂王陽明事功人品,炳烈千古,不得指 爲異學,輒肆诋誤,凡此皆有關名教之大者(ze.38 c

張維屛錄《兩浙輶軒錄》亦有是論,可見竹坨對於「承師」一項的考訂,實能得到學者的肯定。從竹垞反對的意見來看,主要是其考訂的結果,和前人的論點不合所致。由於竹垞審訂的內容,較不輕点併合,是以其說較爲嚴謹,也較爲可信。

「承師」 門所考的事項,多述及各經說的傳授體系,對於我們瞭解學說的發展,實有莫入的貢獻。竹定編纂《經義考》的目的,在於承繼漢儒占經的傳授體系,是以重視師承的傳授,於是將各經學名家的背景,依序擊埋,使得我們可以輕易掌握其流傳的始末。竹定獨立出「承師」之門,並檢附「廣譽」的相關敘錄,可供我們從事相關問題的探討。至於所謂的「廣譽」,乃是收集有關各經學名家的相關評價,富然僅侷限於好的評價,由於收錄的斷限,僅及於隋代,未能單獨成目,僅附於「承師」之後,但其內容與「承師」隔開,如就分類的概念來看,

計136 參考註3·卷二 L - · 頁8。

[、]註137 参考註3,卷二八一,頁80

亦接近單獨成目,只是收錄不全,僅能成爲附錄。

2. 、 宣講、立學 合一卷 (闕)

宣講、立學之目、僅存其目、未錄經籍、解題、顯係本書的纂輯、乃是未成之作。所謂「宣講」者、乃是記載「公眾前講演」之事、講演的內容、自是以經學為主。古代講經之事頗多、造就各期經學講演的盛況、甚至在清代初期、經師學者、常在公眾前講演群經、或是討論五經的經義、詳情請參閱第四章的說明竹坨有感於講經活動的盛行、有助於經學的開展、故擬「宣講」一目、藉以蒐求關於講經的記載、惜屬稿未成、空留其目。至於「立學」者、意欲蒐集「有志學習經學」的案例、藉以鼓勵經學的研習。綜而言之、「宣講」乃收錄經師講經的事蹟、至於「立學」者、應是收錄有關學者動於五經的記載、惜二者均未能完稿、使得後人無從得知其內容、實爲可惜。

1. 刊行 五卷

《經義考》總計取錄七九部刊石類典籍,合計四八四卷。毛奇齡《經義考·序》云:「刊石五卷、書壁、鏤板、著錄各一卷、通說四卷,此皆與經學有繫者,然而非博極群籍,不能有此。」 at 139 ,章學誠在《永清文徵金石敘錄》中指出:「右一字石經一字石經之屬,經學之準繼也。」,可見石經之屬,係經學的支系,要研究中國經學的發展,或係研究文字演變的脈絡,可以藉助石經的此勘,得到研究的題材。童鷹九在〈石經書日〉中指出石經的功效:「欲明召國文字遞嬗之跡,同音互借之理,使經義然大備,垂教萬世,其功不可沒也。」 並 140 ,可見其有助於考察文字演變之理,對於瞭解經義的內極,也有所助益。《經義考》雖非專收石經的書目,但竹垞設有「刊石」 目,藉以收繫歷朝石經之屬,對於瞭解經學的流傳過程,或是經義的探討,皆能提供助益。

歷來目錄學家對於石經的安排,大抵有「種方式,其中一種是依循《隋志》、《舊唐志》、《新唐志》之例,將石經之類的典籍,置人「小學類」,完全沒有出例的情況。另一種則是依其典籍的內容,分別置入各經之下,如有關「詩經」類的石經,則置於「詩經類」之下;「尚書類」的石經,則置於「尚書類」,不再置於「小學類」,此類的書目,有《郡齋讀書書》、《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經籍考》等,諸如此類的安排,石經的資料,隨著內容的差異,分別隸屬各經類目之

註139 参考註3、毛奇龄序,頁2、

^[12 140] 童鷹九 : 石經書目 , 《嘉義師專學報》第四期, 民國 62 年 5 月 , 負 33

下,無法歸併在同一類目之下,自然也難以考察其學術發展的過程。南宋以後,人抵沿續此一風格,未見將石經獨立成專目者,及至竹垞,始獨立成目,究其作 法,亦如同《爾雅》類自傳統「小學類」裁出,另立新目,頗有「尊古」的意味,且可以觀覽各種石經的發跡、演變等過程,使類目的安排,能達到「辨章學術,另鏡源流」的作用,

清代學者常能重視石刻的價值,如顧炎武、錢人昕之流,率皆引石刻以證經、 史、竹咤亦深明其理,遂將石經獨立成「刊石」類,藉以「著錄歷代經之刻石」 計 ,顯見其對石經的重視。竹垞早中常在四方遊歷,每遇刻石碑碣,見持與經史 相互參校,頗能補證史料的訛謬。石經在歷經千百年的風雨侵蝕,乃至於洪水、 地層的變動下,經文面臨毀損、剝蝕的危機,竹、定能洞察其文獻的價值,乃收集 相關的文獻,獨立「十.石」 類,藉以含攝所有的石經文獻,以利經籍的考察, 其敏銳的洞察力,實值得後人的重視。

刊石與書壁的價值相近,只是收錄的內容或有差異。翁方綱《經義考補止》卷下一,《唐太學壁經》條下指出二者的差異:「書壁者,乃諸經本文,刊石者,則諸經音義,所云五經文字者也」 對 .42 。「書壁」所收的內容,僅及於各經的本文,未能計及音義。至於「刊石」的內容,則旁及文字音義,是以內容有極大的差異,實定分立二日以繫之,能有參考價值,但其對於石經的殘字的刪略,亦使其整理的內容,缺乏更好的價值。翁方綱《經義考補正》卷第十二指言:

案竹垞于《隸釋》、《隸續》所載石經、刪去其殘字,而引其跋尾、

但殘字既不載,則敬尾亦無從考證矣 \$1141 、

石經佚上的情形,十分嚴重。竹垞判爲佚籍的石經,有四八部, 二 卷,顯見 石經文獻的佚上,值得我們多加重視,若能將現存的石經,逐一拓成拓本傳世, 則其提供的校勘價值,將不遜於古代刻本,故此類的典籍,值得我們多投注心力, 加以整理其文獻。竹垞重視石經的價值,故將其獨立成目,借其刪去殘經經文的 舉動,卻失去更好的參考價值,實爲可惜,翁方綱既摘其失,復又補訂殘經經文, 其作法值得效法。

1:、書壁 一卷

翁方綱《經義考補王》卷第十二,《唐太學壁經》條下的說明,能解讀「書壁」

[、]缸141 參考証51,頁143。

註 1421 參考註 112,卷第十二,頁 188。

[[]注143 参考註112、卷第十二、頁178。

的性質:

聘珍按:唐太學壁經亦張參所定, 续非五經文字也, 壁經是五經本 又, 並無音/E at 44 °

又《經義考補正》卷第十二,《唐大學壁經》條下云:「書壁者,乃諸經本文,刊 有者,則諸經音義,所云五經文字者也」 計145 。是以所謂「書壁」者,乃是記錄五經的正文,其中並不夾錄其餘諸經音義,這正是「書壁」和「刊石」的最大 差異,這種差異之說,亦可見於「顧炎武」的論點,翁書徵引顧氏之論云:

五經天字,自上金而木板,自木板而石壁,不知上金木板乃所云太學壁經,皆是經本、而非五經文字,蓋五經文字未嘗書壁也 52146 。由於「書壁」乃係土途木板所製,置於太學,以供學者參校之用,其效用亦等同於石經,只是在材質表現方面,略異於刊石之屬,且內容僅錄石經下文,並不及於諸經音義,自然也就不甚流通,兼以上途木板易於損壞,是以不復存於世間,故竹垞僅錄一部,且經判別爲供籍,其故源出於此。

二四、鏤板 一卷

所謂「鏤板」者,係「著錄歷代經書版刻記載」「at 147 ,其間所論的要點, 舉凡經籍刊印時間、書體、地點、流程、版本異同、優劣、功過等等,若能配合 其他關於版刻記載的敘錄,則足以瞭解經籍刊印的種種過程。然而,竹坨雖獨立 「鏤板」「項,藉以記錄刊本的原委,然對於各著錄典籍的刊本異同,卻未能明 辦,殊爲可惜。章學誠於《論修史籍考要略》第十一條「板刻宜詳」項云:

朱氏《經義考》後有刊板一條,不過記載刊本原委:而借其未盡善者,未載刊本之異別也 # 148 。

是以竹垞於《經義考》中,未能明白整理各經籍的版刻異同。章氏有「如有餘力所及,則當補未氏《經考》之遺 āl 149 」的想法,但卻力有未始,無法確實補錄版刻的資料,是以此爲浩大工程,若非集眾人之力,群策群力,則未足以輕議也。

傳統的綜合書目,係以圖書爲其著錄的主要內容,竹垞特別標示「鏤板」

^{32 144} 参考註 112,卷第十二,負 187。

^{# 145} 參考註 112,卷第十二,負 188。

年146 參考註 112、卷第十二、頁 188。

註 147 參考註 5], 自 [44 0

註148,章學誠 (論修史籍考要略,,見載於《校讎通義》 竹錄。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轉引昌彼得編輯 "《中國日錄學資料選集》,民國 73 年 1 月 ,頁 653。

^{[4]49} 阿前註。

類,所載的內容,是關於各經籍鏤板的過程,非專以經籍傳本爲著錄的對象。此目所載的資料,並非以經籍爲著錄的對象,故其收錄的觀念,已突破傳統書目的收錄概念,也兼及相關學理的探討,對於瞭解經學的相關議題,能提供更多的參考價值,絕非單純簿帳式書目,所可比擬的。此 編纂的概念,對於後世專科書目的分類概念,產生重大的影響,使得後世書目在編纂過程中,不會侷限於傳統的類目,而能依據實際的需要,來編排類目。

. 五、 著錄 一卷

所謂「著錄」,是「著錄歷代經籍篇卷數目」 : .50°, 竹坨在各經之末, 未能通記卷帙、部數、卻將卷帙的統計, 輯爲 編, 使讀者能得知採錄的來源, 並彰顯各期經籍的數量變化, 是以「著錄」 項, 雖僅 卷, 但有利於查考各期經籍著錄的情況。

二八、通説 四卷

所謂的「通說」,乃是「著錄歷代說經、說緯之嘉言」 註 sī 。此目所記的 內容,多為泛論有關《經》、《緯》的嘉言名句,使讀者得知各經的價值,以為研 治經學的參考。竹垞在〈寄禮部韓尚書文〉中,以「通說」終焉,則以「通說」 位於類目之末,然今存「通說」之目下,尚有「家學」、「自敘」「項,顯然在類 目的次第十,曾經加以調整過。

七、家學 一卷、闕)

竹垞立有「家學」一目,惜有目無書,內容從缺。考察竹垞方目的原因,應係整理經學傳承中,有親屬關係的傳授體系,如祖孫、父子、叔姪、兄弟之間的傳經情況。例如:上雱的經學,是繼承其父王安石的學說,故其經說的主張,理應近同,竹垞持立「家學」一目,以期收錄有關親屬相承的傳經體系,這種收錄的概念,將有別於一般的師承關係,惜屬稿未成,即已身故,故有日無辭,殊爲遺憾,竹垞在「家學」一目的次第,也曾加以調整過,其在〈寄禮部韓尚書文〉中,置「家學」於「擬經」、「承師」之間,看以次第而論,當以〈寄禮部韓尚書文〉較佳,且較能符合竹定本意,顯示此書在編纂初期,雖有依循的準繩,但其後有所改工,是以產生不同的編排方式。

^{〒1501} 參考註 51, 頁 144。

註 1511 參考註 51,頁 144。

7.八、自敘 一卷(闕)

竹垞設有「自叙」一目,惜內容付之闕如,使我們無法瞭解其編目的觀念, 且對全書的編纂、動機、參考文獻等等,均未能清楚明白,僅能依據常理推求之。 因此,竹垞末能撰有「自叙」一目,使我們無從瞭解整個編纂的過程,其中的缺 失,更甚於「宣講」、「方學」、「家學」等目的缺漏。

綜合」。述所論、竹垞亦能清楚的認識各類目間的特性,是以其在類目安排方面,能依照各目所涵攝的內容,來加以分類歸併,使得全書類目的安排,能承繼前目的優點,有所創新,故此點對於後世專科書目的編纂者,有著極其深遠的啓示作用。由於專科書目收錄的內容,與傳統簿錄不司,如果能突破傳統綜合書目的分類方式,純粹就典籍的體系來加以歸併分類,則書目的分類體系,將更能達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用,如此一來,則書目的編纂,將有其完善的編目法則。

第三節 《經義考》的分類特色

中國占代目錄的編纂,向來重視分類的變化,學者在編纂的過程之中,往往會隨著文獻上體的變化,逐步調整其類目的安排,是以從文獻分類的方式,可以察知各種的學術變化,所謂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效,即針對類目的安排,从及典籍數量的增減,來詮釋學風的改變,是以類目的安排,和著錄內容的多寡,往往有著密切的關聯。王余光在《中國文獻史》第一卷云:

中國又獻內容的變化與又獻類別的演變是密切相關的,文獻類別的演變正是文獻內容變化的一個具體表現 # 152 。

文獻類別的演變, 征往是文獻內容產生質變所致。《經義考》著錄博富, 舊有的分類方式,業已無法收納各項內容,故在類目分化上,勢將面臨新的變革。隨著學術的日益進步,專業化的書目編纂,將成爲日錄學者努力的新目標。因此,該書正是專科日錄的權威之作,故能重新考量分類類目的安排,且能衡諸學術的體系,重新予以分類,這種創新的分類體制,業已成爲其後專科目錄編纂者的參考,使專科書目的分類方式,能勇於突破舊有的成功,依學術整體的考量,來加以分類,使得後世在分類觀念上,與起相當重大的變化。下文即針對其分類的特色,提出一些說明:

程152 王余尤 《中國又戲史》,第一卷, 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3月,頁94。

一、嚴密的分類體系

《經義考》收錄周、秦以下,迄於清初的經學典籍,著錄的數量,達到八千四百餘部,在這些龐大的著錄資料中,有助於形成嚴密的分類體系。由於竹垞採取輯錄體的編纂方式,能綜整眾多的書目資料,故其分類的方式,也勢必會針對前代書目的分類方式,提出 番變革,其中最大的特點,即是形成完善的分類體系,下文即針對其類目的安排,取與前代書目相較,藉以明白其分類的嚴密與完善,實有值得紹述之處。茲說明如下:

項	漢	ť	隋	善	新	崇	郡	遂	直	通	米	文	國	ij	萬	F	澹	經
				唐	唐	文總		初堂書	N			淵閣	史經籍	川書	卷掌書	頃堂書	生堂書	Ŕ
Н	٠٢.	錄	ć.	志	رث.	H	齋	計	齋	考	ىك.	当	潜	忐	書日	青月	書日	考
御作牧撰												1 國朝	制書					1
©∏ S	l	1	l	1	1	1	1	2	1	I	1	2	2	1	1	1	1	2
書	2	2	2	2	2	2	2	3	2	2	2	3	3	2		2	2	3
許	3	3	3	3	3	3	3	4	3	4	3	4	4	3	3	3	 _ 3	4
周禮	4 農	4 禮	4	4 20	4 70	4 (#	4 禮	有傳	4 禮	4 禮	4 禮	6	6 禮	4 禮	 5 禮	4 禮	5. 禮	5
儀禮												7						6
禮												8 費計						7
通	- 1																	8
禮																		
樂	5	5	5	5	5	5	5	6		10	5	9	7	15				Ŋ
春 秋	6	6	6	6	6	6	6	7	5	5	6	5	5	5	4	5	4	10

論.	7	7	8	8	8	*	8	8	7 許孟類	6	8		9	8	7	7	7	11
語:									類									
孝	8	×	7	7	7	7	7		6	8	7		8	10	6	6	6	12
經		 -																
ř.									7	7			10	9	8	8	8	13
Í													<u> </u>					
湖		10	10 小、 型	12 學	11 . 學	10 學	10 小、 學	9 点 劈	10 F	14 月、	.0		12 小 學	13 學	10 小	10 小 學	11 / 學	14
雅		PA P	72			學			_	t						學		
群				10 經雜解	10 經維解		9 解解	1 經總	8 經解	9 經解	9 經解	10 諸 経 U	11總經解	21 總經	9 終解		9 經網	15
經				7.1								總額						
рд												12			-	9		16
<u>t</u>																		
Æ																		17
經																		
毖			9	9	Ŋ				9	1,3	- 1							18
緯			緯出	纖緯	識緯				9 讖緯	13 識緯								
- 擬											=					_	Í	19
£48					Н													
承														+				20
師																		
官			-	1														21
講										1								
<i>7</i> .				1			_								+			
學																		
t-J						_							-	Ţ			-	22
τ_0																		
書	\														İ			23
橙						1							- }	1				

鏤	1 1 1 1 1 1 1			24
恢				
*				25
錄				
地				26
N				
· 新				27
學				
11				28
汝				
	1 1 :-L :-C :-C :-C :-C :-C :-C :-C :-C :-C :-C	11 3 性理 12 監法	6人學 7中庸 12儀汁 14道學	10 理學

竹垞在分類類目方面, 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 旧於其中收錄多達八千四百餘部典籍,四千一百餘位經學家的撰著,雖然偶有遺漏之處,但這些爲數眾多的經籍, 正是形成中國經學體系的主軸,且足以形成嚴密的經學架構。從上述的類目安排中,我們可以明瞭的看出其類目的安排,已不純然是以經籍著錄爲主,也能兼及經義考證的相關解題,例如:「易類」到「四書」等目,係以經籍爲著錄的要項;至於「逸經」、「擬經」以下,迄於「家學」等目,多是經籍的相關問題,觀其所涵攝的內容,已明顯突破舊有的書目類目,擁有嚴密的經學體系。從上述的簡表之中,我們可以得知如下幾點看法:

(一)有關經部·禮類的典籍·前賢率皆以「禮類」繫之,不另區隔成目,惟楊士奇《文淵閣書目》乃將其區隔爲「周禮類」、「儀禮類」、「禮書」等三目,然竹定襲其觀點,另又細分其目,將傳統經部·禮類之籍,區隔爲「周禮」、「儀禮」、「禮記」、「通禮」等四類,分類更爲細緻,對於瞭解「禮經」的性質,明顯較前目史爲細緻,使讀者能一覽其目,可以得知其確切的性質。

(二)《樂經》久佚·自漢代以迄南宋之初,皆列有類目,且置於八經中的重要位置。然而,自陳振孫之後,乃基於學術的演變,乃將其刪略不論,至於《通考》、《自川書志》則結合後世琴、樂之書,將其次第移後,分置於經書之末,雖不失爲 種解決的方式,只是有違原來《樂經》的本質,如此的安排方式,是否仍應列於經部,恐仍待研議。因此,如就反映學術的脈動而言,則經部不當列入「樂(書)類」,理應將此類的典籍,置入史部、儀注類,或係予部・雜藝術類,或係集部・總集類等類,方能符合其實情。然而,竹垞在編目上,仍標舉「樂」類,乃是就整體學術的發展,來加以歸類其目,使其書目得以反映整體的經學體系,對於瞭解一千年來的經學變化,也有蓄清楚的認識。

一《孟子》一書,乃是遲至宋代之後,始漸目受重視,故從傳統了部,儒家類典籍,提昇至經部的範疇,然而,在廣進之初,尚未能獨立成目,僅是列入「論語」類之下,如尤袤《遂初堂書目》,將《孟子》、《孝經》附列於經部、論語類之下;及至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率先將《論語》、《孟子》合併成「語孟類」,何廣校先生在研究《直齋書錄解題》時,將陳氏此舉,視同「目錄分類學上」人發明與貢獻」。153 ,其中的論點,實能點出振孫因時制宜的創見。其後,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乃將「孟子」獨立成目,是以《孟子》在於經學的地位,始至此完全底定。竹垞承襲前目,將《論語》、《孟子》各自獨立成目,惟將《論》、《孟》同撰之書,置入「論語類」中,不另繫他目,此乃由於部數較少,且性質重複所致。有關《孟子》 類的與籍,得以獨立成目,可以形成嚴密的經學體系,如此的安排,也深爲後世簿錄學者的肯定,遂成爲後也經部分類的定法。

(四)有關於「小學類」典籍的收繫,竹垞單收《爾雅》一類的圖書,並不及其他小學之書,作法明顯與前目不同。竹垞有鑒於小學之類的典籍,所涉的內容極廣,其中字書、韻書的部份,僅爲「具之書,與經學的概念不符。因此,竹垞不以傳統的「經部」爲其收錄的範圍,而以「經學」、「經義」的概念出發,是以對於「小學類」的與籍,僅收錄「爾雅類」的圖書,顯然是以此類的典籍爲解經的要籍,且此類的圖書,已列入「十一經」之林,遂將其獨方成目,如此的安排,顯然更符合經學的性質,至於其他「小學類」的典籍,則並非純然以解經爲要,是以略而不論,乃將其餘字書、韻書之類的典籍,排除在《經義考》的收錄範圍,此是觀念不可所致。因於《經義考》在「小學類」典籍中,僅收錄「爾雅類」的典籍,並不兼及其他小學類的典籍,是以成爲後人詬病的對象。其後,謝

¹ 注 153 参考缸 73,頁 76

啓昆有《小學考》的纂輯,乃是補錄竹垞「小學」類典籍取書未盡的缺天,此點後有助於後人參考之資,但係完全以傳統的經部概念,來釐測竹垞《經義考》的收錄觀念,顯然並非完全的合理。蓋竹垞《經義考》之輯,並全全部輯自傳統經部典籍,也兼收部份史部、子部、集部之籍,然其在經部小學類的與籍,則僅收錄「爾雅類」 門,亦是竹垞特意爲之,若以傳統經部小學類的範疇而論,自會有收錄不全的缺失,這是理解上的差異所致。

(九,關於「四書類」的分類安排,率先獨立成日者,當可遠溯《文淵閣書目》,然該日僅立「四書類」,卻未見「論語」「孟子」二類,與竹垞安排的方式,稍有不符。真正與竹垞安排近同者,首推《千頃堂書目》一書,該書將「論語」「孟子」「四書」獨立成目的分類法則,則明顯影響其編纂的方式。尚彥文《千頃堂書目研究》中指出:

自《隋志》以來,在經部中將《論語》、《孟子》、及《四書》各工 爲一類者,實以《千頃日》爲首倉, 註 154 。

有關此種安排的方式,四庫館臣於《四庫提要》卷八五,史部目錄頻一,《千頃堂書目》條、提要云:

經部分十一門,既以四書爲一類,又以論語、孟子各爲一類,又以 說大學、中庸者人於三禮類中,蓋欲略存古例,用意頗深,然明人所說 大學、中庸,皆爲四書而解,非爲禮記而解,即論語、孟子,亦因四書 而說,非若古人之別爲一經,專門授受,其分合殊爲不當。 at 155 周彦文先生亦同意此種見解,茲錄之於 >:

按自南宋朱熹合併《論》、《孟》、《學》、《庸》四書以來、《大學》及《中庸》即可說己脫離《禮記》之範圍。故既南宋以來的學術而論、《論》、《孟》、《學》、《庸》及合解四書之著作,應置同一類內,方可彰顯學術之變遷,以達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功效。再就日錄學之體制而論,以大包小,於理爲合。是以《千頃目》既已工四書類,即可將《論》、《孟》、《學》、《庸》之單獨普述一併隸屬之至156。

是以有關《經義考》將《論語》、《孟子》、《四書》分爲「目, 並將《大學》、《中庸》置入禮記一目,雖合於古法,但仍未爲後來學界所認可,僅能視爲當時學界的一種認知罷子。此外,《百川書志》亦有將「大學」、「中庸」獨立成目者,但竹

E 154 參考註 98, 頁 148 °

証 155 參考註 21、参八五、 史部·月錄類 一〉、頁 732 上。

旺156 參考註98,頁181~182 €

吃未能採納此法,僅依據古法,將其置入「禮記類」,故在類目的安排上,亦顯比 其編目的原則,並非完全根據 種書目所致,故在類目的分排上,與前代書目稍 有異同,我們可以從其差異之處,看出竹吃編纂的特點,實有其個人的見解。

(六)有關讖緯之書的收錄,《隋志》獨立田「緯書」 目,《經義考》則改為「毖緯」一項,另有「通說」四卷,其中第四卷輯「說緯」之嘉言論證,竹均附有案語一則,其中有云:

直至隋焚禁之後,冼傳漸罕,乃孔氏、賈氏、谷氏納援以釋經:杜 氏、歐陽氏、虞氏、徐氏編輯類,問亦引證,今則獎英傳注所載,隋唐 經籍志 所錄,《太平御覽》所採,學士大夫能舉其名者寡矣 與157。 是以清初雖已不重讖緯之書,但竹垞仍根據所輯錄之內容,方爲「毖緯」一類, 此是依據學術的整體考量所致,觀其分類的依據,並非根據現存典籍的情況,爲 其分類的標準。有關讖緯之籍,乃是盛行於東漢之時,《隋志》始方「緯書」 類, 然立於群經之末,以爲經學附庸,喬衍琯先生在《論經部的分類》一文指出:

《七錄》以「讖緯」入「術技錄」,當因其與經原不能比附,且雜以析數之言,而《隋志》改入「經部」,當因經師也用以注群經,且爲之作注,不過置於群經之末,有如《四庫總日》以「易緯」爲「易類」的 粉錄 #1581,

「讖緯」之所以人經部,其主要係因賈逵、馬融等 般經師,皆曾以緯注經,至於其中的作用,則一如「「學」類之入於經部。至於其獨立成目成類,乃是因爲文獻種類的增加所致,

關於「緯書」之類的沿革,胡楚生《中國目錄學》有一段完整的說明,茲引錄如下:

議緯之書,盛於東漢,故班固《漢志》,尚不著錄,及至《隋志》,始立「緯書」一類,降至陳氏《直齋書錄解題》及馬氏《經籍考》,猶有「讖緯」之類,隋《隋志》小序,即已有言,謂宋代 策:係指劉宋大明中,已禁圖纖,隋代煬帝即位,盡焚讖緯之書,故焦汯《國史經籍志》以下,並無讖緯之類,亦以其書,焚毀殆盡之故也。2159。

是自《國史經籍志》以下,「讖緯」之類的類目,已難見於諸家書目著錄,蓋諸家書目分類的依據,多據現存典籍爲登錄的標準,歷代緯書既遭禁毀,所存數量不

註157 参考註3,卷二九人,頁11。

SE 158 参考註5,頁65。

^{#159} 参考註 8, 頁 117 c

豐,其分類的類目,亦能有所調整,是以「緯書」之目,往往已被刪卻無存。《經義考》的撰著目的,係博採諸家書目,兼採前人敘錄,故而在編纂的目的上,並不以現存經籍為其考察的要項,而以考察歷代經籍存亡的變化,建構出完整的經學體系,爲其分類的準繩。前代既多「讖緯」之書,致使竹咤爲求反映其確實體系,是以有「毖緯」之目,以利安插歷朝「讖緯」典籍。這就是爲何「緯書」之目,業已消天於明後各家著錄之中,卻仍能見於《經義考》的主要因素。從竹垞對於「毖緯」 類的安排得知,其並非專主於明未以來的分類型態,乃逕以文獻的架構,爲其分類的依歸,這種編纂的作法,則深刻影響到稍後專科目錄的編纂,使後世專科目錄編纂者,並不會侷限於現有的類目,而能依據編排的要點,來調整類目的名稱,以求確實反映學術系統,這對於日錄學類目的發展,無形中能開啓出一條康莊的道路。

(七)有關「擬經」類的安排,乃是竹垞的創見之一,觀其收錄的對象,乃是有關經書的仿作,或係書名涉有十一經經名者,故許多子部,儒家類的典籍,則悉人「擬經」類以繫之,又其他涉及「易」、「尚書」、「壽經」、「春秋」、「爾雅」諸名之書者,率皆收入本目之中,此目的建立,也有助於完善分類的體系,使經學相關的典籍,得以歸入經學的範圍,其作法頗有參考之處,借有過於浮濫之嫌,說法詳見第九章「《經義考》的缺失研究」一文。

、八《經義考》所錄的類目,明顯要較前代書目的經部類目爲多,如「逸經」、「承師」、「宣講」、「立學」諸目,俱是前代書目未錄的類目,此乃緣於編纂概念的是異所致,蓋竹垞所錄,並非專主經籍的著錄,而是搜集所有關於經學的敘錄,故有此差異。

根據上述所論的內容,可以得知竹垞分類的類目,實有其嚴密的體系,且其中的類目安排,亦不乏創見之目,這種依據學理的系統,不純然以現存與籍爲主的分類觀念,使其在類目的取擇上,能夠擁有創新的空間,這種創發的觀念,使其能架構完善的經學體系,對於後世目錄學的發展,實有其啟示的作用。

1、創新的分類觀點

竹垞在分類觀點上,能有創新之處,影響所及,對於後世專科書目的分類概念,也有啓示的作用。總其創新之處如下:

(一)分類的類目,不純然專主一種書目的分類方式,而是依據學術的體系, 來加以歸併其類目,是以其類目的安排,頗有創新之舉,例如:「逸經」、「擬經」、 「承師」、「宣講」、「立學」、「刊石」、「書壁」、「鏤板」、「著錄」、「通說」、「家學」、「自敘」。諸目,均屬於竹垞的創獲,說法已見上文的分析,茲不贅述。竹垞對於分類觀點的突破,雖承繼明代目錄學家的勇於突破舊目所致 註 160 ,但顯然更有體系,能形成完善的體系,說法詳見一文。分類類目能突破舊目的限制,純然依據學術的體系,來加以歸併,使得類目更能反映其著錄的內容,對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考察,顯然有較大的助益。此外,竹垞在分類的觀念工,不純然以經籍爲著錄的主體,其中也包含各種的經學課題,對於我們瞭解各種經學的發展,也能有所幫助 由於竹垞分類的觀點,不純然依據舊有的經部類目,使得後世專科書目的編纂者,能夠在這種觀點的啓發下,突破舊有的類目限制,使得後世專科書目的編纂者,能夠在這種觀點的啓發下,突破舊有的類目限制,使得後世專

(二) 竹垞調和「景質」、「依體」之間的分類衝突, 完全依據書籍的「本質」, 爲其分類的依據,使得歷來在書籍類目的歸併上,往往會產生「崇晳」、「依體」 的分類歧見、得以消失於無形、則其作法頗有可取之處。所謂的「崇質」、乃是以 書籍的「本質」爲分類的依據,例如:「易經」、「書經」等類目屬之;至於「依體」, 乃是依據書籍的「體裁」爲分類的準繩・例如:「類書類」、「編年類」等屬之。言 種分類標準的不一,往往會造成分類的差異,究竟應該歸屬於何目?往往使人費 盡思量,卻難以標準的法則,可以徹底的解決此類的歧異,例如:胡元質撰有《左 氏摘命》一書「a. 16」,可以依據其內容的資料,將其歸類於「春秋類」;也可以 依據其體裁・歸併於「類書類」、究竟該併屬於何目、則難以取得有效的共識。因 此,日錄學者爲求解決此類的歧異,乃發展出「互著」、「別裁」的著錄方式,以 期能使此類的差異,達到圓滿的解決。所謂的「互著」,乃是將同一部典籍,同時 著錄於不同的類目之中,使讀者可以依據不同的認知概念,均能檢索到相關的條 目;至於「別裁」之法,則是將一書之中的部份內容,裁篇而出,將其併入相關 的類目、如此一來、可以檢索到相關的主題、不致於錯失研究的材料。有關「互 著」、「別裁」的處理方式,的確可以解决「尕質」、「依體」的差異問題。然而, 竹竓對於「崇質」、「依體」的歧異,則有另外的解決方式,即完全依據圖書的本 質,爲其分類的標準,例如:《通考》將楊均《魯史分門屬類賦》、胡元質《左氏 摘奇》、洪适《經子法語》 書、均置入了部、類書類 a 162 。然而,竹垞審定

租 160 說法詳見本文第四章第一節「日錄發展的演變」一文,該文有較清楚的說明,茲 不重述。

注 161、参考註 23、卷五五、頁 1272。

註 162 楊均、胡亢質、共适之書,分見於《文獻通考,經籍考》 參考註 23 卷五五,頁

其本質, 具, 將楊均、胡元質之書, 歸入「春秋類」 詳 16; ,至於洪适《經子法語》, 則置入「群經類」 164 ,如此 來, 則避免楊均、胡元質、洪适等三人之書, 列入其他諸司, 因而喪失參考的價值。

又倪思《昆命元龜說》一書,竹垞列人「書類」,此乃依其本質而分;然而,《直齋》、《通考》皆將此書置入「集部・章奏類」 註165.,是據其體裁而分,「者判別的產異,乃在「景質」、「依體」的差別所致。案:據竹垞《經義考》卷九十三,倪思《昆命五龜說》下錄及「葉紹翁」、「周密」之語,可以得之「昆命五龜」之語,乃是出自《尚書・人禹謨篇》,是以竹垞乃將其列入「書類」,然其表現的方式,乃是屬於倪思」奏之疏,是以《直齋》、《通考》將其列入章奏類者,乃從其體裁所致,者各有立場,收雖有異可,但僅是分類觀點的產異,其中並未有正誤之別。

(一,擴大收錄的內容,藉以拓展研究視野,相關的說明,可以參見本文第 五章第一節「編纂的動機」 節。下文將《經義考》、《文獻通考·經籍考》一書 加以正勘,即可看出竹坨擴大収錄範圍的用心。

書	名	作	者	通考	經	義考	通考	經 義 考
ル 包		衛元葛		經部・易	擬	極	02:53	270:2
喪服伽滅		二名氏		經 部・禮	1義	禮	08:216	137:3
孔子家計				経部・論語系子	擬	~	11 - 289	278:2
續孟了		林愼忠		- 經部・論語孟』	擬	綗	11:297	279:8
二 說		劉也		終年·經解	─ 擬	經	12 311	280:7

^{1270;}卷五五,頁 1272,卷五五,頁 1275。

註 1631 楊均之書,參考註 3,卷一七九,頁 1;胡九質之書,參考註 3,卷一八八,頁 2。

註164 洪廷不書、參考註3、卷二四三、頁2。

注 165 参考註 23,卷二二、頁 755。又參求註 23,卷七四、頁 1754 著錄。

禮記經學	步	經部・經解	禮乱	.2:317	142 : 1
補し樂書	7分 度	經部・樂	擬經	13:338	274:9
續曲臺禮	E傳藏	經部・儀才	擬經	14 - 354	274 . 5
五服 ま	上名式	經部・儀は	 	14:356	137 · 3
喪服加減	亡名氏	「經音」・儀律	義 禮	14 356	137:3
小 爾 雅	孔鰤	經部 · 八學	擬 經	16:391	280 : 1
博 雅	曹 鬱	経路・プ學	擬終	16:393	280:2
蜀爾雅	李奇隱	經前・ 八學	擬經	16 393	280 : 2
埤雅	陸 佃	經部・、學	擬經	16:393	280 3
經典釋文	怪德明	經部、「學	群經	17 · 422	241 · 1
群經音辨	賈昌朝	郷部・「學	群經	17:422	242 - 2
左氏蒙求	楊彥齡	經部・小學	春 枚	17:434	180 : 8
左氏綱領	人齊道	經部・1學	春秋	7:434	180 : 8
り歳外傳	呂祖謙	經部・小學	荷 乱	17:435	150:1
	杜延業	支部・編年	擬經	20:479	276 . 3
九經薛氏傳	1 1	史部・編作	擬經	20 479	277:8
經世紀年	張 栻	史部・編年	凝經	20:495	271 . 5
周書 及家周書)		史部・雜史	書	22 540	075 : 1
越絕書	2 人 人 人 人	史部・雑史	擬經	22:544	275 2
吳越春秋	趙 雄	史部・雜之	擬經	22:544	275:3
英越春秋傳	皇甫遵	上部・雑史	擬經	22:544	275:4
可各春秋	包網	史部・雑史	擬 經	22:554	276 : 6
.nr 春秋	□. 写虎丝	・ 安部・偽史辭史	擬經	27:641	275 · 7
蕃 爾 雅	_ 名氏	史部・偽史霸史	擬經	27 654	280 : 2
春秋地譜	楊是	史部・地理	春 秋	31:749	183:3
夏」と傳	戴 德	史部・時令	禮記	33: 797	147 : 1
T全月今	孫思邈	対部・時令	擬褶	33 800	274:7
太 玄 繆	揚 雄	子部・儒家	擬 經	35:830	268:1
說 <u>女</u>	T Æ	ナー 子部・儒家	好 經	35 833	- 269 · 2
人 玄 解	木 性幹		操 經	35 · 834	269:3
人玄經解	/ / / / / / / / / / / / / / / / /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擬經	T _{35:834} T	269:4

人幺經話	章 磐	子部・儒家	挺 經	35:834	269 3
太玄經解	龙 望	子部・儒家	擬終	35 - 833	269 2
人幺發隱	章 磐	子Գ・儒家	擬 郷	35 : 836	269:3
须 女		了部・儒家	擬經	35 835	269 : 5
太玄經疏	野儿亨	子部・儒家	擬 經	35 - 836	269:5
么 解	許翰	子部・儒家	擬經	35:838	269:11
太玄釋又	上午氏	了部・儒家	擬総	35:838	269:15
玄 曆	許翰	了部・儒家	擬經	35 838	269:11
易云星紀圖 譜	転説 と	子部・儒家	擬終	35:838	269:11
太玄經集社	ے ژہا ہے	子部・儒家	擬經	35 : 835	269:8
潛 虚	司馬光	子出・儒家	擬終	36:858	270:5
潛虛發微論	張敦實	子部・儒家	擬經	36:858	270:9
信書	又 軫	『音』・儒家	擬經	36 = 859	272:1
太極圖說	/制敦頤	子部・儒家	易	37:861	071 - 1
基極經世	邵维	子部・儒家	擬 經	37:865	271 1
經學理窟	張 載	了部・儒家	44 %逐	37:868	242 . 6
法 3	揚雄	了部・儒家	挺 經	35:829	278 7
円了通書	危敦 鲵	了部・儒家	易	37:861	19:1
集計揚子 法言]馬元	子部・儒家	擬 經	35:830	278 10
人公游旨(太玄经集解	, 張 揆	子部・儒家	擬經	35 : 835	269 6
근 🔻	楊簡	了部・儒家	易	37 877	027:1
先坐人訓	楊簡	子部・儒家	擬經	37:877	278:7
安子春秋	晏 嬰	子部・墨家	擬經	39 927	277:1
兼明書	邱光庭	了部・雜家	群 經	41:953	241:8
周易 論		弁音・五行	§3)	47:1074	041:2
易傅積算法雜古條例	泉 場	子部・占筮	易	47:1084	007:2
周 易版詞	名氏	了部・山筮	25	47:1084	009 . 8
揲 蓍 山 法	鄭 克	子部・占盆	易	47 1085	024:5
京氏易式	晁說之	∫部・□ 筮	易	47 - 1088	020:7
岡外春秋	李 笑	了部・兵書	擬 經	48: 1115	277:4

周易參同製	魏伯陽	子部・神僊	N)	51:1170	009:5
鲁史分門屬類賦	楊均	子部・類書	春 秋	55: 12/0	179:1
方 氏摘奇	胡元質	子部 • 類書	春秋	55 - 1272	188 . 2
經了去語	/tt 1.£	了部・類書	* # 經	55: .275	243 2
投壺經	/ 儀	子部・雑藝術	禮這	56284	147:9
昆命元龜說	倪 思	集部・卓奏	書	74 1754	093:3

根據「远的簡表,我們可以明顯發現竹坨在分類的觀點上,有擴入收錄的現象。例如:在「易類」的典籍中,收錄大量有關「占筮」、「五行」、「神僊」等類的典籍。此外,亦將部份子部、儒家類的典籍,也提昇至經部的範疇,顯然有較為複雜的情況。全祖望在《讀易別錄》中,即將 些內容較爲含混的易學與籍,加以整理分類,雖有過於瑣碎的弊病,但也能看出竹垞在易類與籍方面,有收錄過於龐雜的問題。

由於《通考》兼及同部的分類,是以有關《春秋》類的典籍,可以有較多的選擇,如《魯史分門屬類賦》、《/_氏摘奇》,乃是依據摘編的體裁,將其置人「類書類」,而竹垞則將其移入「春秋類」,至於《春秋地譜》,則《通考》因爲其書涉及地名的考訂,乃將其隸屬「地理類」;竹垞仍將其判入「春秋類」,二者取擇標準或異,但並無上誤之別,其中比人較大的分類产異,具在於《左氏蒙求》一書,《通考》將其置入「小學類」,乃是緣自「蒙求」之名,蓋此類的典籍,是爲一學發蒙之書,然其所錄的材料內容,則是根據《左氏春秋》改編所致。竹垞根據「左氏」之名,將其置入「春秋類」,是以分類觀點有所不同,其餘類此之例甚多,不一整舉。整體而論,從上述的簡表之中,我們可以觀察到竹垞將原先隸屬於史部、子部、集籍之籍,紛紛就其典籍所涉的內容性質,重新收入經學範疇之中,這種擴入收錄範圍的觀念,可以提供我們更多的參考價值。

綜合上述所論,經部類目的變化,在歷經二千年的重整之後,會隨著文獻的數量、內容的差異等等,逐步調整其類目的安排。如此一來,勢必會產生新的類目,是以其變化的步調,雖遠不如其他諸部複雜,但其中的變化性,亦十分的多變,在承繼與創新的協調之下,必將重新做出考察,並針對類目的內容,做出重新的整理,使其分類的型態,能反映學術的變量。誠然如周彥文在《中國目錄學理論》中指出:

中國歷來「因書以設類」的万式,使我們明顯的看出了各代學術消長的情形,我們由每一「部」中類目的增刪分併,也可清晰的比較出圖

書文獻的大致走向 至166 。

我們可以從部類的刪併之中,看出其中的特色。《經義考》的分類觀點,不侷限於 前代的分類類目,而能依據學術的特性,來安排其相關的類目,觀其所立的類目, 足以形成嚴密的分類系統,影響所及,其後專科書目的編纂,也多能效法其例, 重新考量新的類目,促成分類類目的變革。此外,特定能清楚的認識各類目間的 特性,是以其在類目安排方面,能依照各目所涵攝的內容,來加以分類歸併,使 得全書類目的安排,能承繼前目的優點,且間有創新,對於後世專科書目的編纂, 實有深遠的啓示作用。由於專科書目的收錄內容,與傳統簿錄不同,如能突破傳 統綜含書目的分類方式,純粹就典籍的體系來加以歸併分類,則書目的分類體系, 將更能達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用。根據上述所論,竹宅在《經義考》 的分類方式,實有其特殊的系統,且其中的類目安排,亦不乏創見之目,這種依 據學理的系統,不純然以現存典籍爲主的分類觀念,使其類目的取擇,能夠擁有 較人的創新空間,這種創發的觀念,使得其後專科書目在類目的安排上,能具有 更爲彈性的作法。

^{12 1661} 參考註2,頁28。

第九章 《經義考》的缺失研究

日從《經義考》成書之後,受到學者的重視,且引為治經的工具,是以深具研究價值。惟其書徵引浩繁,不無舛錯,前賢在運用之際,亦嘗思補正,且能收致成果。吳政上於《經義考索引,自序》指出:

前入對於此書的補訂,大致分爲補遺、校勘等二種方式,惟枕延芳《續經義考》 等作品,皆屬未刊之作,是否仍有手稿存於世間,确有疑義,今已不得其見。至 於謝啓昆《小學考》、黎經誥《許學考》等書,雖存於世間,僅屬補遺之作,且未 涉及糾繆事宜,由於其書卷帙浩繁,宜另行撰文評述。本文旨在分析《經義考》 的錯誤,故擬以《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提要、翁方綱《經義考補正》 直2 、雜振 玉《經義考目錄、校記》 計3 、吳政士《經義考索子》附錄二《經義考版本異文 校記/ 計4、等書,以爲分析的題材,並參酌其他的典籍,另加上筆者的考訂結果, 系統的呈現其書的錯誤,可供學界參考之用

註 吳政上·《經義考索孔·自序》、·台北 漢學研究中心編印,民國 81 年 3 月 , 頁 6。

註 2 翁方綱:《經義考補正》· 台北 新文豐出版有限股份公司·民國 73 年 6 月 。

註 31 羅振玉《經義考目錄》·(校記 一卷,台北:廣文書局《書目續編》影印石印本, 民國 56 年 12 月 15 月。

註 4 參考註 1, 射錄二 輕義考版本異文校記, 頁 6~25。

第一節 《經義考》謬誤成因析論

竹垞以一己之力,獨自纂輯《經義考》,由於收錄逾八千四百餘部經籍,作者 更達四千一百餘人,引證資料達 萬七千餘次,成爲中國古代卷帙最多的書目。 面對眾多的資料,若要求其完全無误,恐有苛責之失,是以謬誤複重,自所難免, 右能採討其致謬的原因,將有助於整理該書的錯誤,也能提供讀者參考之用。綜 合其謬製的原因,約有下列幾項要點

小援據廣博,不無舛錯

「廣徵博引」上是《經義考》的最大特色之一,但徵引博富,難免會產生謬誤,所謂「援據博則舛誤良多」。其本 ,實屬此類景尚博雅之作的最佳寫照。本書考訂精核,其中所涉的內容,係以經史爲本,旁及諸子百家、歷朝序跋、墓志、方志、小說等諸多文獻,造就已豐富的內涵。竹垞承繼方以智的考證特質,能以「博證」著稱於世,《州庫全書總司提要》在方以智《通雅》條下云:

作 方 以智崛起崇禎中,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國初 顧灸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zi6)。

《曆采堂竹垞行笈書目》「青字號」下,錄有「《通雅》六本」 起,,顯見其書的編纂,可能受到《通雅》的啓發。竹垞雖以考據精核著稱於世,然衡諸其書的編纂,雖然成果可觀,但難免會有錯誤,綜而言之,援據廣博,雖能奠定其參考的價值,但徵引數量龐大,加以無法確實掌握複重,致使且現許多誤引、漏引、重複等現象。例如:翁方綱《經義考補正》卷第九,趙岐《孟子註》下指出:

此條下所引晁公武說韓愈以此書云云,已見前卷弟 第 二頁,似一說兩見,而前作晁說之語,此作晁公武語,檢《過考》但稱晁氏,未知孰是 at 8.。

《經義考》卷二 二一、孟軻《孟子》條下引「晁說之」語,的確與卷二三二、趙
岐《孟子註》的「晁公武」之說近同,是則有一說兩見,然卻題稱互異,其中必

[「]註 5 該文出自《列朝詩集小傳·丙集》評楊博詩又乙誤,又出劉大杰《中國工學發展史》, 台北 華正書局·民國 73 年), 頁 943

[「]St 6 水溶等撰 《四庫全書總月提要》, 北京 中華書局,1992年 10月 1 版 5 局. ,卷 一一九, 予部辦家類三,頁11

at 7 朱彝尊 《潛采堂竹垞行笈書目》 台北:成又出版有限公司,民國 67 年《書目類編》本册三十,頁 13095。

⁽註 8 參考註 2、恭第九,頁 141。

有 誤,若檢閱《郡齋讀書志》卷下,即可發現此一解題,應屬於晁公武之說, 諸如此類的錯誤,皆因竹坨採錄甚廣,加以各書目之間,著錄或有差異,難於一 一還檢原書,導致出現此類的錯誤。

竹坨援據廣博,頗能收致成效,但「卷帙既富,疏失自不能免。」 註。,是以難免會有疏漏之處。若是缺緣的原因,係出於竹坨未曾寓目,尚且情有可原,畢竟歷來經籍眾多,實難以求其全備,但若是已知的典籍、卻未能著錄,則亟待補止者也。例如:在著錄方面,有別裁之法的運用,通常以「分見各經」來標示此類方法的運用,但仔細檢裝其書,猶有缺錄的情形。例如:《經義考》卷二四二,負五著錄「劉彝」《七經中義》 書告據其下引「王應麟」之說:「有《易》,無《儀禮》。」 註 10 ,則知五經之外,應再加上《周禮》、《禮記》 書,總共合計七經,但竹坨全書之中,僅錄有《周禮中義》 畫 1 、《禮記中義》 畫 12 二書,卻失載《易中義》等五書,使其書喪矢更多的著錄內容,實爲可惜。此外,竹坨曾輯錄有關《禹貢》之書,將其置入「書類」之下,見於《經義考》卷九十二至九十四中,但竹垞嗣父朱茂暉曾撰有《禹貢補主》,卻未見收錄,是以有誤矢的情况;又持《曝書亭集》、《經義考》相較,亦有某些已見經籍,卻未見著錄者也,例如:徐敬可《春秋地名考》 註 13 、嚴啓隆《春秋傳注》 註 14 屬之。因此,全書雖援據精博,著錄甚高,仍不免有所錯誤,有待重新釐正者也。

1、經籍藏地,未能遍知

竹垞家藏甚富,加以親友多藏書之家,且曾入仁翰林,能接觸宮中藏書,是 以有關經籍存佚的判定,頗具參考的價值。陳廷敬推崇其存佚的考訂,曾謂「經 先生之考訂,存者固森然畢具,而佚者亦絕其穿鑿附會之端,則《經義考》之存, 又莫有盛於此時者矣。」(註 15),當時見重若此,頗能贏得時賢的讚譽。然而, 欲詳考經籍的存佚,則有其實際的困難。周中学在《鄭章讀書記》卷一上:「《小

ut 9 參考註 3·八序 ,頁 1 c

註 101 永轉夢 《經義考》, 台北·臺灣中華書局據楊州馬民刻本影印,民國 68 年 2 月台 三版 ·卷二四二、頁 5 °

a11 參考註 10,卷一二二,自2。

証.2 參考註10、卷一四一,頁2。

註 13 朱彝尊《曝書亭集》、、台北 世界書局、民國 78 年年 4 月再版 ,卷:二,頁 410

註14 同前註,卷四二,頁517。

註15 参考註10、(陳序,自1。

學考》。項的考訂,即云:「蓋竹垞當日異書尤多,伏而末出」 (註 16., 正說明當日判別存佚的難處。茲說明如下:

- 、一)竹垞僅能根據明清藏書書目,或係私家藏書的情況,來考訂經籍的存 供,故其判定的成果,或有製失之處。
- (二) 竹坨雖曾入值翰林,能詳於內府藏書,且據竹垞所記,則當日宮中見 問,亦能助其典籍存佚的考察。但竹垞住宦未久,是否能盡覽宮中藏書,猶未可 知,且宮中藏書多處,加以皇室尚未擴大徵書的活動,所見難免有失。
 - () 經籍的流通,或散見於海外,自難 · 目見。如:皇侃《論語義疏》 書,中國即無其本,卻流通於日本,《四庫全書總目》卷 . 五指出:

惟唐時舊本汽傳,存於每外,康熙九年,日本國山井鼎等,作《七經孟子考文》,自稱其國有是書,然中國無得其本者,故朱彝尊《經義考》, 註目「未見」(註17)。

竹垞以一己之力、意欲盡睹經籍特藏、將勢有未始、尤其是流通海外的資料、更 是無法司見、難免進成錯判。

竹垞在經籍存伙考司方面,雖有其參考的功效,但礙於經籍藏地,雖於遍知, 此乃受於環境所限,雖有瑕疵,卻無損該書的價值,若能重新整理,將能提供更確 切的結果,可供讀者參證之用。例如:李一遂〈《左氏春秋》著錄書目研究〉中指目:

在著錄過程中感到一種喜說,發現朱彝尊《經義考》所錄《左氏春秋》書目中附注佚未見的書,有三十二種,目前完全可以找到,這應該感謝從事輯佚工作的清代學者 3218.。

時至今日,有關其存佚的判定,已有重考的必要,亟待學者的整理、研究,但衡 諸其當日的學術環境,則原有的考訂結果,已有參考的價值,是以四庫館臣雖曾 批評其失,但已爲之諒矣。

:、體例多方,難於劃。

《經義考》輯自各種文獻,雖經過整合的程序,但體例仍有錯雜的情況。諸如:在引文的方式上,或據書直錄,或注文闡入,或錯簡,或誤刪,或任意定取,

至 16 周中子:《鄭堂讀書記》卷二二, 台北 世界書局,民國 54年4月再版,頁 25。 註 17. 參考註 6,卷三五,頁 290。

註 18 李一逐·(《左氏春秋》著錄書日研究,,,台北 《書月季刊》,民國 80 年 12 月 16 日,第二十五粉二期,頁 94。

致使體例多方,降低纂輯的成效。其次,在題稱的標示上,或引書名,或引篇名,或運稱「某人日」等等,皆會造成體例的多歧,成為後世學者詬病的事項,殊不知這些混淆的現象,皆是輯錄體書目的共通特色,蓋其來源既多,又未能確實目見原書,致使著錄錯誤,屢見不鮮,亟待學者加以校理統合,以求其全。

又在存佚的考察上,竹垞雖明自標示「存」、「佚」、「闕」、「未見」四項判例,但並非每項判例,皆能依據四法判之,其中仍有出例的情况,顯示其體例受到環境所限,無法確實依據判例執行,故有待重加釐正,使其合於法則。

綜合 述所論,竹垞在體例的劃定上,仍有紛雜錯亂的現象,顯示其編纂之時,曾不斷改動著錄的體例,致使體例無法劃一,實爲可惜。由於竹垞存纂輯未完之際,即已身故而亡,是以全書未經最後定稿,致使出例頻仍,出現不少的錯誤,有待釐止者也。

四、輯錄勘校・難求全備

《經義考》在輯錄、校勘的過程,亦未能完善,致使產生不少的錯誤。茲說明如下;

在輯錄內容方面,竹垞多所冊併,導致資料有訛增、關漏的情況。例如:在《經義考》中,有訛增註又的情況,茲錄其訛增文句如下:「註云:『聖人用之,」以亨上帝,而下以養聖賢。」 註 91 。 又云:「注曰:『賢德以正巽,則居風俗以下巽,乃善。』」 註 20 。此類的差異,皆是注文訛增所致,至於增加的內容,恰以註文爲其段落,說法詳見第五章第四節「內容的引用」一節。

其次,在删錄的部份,竹垞删除許多文句,致使產生內容不符的情況,因而 錯失許多重要內容,例如:《經義考》卷二十一朱震《周易叢說》條下引「朱子」 之說如下。

然而,《通考》卷三所引的資料,倍增於上述之文,其餘類此之例甚多,不一一贅舉,讀者可自行參看第五章第四節「內容的引用」一節

在校勘方面,由於竹垞屬稿未成,未能完成全書,即已謝世,是書的校勘工

^{¥ 19} 参考註 10,卷十四,頁9~10 郭京《易舉正》引共邁之語。

[·] 註 20 参考註 10· 春十四,頁 9~10 郭京《易舉正》引洪邁之語。

¹²¹ 參考註 10, 恭二三, 頁 8。

作,則口其了孫及門生代勞,其中雖有學者參預其事,但校讎全書,實難求其全備,且校書如掃落葉,要求完全無誤,實屬苛求,是以闕錄、訛增的現象,至爲顯明,甚至錯失許多的參考內容,說法詳見下文的分析。若要重新發掘其學術價值,當需校理此書,使其符合現代學術引用的通見,將能增添其書的價值。

五、日錄 L具,未能週全

竹垞在目錄編纂上,雖能盡心蒐求各種書目,但限於當時目錄、索引的編纂, 未及過全,致使無法全面檢閱各項經籍,產生不少的缺失。例如:在著錄之時, 偶或根據皆目見聞甄錄,但記憶或有誤失,卻缺乏適當的檢索工具,使其無法提 供更完善的資料,例如:《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六,苟廷詔《蜀國春秋》下有竹垞 案語云:

竹垞知道《蜀國春秋》有四月的刻本,卻不知其相關卷目、體例,若有良好的目錄上具,將可查知此書爲「十八卷」,且知其爲「崇禎」時的刊本,諸如此類的內容,皆因未有完善的檢索」具,導致查檢困難,矢去一些參考的價值。此外,當我們檢索《經義考》之時,常會發現其中有重複的現象,此乃囿於當時索引的觀念,未甄於完善所致,諸如此類的缺乏,皆因時代侷限所致,不應過度黃青其失。

六、文獻徵引,未據善本

竹垞徵引的又獻資料,或有未能採錄善本,致使內容有誤。翁方綱指出其未據 善本的錯誤,茲舉一例以示見,例如:《經義考補正》卷第一,段嘉《易傳》下云:

《漢書·儒林傳》作「殷嘉」·蓋漢隸書「殷」字有類於「段」字,

形近而訛耳。宋胡一桂《周易啓蒙傳》中篇云·「京房授東郡殷嘉·〈藝文志〉:「京氏殷嘉十二篇」,是知古本《漢書藝文志》作「殷」也 423 ,

此處翁氏根據占本所錄的文句,藉以考其未據善本之誤,其說可供參考。竹垞此

至 22 參考註 10、卷二七六,頁 8、級書內初等《浙工採集遺書總錄》 厂集、王遠孫《振 綺堂書錄》史部,地志均曾著錄,惟作刊本或明崇禎刊本,而不提何地刊本,朱氏 此段案語,或可看出 少四川有刊刻之本,而朱氏在本書的著錄上,失記卷目, 而從次、玉二書目的善錄之中,可以得知本書爲十八卷,適可補朱氏失記之處。 至 23、參考註 2、泰第一,頁 3。

類的農失,乃是採錄通行之本,並未考較其他的善本資料,因而產生錯誤,諸如 此類的誤例頗多,說法可詳見翁氏之書。

七、輾轉傳聞,相沿而誤

竹垞輾轉依據傳聞,未能視自目見,致使相沿成誤。例如:《四庫至書總目》 卷八,吳鍾轉《十願齋易說》一卷、《霞片易箋》一卷下指出:

朱彝尊《經義考》惟載鍾巒《周易卦說》,不著卷數,注曰:「未見」,而無此書名。《江南通志·儒林傳》所載亦同,殆輾轉傳聞,相 品而誤歟 at 24 !

《經義考》在著錄之時,往往根據前目甄錄,自於所載既博,實難以一一還原其書,是以相沿成誤的情况,亦屢見不鮮,回庫館臣根據存書著錄,僅見有《十顧齋易說》、《霞舟易箋》二書,卻未見其撰有《周易卦說》一書,這種根據存書書名,以考訂竹垞之誤者也,實能訂正其誤,可以收致良好的成效。又《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六,李先先《讀詩私記》下云:

朱彝尊《經義考》載生芳有《毛詩考正》,不列卷數,汪曰:「未見」, 而不載此書。其爲一書兩見,蓋不可考。然此書亦多辨定毛傳,或雜尊 傳聞未審,誤記其名數 至八 。

李先芳《讀詩私記》一書,《續經籍考》、《四庫全書總日》皆有著錄,獨未見其錄 有《毛詩考正》 書,是以四庫館臣根據存書所記,其結果較爲正確,諸如此類 的著錄內容,與存籍題稱未合,蓋竹垞與四庫館臣的著錄方式不同所致,若能 一校以現存之籍的題稱,將能發現其書名的著錄,往往與存籍有所出入,此乃緣 於未能目見原書,輾轉依據前日著錄,致使相凸成誤,有待重新釐正者也。

《經義考》雖受到學界的重視,但緣於各項因素的限制,致使在內容著錄上,隱含不少的錯誤。歷來雖有學者補正其誤,但在現代學者之中,尚未有學者從事專又的介紹,實爲可惜。筆者在整理前賢說法之時,也嘗試從事糾繆的工作,其間或有創發之處,於是結合前賢的論點,並參以已說,提出系統的歸納整理,期使讀者能得知其錯誤的情況。

^{#241} 參考註 6·卷八·頁 66。

^{# 25} 参考証 6,卷十次,頁 129×

第二節 《經義考》謬誤例證舉隅

《經義考》收錄甚廣,內容豐富,歷來研究經學撰述者,莫不取法此書的內容,以爲治經入門的憑據,則其書的價值,亦已顯明矣。人凡蒐求廣博之書,難免會有農失,林葉連在《中國歷代壽經學》中,將「遠紹楊愼、焦竑、方以智之尚博雅」一項,列入清代考據興盛的原因。茲列其說如下:

明代擬古主義風靡之時,楊傾卓然白立、反對摹擬,並以尚博雅著稱,然好偽說,死朝詩集小傳兩集評其詩文,亦曰:「接據博則姊誤良多」。 無該爲文,以反擬古著稱,論學宗羅汝芳,亦為博雅、然喜以佛語解經, 欲調和儒釋思想,治學失之義雜。故楊、其二氏之學敬雜而不精、不純, 離清朝考據學質事求是不精神尚遠。至於方以智,撰通雅五十二卷,仿爾 雅體例,辨證訓語訓詁,以經史爲本,旁及諸子百家、方志、小說;體例 嚴謹,考據精核。四庫全書總目曰、「惟以智崛起崇填中,考據精核,则 出其上;風氣既開,國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品波而起。」 == 26,

竹垞雖爲清初的考證學者,其文獻整理的成果,早已深受肯定。但此書收錄既廣, 難免會有誤,諸如:書名的差異;或作者的誤題;或分類的大當;或卷帙的外錯, 甚至編纂的問題等等,皆有待我們重加整理,使其中的錯誤,得以顯明於世

·、 書名的謬誤

占書往往書無定稱,會隨時代的移轉,或著錄的差異,而有所不同。胡楚生 〈漢書藝又志與隋書經籍志比勘舉例〉 文指記:

書名有所改易,常隨時代而轉移,此始舉其例,以見其餘,至於書 名改易之原因,每一書籍,或不盡问,唯有每書各爲細祭,始能得其眞相,於此文中,則不能詳也 \$127]。

占書多無定稱,同書異名的現象,屢見不鮮,若未能細察各書著錄的差異,將無 法釐清異同,指明真假。當我們檢視竹垞的著錄時,亦發現有書名著錄失當的現 象,下文即撰文分析,以見其失。

^{32 26,} 林葉連·《中國歷代詩經學》, 台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 82 年 3 月 ,頁 334~ 335 ^

业27] 胡楚生:(漢書藝文志與隋書經籍志比勘舉例 · 《國工中央圖書館館刊》,民國76年12月,新二十卷第二期 · 頁42。

(一) 同書互見例

竹垞在著錄資料之時,由於取材較廣,出處不同,加以折衷不易,難免會產生複重的情况。例如:《經義考》卷一六,畢良史《論語探古》一書,引自《通志》作一卷 at 28.;而卷一八,章良史《論語探古》引《末志》,亦同作一十卷 at 29.,雖「章」、「畢」或有不同,但審其著錄,當係同爲 書,諸如此類的情況,乃是導源於出處的差異所致。

具次,乃是竹垞誤判典籍所致。例如:《經義考》卷 三七同時著錄葉起《喪禮會經》、《喪禮會記》二書,竹垞分爲二書,但據錢大昕《 駕齋養新錄》卷十四,〈元藝文志〉所論,則原應爲同書,卻被竹垞誤析爲二書,且書名互異,是爲書重出之例。茲引錢氏之說如下:

朱氏《經義考》禮類有葉赴《喪禮會記》,又有《喪禮會經》,蓋一書而重也 據虞伯生、序〉當作「記」,今刪一 at 301 。

1書原同爲一書,然竹垞誤爲二書,導致書籍重出,而互見二處。

竹垞在書名的著錄上,由於所涉廣博,是以產生不少的重複,茲將其重出之例,整理如下,以供讀者參考之用:

書 名	作 者	出處	出處二
易通統圖		13:8	263 : 6
易索隱	鄭廷分	22:4	37:8
易象寶鑑	L frá	37:5	56:9
易經講義	張文選	49:9	56:9
易說舉要	朱 質	32:8	56:9
洪範福極奧旨	劉元佐	96 : 4	97:6
春秋孔義	李攀龍 高攀龍 計 31	202 : 5	205:6
詩經 直指	易貴	112:6	114: 1
禮經正義	土力慶	131:5	140:8

at 281 參考註 1(), 卷二一六, 頁 4。

註29 參考註10,卷二一八,頁7。

註 10 錢大昕·《广駕齋養新錄》卷十四·〈元藝文志 台北:世界書局,民國 66 年 12 月 , 頁 349 。

延刊〕参考註6、卷二人、頁233 ─

喪禮會經 喪禮會記	葉 起 計32	137:4	137:6
漢石渠議奏		166:1	211:5
春秋集解	呂祖謙	184:5	187:4
春秋左翼 左傳參司	上震点331	208:13	205:9
論語探占	平良之 章良史	216:4	218:7
孝經皇義	宋以	222:8	267:6
六經圖	趙元輔	245 : 5	250:4
四書辨疑	楊琦	256:5	259:3
毛詩首訓 毛詩語訓 註 34	全 刻	111:3	111:3
四書解 包齋四書解	謝升賢	244:5	252:4

- 上述簡表之中,羅列各種重出的例證,考其產生的原因,大抵有如下幾點原因:
 - 1、書名接近,容易導致製判而重出,如上表所舉《毛詩音訓》、《毛詩語訓》 .書,由於書名接近,易導致誤判,因而重出者也。
 - 2、作者姓氏接近,易有誤判的情況,如《論語探古》 書,一作「畢良史」,作「章良史」,而「章」、「畢」形近而異,是以產生複重的現象。
 - 3、卷帙判定不同,容易有重出的現象。如《漢石集議奏》一書, 題作「三 「八篇」、一題作「十八篇」, 者卷帙誤混,因而產生錯誤的判斷。
 - 4、性質難定,難於考索排比,容易有重出的情况,如止力慶《禮經上義》一書, 見於「儀禮類」, 見於「禮記類」, 1者相距較遠,難於察覺其重複,因而產生重出。
 - 5、書名繁簡不同,判定不同,也會誤認爲二書,造成重出的情况,如謝升賢《四書解》、《恕齋四書解》屬之。

《經義考》收錄廣博,前人在資料的纂輯時,未能有完善的檢索概念,雖然竹垞

註 32、參考註 30、卷十四、 元藝又志 、頁 349。

[「]註33 參考註2、卷第八、頁127的考證。

az 34 参考註 30、頁 216 引黃不烈的考證、惟黃氏僅疑其重出,然審之李恕的其他著作, 則 黃氏之疑,實有頗高的參考價值。

在編纂之時,已能具備現代卡片的整理觀念,但仍難免產生重複的現象,這種錯誤的情況,多係偶失所致。

(1) 妄改書名例

竹垞《經義考》著錄既夥,且其來源複雜,加以輯抄夫校,致有書名改字之例 例如:了形相正,易於誤入,是以在書名題稱二,往往有形近而改者,《經義考》 一七著錄顧炎武《詩本旨》 書 計 5 ,實則「當作《詩本音》」 註 56 ,蓋「旨」、「音」字形相近而誤。在改字之例中,亦有字音相近之故,導致書名有誤題的情形,如《經義考》卷四七錄有陳應潤《周易爻變易蘊》條,羅振正〈校記〉指出:「四庫本作「義蘊」、《帶經堂善本書室》目同此誤「義」作「易」。」 註 7 ,此則改「義」爲「易」、蓋爲音近而致誤、古書在著錄之時,往往會有通假合用的現象,誠如鄭玄所論:「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爲之。」、註 38 ,《中國古典又獻學》指出:

占書中晉阿或音近的字,常常可以假借通用的。這是古人利用語晉 的相同、相近來通假又字、使用文字的辦法,但為後人閱讀占籍增添許 多困難 # 49 。

字音相近,易於假借通用,羅振子能審查文字通假之法,從字音相近加以考察, 因而糾正不少的錯誤,

徐字形、字音相近、易於改字之外、字義相近、也會造成改字的現象。如卷 一六錄有程入昌《詩議》條、羅振王云:「四庫本作《詩論》。 註 40 、《說又解 字》云:「論、議也。」、蓋「議」、「論」意義相同、導致有相互改換的現象。

書名會有改動的情況,則多因同書異名;或憑作者臆改所致,因而產生謬誤的情況。由於古書多無定名,是以其後刊刻過程中,或省或改,形式不 而足。若改換的時間並非很久,當可藉由校勘的方式,得其原貌。若改換的時日過久,則隨古籍的淪喪,可能積非成是,導致難於校正,是以古書在抄錄、翻刻之時,均需確實的校對,方能避免後世不必要的錯誤。因此,日錄學者在著錄之時,應據書直錄,不該任意更改書名,使書名陷於舛錯難明,因而增添讀者使用的用擾。

註35 參考莊10·卷 - 一七·頁7。

ie 36 參考証3,頁807 c

EF 371 參考註 3,頁 764。

五38 吳楓·《中國古典文獻學》··台北·木鐸出版社,民國72年9月 · 頁243。

H 39 同前社

^{、440} 參考註3・頁800。

(三)缺字漏題例

竹垞在書名的著錄上,亦常有缺字的情況,或略去書名朝代,或省去其性質,使書名稍顯缺失,如《經義考》卷 二九錄有王廷相《周禮几》一書,蓋其書名於「九」字之下,明顯有、缺乏,據吳政二〈經義考版本異文校記〉一文得知, 薈要本作《周禮九闕》,是以其書原缺一字,而羅振、《經義考目錄‧校記》題作 《周禮九》,並指出:「九下始奪一字」 at 4. ,竹垞將此書判爲「存」籍,顯 係富時尚存世間,然印本卻於書名缺漏一字,使讀者失去參考價值,惟究竟缺漏 何字,則猶待日後加以考訂,始能確知其實情。

(四) 書名併合例

在書名的著錄上,如《通考》卷二录以道《太極傳、外傳、因說》共八卷、計 42.,原書應分爲一書,而竹垞則併成《周易太極傳外傳因說》一書,導致《周易 太極傳外傳因說》成爲一書書名,此乃誤併書籍之例。

又《經義考補正》卷第八、馮時可《九氏討論》下案語云:

《明史藝文志》時可所著《左氏訂》二卷:《左氏論》二卷·《左氏

釋》二卷。此「討論」二字連書,誤以兩書為一書也 註41 。

(五) 書名誤倒例

書名在著錄的過程中,也會產生製倒的現象,如《經義考》卷 一九,呂們《毛詩序說》一書,羅氏《經義考目錄·校記》指出:「四庫本仁《毛詩說序》」「記441,又如卷 : 四,《春秋左傳注評測義》,四庫存目「注評」作「辞注」等,均為書名倒字之例。書名的課倒,會造成書名認知的差異,如若因爲不同的書目來源,而導致題稱的差異,理應附加註文說明,以收參閱之效,惜竹垞未能全面進行參校,致使書名與存本之間,會有誤倒的現象,間接造成讀者判定的困擾。

at 41 参考註 3、頁 814。

新 42 馬端臨·《又獻通考·經醫考》,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6月一版 — 刷 ,卷:,頁78。

註43 參考註2·卷第八·頁124。

[、]註 44 參考註 3 , 頁 808 。

(六) 誤判典籍例

竹坨考訂之書,其中亦有原非經籍之名,卻誤作書名之例。翁方綱《經義考補止》卷第一,崔憬《周易探元》下引「惠棟」之說,以證其誤題書名的現象,茲引其說如下:

惠棟曰:「李賁州所謂崔氏探亢者,謂崔憬探索亢理,而爲此言, 非書名也。崔氏所著書乃《周易新義》耳。」,當以語竹垞之孫,勸其改 正, 衣之從也 at 45 ^

崔憬撰有《周易新義》、《經義考》未曾著錄、反題作《周易採元》一書,此一錯 設的發生、乃是竹垞錯讀李鼎祚敘錄中「崔氏探玄」 。 461 的文意、而將書名題 作《周易採元》、因而致誤之例。考竹垞在《經義考》卷十四、崔憬《周易探玄(元)》 上錄有案語一則:

崔憬,時代莫考。李鼎祚《集解》引用最多,稱爲《新義》,中援引孔疏,其爲唐人血疑矣[st 47]。

據之, 竹垞亦知李鼎祚《周易集解》將其趙作《新義》, 然何以在著錄之時, 不題 作《周易新義》, 反而題爲《周易探玄》者, 則其中殊不可解。

又《四庫全書總目》卷二,魏了翁《周易要義》下云:

朱彝尊《經義考》群經顯中,載《九經要義》二百六十三卷。註曰: 「分見各經」, 然各經皆數《要義》, 而易類但據《宋志》載了翁《周易集義》八十四卷, 不載此書。似乎即以《集義》爲《要義》, 考方回《周易集義·跋》曰:「鶴山先生謫靖州,取諸經註疏,摘爲《要義》, 又取廉、洛以來諸大儒易說,爲《周易集義》,則爲二書客矣 註48 ,

四庫館臣根據方同《周易集義·跋》的內容,則魏了翁撰有《周易要義》、《周易集義》 書,然竹垞僅著錄《周易集義》,卻未見其錄有《周易要義》一書,是以四庫館臣所考的內容,乃確有其證。山於竹垞錯判《周易中義》即爲《周易要義》,致使原爲二書,卻僅見載其中一書,是以產生書名缺錄的情況。

(七) 書名訛增例

註45 參考註2,卷第 ,頁7。

^{#46)} 參考註 10·卷十四·頁5。

註 471 參考註 10,卷 广四,頁 5。「玄」、「元」的差異,乃是避清聖祖康熙「玄曄」之名, 故二者常有相混的現象。

旺481 參考証 6,卷三,負 17~ 18·

書名在著錄的過程中,也可能產生訛增的現象。竹垞在著錄之時,也有書名 訛增的情況,前賢在編繆之時,常能指明其誤,並說明其致誤的緣由。例如:翁 方綱《經義考補王》卷第七,劉熙《古春秋極論》下案語指出:

占字應旁。] 案:原字漫漶不清 ,劉熙古,即劉蒙古之父。《宋史》 有傳,此誤將古字大書連下《春秋極論》爲書名,今據《宋史》及《玉 每》改正。檢《楊書亭集·涪陵崔氏春秋本例序》中引劉熙《演例》,亦 删古字,與此處誤问(#49)。

此處書名的著錄, 訛增一「古」字, 其實乃是作者之名誤入所致, 經山翁氏的校勘, 始能得其本真。

又《經義考》卷一下,晁說之《錄占周易》 項 ā 50.,《通考》卷一著錄作《古易》 註 51 ,故應與作《古易》,或《古周易》均可,但若與作《錄古周易》,則其中「錄」字,乃係訛增之字。此 「錄」字,原應表明作者「錄」某某書,而竹垞卻將其大字置中,造成淆入書名之中,易於產生書名誤判的情况,如吳政上在編纂《經義考索引》時,即在頁一八九著錄《錄占周易》 書,顯見其將《錄占周易》當成書名看行,諸如此類的安排方式,容易造成讀者知讀的困擾。

又《經義考》卷七九、顧臨《等尚書集解》(計52 ,其中「等」字大字置中、易使讀者誤認爲書名。實則該書乃爲顧臨、蔣之奇、姚闢、孔武仲、劉敵、王會之、周範、蘇子才、朱正夫、吴孜「等」作者共同撰集而成,而竹尾以一「等」字,標明其書爲諸人合撰之作,僅舉「顧臨」爲其代表,然此處將「等」字置中,亦產生書名判讀的錯誤。其他如卷七九,曾旼《等尚書講義》,亦將「等」字大寫置中,與書名大小一致,易於讓人喪解其書名。上述這些例證,皆是書名訛增之例,至於訛增的原因,乃係與作者的著錄方式有關,說法詳見上文。

1、作者的謬誤

《經義考》著錄四千 白餘位經學作家, 仁這些龐大數量之中, 蘊含不少錯 與的著錄, 值得細說分明, 下文即指出其例, 並說明其致誤的情况。

(一) 誤題姓氏例

a 49、參考註 2、卷第七、頁 105 °

[、]証50 參考註10,卷二十,自6。

註11 參考註42、卷三,負77。

[·] 註 52 參考註 10,卷七九,頁 2º

竹坨在作者著錄 「· 有誤越作者姓氏者,如《經義考》卷五十六有明·黃懋 策《大易床頭私錄》一書 [1.53],如據《國立中央圖書善本書錄(經部)》 [1.54] 著錄此書,作者當爲「董懋策」,而非「黃懋策」,此係「董」、「黃」字形相近而致誤,是則有誤認作者姓氏的情况。

又《經義考》卷二 六、卷 八均有《論語探古》一書,而卷 二 六題作「畢良史」所撰;至於卷二 八則題作「章良史」,然考諸《通考》卷十一著錄,則當作「垂良史」,而非「章良史」,蓋「畢」、「章」形近而致訛,若讀者不加細察,將會誤認為 書,致使有誤判的情況。

上述的例證,係作者字形相近產生的錯誤,考其原因,是因爲出處不同所致。 但另有一類的錯誤,乃是出自版刻傳錄的差異,使得作者的著錄上,亦有誤題姓 氏的現象。如翁方綱《經義考補止》卷一訂正段嘉《易傳》的錯誤云:

《漢書·儒林傳》作「殷嘉」,蓋漢隸書「殷」字有類於「段」字, 形近而訛耳 宋胡一桂《周易啓蒙傳》中篇云:「京房授東郡殷嘉,〈藝文志,「京氏殷嘉十二篇」,是知古本《漢書藝文志》作「殷」也 至55。

「段嘉」、「殷嘉」的差異,乃是緣自了形的衍誤之外,其最重要的差異來源,乃 是肇因於版刻取用的不司所致。竹垞依據顏師古《漢書》傳本著錄,然翁氏據其 他古本的文句,參以隸書書法的走勢,而斷其作者姓氏誤題,其說頗具參考價值。 作者的著錄,往往易因形近而誤,或因取材的不同,導致作者的著錄,會有所差 異,其中作者姓氏的誤題,會造成讀者的錯判,甚至會誤認爲其他的作者,造成 研究者的困擾。

(二) 坐實疑說例

前賢對於作者的判定,或有懷疑其為某人所作,但未能證成其說,然竹垞在轉錄之時,卻往往坐實其說,有臆測之嫌。例如:《通考》卷九錄有《春秋世譜》 計 56.,其書原本不題作者,而《經義考》卷一七五,書名引作《太夫譜》,卻逕 自題其作者爲「顧啓期」,然《通考》引《崇文總目》、晁公武之說,俱云「不著 撰人名氏」,惟《崇文總目》敘錄下有云「疑此乃啓期所撰」,是則竹垞參以此句,

[[]证53 参考註10,卷五八,頁9。

五 14 國 1 中央 國 書館 《 國 2 中央 國 書館 善本序 跋集錄》 經部 , 台 止 國 工 中央 圖 書 館 編 印 , 民 國 8 1 年 6 月 , 頁 5 4 。

[[]註55 參考証2、卷第一、頁3。

註56 參考註42、卷几、頁243。

復證以「鄭樵」敘錄・乃坐實此書爲「顧啓期」所撰・要其實情・應以「不著撰 人」爲任・以矜其愼。

又《通考》卷九,錄有《帝王歷紀譜》一卷,不題撰人名氏,而引《奈文總目》云:「不著撰人名氏」 武 7 ,「晁氏(公武)」曰:「决非荀卿所著」 a 8 , 「巽岩李氏(李素)」曰:「荀卿未嘗相秦,其繆妄 7 見,蓋山野陋儒,依託以欺未學耳。」 計 9 ,竹坨俱引上述一項論述,則知其書非荀卿所撰明矣,然竹垞卻仍在作者的題稱三,題作「荀氏况」 計 60 ,諸如此類的錯誤,皆屬坐實疑偽之例,致使作者題名有誤題的情况。

又《通考》卷二錄有王株《周易言象外集(去易)》、註61 書,而竹垞轉引之時,則同時錄有《周易言象外傳》、《占易》二書 註62 ,惟其作者皆題作「王朱」,孰料此舉亦有坐實疑僞的情況,蓋竹垞忽略《通考》所引「占易」,乃指《周易言象外集》取用《占易》爲本,而竹垞卻坐實《直齋》所論「《占易》十二卷,亦出五原叔家」語,而謂《占易》乃王洙所作,乃有臆測之嫌,無法確實服眾。何廣校在《陳振孫之經學及其直齋書錄解題經錄考證》中指出:

直露謂此書「後人依斂錄之」,蓋以《隋》、《唐志》無其目,前既

無所承,故難憑信也。惟此書雖由王洙家,然未必為朱所做錄者 至63 。 其說爲下實之論,盍《古易》雖出自王洙之家,則根據前志未錄,而疑其或爲僞籍可也,但若臆測其書爲王洙倣錄者,則未有確切憑據,而有妄題作者之嫌。諸如此類,則有待進 步檢獲證據,方能證成其說,然竹垞卻未能錄有案語,指明其判別的依據,僅憑其出自王洙之家,乃斷其爲王朱所倣錄者,實有妄測之嫌,此等坐實疑僞之例,仍有行重新釐清內容,方不致於使讀者有誤認的情況。

整體而言,竹垞在作者的釐測上,往往有較爲大膽的臆測,此種作法,實有商議之處。正確的作法,應於案語中表明自己的看法,但在著錄方面,仍持謹慎的態度,方不致於使作者的判定,有過於浮濫的現象。如《經義考》卷六十八《易說》條下,竹垞即透過案語的說明,來表明自己的懷疑,竹垞云:

^{〒57} 參考註 42、卷九、頁 241。

^{、# 58} 参考註 42、卷九、頁 242

註59 參考註42,卷九,負242。

EE 60 参考註 10,卷一七 , 頁 6。

[「]狂台」參考莊 42、卷二、頁 61。

離 621 參考註 10,卷十七,頁7。

至63 何廣楼·《陳振孫之經學及其直齋書錄解題經錄考證》, 台北·里仁書局,民國86年3月15日,負144,

《易說》二卷,未詳何人所撰。鄭端簡公家所藏抄本,或係端簡公稿亦未可定 点 64 。

竹定於此處的處理方式、僅將作者判爲「亡名氏」、衡諸實情,則較上述處理方式 爲止,且其處理的觀念,也較符合現代學術的原則,值得引爲標準的方式,借竹 定在作者疑偽之例的判定上,往往坐實疑說,致使結果有誤判之虞,仍有值得改 進之處,

(二) 錯考時代例

竹尾著錄的通具,,乃是依據朝代先後排序,然其中亦有錯考朝代,致使排序 失次的例證。羅振玉在《經養考目錄,校記》之中,曾指明其誤。例如卷六六, 董養性《周易訂疑》一書,羅氏即云:

舊題董養性,不著時代。(四庫 館臣考元末有董養性,字邁公, 樂陵人,至正中嘗宮昭化令,攝劍州事。入明不仕,終於家。朱氏 彝 尊 引,梅 艾鼎說謂養性,樂陵人,寧國府通判,列明末,始未考知爲何 時人、# 65 。

竹咤錯考作者時代,導致誤排位置,使得原本應該列為元代的學者,卻被錯置於明末之下,若二朝皆有「董養性」,則將誤題爲不同的撰者,其外錯如此,實有待重加考記,以求其實情

又《四庫全書總目》卷七・阮琳《圖書紀愚》下云:

明阮琳撰。琳字廷佩、號晶山、莆田人。嘗官教諭,其人在成化、宏 弘 治問。朱彝尊《經義考》列諸嘉清之末,由未見其書故也 章 66。 阮琳原應置入成化、宏(弘)治問,但竹坨一時失察,竟錯列於嘉靖之末,諸如 此類的例證、雖係偶發之失,但亦需加以釐正,以收確切參考之效。整體而論, 竹垞蓄錄經籍之時,多能重視其時代先後,依序排列,此法有助於考訂學術發展 的源流,但著錄既多,所名的作者,其時代或有錯誤,故有重新審議的必要。

(四)以字為名例

竹坨著錄作者的通例,乃是標示作者之名,以爲著錄的通則,若是失去作者的 名氏,則酌加案語說明。然而,竹垞雖以作者之名,爲其著錄的通則,但仍有作者

旺64 參考註 10,卷六八,頁6c

[[]計65 參考註3,自779。

註66 参考註6、卷七、頁52/

的題稱,係著錄作者之字,卻未加案語說明,顯見其有出例的情況。例如:《經義考》 卷五 ,注思敬《易學象數舉隅》 書,雜振玉〈校記〉即指出:「汪氏名敬,字思敬,此誤以字爲名。 計 67 案:竹坨既以作者之名,爲其著錄的通則,是以此處 當以「江敬」加以著錄,然卻題作「汪思敬」者,乃是誤以字爲名,因而有出例的 現象。羅氏能審度其著書的體例,故此處校文所記,可供我們參考之用。

又《經義考》卷 四,蜯明德《周易文司義疏》條 at 68 · 案:此處作者原當題作「陸德明」者,此處有誤倒的情況。又與作「陸德明」者,亦有誤題作者之字的情況。如據《新唐書》所記,則「德明」乃「陸元助」之字,是以此處所題,乃有誤錄作者之字的情況,因而與慣例未合,諸如此類的例證,並非孤證,仍有待加以辨明,便讀者得以明其差異所在。

(五)同人異名例

在《經義考》的著錄車,有些作者的題名,與其他著錄或有不同,由於占籍歷經各朝刊刻,難免會產生一些異名的現象,縱使同為一書,而刊刻版本的不同,也會導致人名題稱的差異,然有些同人異名的現象,未詳何者爲是?故宜附註校記,以供讀者參考。如《經義考補正》卷第八,袁希政《春秋要類》下指出:「《宋志》:『希政』,一作『孝政』,重 69 。 又同卷,張幹《春秋排門顯義》下亦云:「《宋志》:『幹』一作『翰』」 重 701 。是以雖同出《宋志》,但記載亦有不同,究竟孰是孰非,暫時雖有所定論,站且存之,以俟後考。

(六)親屬誤代例

在竹垞著錄的作者之中,亦有親屬誤代之例,或以父代子,如《經義考》卷 五九著錄楊啓新《易林疑說》,又卷六一著錄楊瞿崍《易林疑說》, 者書名相同, 然審其敘錄,其中必有一誤,翰方綱《經義考補正》卷第二疑其複見,卻未能判 別究竟孰是孰非,茲錄其說如下:

丁杰曰:「此書及所引黃鳳翔語,已見前五十九卷五頁,其名字、

籍貫、科第、官爵、及書之卷數,或異或同,前後當有一誤 # 71 。 终據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七十七〈州守楊日燦先生啓新〉 文,即可清

^{11 67} 參考註 3· 頁 768。

註68 参考註10,卷十四,頁3。

註69〕參考註2、卷第八、頁115。

租70 參考註2、卷第入、頁115

註17 参考註2、巻第二、頁22:

楚的分别其異同:

楊啓新,了日燦、晉江人。萬曆十七年舉人,授海門令,左遷東莞 水、量移武宣令,遷左州守,卒於官。啓新循循朴謹,不求人知,歷官 五載,存衣就食,沒幾無以險,漢吏悃屆無華,庶幾近之,左人祀之名 宦,著有《易經講義》,子瞿崃,丁未進士,官至江西副使,著有《易經 疑叢》,《栖霞山人石至稿》、《黃華讀稿》、《二東稿》 # 72,。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八、易類存目二錄有楊瞿崍《易林疑說》 書,其下提要云:

明·楊瞿崍撰。瞿崍、字稚實、晉江人。萬曆了未進士。官至江西 提學副使,先是瞿崍之父著《易經蒙筌》,未就而卒。瞿崍承其家學,考 索諸家,有疑即爲之說,故名曰《疑說》 # 73.。

根據也述文獻,並結合相關資訊,可以得知「楊啓新」、「楊瞿崍」是父子的關係, 且作者應爲「瞿崍」,而非「啓新」,是爲父子相代之例。又《易經疑說》,當作《易 經疑叢》,乃是與題書名所致,且其書既非「啓新」之作,是以《經義考》卷五九 著錄啓新之書,亦當刪去不錄,以符合其實情。

又有以祖代孫,因而誤題作者之例,如全祖望《結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一,〈答鄭篔谷論《經義考》帖子〉云:「曹放齋之孫泰宇著《易解》,、《經義考》)乃混爲放齋所作」、註 74 一 竹坨誤認曹泰宇的作品,爲其祖曹放齋所作,是則以祖代孫,致使出現作者錯題的現象,此乃緣於一時失考所致。

又另有兄弟互代之例,如《經義考》卷二四三,洪适《經子法語》一書 at 75., 考《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五五,題作者爲「洪邁」 at 76 ,蓋「洪适」、「洪邁」 爲兄弟關係,而本書實爲「洪邁」所撰,是則竹垞誤將弟弟所撰之書,誤繫爲兄 長所權,因而致誤。

又《經義考》卷「四四、岳珂《九經沿革》一書,乃誤後世子孫「岳浚」之作,誤爲「岳珂」者也,周少川、論古代私家藏書的類型〉中指出:

元代藏書家岳浚更是運用家藏書校刻了《九經三傳》,並以《刊王

註 12 清 李清馥《闽中理學淵原考》·卷七七 台北·台灣南務印書館影正淵網「四庫全書」本·冊四八(。,,頁 744 下。

[「]註73 參考註6、卷八、「易類存目二」、頁62中

正74 全程望 "《鲇埼亭集外编》,卷四一,〈答鄭質谷論《經義考》帖子,、台北、台灣 商務印書館,民國68年11月。,頁951。

at 75、参考註 10、卷二四二、頁 2。

註76 參考註 42,卷五五,頁 1275。

九經三傳沿革例》總結了次校勘的經驗 校刻《九經三傳》及編印《刊 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歷來皆誤認為是南宋岳珂所為,張政烺、趙萬里先 生曾在《中國版刻圖錄·元版 春秋經傳集解》提要》中考證上达二事 非岳珂所做,乃岳飛九世孫、元代岳浚之作,李致忠先生在《宋版書敘 錄》第一七二至一八一頁中有更深入的考證,支持張、趙二先生的訊法, 故此案可成定論 4277 。

竹圫與題作者「岳珂」所撰,實則此書並非「岳珂」之作,乃是其後世子孫「岳 浚上的作品。此處的錯誤,乃是竹垞誤沿前說,因而致誤者也。綜合上述所論, 在著錄經籍作者之際,常會混淆作者的姓名,尤其有親屬關係的人名,更容易相 互代換,是以或將見了之作,誤爲父親的撰著;或將其弟的著作,誤繫見長的著 作;或將前代的著作,誤認爲後世子孫的撰著,諸如此類的錯誤,皆需細細審明, 以免有遺誤後學,錯繫作者的情況。

(七)漏合撰之名

在竹垞的著錄中,亦有漏略合撰之人,而誤將合撰之書,誤繫一人之手,致 使有錯題撰者之例。如翁方綱《經義考補正》卷第四,徐邈《毛詩音》下云:

《隋志》云·梁有《毛詩音》十六卷,冷邈等撰,《毛詩音》二卷,

則所云十六卷者,非邈一人之書也 ¥ 18 °

是則竹坨引《七錄》之又,趣作「一六卷」,然其作者僅見「徐邈」一人,而翁氏根據《隋古》所錄,以其書井一人所作,乃以竹垞誤繫一人爲非是。又卷第八,林希逸《春秋三傳正附錄》下案語云:「《宋志》作陳藻、林希逸《春秋三傳正附錄》十三卷,似是二人同撰。 註 191 。據此,原書當爲陳藻、林希逸《春秋三傳正附錄》十三卷,似是二人同撰。 註 191 。據此,原書當爲陳藻、林希逸一人司撰,然其書未見,是以翁氏未能確實判明原委,僅以疑似之辭,表明心中的懷疑。諸如此類,竹垞在撰書之時,或有誤將諸人合撰之書,誤繫爲一人的例證。考竹垞著錄的通則,看遇有合撰諸人,通常會在作者之下,標注一「等」字,以爲區別,如此一來,將提醒讀者特加注意,以免有錯失作者的情況。審其方法的運用,實是良好的處理方式,情仍有出例的情況,致使作者的著錄,有漏失合撰者的姓名,諸如此類的缺失,猶有行重新整理,使其合乎體例的規範。

汪 771 周少月 論古代私家藏書的類型 ,《文獻》,1998 年,1998 年四期 ,頁 153。

註 78、參考註 2、卷第四、頁 48、

^{# 79} 參考註 2、寿第八、頁 114。

(八)名字誤倒例

在竹坨書中,亦有名字製倒之例,如《經義考》卷十四,陸明德《周易文句義疏》條 計 80 ,原應題作「陸德明」,而四部備要本製作「陸明德」者,誤倒名字之故。

綜合上述所論,竹垞在作者的著錄上,亦有若上的錯誤,由於作者的著錄, 乃是書目整理的重要環節,若作者誤題,往往會導致研究的錯誤,而影響讀者正常的使用,是以有關作者誤題的現象,實不得不辨,而前賢在此 方面的考察上, 能收致較佳的成果。

1、卷數的謬誤

在卷數的題稱上,往往會有較多的差異,或誤引出處,或失記卷數,或重出 而卷數不一,或以殘本錄存等等,均會影響卷數登錄的正確與否。符定在《經義 考》中,亦有多處卷數登載錯誤的例證,今試舉其例,以見一斑。

(一) 卷數末合今本之例

卷數的多寡,可以看出書籍存在的情況。竹垞在卷數的引證上,往往能配合書目的記載,藉以表明言之有據,非憑空設想所致。然而,其在著錄內容上,多根據書目傳錄,未能審視原書,致使某些書籍的卷數,與今本不合。例如:《四庫全書總目》卷八,陸振奇《易芥》條下云:

是書《經義考》作十卷、與此本不符,然所引鄭之惠說稱陸庸成為 諸生時,著《易茶》八卷、與此本合、則十卷,乃字之誤也。48. 。 是以作之所記的卷數,明顯與四庫館臣所錄之本不合,原書當爲「八卷」,此處乃 竹垞誤記所致 又《經義考》卷二七六錄有吳任臣《十國春秋》一書,竹垞題作 「十卷」。482 ,然羅振玉引現存之本以證,謂其「乃一百十六卷。」。381 , 相較之下,二者蓍錄产距達一一八卷,顯見竹垞所錄之本,或爲殘本,或係誤題 所致,因爲現今所存之本,有倩康熙十七年(1678)回堂彙賢齋本,另有乾降刊 本,但未見有「十卷」之本,是以竹垞所題的卷數,若驗之傳本的內容,則其卷

^{*180} 参考註 10, 泰十四, 頁 3。

^{¥ 81} 参考註 6,卷八,頁 62°

註 821 参考註 10、卷二七八、頁7。

丝83 参考註3,頁880。

數多有未合之處。

卷數與傳本不合,並非全部屬於錯誤之例,有些係異本所致,是以不能一概而論。例如:《經義考》卷一六五,劉績《三禮圖》一書,據羅振玉的〈校記〉所考,則知「四庫本四卷」,莊84 ,是以竹垞所錄「二卷」,與傳世之本未合,但若據以訂其非是,則恐非實情。案:曝書亭抄本、精抄本均題作「一卷」,與竹垞所記吻合。見《浙江採集遺書總錄》乙,頁 22、《善本書室藏書志》 ,頁 31 著錄,尤其曝書亭爲竹垞藏書之所,可見竹垞當日著錄之時,確係根據其藏書甄錄所致,至於《四庫》之本收錄的內容,與竹垞著錄不可,僅能視同異本,是以並非全屬於竹垞誤記所致。

(二)漏略卷數多寡之例

在竹垞的著錄中,有失記卷數之例,原書本有卷數,而竹垞矢記其數,致使卷數不明,使讀者無法明其卷帙多寡,有失參考價值。如《經義考》卷 1.1五陳 蓍卿《孟子記蒙》一書,竹垞未記其卷數,然《通考》卷 1. 著錄此書,則題作 「1四卷」,惟竹垞未引《通考》著錄,有失校之嫌。

又《經義考補正》卷第二、劉瓛《周易繫辭疏》下云:「此處脫『《隋志》二卷』, 四字當補」 註85 《經義考》在著錄之時,往往會說明卷帙的多寡,以及其取用的來源,但此處未題卷帙,翁氏乃據《隋志》所錄,藉以補其卷數漏略之失。

又另有 種關漏的情形,乃係作「 」卷,而翁方綱補其卷帙,如卷第六, - 楊應京《月令廣義》。卷,翁氏案語云:「馮氏之書二十四卷。」 註 x6 是則補其 原書關漏卷帙,從本書之中,可以得知翁氏當日乃係採用「馬口琯等補刻木」,而 非「閣本」或「查要本」,蓋從吳政上先生〈經義考版本異文校記〉錄馮應京《月 令廣義》下案語云:「卷數馬本、局本及羅目作『□卷』,查要本及閣本作『二十 四卷』」 計 87 其中所謂「馬本」,乃指「馬曰琯等補刻本」,而「局本」乃指「浙 7 書局本」,至於「羅目」係指羅振玉《經義考目錄》,其時局本、羅目未出,而 翁氏所校,亦與查要本、閣本互異,是則乃以馬本爲底本者也。

書籍漏記卷數多寡的案例頗多,而其形式亦多,宜待重新補錄卷帙,使其能確實達到考察卷帙的功能,且透過卷數的增減,才能更明白流傳的過程與卷帙的

^{# 84} 參考註3·頁825 ·

註 85、參考註 2、券第二、頁 25。

^{11 861} 參考註 2, 卷第六, 頁 8()。

註87 参考证1, 附錄二 經義考版本異文校記, 頁 16。

存佚情況,是以在書目的著錄中,不宜濕缺卷帙的記載,以免錯失其參考價值。

(三) 卷數單位不同之例

羅振工在《經義考日錄・自序》中指出:

今存之書,《經義考》往往但載史志及前人目錄所載卷數,而不 載今本卷數,又書名或與今本傳本不同,卷數與今傳本或異,或尚存 之書失記卷數,或不分卷之書多至數百葉而誤作一卷,或誤以篇爲 卷 ·· 註 88 。

羅氏歷舉《經義考》卷帙誤載的情形,其中所謂「誤以篇爲卷」者,如卷九十 , 潘十遊《尚書葦籥》下,羅氏云:

四庫存目云:目錄止廿一卷,而分編則為五十八卷、蓋以篇數為子卷也 註89 。

此則明白標示以「篇數」爲「子卷」之差異、上述係以 篇為 卷者、以至於卷數參差願巨、又同樣的情形亦出現在卷二七七、晏嬰《晏子春秋》 at 90 、卷四 六、蕭漢中《讀易考原》 (at 9) 等等。

又有多篇誤爲 卷的情形,如卷 ,吳徵《儀禮逸經八篇,儀禮傳上篇》 書 計2 ,四庫本作「卷」,是則合多篇爲一卷者。章學誠《文史通義·篇卷》 對於篇、卷的問題言之甚詳:

篇之爲名,專主丈義起說,而卷則擊乎級帛短長,此無他義,蓋取 篇之名書,古於卷也。故異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聞用以標起說 5至95 。 此則言及「篇」、「卷」的差異。章氏的論點,可以成爲羅氏校錄《經義考》篇、 卷分異的學理依據。據章氏之說,則大抵一篇同於後世一卷者,亦有異篇回卷、 割篇徇卷等,可見篇、卷的差異頗爲複雜 如以《經義考》所錄晏嬰《晏子春秋》 一書而論,則收錄《漢志》八篇,《隋志》七卷,《中興書日》十二卷等差異,這 些差異現象,乃源於篇、卷分合不同所致。

[[]註88 參考註3, 序1,序頁1、2。

a 89 参考註 3·頁 790。

雪90 參考註3、頁880。

^{±91} 参考註3,頁764°

註 92 參考註 3,頁 815。

紅93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又史通義校注》,台北 里仁書局、民國 73 年 9 月 10 日 , 頁 305、

(四) 誤題出處卷數之例

竹坨有誤記出處卷數,導致所提卷數,與原出處卷帙未合,因而衍生卷數錯 題之例。如:《經義考》卷八、中四《梅教授書集解》下引《通考》作「一計」 at ,考《通考》卷四同引此書,卻未題卷數 at 95 ,是則竹垞誤題《通考》著錄 作「一卷」,實乃誤題之故,其文非出《通考》,而係出口《直齋》之文,考《通 考》轉引「陳氏」項有「其書一冊」的說明,蓋竹垞誤將陳振孫之文,誤作《通 考》所記,致使卷數有誤題的現象。

又《經義考》卷一四 引呂大臨《芸閣禮記解》 書,竹垞引作「《通考》上卷 。 14.96 · 然審《通考》卷八卻引作「1六卷 · 是則竹垞所作「十卷 · 乃爲 誤題之故。

又《經義考》卷一八 錄有沈括《春秋左氏紀傳》一書,〈校社〉引《通考》作「十十卷」 註 97 ,而考《通考》卷十錄有此書 計 981,則題作「五十卷」,是則〈校社〉失校也。諸如此類,則竹垞所引,亦有與原出處未合之例,值得我們多加注意。

(五)書籍重出互異之例

在《經義考》中,由於所涉書籍眾多,因而複重之例難免,然竹垞在重出經籍中,有前後卷數著錄不同之例,如《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六著錄《漢石渠議奏》 書 註 99 ,僅五「二十八篇」,而卷 二一卻月《漢志》作「十八篇」,是爲一書,但由於資料重出,故有前後卷數判斷不同的現象,其他如《經義考》卷一〇八、 二同時著錄高頤《詩集傳解》 書,一題作「二一卷」。 1002, 一卻題作「二一卷」。 11002, 一卻題作「二一卷」。 11002, 一卻題

註 94 參考註 10,卷八四,頁6。

註95, 參考註42·卷四·頁126。

a 96 参考 a 10 , 卷一 四 - , 頁 4 。

^{14 97} 參考註 10·卷一八三·頁 4·

^{# 98.} 參考証 42·卷十·頁 270。

註99, 參考註1(), 卷一六六,頁1。

EL 100 参考註 10·卷一 八,頁5。

廷 1011 參考註 10,卷一一二,頁3。

項 次	書 名	《經義考》 卷 頁	巻數	項次	書 名	《經義考》 卷 頁	卷數
	《时易正解》	卷60 t.5	20 卷	6	《禮記通解》	卷145 頁 6	22 卷
2	《衍書辨解》	卷91 [7]	10 🕸	7	《春秋貞解》	卷 205 頁 8	13 卷
3	《毛詩原解》	卷 月5 頁 3	36 笹	8	《論語詳解》	卷 221 頁 4	20 卷
4	《周禮完解》	卷 128 頁 1	12 巷	9	《左子說解》	卷 235 頁 10	14 卷
5	《儀禮節解》	卷 134 頁 5	17 卷				

上述乃合計作「百六十四卷・然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頁九引郝敬《九經解》卻作「一百六十六卷」。 102. ,而《中國叢書綜錄》第一冊,頁五九七右引「郝氏九經解。鈔本,雖個別書名或有不同,但總計卻亦作「一百六十四卷」,惟竹垞引郝敬〈自序〉所云,雖不計及個別卷數,總計卻作「一百六十五卷」,則所錄與其他簿錄所記,又有所不同,甚且竹垞前後計數母異,明顯有誤題卷數的情況。

(六) 書籍併析致誤之例

竹垞在卷數的著錄上,亦有因爲析併書籍,致使卷數錯誤之例。如《經義考》卷 七錄有王炎《讀易筆記》 書,注文引作「《通考》九卷」 a 103 ,然考《通考》卷 引錄此書,題作「主炎《易筆記》、《總說》并九卷」,是以《通考》所錄並非指《讀易筆記》為「九卷」,而是合併《易筆記》、《總說》二書,始爲「九卷」,故在註文的引錄上,宜再求審慎,以矜其慎。

人《經義考》卷二十、吕祖謙《古易》項、注云:「《通考》十二卷」 計 64. ,但《通考》卷二著錄此書,卻與《音訓》合計作上四卷 1. 105 ,是以《通考》並未言明《古易》爲十二卷,竹垞見到《宋志》皆錄《音訓》爲二卷,故以《通考》合計之數,臧去《音訓》一書,乃得到《古易》一書爲「十二卷」,然審之《通考》所記,卻與竹垞所稱「《通考》十二卷」者,有所牴觸矣

[「]註102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簡月》、 台北、廣文書局、民國 56 年), 負 28。

[〔]缸103 参考証 10, 卷二七, 頁2°

註 104 參考註 10·卷三十,頁5。

竹坨在卷數的安排上,產生許多的錯誤,有行重新考校各書的卷數,始能上確反映其資料。一般的情況,由於數字易於相近之故,是以在典籍的著錄上,往往會因爲各種不同的情況,而產生卷數的參差,這種情況十分常見,是以在卷數的審訂上,官參以各版刻的判定,或係各種書目的差異,來考察其錯誤的情况。

四、分類的謬誤

分類是書目著錄的重要事項,而透過分類的聯繫,可以達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效,也可以提供檢索的便利。《經義考》在分類的安排一,炯異於前代綜合書目的方式,能有創新的類目安排,其中影響後世日錄學者的編纂觀念,成果工分可觀。然而,竹咤在編纂方面,亦有些許失當之處,是以有待重新聲訂,以便能清楚瞭解其分類的錯誤。下文即依次論及竹垞分類的疏失,以便能成爲日後編纂書目的參考。

(一) 類目未及完備

竹坨的分類觀念, 乃是依照學術體系加以歸類, 其中不全出於前代書目的分類方式, 也能間有創新之處, 影響所及, 後世專科書目的編纂, 亦能針對實際的需要, 提出各種類目, 使其類目的安排, 能形成完整的體系。然而, 其類目的安排, 亦有未能全備之處, 其中「宣講」、「立學」、「家學」、「自叙」四目, 有目無辭, 內容關漏, 此點是因爲本書完成之前, 竹垞即已身故, 致使無法完成全書, 空留回目, 有待學者重新補錄。

前賢對《經義考》的類目安排,亦有提出改進之道者,如翁方綱批評其小學 類的典籍,僅錄及《爾雅》 目,未能收錄其他字書,乃倡議加入「訓詁」、「六 書,諸目,翁氏指出:

《爾雅》賴下宜備列訊詁、八書諸目,今以顏氏《巨謬正俗》、張 氏《五經文字》等人是書矣、註106。

翁氏 F 張 在《爾雅》之外,另外酌收「訓詁」、「六書」之類的典籍。其後,謝啓昆 在此一觀念的啟發下,編纂完成《小學考》 書,擬藉以補足其未錄字書的缺憾。

錢東坷在《補經義考凡例》中,主張宜補入「次第」、「字數」、「宣講」、「立學」 等類目 #107 ,其中「宣講」、「方學」 目,是竹垞自定之目,但未及成書,致使

a 1061 參考註 2· 序目 一

^{12 107} 參考袁詠秋、曾季元主編·《中國歷代圖書著錄文選》,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有目無辭。錢氏主張重加補錄,以全其目,全於錢氏主張補人「次第」、「字數」等 目,是依據經學的整體考量,其說有參考的價值,借未見其書傳世,實屬可惜。

(二)同書異類之例

竹坨經籍著錄眾多,古代在缺乏理想的索引觀念,難免會有著錄重出的現象。 若重出之例,係歸併於同一類目之下,則其失誤,乃起因於又獻眾多,無法確實 析出所致,於其編目者的分類概念,並無牴觸之處。但若是同屬 書,卻隸屬不 同的類別,則涉及編者的分類觀念,有待考察其正誤的情况 今審議《經義考》 的著錄內容,則產生「司書異類」的例證如下:

E方慶《禮經止義》:

本書互見於「儀禮類」 註 108 、「禮記類」 註 109 . 類, .者重出不同類別, 但山於其書已佚,是以無法得知其內容,且前代於禮經方面,未能細分出「周禮」、「儀禮」、「禮記」、「通禮」等類,而竹垞細分禮書類目,難免會有歸併 村難的現象。考竹垞著錄書名中有「禮經」 一字者,或隸於《周禮》,或歸於「儀禮」,或分屬於「禮記」,分類既不一致,而單視其書名,的確很難界定其究竟隸屬何部,是以竹垞會有難以歸類的情況。大抵言之,竹垞對於書名有「禮經」之名者,其時代在唐代之前,則多隸屬於「周禮」一類,至於宋、明之後,則多置於「禮記」,但亦偶見於「儀禮」類,顯見竹垞對於禮經之類的典籍,雖分類較前賢細緻,但卻出顯出其中難於歸併的問題。

《漢石渠議奏》:

竹垞一見於「通禮類」 註10 ,另 則見於「論語類」 計Ⅲ ,其書已佚,原難以斷定其究竟該隸屬於何部,但《隋志》存有《石渠禮論》一書,顯見當時石渠所論,當有「禮」類內容,而隸屬於「通禮類」的《漢石渠議奏》,或應該依據《隋志》改作《石渠禮論》爲佳,至於何以「論語」類下錄有《漢石渠議奏》

書,則有待查考,若依現有的資料分析,則應人於「通禮類」爲住。

《易通統圖》:

¹⁹⁹⁷ 第一版 , 頁 616。

EL.08. 參考註 10,卷一三一,頁5。

^{並 09 参考註 10、卷 - 四 、頁 8。}

註110. 參考註10,卷一六六、頁1、

註 [11] 參考註 10、泰二一一、頁 5。

竹垞 入於「易類」 計 112 ,另一則見於「毖緯」類 計 1131 , 者分別隸屬不同類目,而易類典籍,原本就易與「毖緯」相近,此處隸屬結果,應以「毖緯」類爲佳,蓋竹垞於五經類的典籍,成書較早,其後酌增類目,始有「毖緯」類的收錄,是以此處的分類,應以「毖緯」類爲佳。

宋均《孝經皇義》:

竹垞一人於「孝經」 計 114 ,另一則見於「毖緯」類 註 1151 ,考竹圫錄有「孝經」之名者,率皆入於「孝經」、「毖緯」、「擬經」、「十五。四類,其中「孝經」、「擬經」、「刊石」的內容較易判斷,然《孝經》之籍,既淪爲讖緯學者的僞托,且由於《孝經皇義》已佚失久遠,實難確知其性質,而竹垞將其重出於「孝經」、「毖緯」二類,當有難定取捨的困惑吧!

謝介賢《四書解》:

竹坨 入於「群經類」,題作《四書解》 記 116 ;另 見於「四書類」,題作《包齋四書解》 記 1 7 ,考竹垞共有六部題作《四書解》,其中五部列入「四書」類,而獨謝升賢之作,列入「群經類」,且「四書類」另發現有謝升賢《恕齋四書解》 書,顯係重出「處,則置入「群經」類的謝氏之書,當刪去不論,以符合其實情。

竹垞在分類類目上,容易產生「同書異類」的情況,尤其在「禮類」、「易類」、「毖緯」一類,更容易產生混淆的現象。在「禮類」方面,田於過去書目,僅別有「禮類」一項,但竹垞將其細分爲「周禮」、「儀禮」、「禮記」、「通禮」四類,分法較爲細緻。因此,有些禮類的典籍,無法單從書名判定其歸類,若該書已伙,更無從考知內容,是以究竟該置於何類,的確頗費思量。因此,有關禮類典籍的歸類,究竟應該判入何種類別,實難以確實審知,致有重出的情况,是以許多重出的與籍,皆屬於禮書,其故即緣於此種原因。此外,易類典籍,往往會和「毖緯」類的典籍,相互混淆,究其原因,係竹垞「易類」的收錄較雜,加以「毖緯」類的典籍,原本即易與正經附會,是以容易產生錯亂的情况。其次,某些典籍的歸類,起源於書名的差異,因而有錯判的情事,如謝升腎《四書解》、《恕齋四書

註112 參考註10,卷十三,頁8。

註 [13] 參考註 10, 卷二八三,頁6

^{■ .141} 參考註 10,卷二二二, 員 8。

証.151 参考註 10, 卷二六七, 頁6。

註116 參考註10,卷二四四,頁5。

狂1.7 参考註10,二五二,頁4点

解》等二書,原應屬於一書,但由於書名的差異,致使誤分爲二類,若要避免此情况,則事前的核對,必須依據書名、作者逐一檢視,將降低錯誤的情况,不易將同書歸於不司類目,因而產生錯誤。整體而論,竹垞在分類差異上,有同書異類的現象,究其產生的原因,或係一時失察所致,但細觀其中的內涵,某些同善錯置在不同類目之間,確有難於細分的困擾,加以其判定類目之前,未能先依書名、作者排列,逐一檢視,是以產生一書一目,歸類卻不相同的情况。惜竹垞在類目的安排上,未能確實控制書籍的重出,致使在分類上,產生司書異類的情況,值得我們日後編輯書目之時,需要特加注意重出的情况,以免重蹈覆徹。

(三)質近類異之例

行均在分類體系工,雖力求周詳,但仍有某些性質相近的典籍,卻有分類互 異的現象,顯示竹均在分類概念上,問有謬誤之處,茲說明如下:

《四書解》:

竹坨有六部名爲《四書解》的書籍,其中張九成、諸葛泰、曾了良、史丁光、徐渭之書,俱入於「四書類」 at 1.82 ,而謝升賢《四書解》卻置入「群經類」 at 1.9 ,審其性質,竹垞既有「四書」類別,而此書亦名爲《四書解》,當入於「四書類」,而非「群經」類,又竹坨在「四書類」中,尚著錄謝氏《恕齋四書解》一書,則明顯是司書異出,故宜將置入「群經類」的《四書解》删去,以符合其編纂的法則。

《孝經衍義》:

竹坨共錄有七部《孝經衍義》,其中劉元剛、葉瓚等作品俱入「孝經類」,而 清聖祖康熙所錄之書,則置入「御注」類,以示「尊王」之意,有關「御往」類 典籍的歸併問題,請詳見本書第七章第二節「《經義考》的類目闡釋」 文,該文 有較為詳細的探討,茲不贅述

《春 秋》:

竹坨錄有广部題作《春秋》之書,其中「冥都」、「陳欽」、「劉絢」 二人之書置人「春秋類」,而「虞卿」、「李氏失名」、「呂不韋」 一人之書則列入「擬經」,案:若依其分類的觀念,則「春秋」類當收與《春秋經》相關的與籍,至於「擬

EIIX 張、諸葛、曾、史、徐諸人之作,分別參考註 10,252 2、252 4、253、4、256· 8、257、4 筆出處。

取 1.9 參考証 10·卷二四四·頁5。

經」一類,則取其托名《易》、《禮》、《春秋》、《爾雅》諸經之作,如虞卿、李氏、 呂丕章諸人之書,由於此類的典籍,雖徒俱《春秋》之名,其實與《春秋經》不 基相同,亦不盡符合「擬經」之義,然既托《春秋》之名,則不得不錄其書,是 以竹垞亦深擾於此類典籍的收錄問題,其於《經義考》卷 二二二錄有晏嬰《晏子 春秋》下有案語一則云:

諸家《春秋》不盡擬經,然既託其名,不容不錄,若萬 ī 方之《韻 語陽秋》、崔銑之《文苑春秋》,緣附不倫,斯去之 ā 120 ~

觀處、李、呂二家之書,列入「擬經」,則符合其分類的原則。然而,「冥都」、「陳欽」、「劉絢」 人之書置入「春秋類」,則有行商權。案:竹垞《經義考》卷一七 錄有冥都《春秋》一書,其下載有賈公彥敘錄 則,題作「冥氏作《春秋》,若 晏子、呂氏《春秋》之類。」 註121 ,則冥氏《春秋》,當遵從晏子、呂氏之書, 置入「擬經類」。

又《經義号》卷一七一錄行陳欽《春秋》 書,其下錄有《後漢書》一則山: 陳元父 陳 欽智《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欽同時,而別 自名家 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爲「厭難將軍」也 22 。

據此,則知陳欽所撰《春秋》,當與《左氏春秋》近同,而非徒俱其名,故置入「春秋類」上,亦爲允當。同樣的情況,又見於《經義考》卷一八四錄劉絢《春秋》書,其下有《中興國史志》云:

劉 徇傳說多出於頤書,而頤以爲不盡本意,更爲之,未及意,故莊公以後,解釋多殘闕 at [2] 。

是則劉絢雖以《春秋》爲名,但其書與晏子之書不同,而與《春秋經》密合,故列入「春秋」類,亦屬恰當之舉。竹垞雖錄有六部題爲《春秋》的典籍,也分隸類,但餘了冥都《春秋》直改入「擬經」外,其餘五書的分類,均能符合竹垞類例,是以竹垞雖有偶失,但並并是無可取,劉絢、陳欽《春秋》歸類於「春秋」,而非「擬經」,其中亦能符合竹垞的分類原則,惜冥都《春秋》應置入「擬經」,卻未能察知,實爲可惜。

《春秋災異》:

竹垞錄有二部《春秋发異》,分別爲劉羲叟、郗萌二人所撰、劉書置於「春秋」,

^{¥120} 參考註10,卷二二七,頁1°

EF 121 參考註 10,卷-七一,頁6。

^{# 122} 参考# 10·卷一七一·頁7。

a 23 参考註 10、卷一八四、負 1。

而郗書則置於「毖緯」,如審度其書性質,則郗書置於「毖緯」當無疑義,蓋《經義考》卷二六六錄《春秋災異》下引《隋書》云:「漢末郎中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為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 。 124 故其書沙及讖緯的內容,宜列入「毖緯」 一類,但考竹垞在《經義考》中,大凡涉及「災異」書名者,俱入各經類日之下,如孟喜、京房《周易災異》則列入「易」類 計 25 ;又無名氏《春秋災異應錄》列入「春秋類」 計 126 ,又劉羲叟《春秋災異》亦列入「春秋類」,僅郗萌《春秋災異》確知其內容爲讖緯之書,故列入「毖緯」 類,這是竹垞有意爲之所致。《春秋後傳》:

竹垞收錄「部《春秋後傳》,陸個、陳傅良「書列於「春秋類」 止 127 ,另 樂資之書列入「擬經」類 計 128 , 考竹垞於「樂資」書下錄有劉知幾敘錄云:

晉著作即樂資采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書始於周貞王,續 前傳魯哀以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繼周,終於二世,合作三十 卷 # 129 ^

《洪範圖解》:

竹圫錄有「部《洪範圖解》,其一為葉良珮所撰,列入「書」類;另一部為韓邦奇所撰,置於「擬經類」,考其所錄的經籍,其中抄有「洪範」之名者,率皆入於「書類」,其中僅四部列入「擬經類」,即蔡沈《洪範內外篇》、俞深《洪範疇解》、韓邦奇《洪範圖解》、程宗舜《洪範內篇釋》四書,俱見於《經義考》卷二七一。俞、韓、程三家俱宗蔡沈之書,乃隨蔡書置入「擬經類」,眞德秀嘗云:「蔡氏範

E 124 参考証 10,卷二八六,頁8。

^{# [25]} 參考# 10, 卷五, 頁 7。

注126、參考註10、卷一九二,頁7。

証 27) 竹垞收錄二部,一爲陸悃所撰,參考証 10,卷一八三,負4:另一見於陳傅良所撰,參考註 10,卷一八七,頁2。

旺1281 竹垞收錄一部,參考註10、卷二七五、頁4

註 1291 參考註 10,卷二七五、頁4、

[「]紅130」參考註 10、卷一百し十七、頁4。

數與一聖之易同功」 註 m ,是則蔡書雖有「洪範」之名,但其性質與傳統內涵不合,乃是混合《易》理之數,重新排比成書,由於前無所承,故列入「擬經」類,亦屬允韋。至於葉良珮之書,由於竹垞未見其書,僅能依據慣例置入「書類」,但衡量其書名,或應置入「擬經」類爲佳。

《說 經》:

竹垞錄有二部《說經》之書,一部屬於楊南撰作,隸屬於「易類」 註132 ; 另一部則爲顏師占所撰,隸屬於《群經》類 計 33 ,審其書名,未能確知孰是孰非,但二書既經竹垞定爲存籍,想必當日判定,應無誤判的現象,是以類別難異,要其實情,應符合竹‧毛類例。

《禮 考》:

竹垞收錄二部《禮考》,其 爲吳嶽所撰,列入「通禮」「註 14 , 爲張睿卿撰,置入「禮記」類 註 135 。今審吳嶽之書下,錄有洪朝選〈序〉云:「少幸望湖吳公,示余以手編吉內禮凡五,曰:十相見禮;曰:冠昏喪祭禮,引《儀禮》《禮記》經文於前,附以己意訓釋於後,合而名之曰《禮考》。」 註 1361 ,是以竹垞判入「通禮」之目,應符合其類目的原則。至於張睿卿之書,同於未錄解題,但其書業經竹垞判爲存籍,想必其相關的判定,當無疑義。

《禮 問》:

竹坨收錄 部《禮問》之書, 為范寧所撰,置入「通禮類」 at 37 ; 為 林震所撰,列入「禮記」類 at 138 , 書分類頗不一致,但由於均是佚籍,實難 以定其是非。

《禮 略》:

竹坨錄有一部《通禮》,其中景鸞、杜肅二書,俱入「通禮」 註 119 ;而汪 應蛟之書,見置入「禮記」 註 140 ,由於注書未錄及相關序錄及出處,且其書判

E 131 参考註 10、卷一百七十二、頁 8 ○

[、]註 32、參考註 10、卷六八、頁 3。

註[3] 參考註。()、卷二四一、自2

註134 參考註10,卷一六六,頁9。

註135 參考註10,卷一四六,頁4。

注 136 參考註 10,卷一六八,頁9。

^{¥137} 參考註 10、卷一六六、頁 3。

[「]紅138 參考註10,卷一四二,頁3。

[「]註139 參考註10,卷一:八,頁3《又问卷,頁7《

年140 参考註10·卷一四五·頁5:

爲未見,是以竹垞未能見及其書;至於景、杜 書,皆判爲伙籍,雖錄有《後漢書》、《景又總昌》,但仍缺乏詳細的記載,能證成其書收錄多種禮書,是以有關書列入「通禮」類,實缺乏有力的證據,足以證成其說。

《禮經篡要》:

竹垞收錄「部《禮經纂要》, 爲周昌撰,置入儀禮類, 判爲「佚」籍 註 [4] ; 另 见爲侯君擢撰,置入禮記類, 判爲未見 計 [42] ,竹垞皆未能親自目見其書,僅據「禮經」之名,實難斷知究係何屬,而其卻分隸二類,未詳所據理由爲何? 今暫記於此,以俟後者。

《禮 論》:

竹垞共錄及八部名爲《禮論》之書,其中何承天、周續之、邱季彬、王通、李敬玄、李洵直等六部,置入「通禮」 並 143 ,而李清臣、章望之等二部,則置入「禮記」、註 144 ,實有分類不一的情形。但若細審上述二部份,則李清臣、章望之二書,卷帙均僅一、 篇,故其所錄內容較少,至於其餘六家,則除周續之《禮論》未錄卷帙,其餘諸書均錄有卷數,內容較多,故可能會涉及各種禮書的內容。至於李、章二人之書,由於卷帙較少,是以內容或許無法記及三禮內容,導致分隸有所不同。

《類 禮》:

竹垞收錄一部題作《類禮》之書,其中陸質之書,置入「通禮」 註 145 ;而 魏徵、梁寅之書,則列人「禮記」, 註 146 , 種判定是否有失,仍有待於日後 的考訂,今羅列於此,以俟後考。

綜合「述內容・「禮記」和「通禮」間的分類內容,容易產生混淆的現象。究 其產生的原因,主要是因爲過去禮經的分類,未有「通禮」之目所致,是以相關 的典籍,人都列人「禮」類以繫之。竹定別設「通禮」之目,乃將通論。禮之籍, 獨立成目,如若其書已佚,無法目見原書,將造成歸隸的困擾,因而產生混淆的

註,4 參考註10,卷一三三,頁6

註 142 參考註 10,卷一四六,頁3。

^{¥143} 參考註 10,卷一八八,頁4 8。

^{、51 144} 李氏乙書、參考註 10、卷 -四一、頁 1。又章氏乙書、則參差註 10、卷 -四一、頁 2。

証145、參考註10、卷一八六、頁7。

雪.46 魏徵乙書·參考註 10·恭一四 ·頁7。而梁寅之書,則參考註 10,卷一四四, 頁1。

現象。此外,「擬經」的分類,易於和正經經目產生錯置,尤其在「易」、「春秋」 「類,由於所錄複雜,難於判定,是以混置的情況,上分嚴重。至於「四書」、「群 經」 類,也會產生認定的疑誤,考竹式所謂的「四書」,係取朱了所定的內容, 以《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爲主,其餘名涉「四書」之名,但非 朱子議定的「四書」者,則將其列入「群經」,是以有關二目的判定,亦有待重新 認定。其次,「御汁」、「敕撰」之書,由於收錄清帝之作,藉以彰顯尊王之義,故 其中的內容,易與其也諸籍相混,宜稍加區別。

(四) 誤繫類目之例

在竹垞的分類之中,亦有不少誤繫類目之失,尤其是「擬經」、「群經」等類別,常有誤入不恰當的內容,雜入其類目之中,如《經義考補正》卷第十,《孝經 援神契》條下案語云:

張衡謂劉向校《七略》,尚無讖緯。據此則《經義考》「毖緯」一門,略存其概可矣,似毋庸備載其書也 [52 ,47 。

是以翁方綱對於竹垞收錄過多「毖緯」的內容,乃上張「略存其概」,並不需要備 載其書,這是對整個類目的內容,提出反對的意見。

人翁万綱《經義考補止》,曾經針對個別典籍的分類情况,提出其看法。如卷第七,唐章懷太子李賢《春秋要錄》一書下錄有「丁杰」案語如下:

《舊唐志》作《春宮要錄》,此從《新志》,但《新舊書》俱編入丙部儒家類,不入甲部春秋類,當以作《春宮》者爲正。朱撿討〔朱彝尊收入春秋,蓋承《玉海》之誕也 日148 ^

可見翁書對於《春宮要錄》收錄於「春秋類」之下,頗有反對的意見。在類目收錄內容上,翁氏對於「擬經」類的典籍,反對最力,如卷第十一,《淳化鄉飲酒詩》下云:「此特宋時借古篇名以入樂耳,何嘗以擬經自居乎,當刪去」 計 149 是以當去《淳化鄉飲酒詩》一書,又同卷崔寔《四民月令》下云:

此《四民月令》以下至《水月令》,凡一十三種,皆不應入擬經, 當冊, 32,150, ^

見刪錄的對象,更擴及《四民月令》等十二種典籍,又趙氏《吳越春秋》下云:「《越

⁽註 147. 参考註 2、卷第十,頁 157。

[、]紅、48 參考註 2,卷第七,頁 100。

註 149 參考註 2,卷第十一,頁 165。

註 150 參考註 2,卷第十一,頁 165、

行坨所載李氏《戰國春秋》以下,至亡名氏《歷代善靈春秋》,凡四十六種,皆不得入擬經,當概。,又所載王氏道彦《百官春秋》至亡名氏《幼老春秋》凡五種,亦當删 = 152 。

據此,應該刪去《戰國春秋》等共五十一部典籍,其餘類此之例尚多,不一 贅 舉。由此可見,竹垞在典籍分類的安排上,常會出現誤繫類目的情況。

(五)欠缺類序之例

一套完善的書目分類,理應加入大序、小序的記載,藉以條別各家的淵源得失,使其成爲分類的依據,然而,由於竹垞未能完全集結成書,即己身故,是以不僅欠缺〈自敘〉,藉以交代其編纂動機等等,也欠缺相關的類序,使得讀者無從得知其分類的標準,而需要重加釐測,力能探知其分類的內涵。因此,竹垞在各類目之下,欠缺基本的說明,實屬於其分類方面的潰憾。

竹垞分類的疏失,人抵出現在收錄範圍的適當與否,至於在類目安排上,以「擬經」、「莊經」「目的界定較爲複雜,也容易產生錯誤的情況。整體而言,其在類目的安排上,能適度依據實情加以歸類,從而開啓後世專科書目的分類觀念,則其功偉矣。人抵如上述所論,若能重新調整其次第,並補足其關失,刪去其複重之例,將使《經義考》的類目安排,更有完整的體系,可以提供更多的參考價值。

五、解題的謬誤

《經義考》是輯錄體的書目,其轉錄的解題資料,佔有全書的絕大部份,其中的參考價值,甚至要超過案語的內容。由於竹坨考訂的成果,並非每書皆而有考察,要達到治經間學的功效,仍需借重解題的內容,才能達到導引的功效,解超既是如此重要,但在解題之中,卻隱藏不少的錯誤,諸如書名的缺錄、內容的更動、順序的誤換等等,使得解題的資料,已非原來的內容,其中刪改頗多,需要重新整理,以免遺误後世學者一下文即就其產生的錯誤,逐一提出論證,藉以明白其錯誤之處。

至151 参考註2、卷第十一、頁165。

^{¥152} 参考謎2、卷第十一、頁167。

(一) 題稱的錯誤

解題的題稱,是考察資料來源的準據,若題稱出現錯誤,不僅無法正確來考 訂其來源,也會造成題文不符的現象。竹垞在題稱的標示上,常有標示錯誤的情 形,茲列舉數例,以明其責 例如: 翁力綱《經義攷補正》卷第十一,「王史氏」 條上云:

《漢志注》云「七十子後學者」, 按此是班志語, 非注也。竹垞誤 爲顏注,故《曝書亭集》 孔子門人考) 直引作顏師古曰, 誤更甚矣, 此 注字當刪 註 153 。

該項解題原為班固之文,卻訛增一「柱」字,導致其內容轉變成為「顏師古」之語,蓋一「注」字,使得解題出入事實遠矣。此類題名的錯誤,將導致解題誤繫為他人所有,由於同類的錯誤,尚不僅見於 處,翁方綱皆一一指明之,如卷第一,《古文尚書》下引丁杰考證云:

丁木曰、尚書以下十四字、係《漢書·藝文志》之正文、應將顏師 占曰四字移下。、方綱案:此條既是班氏正文、自應以「班固曰」領起、 而下云「顏師古汪曰」、「孔安國」云云、既要用人名不用書名、則、注字 亦難安頓、若徑將顏師古別爲一條、則又不可矣、此則純用某人曰之例, 原有時而窮耳 34 1541。

上述例證,乃是書名訛增「注」字,遂使原來屬於「班固」的原文,卻變成「顏師古」的論點,而翁氏亦能詳加番訂,以糾其誤,顯示出竹垞在題稱的安排上,頗有失當之處。

人《經義考》卷三錄有《歸藏》·書,其中《通考》卷二「《歸藏》」·目下ī註 155 ,錄有「《崇文總目》」 項,而竹垞卻轉錄題作「《中興書目》」 註 156 ,此 乃误《崇文總目》爲《中興書目》的例證。此類的案例並非個案,其他如馬融《周 官傳》卻被誤爲《後漢書》記 表 1571 等等,均係誤繫書名之例。

另有一類的錯誤,乃是製題經籍序文,致使內容有「張冠李戴」之失,如《經義考》卷四十,胡方不《易學啓蒙通釋》下錄有「方下自序《通釋》, 文 註 158 ,

[「]旺153 參考註2·卷第十一,頁 170·

注 154 参考註 2、卷第二、頁 30~31。

註 157 參考註 42,卷二,頁 47。

at 156 參考註 10,卷三,頁2c

旺157、參考註2、卷第五、頁59。

a 158 參考註 10, 卷四十·頁 1

實乃喪朱熹《易學啓蒙》之序文以爲之 計 159 ,翁方綱《補 E》卷第二月錢大昕 考證云:

錢大昕曰:此序本朱又公《啓蒙》元 原 序,公時主管華州雲臺 觀,故以雲臺真逸自號,通志堂刻誤以爲《通釋·序》,竹垞因日爲万平 〈白序,誤也 4,60 °

是以此處乃誤作書序題稱而致誤,本序原爲朱熹之〈序文〉,卻被誤解爲胡方平〈自序〉,致使題稱有誤題的現象,又同樣誤題書序的現象,亦出現在梅驚《尚書譜·序》一文,竹垞誤將該序題作《尚書考異、序》 at 16. ,林慶彰先生於《明代考據學研究》之中,指明其序並非《尚書考異》的序文,實屬於梅驚《尚書譜·序》 at 162 ,蓋竹垞誤題書序,導致有誤繫書名的缺失。

又尚有一文 出,但題稱互異之例,如《經義考補正》卷第九,趙岐《孟子 註》下案語指出:

此條下所引晁公武就韓愈以此書云云,巴見前卷弟 第 二負,似一說兩見,而前作晁説之語,此作晁公武語,檢《通考》但稱晁氏,未知孰是 at 163 。

Cat 1591 參考註 10、卷三一、頁 1。

^{# 160} 參考註 2,卷第二,頁 26

驻161 参考註10、卷八八、頁6。

EF 162 林慶彰:《明代老據學研究》,台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 75 年 10 月修訂再版 , 頁 137、註解一。

[[]註 163] 參考註 2, 卷第九, 頁 141。

則其論點爲「晁公式」之說,而非「晁說之」之說可知矣。翁書於此項案語,雖 指出其論點近同,但所下的結論,則未免過於謹慎,使其無法得到確切的結論, 故宣另行補證其說,以擴大糾繆的成果。

(二)排列的失當

竹垞在解題的排列上,多能依據時代的先後爲序,此一方式的安排,使其編纂更含乎法則,但其解題的次序上,亦有錯繫位置的現象。《四庫全書總目》卷上九,王應電《周禮傳》上卷、《圖說》二卷、《翼傳》二卷下云:

朱舜尊《經義考》惟載《傳》十卷·《圖說》二卷,《學周禮法》一卷、《非周禮辨》一卷,而不載翼傳之名,頗爲練漏。又所引黃虞稷語,乃《擊傳》之解題,而擊之《周禮傳》下,亦爲舛誤,豈偶然谏略,未及檢其全書數 注 164, 。

據此,由於竹垞的一時失察,致使原屬於《繫傳》的解題,反將其繫於《周禮傳》之下,致使解題的次第有誤,無法正確反應其著錄的內容,諸如此類的缺失,宣 調整其次第,使其確實合乎編纂的條例。

竹坨在全書的編排之中,往往能重視排列的方式,若究具整體的安排,人都 能依據時代的先後排列,這種編排的方式,實屬於良好的安排方式,然而,在眾 多的內容之中,難免會產生錯誤的情況,是以仍需調整其次序,使其更能整體 致,能收致參證之效。

(三)題稱的闕漏

在《經義考》的解題中,亦有漏略出處,逕題以「厂」」之例,如卷二百八十鄭露《赤雅》下,有解題引作「「」者計165 ,蓋竹垞既有摘引來源,則據書直錄題稱即可,何以會題作「」」,其中殊不可解。又有某些缺錄的內容,僅空以空格,而未以「□□」以爲區隔,如卷二百上七朱熹《論語集注》於朱子〈自述〉下,摘引「」日,惟其中即爲空白,而非「」」者,蓋或係板刻之時,時誤略所生的漏略。此類題稱的關漏,將阻礙我們運用全書,使得引證的敘錄,究竟歸屬於誰?則有待進一步的考訂,始能確切明了。

題稱的關誤,會造成讀者使用的困擾,由於竹垞在資料的引證時,並未確實標注出處的卷帙、頁數,是以讀者僅能依據其題稱,來追索其說究竟出自何處、

[「]註 164 參考註 6,卷十九,頁 154。

^{〒165} 參考註10、卷二 、 頁7。

何人的主張,看失去題稱,僅以「□□□」代替其說,不僅將使讀者無法得知其 且處,甚且連代表何人的上張,亦無從得知,這種標示的方式,實難以令人信服。

(四)內容的闕漏

竹垞收錄的解題中,亦有漏輯前賢解題者,翁方綱在補訂之時,也增補前賢解題資料,藉以補充論證,並及取前人的考證成果,如卷第七,賈逵《春秋左氏長義》下徵引「陸德明」之說:

貫 達受韶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 日《春秋長義》、章帝善之 # [66]。

山於竹垞未列有《春秋左氏長義》一書,是以自然並無相關文獻,以供參考。但翁氏根據竹垞所列「徐彥」之語,乃判竹垞誤將賈逵《春秋左氏長經》、《春秋長義》設合爲一書,故於其下補列《春秋長義》一書,並增補陸德明之說,使讀者得以明白《春秋長義》一書,乃是北較《公羊》、《穀梁》與《左傳》之間的優劣,並專選《左傳》較優之處纂輯,合計四十事,是以雖未見其書內容,但亦可知其梗概。

竹垞在敘錄中,雖常徵引前賢的序跋資料,但亦有應錄而未錄,使解題缺乏更多佐證的資料,殊爲可惜。如《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七瞿九思《樂經以俟錄》下,竹垞未錄有任何解題,然下有竹垞案語一則,茲錄之如下;「瞿氏論《樂》,史學遷序之,雖經鏤板,然卷帙未定,非完書也。 計167 本書業經竹垞判爲「存」籍,且指出有史學遷序其書,然卻未見竹垞摘引其文,致使應錄未錄,使讀者必須還檢原書,始能得知其內容,這種關錄序文的方式,與竹垞處理的慣例不合,應再行補錄其又,使其完整一致,也更收參考價值。因此,翁方綱在考訂時,亦酌妆原書的序跋,藉以補充竹垞失載的缺點,如卷第一、朱子《周易本義》下載 吳革之〈序〉;

^{¥160} 參考註 2,卷第七,頁 93。

註167 參考註10,卷一六七,頁6个

秋日,後學九江吳革謹書 # 168 。

據此,則知吳重刊印的原委以及刊印的時間,且可藉此得知吳革喜經術,並能終身體驗其說,亦可發抒其經學的觀念,全篇頗有參考的內涵,惜未見竹垞錄及此文,錯失其參考的價值。翁氏增載不少的序載內容,其對序跋選錄的標準,乃在於是否能成爲「考證之資」、註 169 ,甚且抄錄不易獲取的序跋,如卷第五,賈公彥《周禮疏》下引錄「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一文,山於該文丁杰曾據以考證工炎之誤,且有版本在刊行之際,刪去不載, 註 170 ,是以不容易取得。因此,翁氏不計篇幅長短,全篇載錄,能收致參證之效。此外,翁氏亦增載不少的序跋,藉以補其失漏的內容,說法可參考《經義考補上》一書,茲不贅述。

上述的關漏,係整段解題的漏收,尚有部份內容的漏輯。在《經義考》的輯 印過程中,其中有缺字的現象,而單谿在《經義考補正》見逐一補人。如卷第二, 傳善《同人卦說》下錄有案語云:「度正條內改易數字,皆人意所不□□・當作『所 不能到』 註 元」」。據此,則應補入「能到」□字。又另有一些缺字之處,則是 訛增的部份,宜刪去爲是。如卷第二,胡僧紹《繫辭社》下案語云:

竹坨按:釋文引明氏 繋 解注,「何以守位」,曰:「人作仁」。

今按守任下誤多一「□」,當刪去 註 172 。

上述的關空、係訛增之字、官刪去不論、翁氏對於《經義考》中缺字之處,大抵審共內容、核其名實、則多能給予論斷、其說可供參考。

上述所論,係字詞的缺空,但另有 類的內容關略,乃是起自刪削所致,林 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指出古人引書的缺失,乃在於隨意刪削,茲錄其說,以 供參考:

古人引書不答今人之逐句引之,故執所引覈之原書,字句每多出入,至 若將引文隨意刪削,實於明人爲烈 32 173 。

竹垞處於明未清初之際,其部份的觀念,亦襲自明代學者的見解,是以在引文的 摘錄上,隱藏不少的缺點,總結其漏失的內容,仍有許多的重要內容,頗有參考 的價值,茲簡述如下:

缸168 参考註2,卷第二,頁14。

^{** 16}v 参考註 2 , 卷第五 , 頁 60

^{3£ 170} 参考註 2,卷第五,頁 58

[、]狂 1711 參考註 2 , 卷第二 , 頁 24 。

註172 参考註2,卷第二,頁25。

註 173 參考註 162,頁 123。

1、漏列評定價值

《經義考》徵引的資料,大抵係根據原文移錄,然其中亦有漏列評價,使其 失去若上的參考價值,例如:《經義考》卷九,鄭康成《易註》引《景文總目》的 內容時,缺漏「指趣淵確,本去聖未遠。」 記 74 ,是則可視爲對鄭玄書的重要 評價,惜竹坨闕而弗錄,喪失可供估證的材料。《崇文總目》對於鄭玄之書的評價, 顯示其有正面的評判,然竹垞或偶一失察,致使漏列此段內容,殊爲可惜。諸如 此類例證頗多,尚有《漢一字石經》錄鄭樵《通志略》之文,則漏列「後儒晚學, 咸所取正。」 計175. 等評價,諸如此類評語,將有助於讀者判讀經書的價值,惜 竹垞在抄錄過程中,往往有漏失之誤。此外,在竹坨漏略的評價中,亦有《通考》 學其實證,而非單純數語的批評。例如:《通考》卷六韓嬰《詩外傳》引洪邁《容 齋隨筆》的內容,《經義考》雖有徵引,然缺漏如下文句:

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章三千餘字」。予家有其書。百卷第二章 載孔子南府通楚·見處子佩瑱而院,乃令子貢以綴詞挑之,以是說《許· 漢廣》游女之章。其謬戾甚矣,他亦無足言(zi 1761

據此,除可得知《詩外傳》「謬戾甚矣,他亦無足」。 」外,也能得知其書曾被改動 「千餘字,已失原書的文意,這些內容的說明,均有益於經義的考證,惜其略而不錄,致使失去參考的價值。

2、漏列撰注作者

例如:陰弘道《周易新論傳疏》條舉《崇文總目》時,《通考》內容多出「唐 陰洪道撰」等五字。計177 ,而《經義考》所錄,則由於其前有《唐‧思》、《新唐書· 思》等標明其作者任代,且作者之名,亦已著錄,是故漏列《通考》所載的朝代、 撰者等資料。在註者方面,例如關助(予明)《易傳》引陳振孫之語時,《經義考》 所錄,省略「唐趙蕤註」。計178 等字樣,是則省去註者之名,而竹垞在徵引《中 興書目》條時,即已引證「唐趙蕤注」等字樣,是以雖不影響讀者對其作者、朝 代的判別,但對所徵引的原文而言,則略去許多的內容。此外,也遺漏若干撰、 注者的傳記資料者,例如:《經義考》卷「四陸德明《周易釋文》引陳振孫之語,

ax 1741 參考註 10,卷九,頁1。

a 175 参考註 10・卷- 八七・頁 7。該文《天獻通考・經籍考》置於卷二,頁 58 石經《周 易周易指略例》條月 <下。

註 176] 參考註 42, 卷八,頁 152。

註 177 参考註 42,卷二,頁 55。

¹¹⁷⁸ 參考証 42,卷二,頁 56

《經義考》爲節錄之文,蓋省略「唐國子博士陸德明撰。本名元朗,以字行 註 179 。」 等字,此係省略作者的相關資料,竹垞未能直錄《通考》之文,殊爲可惜。

上述的內容,僅僅是個人撰、注者的漏題,尚有一些經疏,乃是由多人合作而成,惜竹垞漏去其撰注者的資料,稍嫌可惜。如《通考》卷十六《爾雅疏》下錄有「陳氏」之言,竹垞將整段文字有關撰注者的內容,缺而弗錄,茲引其原文如下:

那曷撰。其敘云,爲汪者 劉歌、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 插末拜備,惟郭景純最爲稱首、其爲義疏者,惟俗問有孫炎、禹璉、皆 淺近,今奉 校定,以景純爲主,其其事者,杜鎬而下八人 註 180.。 觀此文的記載,則不僅得知《爾雅疏》所採取前賢注者,有劉歆、樊光、李巡、 孫炎諸人,且其撰者雖題作「邢昺」所撰,實則能得到「杜鍋」等八人的協助, 是以此段又字,實有助於瞭解該書的撰作者,若將所有的功績歸於「邢昺」,將使 前賢的心血,行諸東流,衡諸實情,不應。該略而不錄,以免錯失參考價值。

3、漏列序跋資料

在竹尾徵引的文獻之中,亦有略去序跋的資料,例如:宋咸《易訓》條引晁 公武之語時,即漏去晁氏所論宋咸〈自序〉的一段話:

咸〈自序 云:「予既以補註奏御·而男億請餘義凡百餘篇·滿因 以《易訓》名之、註 181, ·。

審竹垞所錄的內容,並無宋咸《易訓·序》之文,使其失去參考稽核之便。反之, 竹垞亦有將旁人徵引的序跋,裁篇而出、例如《經義考》卷十九呂大坊《周易古經》條引晁公武之說,即酬去呂大坊《日序》之文,卻將呂氏《日序》裁篇獨立, 若就晁公武之說的引文而論,則《經義考》亦漏列序跋,然與上述漏引宋咸《易訓、序》略有分別,蓋宋咸之《序》,係完全失去全部的內容,而呂氏之《序》, 雖不見於原來「晁公武」之說,但卻另外收錄原文,並補錄晁公武之節錄文句, 使其序得以完整無缺,二者之間,實有不同。

此外,竹垞在序跋的引證上,最常刪去年月的記載,是以前賢每有補錄其序 跋失錄的年月,尤其以翁方綱《經義考補正》一書,輯錄較多,翁氏於《補正》 卷第一,沈該《周易小傳》下云:

竹垞先生此書所最失檢者,於進表及序跋多册其歲月也 今方綱隨

註 179) 參考註 42,卷二,頁 56。

[·] 正 180 参考註 42 , 卷十八 , 頁 390 。

[、]狂 1x1 参考狂 42、卷二、自 63

所見者補入,亦頗未能評盡,謹藏於此,以當發凡 32 182 。 翁氏對於竹垞之書刪略歲月者,寄予無限的感憾,乃發憤輯錄其濕略的年月資料。據伍崇曜《經義考補正·跋》指出,翁氏曾和丁木「相約補正《經義考》序尾年月。 註183 ,而伍宁曜亦自承曾收錄數條,以與翁氏相互研問 。1 184 ,是以可見其刪略序跋的作法,常能引起學者的相互輯錄,以來補全其失。

翁 方綱有鑑於竹垞漏失年月的情況,乃發凡體例,期能補其漏失的年月,在《經義考補止》之中,亦屢見其補錄的成果,顯見翁氏輯錄之勤,可見 斑。茲將其所補錄的年月,試製一簡表如下:

書 名	作者	卷	負	缺 錄 年 月	《補止》
周易小傳	沈 該	23	4	紹興 八年(1158年)八月	1:12
易璇璣	吳 流	24	2	紹興 17八年(1146 年)夏五月	ι:12
占易与法	程迥	28	1	隆興癸末 (1163年)	2:13
述釋集氏易說	袁聘儒	32	8	(紹熙) 癸丑 (193年)	2:15
易學啓蒙通釋	胡方平	40	1	淳熙丙午(1186 年,吳春既望	2:26
周易本義集成	熊艮輔	46	2	至治壬戌(1323年,五月	2:18
周易會通	董真卿	46	4	元統 年甲戌(1334年)儿月朔	2 · 19
古周易訂註	付 楷	63	6	景禎六稔(1633年 歲在癸酉	2:23
書傳	整 沈	82	1	嘉定己巳(1209 年 一月既望	3:39
尚書通考 	黃鎭成	86	6	天曆三年(1330年)正月	3:40
定上洪範集說	胡山	96	5		3:42
毛詩集傳	木 斉	108	1	. 亨熙四年(1177 年) 丁酉冬上月戊了	4:51
儀禮逸經	吳 徵	133	2	至正 五年 (1355年) 甲午七月	5:70
禮記	戴德	138	2	淳熙乙末(1175年)	6:73
禮記集說	陳一件	143	4	全治千戌(1323年)良月既望	6:77

⁻ at 182) 參考註 2、卷第 - ,頁 12。

註 1831 參考註 2, 伍崇曜敬 , 敬一。

af 84 同葉 註 o

春秋經傳類對賦	徐晉卿	180	3	量祐三年(1051年)丁月望日	7:104
	張根	183	4	紹興七年(1137年)七月	8:107
春秋傅	葉夢得	183	7	開禧乙丑(1205年) 九月 日	8:108
	陳傅良	187	2	開禧二年(1207年)冬至日	8:111
春秋左傳類事始末	章 冲	188	3	厚熙 丁末 (1187 年) 月	8 · 112
春秋左傳類事始末	章 冲	188	3	浮熈 五年(1188年)	8:112
春秋上霸列國世紀編	李 琪	191	1	嘉定平未(1211年)七月	8:114
春秋或問	呂大 Ł	191	7	寶祐甲寅、1254年)	8 115
春秋本義	程端學	195]	泰定 「卯 (1327 年) 四月	8:117
春秋集傳	趙汸	198	1	嘉靖十 年 (1532 年 七月	8:118
春王JI.月号	張以寧	210	5	洪武三年 (1370年) 二月二日	8 · 129
南軒論語解	張栻	218	1	乾道九年(1173年) 万月	9:136
宋太學御書石經		290	1	改元建炎至紹興十三年癸亥 (1143年)	12:186

從上述的簡表中,人致可以看出翁氏補錄之勤,輯錄之富,頗有參考的價值。若視其所補的內容中,大抵集中在「春秋」、「易學」類的典籍。然而,上述補錄的序跋年月資料,雖有其貢獻,但仍有待再行輯錄,藉以補充其缺,如《經義考》卷上五,麻衣道者《正易心法》引「戴師愈」條 註 .85 ,即缺錄「乾道元年(1165年 冬上有一月初七日玉溪戴師愈孔文撰」諸字 計 186 ,諸如此類的情形,仍有待學者們的重加補輯,以求其完備。此外,若能累積足夠的年月資料,略按年度編排,將能看出各期經學觀念的轉變,是以有關年月的記錄,確有其存在的價值,不宜任其漏列。

4、漏列成書過程

《經義考》卷十八著錄孫坦《周易析蘊》一書,其下引陳振孫之言作:「坦不知何人,《國史志》及《中興書目》皆不著」 計 187 。 番《通考》卷 .之引錄內容如下:

[■] 註 185 參考註 10,卷十五,頁9。

註 1861 張 心澂 "《僞書通考》, 台北 · 鼎 又書局,民國 62 年 10 月),頁 135。

註 187 參考註 10,卷十六,頁 11。

孫坦撰。凡二卷。其首言子夏,辭不甚粹,或取《左氏傳》語證之。 晚又得十八占。稱天子曰「縣宫」。嘗疑漢杜子夏之學,及讀杜傳,見引 、明夷 對策,疑始釋然。坦不知何人,《國史志》及《中興書目》皆不 著 32 188 。

從竹垞刪略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孫垍的成書緣由,乃是認爲「子夏」之文「辭不甚粹」,故取《左氏傳》所錄之語證之,這段文字的記載,將有助於探討其成書的緣由,且有助於瞭解該書的或書過程,惜竹垞不及於此,僅存有關於孫垍的記載,反缺漏此段的重要文句,殊爲可惜。

5、漏列作者他書

《經義考》輯錄《通考》資料中,其中有漏輯作者其他撰著者,例如:《經義考》卷七十一引晁說之《周易太極外傳因說》一項,其中徵引「陳振孫」之說,《直齋》、《通考》均於「復爲此書」後,另有「又有《易玄星紀譜》、《易規》二書,見本集中。又有《傳易室記》,述漢以來至本朝傳授甚詳。」等、註 189 ,是則行 坨漏划晁說之的其他著作,如《易玄星紀譜》、《易規》、《傳易堂記》等書。考《經義考》錄有《易規》、《易玄星紀譜》 書 註 190),卻未會著錄《傳易堂記》 書,是以若能依據《通考》所錄的內容,將能彌補其漏失《傳易堂記》的缺憾。

6、漏列參考出處

《經義考》在轉錄的過程中,付往漏去重要的參考出處者,如《經義考》卷 上戶五引《詩物性門類》「陳振孫」條下,即漏略「詳見《埤雅》」「計」9),蓋從 「陳振孫」敘錄可以得知「今考之,蓋陸農師所作《埤雅》稿也。」 計 192 ,則 竹垞或以「詳見《埤雅》」爲贅文,是以關而弗錄,殊不知其文可供讀者追索資料 之用。此外,《經義考》卷一百五吳棫《毛詩協韻補音》引「陳振孫」敘錄條下, 亦缺錄「詳見《韻補》」 直 193 ,諸如此類的缺失,或許是要節省篇幅,或許是 時失察所致,致使漏略參考出處,亦稱顯可惜。

[、]紅188 参考註42·卷二·頁74。

šē 190 《易規》一書,參考註 10,卷二十,頁 17 於《易云星紀譜》則參考註 10,卷二 六九、頁 10,

註1911 参考註42・卷六、頁160。

註 (92) 參考註 10,卷一百瓦,頁2。

[[]註 193 參考註 42,卷六,頁 161 6

7、漏列書名異稱

《經義考》卷一百一十一引朱喜《儀禮經傳通解》「《中興藝文志》」的敘錄, 《經義考》於「惟《書數》一篇缺而未補。」 文下,缺錄下列文句:

其曰:《儀禮集傳集注》者,即此書舊名,凡十四卷,爲《王朝禮》,

而《卜筮篇》亦闕 真所草定,未及鴉改 註194 。

據此,則知《儀禮集傳集柱》乃《古禮經傳通解》的異稱,若進 步山缺錄的文句推敲,則內容或有異同當竹坨刪之,使讀者未能知悉書名的異稱,實爲可惜。

竹垞編纂《經義考》之時,抄錄許多的相關解題,其中的內容,多有關於作者的生平、經籍的內容,乃至於經學的觀念、刊印的時間、過程等等,可以提供讀者進一步的研討之用,情其所錄雖多,缺錄亦不可免,若單以《文獻通考‧經籍考》的資料而言,即未能收錄完全,是以缺錄的內容,仍有待鈔錄成冊,以補全其疏漏之處。此外,其他如序跋的資料,亦未能收錄完全,是以其解題的輯錄,雖已能提供不少的參考素材,但仍有疏漏之處。本文以竹垞漏失的解題,來定其輯錄之誤,其中主要的觀點,並非隨意取擇一些不易見及的資料,來審訂其編纂之誤,其中根據的資料,均出自其引證的典籍,是以應錄而未錄,致使導致解題的漏輯,這其中的錯誤,實應歸咎其個人的疏失所致,至於其他未能見及的敘錄,仍有待學者的輯錄,以期使其書更加完善。

(五)引文的參差

在校勘《經義考》的引文之時,將可發現其中的內容,有許多的更動,其中的差異,亦需重新整理釐訂,茲舉例證如下:

1、卷數的錯錄

在解題之中,有許多卷數課題的現象,而翁方綱 指出,如《經義考補正》卷第 ,呂祖謙《書說》下引「趙希弁」條下云:「自〈洛浩〉至〈秦誓〉,凡 十七篇,十七當作十八」 註 195 。據此,則有卷數相近之誤。此外,另有誤卷爲篇,使篇卷計數有混淆的現象,翁氏於《補正》卷第二,馮椅《厚齋易學》下指出:

此條下《中興藝叉志》內以《隋經籍志》有 說卦 三篇,云:「篇」當作「巷」 至196 。

^{〒194} 参考註 42、卷七、頁 175。

^{、# 195} 参考缸 2· 卷第二,頁 38·

注 196、参考註 2、卷第二、頁 15

此處乃是誤卷爲篇的例證,另外尚有一種是誤篇爲卷的案例,如卷第二曹學伦《周易通論》、《周易可說》下,其中「前有總論八卷」,翁氏考作「當作八篇」 註 197 ,此乃误篇爲卷者也,顯示竹垞有誤記卷帙的現象。

2、人名的誤題

在解題所錄資料中,亦有偶失之效,致使作者有誤,例如:著者誤當注者:《補正》卷第一,梁元帝《周易講疏》上,原竹坨引《南史》敘錄,題停「注《周易講疏》上卷1,而翁氏云:「『/+』當作『著』」 註 198 。蓋若爲「注」者,僅係注他人之書,而「著」者,乃自撰經籍,「者雖僅一字之別,然意思絕然相異,有行辨明者也。故翁氏辨之,乃指明元帝係「著作」,而非「注解」,其說有參證的功效。

又人名或有誤倒,如卷第一,何楷《古周易訂語》下,翁氏案語云:「『呂恭伯』應改『呂伯恭』」 at 199 。蓋解題所涉人物姓名者,常有誤改的現象,其是 異不得不辨,是以翁氏括明其誤,諸如此類的缺失,顯示全書在校勘過程中,實 產生重大的缺失。

又人名仕宦有误者,亦一併叙明,以明其失 例如:《經義考補止》卷第八、 吳廷舉《春秋繁露節解》卜案語云:「「《廣西通志》,條內:『兵部尚書』、『兵』當 作『上』」。計 200 是則原爲王部尚書、卻誤引作「兵部尚書」,故其官銜記載有誤, 謂重新校理全書,以還其本貌,並增加其參考的成效。

3、年月的誤引

翁書之中,攻工許多解題中,年月誤引的現象,如《補口》卷第二,項安世《周易玩辭》下〈自序〉引作「嘉泰 年(1203年],而翁書則謂「三應改工」」。1201,意謂應爲「嘉泰 年(1202年)」,而「三」、「 」相近而誤。除了數字的相異之外,亦有年號的差異,如卷第一,張弼《吳園易解》下云:「晁公武條內,『紹興』當作『紹聖』、註202 頁 1),考宋代有「紹聖」、「紹興」 工種年號,蓋「紹聖」 1094~1098)乃宋哲宗的年號;而「紹興」(1131~1162)乃南宋高宗的年號,而二者因年號的差異,而致年歲相距達二十八年之久,又考《經義考》於該書下,另摘引「量眞卿」、「胡 桂」之說,其中所涉年代,均爲「紹聖」,而非「紹興」,

註197 參考註2,卷第二,頁22。

at 198 参考註 2,卷第一,頁6。

^{、31 199} 参考註 2、卷第二、頁 23。

^{1 # 200,} 參考註 2, 卷第八, 頁 120。

at 2011 參考註 2·卷第二,頁 13。

at 202 參考註 2,卷第一,頁 11°

則「紹興」誤矣。翁書雖無較嚴密的考討,但其結論,當是確實可信的。

4、地名的誤植

在翁書的考訂上,亦兼及地名的考索,如卷第一,房審權《周易義海》下云:「陳振孫條內『《東』李衡彥平,當作『《都』」 203 ,考《直齋書錄解題》卷一、《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一,均題作「》都」,而非「心東」,顯見此處題作「》東一,乃一時誤植所致,而翁氏亦能考其地名之誤,只是缺乏較爲體系的論證過程。

綜合上述所論,竹垞在資科的引證上,亦有與今本田入之處,至於其中參差的內容中,亦有涉及資料的正誤,顯見其校勘未精之誤。案: 山人引書,多非據書直錄,竹垞亦有畏失,故其引書的過程中,往往牽涉到字形相近而誤,或係抄錄的偶失等等因素,致使文句出入甚多,若未能全面校理此書,將導致遺誤後學,是以亟待學界的群策努力,以便能提供更完善的資料,來方便學者的使用。

(六)出典的未明

《經義考》在題稱的標示上,往往僅標示「某人曰」,以代其品處,如同引「錢 謙益曰」,其出處的來源有三種,一是《列朝詩集小傳》,一是《初學集》,一是《有 學集》 註 204 ,是以同引「錢謙益」者,實出自三處來源,這種現象的產生,將 增加讀者查考的困擾。又或有題稱不同,其來原卻同屬一書,如同引《又獻通考, 經籍考》,其出處的標示,有「陳振孫」、「晁公武」、「《通考》」、「朱子」、「《三典 藝文志》等七十二種不同的題稱,說法詳見第二章第一節「引書的種類」。上述情 況的產生,皆因出典未明所致,如此的作法,將無法有效的否考其引書的特色, 也會造成讀者使用的困擾。

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指出::

轉引資料不明言,占人類皆及之。然以明代學者爲烈,蓋人人炫奇好博有以致之也 az 205 ^

¹²⁰³ 參考註2·卷第 ,頁11。

註 204 楊晉龍 '〈四庫全書處理經義考引錄錢謙益諸訊相關問題考述〉, 高雄:國之師範大學國又學系,《第七屆所友學術討論會論又集》,民國87年5月、頁31~48。

明末之際,學風流於空疏,公然剽竊之舉,時處可見,若考察竹垞的引書情況,雖非公然剽竊,但亦有未能標示正確出處的卷頁,這種編纂的誤失,乃是承自明代風氣的影響,廣仁龍《《經義考》綜論》,又有如下的評斷:

朱、孫原書 指《授經圖》、《五經翼》等書 本沒有詳明出處,清 初學風未密,所以朱彝尊難免也承此弊,不應深責 註 2061 ° 顯見其未能標示確切出典的作法,係承白前代書目的缺失所致。有關正確的引書 方式,應確買標注出處,如同洪溫侯《中國又獻學新編》所論:

編纂圖書資料,其中的重要引文,必須注明出處。重編的書,出處 編載、誤載的,都要覆板、增補或訂正、2207.。

標示出處不應只是渾稱出處,理應標明出典的卷頁,凡有編載、誤載的內容,都要加以覆核、計補,如此才能確實「反映出所編書籍資料的質量」 at 208 。竹垞雖深知引文之法 at 209 ,但在《經義考》的引證上,卻未能完全標示出處,雖其引證的方式,尚不致如世儒一般剽竊前人之說,但仍未能完全反映出處的來源,使我們無去掌握其引書的數量,對於我們瞭解其引用文獻時,產生許多的困擾,也無法善用其資料,更無法有效還原具漏失的文獻,誠乃一大憾事。因此,若能仿照錢熙祚查考《古微書》的出處,並附記在各項引文之下,將自助於使用其引文的資料,且能增添其參考的價值。

綜合上述所論,《經義考》收錄眾多的典籍,致使其解題的利用上,能有功於 經義的考證,但嚴於資料複雜,是以難免有誤失、複重的現象,如若瞭解其致製 的情況,將有助於利用全書,以進行研究的工作。因此,我們如要確實利用其引 書的資料,則必須檢視其中的錯誤,才不致於產生使用的錯誤。

六、存佚的謬誤

竹垞在《經義考》的纂輯上,增加存、佚、闞、未見四例,以爲經籍存佚的 考證,其存佚的判斷,也深爲後世專科書目編纂者接受,引爲判定的準繩。竹垞

年二期 , 頁 51 。

[[]a 206 廣仁龍:《經義年》解論/··台北 又史哲出版社,《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 下冊,初版,民國 82 年 3 月, 頁 427。

[、]註 207 洪湛侯 《中國文獻學新編》、 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6月一版三刷 , 頁 236。

^{# 2081} 阿前註。

[「]at 204、請參考本又第五章第一節「題稱的標示」一叉。

雖有志於經籍存供的考訂,但與籍浩瀚、欲以一己之力,窮盡大下經籍之藏,則勢有未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其:「至所註佚、闕、未見、今以四庫所錄校之,往往其書具存。彝尊所言,不盡耳據。」 計 210 ,田此可見:其在佚、闕、未見之書的考訂上,仍有矢富之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雖評其錯判存佚,但亦已諒之矣,該書云

然冊府储藏之秘,非人間所得盡窺。又恭逢我 皇上稽古右又,蒐羅遺逸,聊嬛異笈,宛委珍函,莫不乘時畢集 圖書之富,曠古所無。 傷生株守殘編,日營掌錄,窮一生之力,不能則學海之津涯,其勢則然, 固不足爲彝尊病也 至211 。

經籍散見四方,欲以一己之力,盡考而無誤,則勢有未殆,故失誤始所難免,所謂「窮一生之力,不能測學海之津涯,其勢則然,固不足爲彝尊病也。」者,即已說明竹垞考訂存佚的窘況。然而,縱使群策纂修之事,亦有失誤之處。以《四庫全書》的編纂而論,該書歷經官司的搜訪、館臣的纂修,其動用人力、財力之富,不知倍於竹垞幾何?而於圖籍之搜訪,亦每有「詳於遠而忽於近」 新 2121 的 疏漏。相較之下,竹垞以一己之力,搜羅訪佚,縱使考訂或有錯失,蓋其勢所然,亦未足以苛責矣。

竹垞在經籍存佚的考證上,雖迫於情勢所限,致使誤濕難免,但所失卻,不可 不辨,下文即依其漏矢的事項,逐項說明如下:

(一) 存佚誤判

竹坨在書籍存佚的判別上,往往有錯判的情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 至所言佚嗣、未見,今以四庫所錄校之,往往其書具存。彝尊所言, 不可盡據 32.213.

後世學者每引, 述論點, 藉以證其錯判存佚的情况, 如羅振玉《經義考目錄, 自 序》指出:

註210 参考註6、卷八五、史称、目錄顯-,頁732。

^{※ 21(1)} 參考註 6、卷八五、史部、月錄額一、頁 732 ~ 733 ←

註213 参考註6、卷八五、《史部、目錄類一》, 頁732。

至214 參考註3·(序,頁]。

羅振王更取 二二〇種四庫之本,用以校讎竹垞之書,其中多涉及存佚的考訂,亦 「見「四庫本」的價值所在。

羅振王所謂的「四庫本」,其實尚包含五十七種「永樂大典輯佚本」,這些典籍的輯成時代,皆在竹垞過世之後,始輯佚成冊,故不得以「永樂大典本」所錄的資料,來苛責竹垞的誤判,至多可以成爲其存佚判明的補證。因此,竹垞判別存佚之例,實對於四庫館臣輯錄大典之本,產生指導性的啓示作用,是以若能將《經義考》與《四庫全書》收錄相校,將能補充更多的相關資料。四庫館臣在纂輯之時,除親自輯錄佚書之外,也曾人量徵集民間藏書,由於是多位學者合力完成,加以所載典籍,皆以現存目見爲主,是以有關典籍存佚方面的考訂,將能補充竹垞失考之處,故能提供不少的參考價值。

竹坨在經籍存快的考訂上,雖有誤判之例,但誤判較爲嚴重的類目,則集中 在《春秋》類目之下,吳騫《繡谷亭薰習錄敘例》云:

行定先生《經義考》最爲賅博·然《春秋》而下,存佚、卷帙·微 有訛舛,疑當時未見其書,而設以己意度之也。

曰於竹垞對於易、書、詩、禮、樂等五經的纂輯,成書較早,是以有關其存佚的 判斷,或能較爲玉確的推斷,是以吳騫之言,可提供我們進一步校錄時的參考。

(二)前後異判

在竹垞的判斷之中,有原定存籍,但後判闕典的例證。由於《經義考》原本僅判別「存」、「亡」「項,其後始參以各藏書書目,分別定爲「存」、「佚」、「闕」、「未見」四項,是以「存」、「亡」爲其基本的判項,但其後參以諸家書目,乃有「闕」、「未見」的判別,至於在《經義考》之中,亦留有刪改未盡的遺跡。考竹垞在「存佚」的相關判定,有判爲「存」籍,但其下案語所示,則明顯表明其關漏的情況,是以〈校注〉者乃在「存」下另增一「闕」字,以表明其判定的差異情况。如《經義考》卷二三四錄介允文《尊孟辨》 書,竹垞判別爲「存」,然其下案語則云:

余氏《尊孟辨》五卷,今惟辨「温公疑孟」十一條;「史炎」。一條;「李泰伯常語」十七條、「鄭叔友藝圃折衷」十條;附載《晦菴全集》中 # 215, °

據此,則其書猶有遺漏,而朱昆田在校注本書之時,則於「存」下注明「闕」字,

at 215) 參考註 10, 卷二二四, 頁 2。

顯見其書在「存佚」的判讀上,猶有《經義存立考》成書的襲跡,竹垞後雖改正 到例爲四項,但仍有些許判定未合義例,而校者則於「存」後酌加「闕」字,以 示其書非爲完書,此類的例證所在多有,如卷十七范仲淹《易義》 計216 、卷十 七陳襄《易講義》 計217 、卷 四九瞿九思《六經以俟錄》 計2182 等等,均有此 類例證,讀者可稍加留意。

在《經義考》的著錄中,亦有重出之例,卻因爲根據的資料不同,致使在存 (人的判別上,也會有所差異,如《經義考》卷 一八,高頤《詩集傳解》 書 社 2.9 ,竹垞先判爲「佚」籍;但同書又見於卷 一 ,則判爲「未見」 是 220 , 由於前後引證資料不同,故產生前後判定不同的現象,值得我們加以注意。

(三)漏判存佚

綜合上述所論,有關竹垞在存佚方面的考察,仍有待我們重新整理。 般而言,由於經籍藏於各地,搜檢不易,尤以個人之力,從事此項工作,更顯乏力,是以漏略錯植之處,事所難免,我們難於苛責其失。時至今日,有關《經義考》中的存佚判定,實有重新整理的必要,且需補錄各經籍藏本的藏地,使其更具有治經的功效,如此一來,不僅能提供較正確的參考資訊,也將能便利讀者的使用。

七、其 他

竹垞在纂輯的過程中,亦有出現一些明顯的錯誤,茲簡列如下,以利論說:

at 2161 參考註 10·卷 f 七,頁 7 °

年217 參考註10,卷十七,頁9。

译218 参考註10、卷二四九、頁3。

註219、參考註10、卷一个八、頁5。

註 2201 參考註 10,卷一一二,頁3。

註 221 參考註 10,卷二二,負9。

(一) 錯引文獻資料

竹垞在案語的考證時,亦有錯引資料的情況,例如:《經義考》卷 白 十一, 上寶《周官禮注》下錄有竹垞案語云:

干氏《周官禮注》,陸氏《釋文》多引之。又《初學記》引于氏注 「周官疊人之職,蓋箋之實糗粉資」云、糗餌者,豆未削而蒸之,以辣豆之味,今餌鹼也(a) 222。

據《經義考補正》卷第五所論,則另引證的來與有誤,該書引了本案語如下: 按此段語意難曉,檢《初學記》亦不載,惟高承《事物紀原》引于 實《注》:「糗餌者,或屑而蒸之,與棘 已之味问食」語。與此相似,此 所引蓋別有本而訛爲《初學記》者 註2231。

竹坨製引文獻的來源,使得原應日日《事物紀原》的資料,卻被誤記為《初學記》 的內容,故其在資料的引證上,偶有錯寸的情況。又《經義考補正》卷第五,頁 五九另載有類似的錯誤,則竹定另誤馬融《周官傳》為《後漢書》者,實乃錯記 資料的內容,致使與題具資料的來源。

竹坨在引書的來源上,亦有錯題的現象。竹坨在《靜志居詩話》中指出: 一齋儲書最富。余嘗碑閩,臨發,林秀才侗持其後人所輯《世善堂書刊》求售,燈下聞之,見唐、五代遺書,琳琅滿刊,如披靈威曆遠之藏,多平生所未見,不覺狂喜。秀才許至連江代購,逾年得報書,則已散佚,徒有惋惜而已。

案: 竹垞所錄的《世善堂書目》,應是陳第後人偽造的書目,此事業經上重民先生 考證詳細,已成定論,孫永如《明清書目研究》指出:

近代目錄學家王重民先生曾對《世善堂藏書日錄》作了一番考索,發現其「琳琅滿目」的「斷種私冊」,大部份抄至《文獻通考·經籍考》, 王氏追根求原,查出了增竄造僞的是陳第的曾孫陳孝受,陳孝受爲替祖 宗炫博,也爲了提高書目身價,多實點錢、就曾祖的藏書之目增竄補充, 造成了一部掺假的書目,欺騙了許多人 at 224 。

據此,竹垞雖爲考證的名家,但對於資料的引用上,仍有誤引文獻的現象,甚至 錯引整部《世善堂藏書目錄》的情況,這種情况的出現,更提醒我們需要注意具

¹²²² 参考註 10,卷一二一,頁4·

at 2231 參考註 2、卷第五、頁 59。

註 224 孫永如 《明清書目研究》·頁 195。原王重民的論點·出白 中國目錄學更料〉· 待查。

引證的正確性,以免錯引資料,卻不自覺。在《經義考》中,其豐富的引書文獻, 是奠定其參考價值的主要來源,若能重新校理全書,且改正其資料錯誤的情況, 將更能提昇全書的價值。

(二)考索不周之誤

竹垞在資料的考訂上,雖頗有功績,但也有考索不周的現象。盧仁龍在〈《經義考》綜論。中指出:

考索不問,固爲博學者所難免。如此書 指《經義考》中分孔子 弟子爲弟子、門人兩類。雖是與從歐陽修之說,但固爲臆說。又如師承 門孔子弟子雖總爲九十八人,但仍有缺失、《淮南子·氾論篇》:「李襄仲 子 五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 高誘注:「李襄,魯人,孔子弟子。」朱 氏未及也。 # 225 。

考證難工,竹垞雖能以考證聞名,但要考證無所闕漏,勢有所難。《經義考》成書迄今,補證者有之,但未能有專著,集合學者考訂的成果,實爲可惜之上述雖僅糾舉 條錯誤,若能有辨證訂誤的專著,藉以收錄各家校司的成果,將使原書更爲完善。

(三)編排方式有誤

又竹垞將本經與專說一篇之書・分別序列・導致典籍有錯置的情況。喬衍珀

^{¥ 225} 参考註 206、頁 428。

註 226 參考註 2,卷第七,頁 103c

註 227、參考註 10、春一五三、頁7~

註 228、參考註 10·恭一五三,頁 8·

先生於〈《經義考》及《補正》、《校記》綜合引得敘例〉 又指出:

隋志於專說一篇者,如易書繫辭注,皆與說全經者通敘前後,後世 宗之,經義考則附全經又末,遂令時代參錯,二也 註2291 °

若單說某篇之書,則置於全經之末,將使同一作者的同類作品,分別置於不同的 位置,遂造或時代參錯的現象。相較之下,《隋志》的安排方式,能依據作者的先 後排列,較能符合前後的一致性,是以竹垞的安排,雖有其規律可循,但仍應從 《隋志》的安排,較爲爰當。

此外,尚有一些資料的排列,則出現錯簡的情況。《經義考》卷七八有虞氏失名,下缺錄書名,再接《隋志》解題一則 ## 230 中田於所錄缺乏書名的著錄,使人渾然不知其故,但若檢視同卷下頁之文,則可知其緣自編排錯簡所致。案:符咤同卷另著錄橫氏天名《尚書釋問》 ## 231 ,出自《隋志》一卷,且「虞氏俱出《隋志》,考《隋志》僅於卷三 ,頁九一四著錄虞氏《尚書釋問》,是以此二條著錄,當係同書錯排所致。又同卷遠氏之下,各著錄 E氏失名《書疏》 (## 232 、 F氏失名《尚書傳問》 ## 233 ,俱引自《七錄》,則其時代當前於南北朝梁朝之前,不當置於隋代,則其編排的錯誤,顯而易知矣,且其明顯有錯簡的情況,皆需重新調整其次第,使其符合一致

(四) 未能注明版刻

竹坨雖獨立「鏤板」 日,係「著錄壓代經書版刻記載」 # 234 ,但其間未 能盡喜,章學誠於《論修史籍考要略》第十二條「板刻宣祥」項云:

朱氏《經義考》後有刊板一條,不過記載刊本原委;而惜其未盡善者,未載F,本之異问也 # 235 。

竹垞編纂之時,未能載明各刊本的異同,致使喪失更多的參考價值。章氏對於版

^{#224} 喬行瑄:《經義考》及《補正》、《校記》綜合了得敘例, 台北:《書日季刊》、民國74年3月,十八卷第四期,負35。

^{#230} 参考註 10、卷七八、頁 3。

[、]at 231、參考証 10、卷七八、頁 4

註232 参考註10,卷七八、頁3。

註233 參考註10·卷七八、頁4。

[·] 註 2.34 田鳳台: 朱彝尊與經義者, 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古籍重要目錄書析論》第五章,民國 79 年 10 月 1 日 , 頁 144。

[·]注 235 參華章學誠 論修史籍考要略 ·見《章氏遺書》嘉業堂刊本·1922 年 · · 轉引《目錄學研究又獻匯編》頁 270 · 彭斐章、謝灼華、喬好勤編,修訂版一尾, · [996 年 6月 。

刻的重要,顯然有較爲清楚的認識,其云:

版刻之書、流傳廣既、訛失亦多。其所據何本、校訂何人,出於誰 氏、刻於何年、款職何若、有誰題故,孰爲序引、版存何處,有無缺訛、 一書曾經幾刻、諸刻有何異同、惜未嘗有人仿前人《金石錄》例而爲之 專書者也。如其有之,則複錄求書,不述所向, ···如有餘力所及,則 當補朱氏《經考》之遺、《史考》亦可以例仿也 至236 。

是以版刻資料的補撰,既能提供許多仁證的題材,也能提高全書的纂輯價值。然而,此一計劃,工程計入,董理廢時,且恐非易事,若有學者致力於斯,相信將能提高《經義考》的參考價值,也實望學界能有類似專著問世,以使能進福學界,提供更多的研究資料。

(五) 收錄未能全備

竹垞《經義考》收錄歷代經籍,甚且將經籍自文集中析出別行,但衡諸全書, 則收錄未能全備,前人亦能酌加補錄,吳政上於《經義考索引,自序》指出:

沈廷方、陸茂增、錢東坦諸書,俱屬太刊之作,今錄翁氏補下經籍如下:

書名	作	《經義考補正》 卷 頁	書 名	作 者	《經義考補正》 卷 頁
周易九相類	魏伯陽	卷第1 頁4	大行論	弼	卷第1 頁4
周易釋音	陸德明	卷第 I 1,6	制易并 连音	辉德明	在第1 頁6
尼老通:	程人昌	卷第 I 112	易要義	魏了翁	笹第2 頁15
喪服	庾蔚と	苍第 , 負 74	禮答問	旬修之	卷第6 頁75
中庸解	石憝	巻第6 頁 80	中 甫輯略	台整	卷第6 自80
_ 禮解記	廣植	卷第6 11 83	春秋左氏傳條例	劉凯	卷第7 頁 93

^{# 236} 月前註·

H 237 参考註1, 自序), 頁6。

春秋左氏長義	賈 迩	卷第7	H 93	春秋條例	粗 容	卷第 7	<u>[[</u> 95
九博義 疏	蘇寬	卷第7	ť1 100	(春秋)通例	程公說	查第8	H 113
論結構社	宋明帝	卷第9	F 134				

案: 翁氏補錄的經籍,數量雖非甚多,但可供參考之用。由於此類的關錄亦多,此乃勢所之然,不能過於苛責,但舉其例,只是期盼能出現更完整的經學書目,以服務於學界。

《經義考》擁有豐碩的編纂成果,但亦有錯誤的情况,前賢每有糾繆之作,然皆未能整輯成編,是以迄今未有完整糾繆之書,可供檢閱之用。若能仿照《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辨證補正之作,將前賢的糾繆成果,集結整理成冊,可供讀者研究經籍的佐證材料,將能提昇此書的價值。若進而能吸收前人考訂的成果,並改正其缺失,重新纂輯全新的經學書目,將是我們持續努力的目標。

	·	

第十章 《經義考》的影響

《經義考》成書之後,由於橫跨經學、目錄學等一大學科,是以深受學者的 重視,致使影響深遠,有助於開啓學者的研究視野。陳祖武在〈朱彝尊與《經義 考》〉中指出:

乾隆十八年 1753),兩在鹽運使盧見曾自朱氏後入得其遺稿 筆者案:指《經義考》一書 ,集資補刻,並延請一時名儒惠棟、沈大成等校訂,於乾隆二十年 1755 七月終成完書。有朱氏 筆者案:指竹垞此書,歷代諸儒經學著作秋然在目,存亡可考,又獻有徵,在經學史和日錄學史都是一大貢獻[45],。

《經義考》是一部經學書白,是以對於經學、目錄學的研究,皆能產生重大的影響。下文即分項論述其對於後世學術的影響,藉以明白本書的價值所在。

第一節 《經義考》對經學的影響

《經義考》是經學的專科目錄,該書收錄豐富,考證精詳,致使後世經學研究者,皆能由此人門,有助於經學的研究。汪汝瑮曾指出:

自漢迄今,說經諸書,存亡可考,文獻足徵,編輯之勤,考據之審, 網羅之富,寶有碑於經學 i∈ 2 °

其說越屬允當。歷來經學研究者,皆能取法此書,以資考證,故能有利於經學的研究。下文即分項論說,藉以說明其對於經學的影響:

註 1 陳祖武 朱彝尊與《經義考》〉、《丈史》四十輔,1994年9月,4頁222。

註 21 朱彝草 《經義考》卷首/御題朱粹尊《經義考》,台北,中華書局據揚州馬氏刻本校刊,民國 68 年 2 月 ,頁 1。

、奠定後世學者治經的依據

清朝初年,政治上已恢復科舉的制度 註3 ,經濟的穩定,使得人們能從事經學的研究。由於歷來經籍的浩瀚,縱使學者窮盡畢生精力,也難以盡窺其貌,《經義考》的纂輯,也就順勢產生,藉以提供學者治經的參考。此書著錄八千四百餘部的經籍,四千一百餘人的撰著,在各項著錄的典籍中,也能提供相關的論證序數、辯證雜文等等,使讀者能藉此瞭解經學的相關問題,奠定其書的歷史地位。

日錄之學,何爲學者治學之門徑,清代學者工鳴盛、江藩、張之洞等等,均早有定論 註4.。後世的學者,亦雅重其治學指引的功效,此即昌彼得先生所論「治學涉徑的指導」 註5 、孫永如先生所謂「學習古代又獻的嚮導」 註6 、洪湛侯先生所論「指導讀書治學」 註7、劉兆祐先生所論「明治學之途徑」、註81 等等,名雖或異,實無異同。在眾多書目之中,允以專科目錄的編纂,更能提供指引治學的功效。《經義考》爲經學的重要書目,其對於經學的研究,能提供更多的指導作用,時至今日,尚未有任何的經學書目,是以完全取代此書的價值。學者在推介經學書目之時,皆能推崇此書的功效,例如:翁方綱《經義考補上,序目》云:「竊念先生是書,綜覈賅賞,爲經訓淵藪」 100。翁氏雖能補正竹垞的錯誤,但仍盛讚其書「綜覈賅賞,爲經訓淵藪」 1000。翁氏雖能補正竹垞的錯誤,但仍盛讚其書「綜覈賅賞,爲經訓淵藪」,此乃著重其治經的功效、梁啟超在《中國近一百年學确史》中亦曾指出:

証 3 關於清代科舉與經學的關係,參見艾爾曼 清代科舉與經學的關係,《清代經學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南為 中央研究院中國又哲所,1994年6月,,頁 31~101。

日錄之學,爲讀書台學的門徑、歷來辨析甚明、茲舉其舉帶大者,如青朝王鳴盛《十七史商權》卷一所云、「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而工蓄在《師鄭堂集》中亦論及「日錄者,本以定其書之優劣,開後學之先路,使入人知其書可讀,則爲學易而功且連矣。吾故嘗語人曰,日錄之學,讀書入門之學也。」其後學者,也紛紛從此發楊其旨意,而奠定目錄之學爲指引讀書台學的門徑,此說之成工,也莫互月錄學的重要性,使日錄學不單成爲簡單的書目記載,其中如解題目錄、舉要目錄等等,對於初學者的指導功效尤太。

[「]旺、 昌被得、潘美月《中國目錄學》, 台北·又史哲出版社·初版二局, 1991年 10月, ,頁 19~28 ° 該又爲昌彼得先生負責撰寫, 另見於昌彼得編著《中國目錄學講義》, 台北 又史哲出版社, 初版, 1973年 10月、, 頁 22~34 《其中的新目,除了字 句稍有參差之外, 内容並無多少改變。

^{日 6、 将水如《明青書目研究》、合肥、黄山書社、一版一刷、1993年)、頁 163、167。}

正 7 共蓋侯《又獻學》,台北:藝又印書館,民國 85年3月,頁 103~106、案,此書即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文獻學新編》,1995年6月初版二届,蓋書名雞異,但内容似乎近無差異。

註 8 劉兆祐:《中國目錄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國 87 年 7 月 ,頁 5 。

汪 9 翁万綱 '《經義考補正》· 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6月,·負1·

朱竹垞的《經義考》三百卷。這部書把竹垞以前的經學書一機網羅, 簿存日錄,實史部譜錄類一部最重要的書,研究「經史學」的人最不可 少 # 10 。

梁氏將《經義考》列入研究「經史學」的重要書籍。 又蔣伯潛《 〒 「經概論・緒論 1》 扫出:

我國經學以孔子為不佩之始祖。秦以後,兩漢為經學全盛時期,六朝至明末為經學衰落時期,清代為經學復興時期:而經類唯一大叢書十三經,則完成於不,而確定於清。此書 指:《經義考》 為經學研究之總對象,我國固有文化之重要的部份寓為。故求了解我國古代文化,不得不先明瞭此偉大之叢書。

《經義考》著錄眾多的經籍,加以內容豐富,故學者在研究經學之時,每引其中的內容,以爲研究經學的門徑。下文即分項論說,藉以闡明其價值,並瞭解學者對其運用的情況。

(一) 考知經籍的存佚

《經義考》初名《經義存亡考》,其後更將經籍劃分爲「存」、「佚」、「闕」、「未 見」四項,山於考證精當,故學者在考察前代經籍之時,率皆取法此一判例,得 知經籍的存俟情況。例如:《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傅文兆《義經十一翼》條下云:

《明史·誓文志》載此書五卷,《經義考》亦注曰「存」,此本僅有《上占易》一卷,《觀象篇》一卷,其《玩辭》、《觀變》、《觀占》二卷并缺,其近時始佚 [[]] 。

據此,則館臣能據其考訂的結果,來判明經籍存佚的情况。惟此處四庫館臣所論的要點,尚有些許的缺失,程富章《四庫提要補正》指出:

《四庫采進書目》載《義經十一翼》二卷,明傅文孔二本。《浙 工省第十次呈送書日》。《浙工采集遺書總錄》云「寫本」。《總日》即據此殘抄本著錄。今南京館藏明書林李廟刻本《義經十一翼》五卷, 全 註 12 。

竹垞有關存佚的判定,實具有高度的參考價值。四庫館臣在考訂經籍存佚之時,

[、]註10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台北 里仁書局,民國84年),負242

註11 · 青 水容等編·《四庫全書總月》卷八, 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0月一版五刷,頁58。

^{· 12} 崔富章·《四庫提娶補正》· 杭州· 杭州大學出版社· 1990 年 9 月 ,頁 54 55

往往能徵引其說,藉以考察經籍的存佚,是以此書實具有深遠的影響。

(二) 藉知群經的梗概

《經義考》著錄八千四百餘部經籍,竹定在各經籍之下,能輯錄各項的解題,使讀者藉以得知群經的梗概。後世學者在考證經籍之時,皆能徵引此書的內容,藉以判明經籍的內容。例如:何廣校《陳振孫之經學及其《直齋書錄解題》經錄考證》於畢良史《論語探古》下錄有案語云:

廣校案·《經義考》卷二百十六《論語》六著錄:「畢氏良史《論語探古》·《通志》二十卷·佚。」下引楊萬里曰:「畢敷文少董,紹興初陷食居亦,閉戶著《春秋正辭》、《論語探古》二書。有宋城哲夫、李師魏良執經師之。好事者寫爲《繙經之圖》,繪少董坐榻上,兩生執卷,而前有二女奴,各有所執。而阿冬者坐其閒,少董之季子也。女奴之髽者孫壽,冠者馬惠眞。」是則良史之《論語探古》二十卷,乃著於陷金居汴之時,惜己散佚 註目。

據此,則知畢氏在撰書之時,乃是陷金居î之時,且知其書已經散佚,不存於世。 由於竹垞能徵引諸家的解題,其中每涉及各項的論點,可使我們瞭解經籍的內涵, 故學者在考證之際,亦時常徵引其說,以爲考證之資。

竹坨的引文,能提供讀者考了經籍的重要依據,尤其是關於佚籍的內容,更能藉由引文的說明,便其學說得以彰顯於世。如標示司馬鷹柱的《連口》一書,則微引《馬禮》、《山海經》、「杜子春日」、「相譚曰」以下,迄於「黃宗炎日」、「顧炎武日」、「尤何曰」、「黃與堅曰」等等,凡七十二項次的解題,對於我們瞭解《連上》的性質、內容、價值等等,皆有莫大的助益。其他諸如薛貞注《歸藏》一書,則引錄又獻達七十二項次;蔡邕《漢一字石經》亦有四十九次之多,這些眾多的內容,皆能顯示竹坨對於文獻編纂、整合的用心,也能提供我們瞭解各經籍內容的重要依據。

中國典籍浩如煙海,究竟有多少存世的典籍,迄今學界仍無定論,劉兆祐先生在《中國百錄學》中,有一段相信的數量,茲引證加下:

圖書浩如煙海,今存古籍,去其重複,猶有一百餘萬册之多。如此 眾多之圖書,勢非窮其一生所可盡讀,事實上,亦非每一部書都必讀,

[、]ai 13 何廣楼·《柬振孫之經學及其《直齎書錄解題》經錄考證》 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6 年 , 頁 666。

以冶經學者而言,詩詞之書,不必盡讀,擇其重要及個人所好者誦讀即可;又如冶小說者,經部之書,往疏甚多,亦無須盡讀,每一經擇重要之往本涉覽即可、取14

百餘萬冊究竟是如何估算得來的,今暫且不論,但從其信算的數量來看,的確 十分驚人,也顯示出中國占籍的豐富內涵。古人在治學之際,每惑於與籍的眾多, 是以如何掌握各種的文獻,已成爲學者積極探索的主題。若以治經而論,則學者 可藉由《經義考》的著錄內容,來考知群經的梗概,並成爲刪選研究的標準,是 以其治經的功用,質值得我們的重視。

(三) 可核書名的異同

竹坨在《經義考》中,每遇到書名異稱之時,往往備有註文,加以說明書名的差異。由於古書初無定名,故書名常隨時代的轉移,有所變更。其次,隨著著錄認知的差異,也產生各種異稱。胡楚生先生於〈漢書藝文志與隋書經籍志比勘舉例〉中指出:

書名有所改易,常隨時代而轉移,此姑略舉其何,以見其餘,至於書名改易之原因,每一書籍,或不盡同,唯有每書各爲細察,始能得其 真相,於此文中,見不能辞也 EE 15 。

筆者亦有感於書名的多變,是以在研究《新、舊唐書》〈藝文書〉、〈經籍志〉的比 勘時,亦能重視書名的釐正,筆者在《新舊唐書藝文志研究》中指出:

書名隨時代轉移而更替,欲藉書目以考書籍之散佚,則首要判別書 籍異名之情事。古時書名多無定名,以別集而論,或以人名,或以宫銜, 或以字號,標準不一,判別自異。另加以版本異同,或音近而訛,或缺 字而異,凡此種種,莫不亟待釐正,乃能收其參據之功。其16。

因此,一部好的目錄簿籍,勢必能提供各項異名,使讀者能覽此一書,得知群書 異名之效。竹垞重視書籍的異名,故每遇異稱,必加以說明,可使讀者查核書名 的異稱。例如:《經義考》卷十八著錄石介《周易解》的異名如下:

1周易口義

^{31.4} 參考註8,頁427。

[·] āt 15 朝楚生 漢書藝又志與隋書經籍志比勘舉例 · 《國工中央圖書館刊》新二十第二期,民國 76 年 12 月 · 頁 42。

[[]垂16 楊果霖·《新舊唐書藝文志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4年6月,頁309~310。

2周易解義

3 易義 #17

上述三種書名,皆可視爲石介《周易解》的異稱,是以竹垞能善盡告知的責任, 使讀者能瞭解書籍的異名,才不致感於書籍異稱,導致有誤判的情事。例如:董 仲舒《春秋次事》一書,竹垞於註文之中註明:

《漢志》作《公羊冶獄》;《七錄》作《春秋斷獄》;《新舊唐書》作《春秋决獄》;《崇天總目》作《春秋决事此》、まま 18

當我們年然見到《春秋決事》、《公羊冶獻》、《春秋斷獄》、《春秋決獄》、《春秋決事比》之時,勢必會有茫然若失之感,未能詳究其間的異同,竹垞在著錄之時, 能注意書籍的異稱,故能提供更多的參考訊息。

四庫館臣在撰寫提要之時,亦能參考竹垞著錄的書名,甚至考訂竹垞的誤繆,如《四庫全書總目》卷四,解蒙《易精蘊大義》,1 〔卷下云:

解缙《春雨堂集》稱是書為《易經精義》。《經義考》稱是書為《周易精蘊》,考《水樂大典》所題,實作解蒙《周易精蘊大義》,二人皆偶記也。今據以爲斷,庶不失其本名南 [11], [

竹垞之書,著錄或有失當之處,但所提供的各項異稱,則有利於讀者對經籍異名的判斷,是以學者在研經治學之際,每引其說,故有助於驚訂經籍的異稱。

(四)檢覈篇名的分合

《經義考》在著錄內容上,當會加正篇名,使讀者得知經書的內容,甚至考知經籍的增損,乃至於眞僞等情況,則其中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前賢在考 司之時,亦能取其著錄的篇名,來判明相關的事項。例如:《四庫全書總目》卷五, 崔銑《讀易餘言》下〈提要〉云:

朱彝尊《經義考》載銑《讀易餘言》五卷,之載銑《易大象説》一卷。考此書第三卷即《大象說》,舜尊以別本單行,遂析爲二,偶未考也。 今附於此,不更複出焉 at 20 。

據此,則四庫館臣根據《讀易餘二》的篇名,來判明竹垞將《易入象說》一卷,

工17,朱彝尊:《經義号》· 台北·臺灣中華 書局據揚州馬氏刻本影印·民國 68 年 2 月台 「版 ,卷十八、頁1、好吃引《宋志》作《周義口義》·建本作《周易解義》:《紹 興書目》題作《易義》等等。

江181《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一,頁4。

亚19 参考註 11、卷四,頁26。

H 20 参考註 11,卷五,頁 29。

裁篇别行,遂有 書 出的現象,不僅可以檢覈篇名的分合,也能得知竹垞運用 別裁之法的著錄通則。

翁方綱《經義考補上》卷第一,董眞卿《易傳因年》下有翁氏的看法: 董氏所著《姓氏因革綱領》,即在《周易會通》有卷中。今行定既 載其全書,似毋庸復析出《因革》爲一書矣 5至2.

是篇案語,判明《姓氏因革綱領》既出於《周易會通》首卷,則不應另出一目,顯 見翁氏的整理機令,乃是主張不過份析出單篇,另成條目,以免看亂整理的體例。

又《四庫全書總日》卷七・劉髦《石潭易傳撮要》 一卷下〈提要〉云:

此處檢視經籍的篇名,藉以得知竹坨題作「一卷」者,乃適符合四庫館臣所錄之本,但從篇名的分合中,可以考知此書內容並無遺漏。綜合上述所論,竹垞相當重視篇名的分合,故在著錄的內容中,每錄有各種經籍的篇名,可供讀者檢索存佚,判明眞僞,故能成爲學者考察的重點。

(五)核對卷帙的增減

《經義考》著錄豐富,其中不乏涉及卷數的著錄,故學者每引其書內容,以 爲考證之用。例如: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於李奇王《雪園易義》四卷、《圖說》 卷下五:

【按】《明史·藝文志》、《經義考》皆著錄李奇王《雪園易義》四卷,《浙江采集遺書總錄》載于本,「奇玉爲高氏攀龍弟子,故多本師說而推廣之」。今上每圖書館清順治刻本《雪園易義》四卷《圖說》一卷,明李奇玉撰:又《補》三卷,明李公柱撰,爲浙江呈送本所無,故《提要》未嘗言及。又,中山大學藏順治刊本亦有《補》三卷,清朝肇基批點并題識 計23 。

據此,則錄有關於卷帙多寡的記載,可用以核對卷帙的增減,並判定各種版刻之間的分卷異同。

註211 參考註9,卷第二,頁19。

註22] 參考註 [],卷七,頁5]。

注231 參考註 12,頁 64。

又《四庫全書總目》卷二五,呂枘《禮問》二卷下云:

書不分內外篇,則竹垞或據傳聞甄錄,致有未確者也。

朱彝尊《經義考》載枘《禮問內外篇》二卷,云「未見」。今本卷 數相符,而不分內外篇。或彝尊傳聞未確較 ± 241 ? 四庫館臣據現存之本,並無「內外篇」 宣子,且卷帙與四庫藏本相符,而判明原

前賢每遇到經籍卷帙的考訂時,人都採錄竹坨的相關著錄,以爲考察卷帙分合的依據。因此,前人在研究經籍的卷帙時,也能錄及《經義考》的著錄資料, 並酌加審訂,藉以窺知經籍卷數的增減,復加以考訂其間的異同,是以竹垞之書, 實能成爲學者治經的重要參考。

(六)排比經籍的體系

竹坨《經義考》的分類妥當,且能按時代先後,依序排列,使前賢在研究經籍之時,能得知其光後次第,甚至能考知書籍錯列的情況。例如:《四庫全書總目》卷七,版琳《圖書紀愚》下去:

明阮琳撰。琳字廷佩、號晶山、莆田人。嘗宮教諭,其人在成化、宏弘 治問。朱彝尊《經義考》列諸嘉靖之末,由未見其書故也 [3125]。 阮琳原屬於成化、宏(弘)治間的學者,但竹垞 時的失察,竟錯列於嘉靖之末, 諸如此類的例證,雖係偶發之失,但也絕非孤證。羅振玉於《經義考目錄、校記》 嘗云:

舊題董養性,不著時代。四庫 館臣考元卡有董養性,字邁公, 樂陵人,至正中嘗宮昭化令,構劍州事。入明不任,終於家。朱氏 彝尊)引梅又鼎説謂養性,樂陵人,寧國府通判,列明末,殆未考知爲何時人 326 。

山於竹垞在典籍的著錄上,能據時代先後排列,故從其先後的次第,可以排比計 歷朝經籍的體系,且能查知各種出例的情況。例如:錢大昕在輯錄《元藝文志》 之時,即能依據竹垞收錄的內容,加以排比,故其經部的要目,乃至於著錄的次 第,皆能取法竹垞之書者也。

綜合上述說法,竹垞《經義考》的排序,頗有可采之處,故學者能據以排比經籍的體系,可以藉以瞭解歷朝典籍的內容及其數量,也有助於瞭解學風的轉換

^{〒24)} 參考註 11,卷二五,頁 206。

at 25, 參考註 11, 卷七, 頁 52。

註 26 羅振玉·《經義考目錄·校記》,頁 779。

等等。因此,竹垞之書,實有利於讀者考索經籍的體系,前賢每有運用,且能收 致參考的功效。

(七)檢視明清的藏書

《經義考》的著錄,加入存、佚、未見、闕的考察,也心有明、清藏書的狀況,尤其是《菉竹》、《聚樂》、《淡生》、《一齋》 at 271 等書目的運用,更是直接引用當代藏書書目,來考察明代經籍存佚的情况,這些將有助於考索當時社會的藏書情況

明代民間的藏書質量,遠遠超過宮廷藏書,李朝先、段克強在《中國圖書館 史》中指出:

明代民間圖書館的藏書總量遠遠超過國家圖書館。民間圖書館除重 視圖書的收集、積聚、也很重視整理、校訂與編目,有比較完整的圖書 館業務工作, i = 28

根據李朝先、段克強的初步推信,此時著名的私人藏書家,即達「四百二十七個」 計 29 ,這些私人藏書家,對於圖書的收集、校訂、編目、庫藏等等,均能從事 考訂的工作。從藏書書目的編訂中,可以看出明代私家藏書的概況,透過這些藏 書書目的取用,的確可以從事經籍存、佚、闕、未見等考察,如就方法看來,實 有事半功倍之效。除了藏書書目外,清初私人藏書家之間的往還,使得圖書之間 的著錄情況,亦爲學十名家所知悉,是以兼記友朋藏書情況,並及於竹垞家藏之 書,使得《經義考》一書,可以間接反映出明、清經籍藏書的情況。

後世考證學家,在考訂經籍之時,每取現存之籍,與竹垞所見藏書相較,並 藉以明白其中的差異。如《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八,吳澄《春秋纂言》條下云:

明嘉靖中,嘉興府知府蔣若愚,嘗爲鍰木,湛若水序之,歲久散佚,世罕傳本,王士碩《居易錄》,自云未見其書,又云朱檢討曾見之吳郡陸 醫其清家,是朱彝尊《經義考》之注存,亦僅一睹、紅30 °

據此,則知竹垞的判例,的確可供讀者檢視藏書的參考,其餘類此之例甚多,茲

延281 李朝先、段克強:《中國圖書館史》, 貴州 貴州教育出版社, 一版一刷, 1992 年 6月, 頁 217 ·

註 29] 阿前註,頁 214 ^

^{「# 301} 參考証 11, 券二八, 頁 225

不贅述。由於竹垞所涉藏書極夥,故能成爲讀者考察明清藏書的依據。

(八) 鑒別經籍的真偽

經籍歷經秦火之後,往往眞偽交揉,是以有關經籍眞偽的辨訂,也成爲學界 討論的重要課題 自古以來,經籍造偽的情況相當嚴重,也爲經學的研究,蒙上 一層面約,使讀者迷惑於實情,導致有研究錯誤的情况。隨著學術的推演,經籍 的辨偽,也能蔚成時代的風潮,根據明代辨爲學家胡應鱗的初步估算,偽經的數 量僅次於了部,而名列第一,茲將胡氏的說法,列之如下:

> 凡四部之僞者,子爲盛,經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凡經之僞, 《易》爲盛,《緯候》次之「註3」。

胡應麟所考訂的偽書內容,經部十四種、史部十六種、子部七十六種、集部八種,合計 四種,是則經部造偽的情況,不僅在於子部之下,甚且在史部之下矣。但若經部增加識緯諸書,則其偽籍的數量,將稍勝於史部的數量,乃適符合上述所論的事項。今暫且不論經籍的偽造,是否次於史部,但從胡氏的論斷中,亦可得知經籍的造偽情況,的確是相當的嚴重。歷來簿錄學家在總校群籍之時,即能重視經籍眞偽的考辨,竹垞亦承襲此 傳統,在輯錄經籍內容之時,也提供有關眞偽的論證,藉以辨明經書的偽作,使讀者可以收到導引的功效。有關竹垞判別經籍偽造的成果,見於本又第七章第五節「案語體例」的說明,茲不贅述。竹垞的辨偽成果,亦屢被考據學家所徵引,例如:《四庫全書總曰》卷一,卜了夏《子夏易傳》下云:

朱彝尊《經義考》證以陸德明《經典釋文》、李鼎作《周易集解》、 王應麟《因學紀開》所引,皆今本所無。德明、鼎祚猶曰在張弧以前, 應麟乃南宋末人,何以富且見與今本又異,然見,今本又出偽託,不但非 子夏書,亦止非張弧書矣 32 32 /

竹垞精於論證,故其辨僞的成果,往往能成爲學者辨僞的論據。張心徵在編纂《僞 書通考》之時,即曾人量參考竹垞之書,藉以從事經籍的辨僞工作,說法詳見下 文分析。因此,有關《經義考》的辨僞成果,實有助於後世學者從事僞經的考辨。

(九)查知作者的傳記

《經義考》著錄四千一百餘人的經籍撰述,則竹垞在引書力面,亦能補充作

者的相關傳記,使讀者能得知作者的事蹟。學者在治經之時,亦能引錄竹垞之書,藉以考知作者的生平、撰著等資料,例如:《四庫全書總目》卷二七,李明復《春秋集義》下云:

案:朱彝草《經義考》云:「《宋藝文志》載李明復《春秋集義》五十卷,又載王夢應《春秋集義》五十卷,曾見宋季舊刻,即李氏原本,而王氏刊行之。非王氏別有《集義》也。」此本乃無錫鄉儀養綠草堂藏本,核其題名、與釋尊所見本相合,知《經義考》所說有據 at 引據此,則知竹垞之書,頗有助於查知作者的傳記,是以屢見學者徵引,並取爲論證的參考。

又惺富章《四庫提要補正》於董守論《卦變考略》下云:

【按】董宇諭之書。《明史·藝文志》未見著錄,朱彝尊《經義者》 卷六十二載董氏《讀易鈔》、《卦變考略》、《易韻補遺》,注曰:「未見」,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載《卦變考略》二卷,刊本。是即庫書底本。之 湖、文津皆二卷。文瀾原本佚,張宗祥據文津本補抄二卷一冊。《總日》 作一卷,誤。又,湖北省藏《讀易一鈔》十卷、《易廣》四卷,明董守諭 撰,稿本。董氏《讀易二鈔》、《易韻補遺》兩書不知答何所 註 14 。 據此,則引《經義考》的皆錄,以供查考作者的種種撰述,以資考證之用。

又何廣檢《陳振孫之經學及其《直齋書錄解題》經錄考證》於王昭禹《周禮 詳解》 書之下云:

廣校案·《經義考》引王與之曰:「昭禹,字光遠,有《周禮詳解》, 用充公而加辞。」小注云 卷一百二十二「王氏昭禹《周易辞解》」條。 《總目》曰·「王與之作《周禮訂義》,類編姓氏世次,列於龜山楊盱之 後,曰字光遠,亦不詳其彰里,當爲徽、欽時人。」小注云:卷十九《經 部》十九《禮類》一「《周禮詳解》四十卷」條。 可略補《解題》所未 及 31 35 。

此處則藉出作者的字號資料,用來補證陳振孫所謂「未詳何人」的疏失。

《經義考》收錄經學家的相關文獻,使得學者在考證經籍之時,可以引證其 著錄的內容,提供多方面的研究,且引用的成果,亦相當的可觀,值得我們的重 視。此外,竹垞在考訂作者之時,亦有田錯之處,是以前賢在徵引之時,能酌加

母羽 參考註 11,卷二七,頁 222。

証 341 參考註 12·頁 34。

註 35. 參考註 13, 頁 458。

審訂,其中頗有可采之處,說法詳見本文第九章「《經義考》的糾繆」一文。

《經義考》具有參考的功效,故讀者在研究經籍之時,每引以爲助,以爲治經的重要工具,也正因此書涉及廣博,故能提供學者研究經學的入門。正述的例證,僅是略舉其要,至於其中的運用法則,則存乎 心,端視讀者如何善用其中的資料,以爲治經的參考。

1、開創清代經籍輯佚的風氣

情代經籍輯伙之風頗盛,學者在輯錄之時,皆能依據目錄所記,藉以從事研究工作。胡楚生《中國目錄學》中指出:

宋代王應麟首開輯佚之風,降及清代,斯學九盛,如惠楝之輯《易漢學》,孔廣森之輯《尚書大傳》,宋翔鳳之輯《論語鄭注》,臧庸之輯《雨雅漢注》,而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黃奭《漢學堂叢書》,所得最爲宏富,故輯佚之初,必先依據目錄史志,以爲其津梁與憑藉也 \$236 。 倩代學者盛行經籍的輯佚,且任輯佚之初,往往有賴於目錄、史志的幫助,始能尋訪佚籍,其中最當爲學者引用的經學書目,首推《經義者》一書。

《經義考》心及經籍存佚的考訂,其中將典籍存在的情況,區分爲「存」、「佚」、「闕」、「未見」四例,不僅有助於讀者的判斷,也能成爲後世輯佚學者的輯錄參考。曹書杰在《中國占籍輯佚學論稿》中指出:

朱彝尊 所輯編《經義考》300卷、初名《經義存亡考》、後分例「存」、「闕」、「佚」、「未見」。自先秦至清康熙二千年間,有關經學著作一日了然,其亡佚之書,皆以「佚」字注明,具有輯錄佚書之目的性質,對輯佚書目的發展也具有一定的影響 ## 37 。

《經義考》著錄四一七〇部的佚籍,若將這些佚籍整理成員,確實具有輯錄佚書之目的性質,後世學者在輯錄經籍之時,也能參照竹垞的判定,來從事經籍輯伕的工作,是以《經義考》的編訂,實能開啟清儒對於經籍輯佚的風潮。并清輝在《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研究》中指出:

四庫館臣於《經義考》註云「未見」之書,亦大部份採綴《永樂大典》而裒賴之,蓋當時朱筠條奏輯佚《永樂大典》之時,四庫館臣亦曾

[、]計36 朝楚生《中國目錄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84年9月,頁13。 注371 曹書木 《中國古籍輯佚學論稿》,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 自135。

取《經義考》之體例。註曰存、註曰佚、託曰闕、註曰未見 作爲賴佚之標準,使已佚或未見之書,皆可從《水樂大典》而採綴聚輯之,故《經義考》對書籍之保存,歐功甚偉矣 註 38

所謂「《經義考》對書籍之保存,厥功甚偉矣」, 意即指後世學者的輯經成果。我們從清人輯佚的成果來看,大都能參考竹垞的判例,來從事佚經的輯錄工作。

竹坨到別經書存佚的結果,既經後儒加以輯佚整理,使得佚籍重現,有益於 學術研究的發展。後世學者在輯錄經籍之時,往往能依據竹坨的到定,並加以輯 錄、整理,故竹垞之書,實有利於經籍輯佚的發展。倩儒既能依據《經義考》的 判定,以爲輯佚之初的憑藉,則竹垞之書,有助於清代經籍輯佚的發展。

(一)清代經籍輯佚之風的成因

清代輯佚之風盛行, 般學者們認爲「清代輯佚作始於漢學家治經」 1.39 ,在「復古」之風的影響下,漢學家在治經之際,每感於經籍佚失嚴重,是以親自從事經籍的輯佚工作,於是帶動 連串的經籍輯佚之風。若1子細考察其形成的因素,則有如下幾點的說明,可供參考:

1、搜輯遺書風氣的影響

清代學者,在面臨政治的劇變之後,書籍易主快速,甚且供失情況相當嚴重,學者們在求書不易之際,於是致力於遺書的收集工作,形成 股時代的風尚。這股搜求遺書的風氣,的確讓不少的珍籍重現於世,但仍有部份的典籍,卻礙於時空條件的限制,乃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之中,不復存於世間。因此,在求索無門之下,遂有學者積極的投入輯佚工作。

搜求遺書的風氣, 但面臨困阻,在炫奇心理的驅策下,自然會以輯仗的方式,來達到保留供籍的功效,如《四庫全書》在編纂之時,除了其政治目的之外,也間及圖書的保存功效,《四庫全書總目,卷首》錄有乾隆二十八年(1773) 7月初六日的聖諭一則云:

昨據軍機大臣議覆朱筠奏,內將《水樂大典》擇取繕寫,各自爲書一節,議請分派各館修書翰林等官,前往檢查,恐責成不專,徒致歲月久稿,汗青與日。蓋此書移貯年深,既多殘闕,又原編體例係分韻類次,先 已割裂全叉,首尾難期貫,特因當時採掘甚博,其中或有古書為本,世不

註 18 莊清輝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研究》 台北·政治大學中又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77 年), 頁 403~404。

^{¥39} 參考莊 37·頁 132。

極見,今就各門彙訂,可以凑合成部者,亦足廣名山石室之藏 52.40 。 乾隆皇帝在編纂《四庫全書》之際,即已大量徵集民間藏書,雖頗有采獲,但亦 有不少的圖籍,已不見流傳,於是敕旨自《永樂人典》取材,輯錄出各類的古書 善善本,以廣名山石室之藏。經過朝野競相收集之下,也確實使得不少的圖籍,得 以再現人間,且成果相當可觀。

2、文學復古風氣的影響

清代輯佚的盛行,既是受到漢學家冶經的影響,則是無疑問,必會受到復古風氣的影響。《經義考》錄有「逸經」「卷,專收經學遺句。毛奇齡《經義考·序》云:「逸經「卷,惟恐經之稍有遺,而一字一句必收之也。」、此41。竹垞「逸經」的輯錄,乃是著錄「雜見他書經之逸篇或遺句蒐集」。12/42,其對「逸經」的收集,乃至於一字一句必收,亦是受到景古風尚的影響。

惠棘以經學著稱於時,其對於漢學占經的輯佚,亦源自崇古風氣的影響。曹 書杰在《中國占籍輯佚學論稿》中指出:

惠 楝尤以經學著稱於世,創「吳派」考據學,其治經墨宁漢儒 舊說,崇尚經學古義,堅心復古,認爲「凡古必真,凡英皆好」 唐李鼎 祚作《周易集解》,廣集予夏、孟喜、京房至孔穎達等漢唐 35 家之說, 楝專取其中漢代諸家舊注,分家疏解而成《易漢學》8 卷。後又採摭漢 儒經注斷章殘句,將漢人佚注益加綱羅,欲輔撰成《十三經古義》,然僅 成《九經古義》16 卷 一作 22 卷 ,《左傳》另行,名《左傳補注》6 卷、《爾雅》、《孟子》、《孝經》 未成 (五4)

惠楝率先從事漢學占經的輯佚工作,且能收致相當的成果。其他諸如余蕭客《占經解鉤沈》一下卷、孫堂《漢魏 | 家易計》、E仁俊《十一經漢注》等等,皆據自復占之風的影響,且輯錄的典籍,亦以漢、魏占經爲主,顯見清代輯佚的風氣,確實和其流通的復占風氣,有著 定的關聯性。

3、書賈刻書風氣的影響

竹垞曾和魏禧、汀楫等人、推行「徵刻唐宋祕本」的運動、此事見載於〈徵

^{±41} 參考註2,毛奇龄(序),頁1。

註 42 田鳳台〈朱彝尊與經義考〉、、《古籍重要目錄書析論》第五章、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79 年 10 月 1 日 ,頁 143。

^{〒43} 參考註37、頁132、

刻唐宋祕本書啟〉一文 計44.,並且主張〈論刻藏書宜先經史,後了集〉 註45 , 這種主張,造就經籍刻印的風潮,後來納蘭成德在「通志堂經解」的刻印,即依 《徵刻唐宋祕本書目》的經部部份,大都擇要刊印,是則竹坨等人的倡導之功, 亦不容忽視。

请代書實刻書,亦能重視經籍的輯錄上作,故有學者專收佚書,亦加以刊印 發行,嚴可均在〈《北堂書鈔》原本後〉指出孫星衍即曾專收佚書:

嘉慶中,湖如 孫星衍 約 E伯申 引之 略校,伯申約錢既勤 東坦 问校,僅二十許葉而輟業 淵如屬余校刻。是時,漢、魏、晉佚書輯本及章鳳之 即「逢之」之誤)佚書輯本,匯聚淵如所若不下七、八百種 紅 46 ~

倩代許多學者,廣泛的搜集佚書,究其目的,亦有受到書賈刊行的影響,故許多學者在輯佚之後,即将書稿賣與書商,或自行刊印,導致凊代輯佚的成果,亦能 蔚爲時代的風尚。

清代輯佚的工作,係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遂形成一股時代的風氣,其中在經 籍輯佚方面,學者在輯錄之初,必先瞭解經籍的存佚情况,於是《經義考》有關存 佚的判定,即成爲學者判斷的依據。竹垞在《經義考》的判例,的確能帶動清代經 籍輯佚的風氣,且造成一連串的輯佚風潮,故其影響的作用,亦值得我們的重視。

(二) 竹垞對於經籍輯佚的啟發

《經義考》的產生,對於清代經籍的輯佚風氣,實產生莫大的啓示作用,竹 定對於輯佚的發展,有著如下幾點的作用:

1、竹咤積極推動搜集唐宋祕本的工作,並且主張藏書首重經、史的呼籲,皆能受到學者的重視。學者們爭相收集經史,在炫奇心理的主導下,遂特重珍奇異本的蒐集,並親自輯錄各項的經籍,其中對於佚經的輯錄工作,益形熱絡。

2、竹垞親自輯錄逸經,對於後世輯佚的工作,亦有示範的作用。《經義考》錄 有「逸經」一目,藉以專收經籍逸篇、遺文、其後,經過馮登府輯出刊行,成爲《逸 經補正》一書,顯見其輯佚的成果,亦能受到肯定。張鈞衡在《逸經補正, 跋》云:

《逸經補正》二卷,朱彝尊撰。在《經義攷》中卷二百六十至二百

辞 44 葉德輝等撰:《徽刻唐宋松本書月一卷附考證二卷》, 台北 廣文書局,民國 61 年,, 頁 1425~1426。

正46 嚴可均 《鐵橋 曼稿》券八 0

六十二, 秀水馮登府為楠正之, 鄞縣徐時棟又加審定, 更為周密、註 471。 此書雖僅三卷, 但卻涉及有關《易》、《書》、《詩》、《禮》、《樂》、《春秋左氏傳》、 《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等內容, 雖非輯錄經籍佚文之始, 但對於清 代經籍輯佚的風氣,卻造成深刻的影響。

- 3、竹垞對於經籍存佚的判定,往往成爲學者搜集佚經的參考。《經義考》收錄歷代的經籍,並附有存佚的判別,凡是竹垞列入逸經者,人抵能吸引學者的重視,並成爲學者競相輯錄的依據。
- 4、竹坨輯錄的解題,不僅成爲學者考訂經籍的參考,也成爲輯伙書篇末的附錄,顯見學者在輯錄佚經之時,也能依據《經義考》的判定,來從事佚經的搜集工作。例如: n. 真在《漢魏遺書鈔》中,輯錄《四民月令》一書時,茲有如下的考證:

王 謨案 《隋》、《唐》二《志》并以此書入子鄂農家類,《通志· 藝又略》入史部時令類、《文獻通考》并不著錄,則以其書亡也。《經義 考》亦以為缺,入「擬經」門。近吳入任兆麟因朱氏說捃摭成書,然亦 尚有遺漏。今并對出《齊民要析》四十四條,《御覽》十一條,又《蘋聚》 公條,《初學記》四條、《又選論》一條,《事類賦汪》一條。

此文先引《隋》《唐》 《志》,並論及《經義考》的判定,藉以證明其書亡佚多時,且說明任兆麟曾據竹垞之說,「捃摭成書」,雖有遺漏,但確係受到竹垞的啓發,是以竹垞之書,對於清代經籍輯伙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清代的輯伙學家,每在輯錄佚書之時,也能嘗試從事經籍提要的撰寫,藉以提供讀者的參考之用,其中考記的素材,即是依據竹垞的解題,如馬國翰在《王兩山房輯佚書》的纂輯中,曾入量從事經籍的輯錄工作,甚至在佚書的未節,皆附有「諸家論說」的內容,考其來源,皆是取且《經義考》的內容,顯見二書之間的密切關係。

綜合上述所論,後世學者在輯佚經籍之時,往往能參照竹垞的判定,依序選錄重要的佚書,以爲輯錄時的參考。由此可見,《經義考》一書,對於清代經籍輯佚的發展,實有重要的作用。

(三) 清代經籍輯佚的特點分析

清代輯佚之風盛行,考其風潮的開始,乃是源自經籍的輯佚。在眾多輯佚學 者之中,尤以王謨、馬國翰、黃奭、工仁俊等人,最爲突出。此外,輯佚的工作, 亦能受到朝廷的重視,《四庫全書》在纂編之時,曾明令編纂官自《永樂大典》中

[「]註 47. 朱彝草撰、馮登府補 《逸經補正》, 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 77 年 8 月 , 頁 609。

1、輯佚多以竹垞判定為據

清代經籍輯佚的成果,多能依照竹垞的判定爲據。如取清代《四庫全書》「大典本」、四大輯依家的輯佚成果,與《經義考》相互比較,總共輯出五。八部的經籍。 若依竹垞的存仗知例,則有四一六部的伙籍,曾爲學者輯錄成書,顯見竹垞對於佚籍的判斷,實有助於經籍的輯佚,

2、輯佚多以漢魏古經為主

就典籍的朝代而論,則漢代古經的輯佚、最爲受到學者的青睞,其數量高達 一部,考其原因,則與學者「尚古」風氣有關。從清代經籍輯佚風潮來看, 漢代古經的輯佚,是較早受到學者的重視,故其輯佚的成果,也有較好的成就。 其次,尚有九五部的典籍,未能判其朝代,這些典籍的內容較少,難成系統,故 無法吸引學者重視。相較之下,晉代典籍的輯佚,竟高達七十四部之多,這似乎 有明顯偏高的趨向,值得我們的重視。其次,宋代典籍雖達到四七部之多,但全 數皆屬「人典本」,至於其餘四大輯佚家的作品,完全沒有末代以後的經籍,顯示 出清代學者輯佚的重心,大都放在唐代以前的占經,故有此截然互異的現象。若 根據竹垞的存佚判斷,則宋代與籍被判爲佚籍的總數,即高達二千部左右,其中 有輯佚的價值,情未有學者重視此點,故仍有開發的潛力。

3、輯佚多以讖緯圖書為多

就典籍的類別而論,則以「毖緯」類較多,竹坨著錄一八八部的「毖緯」典籍,其中爲四位輯佚學者輯出的典籍,即多達九十一部,約佔著錄的半數,顯見此類典籍亡佚情況,的確十分的嚴重。歷來有關讖緯類的典籍,曾被列爲禁書,故傳世之作不多,是以學者從類書及占注中,輯出各種的讖緯占籍,亦有助於瞭解「讖緯」典籍的相關內容。

4、輯佚多能形成嚴密系統

清代經籍輯佚的成果,的確相當的可觀,除了讖緯圖書的輯佚之外,也能遍及五經類的典籍,例如:易類有六十部,春秋類有五九部,詩經類有三十五部,這些龐大的數量,皆能形成完整的體系。此外,論語類典籍的輯佚成果,亦高達

一十五部之多,顯見此類典籍的佚失情況嚴重,這可能和「四書」類的典籍纂成,有著較爲密切的關聯,由於四書類典籍的纂成,保存較爲完整,也較受到重視。 畢竟保存。部典籍,即能擁有《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的經文,相較 之下,則《論語》、《孟子》的佚正現象,顯得相當明顯,是以受到輯佚學者的重 視,且輯佚的成果,亦頗爲可觀,能形成經籍輯佚的嚴密系統。

5、輯佚多能得到朝廷重視

清廷在編纂《四庫全書》之時,亦曾命令館臣自《水樂大典》中輯錄伏書,其中不乏經籍的內容。經過初步的比勘,則共有六十七部的典籍,係輯自《永樂人典》。在典籍的類別上,大抵皆屬於五經類的典籍,其中有十七部「易類」典籍、上部「書類」的典籍、部的「詩類」典籍、九部的「禮類」典籍、十四部「春秋類」的典籍,在這些典籍之中,入抵皆未見其他輯佚名家的輯錄作品,顯見其輯錄的成果,亦頗受到敬重;至於其他諸類,則以「毖緯」類典籍,共有八部;「盖子」類。部、「擬經」、類典籍中,則以「皇極經世」之書爲主,詳細的內容,請參見附表。「清代重要經籍輯佚成果表」。

竹吃對於清代輯佚之學的發展,實有相當的啓示作用,總括其在輯佚學上的 影響,有如下幾項特點:

- (1) 竹坨《經義考》立有「逸經」一日,並親自從事經籍逸篇、逸文的收集工作, 其輯佚的成果,亦能深受學者的重視,能成爲清儒輯佚的典範。
- (2) 四庫館臣輯佚的準據,多據《經義考》的判定而來,至於材料的來源,則是輯自《永樂大典》,惟其輯錄典籍的朝代,人多集中在唐、宋兩朝,雖能偶及於他朝,但數量未如唐、宋兩朝,此點與私家輯書多據古經,則稍有差異。
- (3) 竹垞《經義考》的纂輯,對於私家輯佚的風尚,亦有啟發的作用,尤其是馬國翰、黃奭的經籍輯佚成果,亦常與《經義考》的判定,遙相呼應,且馬國翰《王函山房輯佚書》的佚書卷後,皆附有前賢的相關解題,而其輯錄的概念,乃是受到竹垞的啓示。因此,清代私家經籍輯佚的工作,往往受到竹垞存佚判定的影響,而其輯佚的成果,能補證竹垞在存佚判斷的不足。
- (4) 清代輯佚占經的風氣頗盛,無論官方的收集,或民間的整理,皆能重視經籍的輯佚工作,至於其指導的方針,則是依據《經義考》為判定的準則,是以 竹坨對於清代經籍輯佚的發展,有其重要的貢獻。

《經義考》對於經學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後世學者在研究經學課題時,皆能以此爲治經的重要參考。在復古之風的影響下,《經義考》成爲學者輯錄佚經的

重要指標,是以此書的纂成,對於推倡經籍輯佚的風氣,實有正面的貢獻。清代 輯佚之風,乃始自輯錄佚經開始,則竹垞肇建之功,亦不容輕忽,故其對於後世 經學的研究,影響十分深遠,值得我們的重視。

第二節 《經義考》對目錄學的影響

竹垞身處清初時期,能致力於考證的工作,且能收致成效,更能開創乾、嘉 考證的先聲,故其影響深遠,確能受到學者的重視。歷來《中國目錄學史》的編 寫者,率皆側重竹垞的考據能力,如李瑞良在《中國目錄學史》中指出:

清代是考據學(亦稱考證學)極盛時期,許多目錄學家如錢大昕、 戴震、黃丕烈、顧廣圻、孫星衍、朱彝尊等都擅長考證,都以考據學的 功力從事目錄學的研究,許多著名的目錄學著作都具有考據學的內容和 價值 az 48) 。

竹坨擅長考證之學, 並將其運用到《經義考》編纂上,更能添其參考的價值。由 於本書的體例完整,加以收錄內容豐富,故對於後世目錄的編纂,能有重人的啓 發作用。下文即分項論說,闡明其對後世書目的影響:

一、《經義考》對專科日錄的影響

《經義考》著錄甚豐,加以體制完整,故其成書之後,即成爲後世專科書目效法的對象。下文即試舉例證,並繪製簡表,藉以闡明竹定對於專科書目的諸多影響:

書 名	作者	說 明
《史籍号》	章學誠	今擬修《史籍号》, 版朱氏(指彝尊)成法・少加變通・蔚 爲針部・以存經緯相で之意 計49. ^
《小學号》	謝啓昆	秀水朱氏撰《經義考》有功經學甚鉅,但上詩於《爾雅》,餘 其關如、召即翁學士章谿作《補王》,又改廣小學一門,時爲 予言之,乾隆乙卯 1795,皆昆官浙江按祭使,得觀文 關閉中秘之書,經始采輯爲《小學考》 註 50 。

sē 48 李瑞良 《中國目錄學史》, 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 82 年年 7 月 , 頁 289 ·

[[]計 49] 章學誠《校讎項義·論修史籍考要略》,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中國目錄學資料選輯》,民國 73 年 1 月 ,負 649。

[·] 至 50, 謝啓昆《小學考·序》, 台北·廣文書局影光緒十四年杭州浙江書局本,「書目三編之六五」, 1969年, , 頁 13。

《補約義子》	錢東坦	是書原爲補竹垞之作,則部付體例,似直俱仍其舊,然有不得 不略爲變通者,附代既有後先,著述究出兩子也。於 51
《醫籍考》	†}波元堅	仿朱錫鬯《経戒考》之體,每書先揭其名,次以卷第,次以存、 伏、未見,次以諸家序跋、撰人履壓,而欠以考為、尋號竟委、 計訛闢謬。義例詳密、援據精顯,凡八、广卷,析爲几類,於是 堂構方成,緣爲鉅觀矣。
《艺子考》	↑ 量民	本書體例,概仿朱彝尊《經義考》、謝啓昆《一學考》,惟於存 者皆其有何種《本或叢書本 註 52.
《杜集畫錄》	尚未泉	本書仿照清朱彝尊《經義者》及謝啓記《一學考》體例、將歷 代有關杜詩書作彙成 系統性簿錄,是供杜詩研究者和愛好者 使用的, 部上具書 at 53
《增訂晚明更籍考》	謝國槙	上書仿朱彝尊《義義考》、謝啓昆《小學考》、孫詒讓《溫州經籍·公》之例 # 154 ·

後世專科書目的編纂者,往往依據《經義考》的體例,藉以纂輯新的書目, 總其對於專科書目的啓發,有如下幾項的要點:

(一)分科日益細密

《經義考》的著錄內容、係以經籍爲其收錄的重點,由於廣徵博引、收錄頗見成效,故後也學者紛紛效仿,各自就其專業領域來編纂書目,藉以提供研究者的需要。隨著收書益廣,是以分科亦日顯細密,章學誠在《史籍考》的纂輯之時,尚以「史部」爲其收錄的範圍;隨著分科觀念日益進展,學者遂以單一「類日」爲收錄對象,如:謝啓昆《小學考》的編纂,即以小學類典籍,爲其收錄的對象。又隨後各自發展出以單書爲收錄的對象,如黎經誥《許學考》的纂輯,即以許慎《說文解字》爲收錄的對象,致使分科有日益精密的情形。整體而論,《經義考》是從綜合書日發展出來的專科書目,但收錄的對象,仍隱約擴及四部,只是分部的態勢相當明顯,隨著學科的日益分化,故專科書目在編纂上,也呈現出日益細密的現象,除了依據上題加以劃分之外,也產生分期的情況,如林明波《清代許學考》、《唐以前小

紅川 錢東班《補經義考·凡例》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歷代圖書著錄支選》,1997年12月,,負614。

旺52 玉重民《老子考·凡例》,台北·東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70年1月,頁1。

aE 53, 周采泉《杜集書錄·凡例》, 上海 上海占籍出版社·1986年 12月 ·〈凡例 頁1。

[、]豆54 謝國賴《增訂晚明考》為上海占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本文的說明,乃是轉錄彰 斐章、謝灼華、喬好勤編《目錄學研究文獻匯編》 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 年修訂版 ,頁309。

學書之分類與考證》等等 a. ss , 這些分科日密的結果, 使得在分類觀念上, 勢必產生新的變華, 以符合新目的需求, 於是產生更爲精細的類目。

隨著學術的日益進展,與籍的增多,於是分科日益細密,此乃時勢所趨,專科書目在收書概念上,不同於以往綜合書目的分類方式,是以在分類類目上,也將突破變革。竹垞在收錄 E 題上,採取專題的方式,整理各類的文獻,使其符合專題研究的需要。這種收錄的方式,不僅有總結前代專題的成效,也有開啟學科研究的作用。在竹垞成書之前,雖亦有專科書目的編纂,但限於成果不彰,故無法達到總結前代學術的成果。《經義考》的纂成,由於著錄數量龐大,且其分類細密,故對於專科書目產生深遠的影響。

(1)體例日漸完善

前賢在編纂專科書目之時,多能承繼《經義考》的體例。如上述所論王重民《老子考》云:「本書體例,概仿朱蘩尊《經義考》」 at 56 等等,可以看出其重要的價值。下文即分項述及竹垞對於後世體例的影響:

- 1、存體例的創制上,竹垞採取先列作者、書名、卷第,次綴以存佚考察、序 跋敘錄,末附上考證案語,構成一個嚴整的考證體系。後世的目錄學者, 也能冶製此一方式,從事考證的上作,故其編輯的體例,頗有取法之處。
- 2、在存佚的考察上,加入「闕」、「未見」二例,將有助於初學者的運用。 在存佚的考察上,甚至加人藏書地的考察,使讀者能據以考知典籍的藏 地,更便初學者們的利用。
- 3、任分類類目上, 竹垞能突破過去綜合書目的限制, 純粹就主題的類型加以考量, 故其所定的類目要求, 能符合學術的體系, 是以在類目上, 往往有別於過去書目的編纂, 更能反映出「辨章學術, 考鏡療流」的成效。由於竹垞的分類細緻, 加以收錄豐富, 故能奠定其宗師的地位。
- 4、存解題的収錄上, 竹垞之後的專科書目, 多數都能附有序跋、解題的資料, 藉以提供更完整的參考內容, 這種收錄解題的體例, 也多是承白《經義考》的觀念。
- 5、在排列方面,後世專科書目的編纂,人都能依據作者的時代先後排列,

<sup>並55 林明波《清代許學考》 刊載於《臺灣省工師範大學國又研究所集刊》第五號,民國
50年6月:而《唐以前小學書之分類與考證》一書,由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出版,民國64年10月</sup>

[&]quot;註 56 参考註 52,頁 1 º

這種觀念的運用,雖非竹垞的創見,但竹垞大量採用此一方式,也能間接 影響到後世書目的體例。

6、著錄的內容,不論存佚,率皆網羅輯錄,以便提高更多的參考價值。周采 泉在《杜集書錄,凡例》中指出:「本書網羅遺獻,聞見畢錄,不論書之 存し,悉加裒輯,與其疑而捨之,何妨過而存之。」(計57 ,是以輯錄不 以存書爲限,將更能擴大收錄的內容,也能增加參考的價值。

在後世專科書目編纂之時,雖能承繼竹垞的書目體例,但亦能有所改變,使得書目更具有學術的內涵。首先,主張加入各書版本的考察,章學誠明白標示「板刻宜訂」項 1.58 ,甚至希望能補錄《經義考》在版本著錄不詳的缺失;其次,王重民《老子考》所論,「惟於存者著其有何種刻本或叢書本。」 1.59.,這種方式的改進,將提供專科書目更多的參考價值。如此一來,不僅能得知其存佚的情况,也能知道卷帙的分合,有助於瞭解占籍的發展脈絡。其次,主張加入作者的小傳,便其可以提供更多的訊息,以增加利用的機會。如:周采泉《杜集書錄》的編纂屬之。又後世學者在編纂之時,大都能標示其確切出處,可供讀者覆接之用。整體而論,《經義考》對於後世專科書目的編纂,實能提供整理的準繩,後世學者在編纂之時,往往能襲用其例,但亦能謀思考善之道,對於其體例未有盡善之處,也能提出改進,使得編輯的體例,逐漸細密,有助於提供更新、更全的書目,以供讀者使用。

1、《經義考》對辨僞書目的影響

《經義考》的纂輯,往往涉及辨偽的內容,無論是竹垞的案語,或係敘錄的 輯錄,皆能提供讀者辨偽的準據。張心徵在纂輯《偽書通考》之時,即大量取目 《經義考》的內容,以爲判斷偽籍的依據,故 書之間,實有其明顯的承繼關係。 、文則試圖分析 書之間的異司,藉以明白《經義考》的成書,對於辨偽書目的 發展,實具有深刻的影響。

《偽書通考》在編纂之時,曾大量參考《經義考》的資料,纂輯成編。若細分 書的內容,則相同著錄的典籍,即多達八十七部,合計收錄 百八 七項次的偽書敘錄,顯示張心澂在輯錄《偽書通考》之時,確曾取自竹垞之書。今將

⁽註 57) 參考註 53,(凡例 頁1。

註78 參考註49,頁653。

^{, # 59} 参考註 52 , 頁 1 。

書共同的著錄及其數量,依《經義考》著錄的書名、作者、分類、卷頁、次數等項次,茲繪製簡表如下:

書名	作者	分類	苍頁	次數	書 名	作名	分類	卷頁	次數
連1	司馬膺	易	2.5	12	歸藏	薛貞#	易	3:6	.5
周 易		劮	4 16	27	竹草易經		易	5:	2
易傳偏本	(语	, ,	5 - 3	15	易林變 1	無延壽	芴	6:6	4
易內神策	費 百	*	8:1	ı	易傳	關即	粉	13 3	6
周易窮叛圖	成五英	易	15 7	1	上易二人	麻衣道者	易	5:10	4
問易傳 _{我人} 全	a) 廣	易	49 8	1	周易繫辭精義	呂和謙	- 易	69:11	ı
型指价心对		솵	72:6	19	百篇之序		rt\$	73 5	10
^ 文尚書	仏 幣	昔	74 . 1	7	言文何昔		書	74 8	10
尚書暢訓	伏 勝	─	76 2	2	尚普傳	礼安國	+ ^{†‡}	76 6	×
拘書精義	黄倫	#	83 - 1		南塘書說	趙皮談	益	83 ' 1	1
何書考翼	梅鶯	昔	84 - 6		17世敘錄	歸有九	#	89 8	ı
t範圍論	蘇句	井	95 6	ı	r 詩		許	98:6	17
許序	卜曲	詩	99 20	28	計傳僞本	端木陽	āf	100 1	2
詩說僞本	r#1 # ¹ 1	÷1;	100 4	2	詩故計傳	£ 亨	.—	100 7	2
詩 傳	1. 贯	a Ìf	100 8	4	毛詩草木鳥 獸蟲鱼疏	陸磯	訲	101 7	4
詩巡勺解	陳 櫟	الله	.11 2	ı	為計世學	粤 切,	üŤ	113 4	2
毛詩星木 蟲魚疏廣支	£ ##	. ‡	118.1		周日經		周	20 - 16	27
14 疑辨	飞 恢	周禮	124.4	ı	周禮考‡	見 徽	周禮	125 ×	1
引禮經傳	- · · · · · · · · · · · · · · · · · · ·	点 禮	125.9	1	周禮考次自錄	方孝孺	治 僼	126 ' 1	1
灣古經		議 微	130	5	議 禮		儀機	130 - 6	7
儀禮逸經	吳 澂	儀禮	.30 8	3	儀禮/	鄭幺	議 禮	3];1	1
機 記	敷 德	湖島	13814	5	禮 音!	戦 聖	横 昆	139 - 2	3
漢月今記		横点	149 1	2	漢中庸說		禮 ic	- 5	2
- 中庸集解	4.	機品	152 2	1	₁∫⁺巾庸	E 桁	傅 記	153 4	t
石經大學	豐功	禮記	60 1	l	禮券註	吳 澂	通禮	164:4	4
───────────────────────── 春秋占經		春 秋	.68 2	1	— 春秋傅	左郎明	春秋	169 - 9	12

帝七曆紀譜	Æ,	Jr	春	秋	170.6	4	春秋繁選	董仲舒	舂	秋	171.4	4
— 春秋得云忘例 論	傷	F #7}	春	秋	180 7	1	た八解	Εφη	存	忕	181 8	1
春秋外傳國語	1 [TI H	春	FΛ	209 2	3	竹書師春		吞	秋	209 9	2
			# <u>^</u>	ĮL.	211.2	7	奔論語		áĤÌ	₫ ¹ †	211 13	2
州 旅 生 統 生 統 生 統 生 、 に に に に に に に に に に に に に	_	Æ	渝	- 'i''	2 1:3		今文孝經		孝	Få.	222	2
,文孝經			孝	經	222=2	2	1. 人孝經傳	孔安國	#	經	222 4	
孝絅"件	鄭	<i>7.</i>	孝	*	222 5	4	古文孝經指解	,]馬光	孝	鞭	225 ' 1	1
<i>\</i>	Ž.	#101	盂	ŕ	231-3	5	四計五子	揚雞 韓 愈 李翱	Ψ	1.	232 1	l
— 孟FT義	孫	睙	£	ť	233		爾 雅		爾	#	237 2	14
四番人全	秭	PAC	pq	뱚	256-3	- 1	乾鑿度	术山	毖	櫛	263 - 2	1
花』鑿度			盐	奲	263 3	3	 		悲	檘	263 . 5	1
易通卦驗			越	綿	263.6	,	番 虚	引馬光	擬	經	270 . 5	2
曾史乘僞本		1, 3	擬	#T	275 1	1	越絕≒	表康、 ≠ ←	擬		275 2	3
人越春秋	粒	෦ඈ	擬	\$60.	275 4	2	、國春秋	崔 鴻	擬	經	276 . 3	3
安子春秋	影	變	槭	經	277 .	1	春秋	占 1章	擬	網	211.2	2
7. 極	F	ıÜ.	擬	- \$47	277 8	2	孔子家語		擬	經	278:3	2
1 張	ı		擬	#G	279.1	1	- 小爾雅	孔鰤	擬	#1	280 . 1	1
鹰 雅	張	滑	擬	왩	280 1	1						

根據上述內容,可以知道二書之間,確有相承的關係,無論是著錄的典籍,或是 解題的數量,均能顯示此一特點。考張氏在經籍僞籍的辨訂上,共有八十八部的 典籍,其中泰年是出自竹垞書中,故張氏承襲竹垞之書,十分明顯。

在相同解題方面,張心澂轉錄二百八十七項的辨偽資料,其中以朱子(熹)的二十四次居直,而朱彝尊、晁公武分別各佔二十一次居次,其次是陳振孫一十次、陸德明十一次、班周十一次、孔穎達几次、《隋書》七次、鄭樵七次、黃震六次、葉適六次等等,顯見竹比對於偽籍的判定,亦頗有成果,值得我們加以探述。 若再依作者所處的朝代而論,則多數的辨偽成果,集中在宋代學者身上,此一特點,值得我們多加留意。

《經義考》對於《僞書通考》的錄製,實有其深刻的影響。張心徵雖輯自竹 垞之書,但亦弄全然襲用,其中也稍有改作,使其能提供更多的參考價值。歷朝 經籍偽造嚴重,竹垞雖非專意收集此類的敘錄,但卻能收錄不少的辨偽資料,也影響到後世辨偽書目的發展。如依據竹垞輯錄的辨偽敘錄,我們可以考知歷朝辨偽的成果,尤其宋儒的疑偽風氣盛行,若能再探討其中的成因、理論等等,相信能得到更多的研究素材。此外,竹垞在經籍辨偽的考證方面,不僅方法精當,且成果可觀,頗有研究的價值,惟迄今僅有林慶彰先生《清初的群經辨偽學》中,有較爲詳細的研究成果 計 w ,其他則未見學者探述,可見目前學界對於竹垞學術的研究,尚有所疏漏。至於有關竹垞對於偽籍的考訂成果,讀者可參考本章第七章第五節「案語體例」一節,該文有較爲詳盡的說明。整體而論,竹垞雖非刻意致力於辨偽資料的收集,但其客觀收錄的解題,亦能提供張之徵編纂《偽書通考》的參考資料,也可看出其中影響的層面,實能擴及各種重要的書目。

三、《經義考》對方志目錄的影響

《經義考》收錄不少的方志資料,其中富含考訂的價值,由於竹垞在輯錄敘錄之時,往往能重視作者的爵里資料,加以此書收錄眾多,體例完善,故對於方志目錄的編纂,亦能產生一定的作用。呂紹虞在《中國目錄學史稿》中指句:

清乾嘉問有邢澍的《金秦藝文錄》,嘉道問有管庭芬的《海昌藝文志》,光緒問有孫詒讓的《溫州經籍志》卅六卷,吳慶燾的《襄陽藝文略》,胡宋懋的《金華經籍志》廿七卷,蒙起鵬的《廣西近代經籍志》七卷,都是仿《經義考》體例的。(#461

是以上述所論的方志書目,多能參考《經義考》的體例,加以纂輯而成。至於影響的要點,則多是體例的傳承與內容的襲用等等,人致同於專科書目的影響要點,茲不贅述。下文則進一步說明方志目錄的整理要點:

- () 右能還原每一位經學家的籍貫,則同一地區的相關作家,往往可以形成學術的集團,同一個學術集團的成員,可能會有親屬、師承、友朋之間的關係, 是以學術觀點也較爲接近,若能研究其相互的影響,或是傳襲之間的差異,將有助於掌握一地的文風狀況。
- 、1.7 不同時期的某地文風,會隨著開發的遲速,而產生明顯的差異,若能配合史學背景的考察,則有助於掌握各期經學發展的地理變遷。
 - () 万志目錄是 種較為特別的目錄類型,這種方志的內容,往往和其他

至60 林慶彰 《清初的群經辨偽學》, 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79年3月。

至 61 呂紹廣·《中國月錄學史稿》、 台北 丹青圖書有限公司,民國 75 年),頁 266 ·

目錄多所重複,且編纂的質量,似乎較難吸引學者的重視,是以此類書目的纂輯,雖流行於一時,但在歷代書目的評價上,仍屬附庸的地位,若要得到學界的重視,則必須開發具利用的價值,否則由於同質性較高,故學者在研究各類撰著之時,將很難注意到此類書目的存在價值。

竹垞《經義考》的收錄甚廣,體例完善,故對於方志書目的編纂,亦產生重要的影響。由於方志書目的性質特殊,加以編纂的質量,未能吸引學者的重視,是以研究價值稍低,猶有待學者的開發、整理,使其能成爲研究地方學風的參考依據。

四、《經義考》對導讀書目的影響

《經義考》成書之後,曾博得清朝皇室的高度讚賞,以其具有冶學導讀的功效,故對於後世導讀目錄的編纂,能產生深遠的影響,其中對於《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提要的纂輯,更有明顯的承襲關係,值得我們的重視。

孫水如在《明清書目研究》中,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劃入「導讀書目」, 其標準在於「書目主旨雖非在於導讀,但它以提要的形式黃泛地揭示了圖籍內容, 具有很強的導讀切用,被人們公認為模取學習人門途徑所必備」的特點 (a. 62 · 《四 庫提要》的纂成,不僅能將四部分類法推向頂峰,至於其提要的撰寫上,更贏得 後也學者的敬重,時至今日,有關《四庫全書》的研究,已成為 門顯學,至於 其提要的撰寫,也能成為學者治學的重要參考。然而,《四庫提要》經部的撰寫, 明顯是承白《經義考》的內容。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序錄》中提到:

故觀其(指《四庫提要》一書)援據紛綸,似極照博,及按其出處,

则經部多取之《經義考》 。167,0

余氏在辨證的過程中,發現四庫提要在撰寫之時,多能取口《經義考》 書。其後,莊凊輝在《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研究》 文中,有較為詳盡的分析 訂 641 ,致使四庫館臣對於《經義考》的運用情況,始稍顯於也。在下文之中,筆者嘗試分析 書之間的異同:

(一)提要編寫的形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編寫方式,明顯與《經義考》的編寫方式,有著密

註 62 参考註 6·頁 27~28 的說明理由。

年631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 序錄》 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5年1月,頁49。

註64、參考証38,負351~432。

切的關聯。王重民在《中國目錄學史論叢》指出:

《四庫全書總日》總結并折衷了劉向以來,特別是宋代公私藏書日 錄編寫提要的方法方式,也及取了清代《讀書敏求記》和朱彝尊及常熟派 校書家所寫題跋記的方法和形式,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反映圖書的版本、 文字和內容,特別結合當時政治需要,宣傳封建思想的提要形式 at 65 。 四庫館由在編寫提要之時,即承白前代書目編寫的方式,尤其是《直齋書錄解題》、 《郡齋讀書記》、《讀書翰求記》、《經義考》等書目 然而,《經義考》的編寫形式, 究竟對《四庫提要》的撰寫,產生何種影響,卜文即分別從蓄錄、分類、考證: 項,來議論二者之間的關係:

1、著錄博富

《經義考》卷帙多達一百卷,而《四庫全書總目》亦有「百卷,是目前可見 簿錄典籍之中,卷帙最富的書目之一。就著錄典籍的數量而論,《經義考》共錄有 八四四二部經藉,合計五一二九五卷的數量,其數量可謂繁富矣。相較之下,《四庫全書總目》著錄總數達「一萬一百三十一種,十七萬一千一卷」 計 66 ,其著 錄的數量,堪稱古今之最,且各書均附有提要,可提高參考的價值。如若二書相 較,竹垞以個人之力,從事編纂工作,且收錄的範圍,僅及於經部,猶能擁有目 前的成績,誠實難能可貴,其價值不容輕忽。

2、門類允常

《經義考》將門類分爲一十類,雖有部份類目未及完成,但其分類的細緻,亦堪稱典範。尤其在分類概念上,雖承繼前代書目的觀念,但能勇於突破,能以編纂的需求,來衡量類目的安排,這種編纂的概念,更深深影響到其後專科書目的編纂,說法詳見上文說明,茲不贅述。相較之下,《四庫全書總目》亦有完整的類目體系,且兼及四部,更能擴大參考的範圍,且其收錄的對象,皆是根據現存典籍加以甄錄,凡是登錄的典籍,人都能按目尋書(除「存且」典籍之外),是以更具參考的價值。整體而論,在門類的安排上,一書均能擁有完善的分類體系,若不計及少數個別典籍的分類,則其分類的觀念,均能符合收錄的內容,尤其是《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更能擴及四部,著錄寬廣,影響自然更形深遠。相較之下,二書在分類體系上,均有足堪稱述之處,故其門類允當,成爲後世書目參考的準據。

[「]紅 65 王重民、《中國日錄學史論叢》中, 論《四庫全書總目》》一文, 北京 中華書局,一版一尾,1984年12月,頁247~248。

至66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二二,台北·世界書局,民國54年4月,頁12。

3、攷證精審

《經義考》、《四庫全書總目》二書,皆有編者的考證之文,故能贏得後世學者的敬重。竹坨的考訂案語,雖篇幅普遍較爲短小,且並非每部典籍均能附案語, 從入查考,但其考訂的內容,如作者生平、爵里,以及書名釋義、內容、篇目、 疑誤、存佚,乃至於評論等等,均與《四庫提要》所訂的要點近同。這種逐書逐 篇的考證方式,使書目的編纂,能更加完善,也紛紛爲後世日錄學者效法的方式。 此種酌加攷諮的方式,可以上承前代公私藏書書目,竹垞能承繼前代書目的特點, 選出適合的編纂方式,使《經義考》的輯纂,能更添功效,則其中的特點,乃是 增加考證的案語,若沒有話些案語的輔助,則《經義考》將只是資料匯編的成果。

《四庫提要》更承繼在《經義考》的基礎上,直接將考證發揮到極致,其經部提要的考證,更建構在竹坨的基礎上,加工而成,是以在考證的成果上,益形精審,但一書在考證方面,確實有相當程度的傳承關係,不僅在考證方式上,有近同之處,同時在考證內容上,更有直接的承襲,顯見二書在提要的編寫形式上,有許多共通之點。

(二)提要內容的撰寫

《四庫提要》在內容寫作方面,曾人量參考竹垞輯錄的文獻,也參考竹垞考證的成果,下文即分項論說其影響的要點:

1、取用竹垞輯錄的資料

《四庫提要》之編、引據繁富、向爲學者所敬重。四庫館臣能以極短時限, 從事繕寫、纂修、輯佚、考證等諸項事宜 a 67 ,且能擁有傲人的成績,亦屬難 能之事。在迫於時限之下,四庫館臣要如何編寫提要,並能取得成果,其中的關 鍵,乃在於是否能充份的掌握文獻,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中指出:

故觀其 指《四庫提要》一書 援據紛綸,似極賬博,及按其出處,則經部多取之《經義考》。史、子、集三部多取之《遙考·經籍考》,即
思、陳書日,亦未嘗覆檢原書,無論其他也。及其自行考索,徵引
群籍,又往往失之眉睫之前。《隋》、《唐》兩志,常忽不加察,《通志》、《玉海》、僅偶一引用,至《宋》、《明》志,及《千頃堂書日》,已禪
於檢閱矣 45 68 。

a 67 參考註 63·頁 49。

註 68 參考註 63, 頁 49。

四庫館臣在撰寫提要之時,主要的依據,乃是《經義考》、《文獻通考·經籍考》 二書,尤其在經部提要的撰寫 ,多能參據竹垞之書,加以纂寫而成。因此、《四庫提要》所以能援引賅博,其部份的成果,自應歸功於《經義考》一書,茲引一例,以見一班。《四庫全書總刊》卷一,《了夏易傳》條下五:

舊本題卜子夏撰。案:說《易》乙冢,最古者莫若是書,其僞中生 僞,至一至再而未己者,亦莫若是書。《唐會要》載開九七年 719年 函:「《子夏易傳》近無習者·令儒官詳定·劉知幾議曰:《漢志》易有十 三冢,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八卷,或云 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韓《易》十二篇,「《易》八篇, 求其符合,事殊隳刺,必欲行用,深以爲疑,司馬貞議亦曰:案劉向《七 略》有予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多失眞本、箭勗《中經簿》 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 經籍志》云:"予夏《傳》殘闕、梁六卷、今二卷、知其書錯繆多矣』 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 1《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 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其質粗略,旨趣非遠,無益後學。云云。是唐以 前所謂子夏《傳》,已爲僞本。晁説之《傳易堂記》又稱:『今號爲子夏 《傳》者,乃唐張弧之《易》,,是唐時又一僞本並行。故宋《國史志》 以假託子夏《易傳》,與真子夏《易傳》兩列其目,而《崇文總目》亦稱 此書篇第、略依王氏、決非八子夏之又也。朱彝尊《經義考》證以陸德 明《經典釋文》、李鼎祚《周易集解》、王應麟《困學紀聞》所引,皆今 本所無,傳明、鼎祥猶曰在張孤以前,應鱗乃南宋未人,何以當目所見 與今本又異、然見今本又出僞託,不但非子夏書,亦並非張弧書矣,流 傳跣久,姑存从備一家云廟 註60 。

子夏《易傳》一書,見錄於竹垞《經義考》卷五,書名題作《易傳僞本》。觀上述《四庫提要》之文,援引紛綸,午看之下,確能炫人耳目,但細審之下,則內容全據《經義考》的題材,說明如下:

- (I)《四庫提要》所錄的內容,皆是轉錄《經義考》的資料,其中「《唐會要》」、「晁說之」、「《國史志》」、「《臺文總目》」、等資料,皆是取自竹垞輯錄的資料, 綜整删削而成。
- (2)《唐會要》以下,迄於「無益後學」上,若不明其出處,則乍看之下,將誤

註69, 參考註 11 · 卷 - · 頁] 。

認其內含有《唐會要》、劉知幾、司馬貞、荀勗《中經簿》、《隋書·經籍志》、 上儉《七志》等諸家之文,而深爲其徵引博富而折服。但細審之下,則這些 文句,皆出自《經義考》徵引《唐會要》之文,惟文句略有改動而已。

3/ 晁說之《傳易堂記》之文,亦出自《經義考》一書,惟竹垞僅題作「晁說之口」,而未及「《傳易堂記》」之名,四庫館臣根據《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一, 子夏《易》條的資料,加以甄錄所致,是以顯見館臣在撰寫提要時,確實曾 參據《經義考》、《文獻通考》而來,則食氏之論,亦誠屬有識之見。

根據上述的說明,《四庫提要》經部提要的撰寫,雖徵引博富,但實則依據《經義考》的引書資料,故對於《四庫提要》撰寫,實有其正面的貢獻。

2、吸收竹垞考證的成果

《經義考》是竹垞考證的力作,且內庫館臣在撰寫提要之時,亦能善加取法 此書,故能及收竹垞考證的成果。例如《四庫提要》著錄元,李簡《大易衍說》 條下,曾云:

李 簡有《學易記》已著錄。是編即以《學易記》序冠於卷首,而書則絕不相同。核其文義,與今村塾講章相類。朱彝尊《經義考》亦 未載其名,蓋書肄偽記之本也 # 701。

據此,則館臣能以竹尾未錄李簡此書,並進而細考其書,方始明白此書爲書肆僞造之本。從提要的撰寫上,我們可以發現四庫館臣在撰寫提要時,往往先引錄《經義考》的考訂成果,再行研究該書的性質、內容,故竹垞對於考證的成果方面,實對《四庫提要》經部提要的部份,造成相當重要的影響。

又《四庫提要》卷 七,李明復《春秋集義》下云:

朱彝尊《經義考》云:《宋藝又志》載李明復《春秋集義》五十卷, 又載王夢應《春秋集義》五十卷,當見宋季舊刻,即李氏原本,而王氏 刊行之。非王氏別有《集義》也。此本乃無錫鄒儀蕉綠草堂藏本,极其 題名,與彝尊所見本相合,知《經義考》所說有據,而《宋志》誤分爲 二也 年7...。

案:四庫館臣此處則據《經義考》的判定,而斷《宋史·藝文志》誤題刊印者爲作者,導致 書二出,有誤題的現象。竹垞之說,見載於《經義考》卷一百九十, 李明復《春秋集義》下,竹垞案語云:

註70、參考註11·卷七·頁49 c

at 7 1 參考註 11 · 春二七 · 頁 222。

《宋史·藝工志》載李明復《春秋集義》五十卷, 乙載王夢歷《春秋集義》五十卷, 予嘗見宋季舊玄即李氏原本,而王氏刊行之,非王氏 另有《集義》也。《宋史》兩存乙淚也 at 72 、

竹垞的案語,往往言而有據,可供讀者判斷之據。四庫館臣常能根據竹垞考證的結果,來判明一些經學的課題,可見竹垞的案語,實具有高度的參考價值。

(三) 經籍佚書的輯錄

四庫館臣在纂編《四庫全書》之時,其經部提要的撰寫方面,則多據《經義考》的內容。此外,竹垞在經籍的著錄方面,亦能加入存佚的審訂,這些判定的結果,能成爲四庫館臣輯錄「永樂大與本」的考訂依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五,《經義考》條下指出:

《經義考》 上下二千年間, 元元本本, 使傳經原委, 一一可稽, 亦可以云評膽矣 至所証佚、闕、未見, 今以四庫所錄校之, 往往其書具存, 彝尊所言, 不盡可據 註731 °

故館臣亦曾考察《經義考》在存佚方面的判定,館臣所謂「以四庫所錄校之,往往其書具存。」者,有大部份係後來輯自《永樂大典》的著作。今取自四庫館臣輯自《永樂大典》的輯本,復校以《經義考》的判例,則有如卜幾項結論:首先,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的佚書,人都屬於唐、宋的經籍,與民間輯佚多偏於漢、魏占經,有著明顯的产異,且四庫館臣的輯佚作品,多具有權威性,几是其所輯錄之書,通常都未見其他學者重輯,是以學者將輯佚的重心,擺在漢唐占經的輯佚二,至於四庫館臣所輯錄的佚經,可參看「清代重要經籍輯佚成果表」(府表二)。其次,四庫館臣所輯錄的佚經,見載於《經義考》者,凡二十七部,其中人多以五經、讖緯之書爲主,至於四書、論語、孟子等類,則較爲罕見。相較之下,民間輯佚的內容,則橫跨各經,故四庫館臣的輯佚特點,明顯與民間學者不同。又在二十七部典籍之中,竹定判爲「佚」、「未見」者,各有二十六部,可見竹定的判例,亦可成爲館臣輯錄的參考依據。綜合上述所論,四庫館臣在編寫提要之時,曾大量參考《經義考》的內容,尤其是竹定對於存佚的判定,亦能提供館臣輯錄佚籍的參考,加以館臣曾大量取用竹定輯錄的解題,以及考證的成果,顯見竹定對於《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提要的編纂,有著密切的關聯。

^{〒721} 參考註 2·卷一百九十,頁3·

註73 參考註11、春人在,頁732。

丘、《經義考》對史志補志的影響

《經義考》著錄八千四百餘部的經籍,近 千年間的經籍資料,橫跨周朝以 迄清初的經籍,由於編輯的方式,係依照時代先後排列,故能成爲輯錄正史補心 的素材,其中錢大昕仁輯錄《元藝文志》時,曾明日表示其資料的來源,是取自 《經義考》 書,顯見竹垞之書,曾對正史補志的編纂,產生相當明顯的影響。 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卷,四,〈元藝文志〉中指出:

予補撰《元藝又志》,所見元、明諸家文集、志乘、小說無慮數百種,而於焦氏《經籍志》、黃氏《千頃堂書日》、倪氏《補金元藝文》、壁氏《續經籍考》,朱氏《經義考》,采獲頗多,其中亦多訛踳不可據者,略舉數事,以例其餘,非敢指前人之瑕疵,或者別裁苦心,偶有一得耳

錢氏在編纂《元藝文志》時,曾日《經義考》中取材,且云「采獲甚多」,是以竹 吃之書的纂輯,亦曾影響到《元藝文志》的收錄,且錢氏在輯錄之時,亦能考察 竹垞的錯誤,故能有助於考刊竹垞之書。下文即針對《元藝文志》對《經義考》 的襲用,來說明竹垞之書對於正史補志的諸多影響:

() 著錄數量的分析

竹垞《經義考》的著錄資料,係依時代先後排列,其中共有八七一部的元代 與籍,但錢大昕《九藝文志》卻僅收錄六五〇部、故仍有未及收錄的資料,而有 待重新補正。案:錢人昕《兀藝文志》約著錄一一〇一部的典籍,是以其取自《經 義考》的數量,約佔全書總數的五分之一。在 5 ,若單以經部典籍而論,則更高 達九分之八的數量 計 76 ,是來自《經義考》全書,顯見錢氏在編纂之時,明顯 是承自《經義考》的內容。茲將其重複的著錄,依其類目、數量統訂結果,製成

[「]註 74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卜四, 元藝文志〉, 台北 世界書局,民國 66 年 12 月, 頁 346。

^{新 75 有關較大昕《兀嫯又志》的統計,歷來稍有不同,主要乃在於計數方式,或有差異所致,今參考盧正言《中國古代書目詞典》頁 70、周鋭《兀史藝文志》下的解題統計為 3300 餘種,而同書下有蕭肅《補元史藝又志》的解題,亦附有租估統計為 3200 餘種,由於相關統計,錢氏未及言明總數,而上述二位估算的數量差距不大,故暫取周釩的計數結果}

註 76 錢大昕在各經的袖錄數量,若除去小學類與籍而論,則約在二十餘部左右,是以竹 垞著錄的數量,約佔全部經籍的九分之八左右,惟此亦係粗估之值,則爲在增錄的 部份中,有些實不屬於竹垞收範的範圍,但從上述估算之中,即可看出錢大斯對於 《經義考》的運用情況。

~~	-		_	
行许	*	ĦΠ	Ь.	
簡	ΣX	XIII	1	

類目	數 量	類目	數 量	類目	數量
易	179	át át	44	煮 子	13
存秋	112	群 經	38	「	12
四 書	69	孝 經	18	儀禮	9
欖記	63	擬經	18	通禮	3
	52		17	飯 雅	3

《經義考》與《元藝文志》間的收錄數量相較,有如下幾點結論:首先,錢大昕在纂輯《元藝文志》時,雖曾大量徵引《經義考》的資料,但仍有高達了一一的元代典籍,未能完全收錄,如王勉《孝經》 並 77 、方通《尚書義解》 也 78 、李恕《孟子芳注》 計 79 、等屬之,這些作者們的其他撰著,曾被收錄在《元藝文志》中,顯見其判明朝代並無錯誤,是以這些典籍的漏收,將使《元藝文志》喪失更多的參考價值。因此,錢大昕雖知取去《經義考》的資料,卻未能收錄完全,實爲可惜。然而,在錢氏收錄的資料中,亦能補錄竹垞漏收之籍,如《圖象孝經》、趙惟賢《春秋集傳》等屬之、計 80 ,此類的例證約在八十部左右,此所謂後出轉精者也。當我們研究元代經籍之時,仍需參考《元藝文志》的資料,否則恐會喪失不少的文獻、

錢大昕《元藝文志》的纂輯,雖能補錄竹垞《經義考》的不足,但若純就元 代經籍而論,則其所補證的著錄,尚遠不如所失漏的數量,是以有關元代經籍輯 錄方面,顯然錢氏仍有待加強之處 錢氏積一上年的時間、精力,來蒐耀元代的 相關典籍,雖能獲致功效,但漏失的情況,卻不免讓人惋惜。雖然如此,但對於 錢氏所補錄的經籍部份,仍能提供我們參考的價值,若因此而忽略錢氏輯錄的成 果,卻未免因噎廢食。當我們在考察元代經籍之時,《元藝文志》仍能提供參考的 價值,若能兩相輯補,則對於元代經籍存佚的情況,更有更清楚的認識

(二)分類觀點的歧異

錢大昕將經部分爲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孟子、經解、

[●] 年 77. 参考註 2、卷二二七、頁5。

¹ ほ 78、参考註 2、卷八 5、頁 10。

註791 參考註2,卷二三五,頁7。

[[]年80] 參考註 74,頁 225。

小學、譯語等十二項,其分類的方式,大致司於歷朝的綜合書目,而與《經義考》 有極大的出入,茲將說明如下:

- 1、錢人斯收有「譯語」一項,收錄有關蒙又譯語的經典,乃是屬於元代的特殊產物,而竹垞則將其置入相關經典類目之中,不另爲分類,如元明善等譯進的《尚書節文》一書,錢氏置入譯語,而竹垞則隸於「書類」,是以二書在分類上,亦有許多的差異。
- 2、竹垞將「禮類」區分爲「周禮」、「儀禮」、「禮記」、「通禮」等四項,顯然 要較錢氏更爲精緻,其差異的來源,主要是竹垞收錄的典籍較多,釐析較 易所致。反觀錢氏的收錄,僅及於元代的典籍,故不需要鼈甲太多的細目, 僅將此頹攝入「禮類」以繫之。
- 3、錢大听不豆區分「四書」之目,乃將此類與籍置入「經解」類,此點與竹 定的觀點小目。
- 4、錢人昕雖亦有「樂類」的分目,但所收明顯擴大「樂類」的範疇,而兼收 樂譜、琴譜、瑟譜等書,所收的典籍,僅有一部余載《皇元中和樂經》曾 爲竹垞收錄,但卻置入「擬經」類,故錢、朱二人雖皆有「樂類」的安排, 卻有明顯的差異,
- 5、錢大昕有意將《太極圖說》等相關經籍,自《經義考》「易類」中分出, 置入子部,儒家類,但卻仍有併改未全的問題,如郝經《太極傳》、《太極 演》皆置入「易類」,不如竹垞般統一體例。
- 6、錢大昕將竹垞「擬經」類的《皇極經世》之書,統 置入子部,儒家類中, 並無出例之處。
- 7、在次第的安排上,錢人昕大致司於竹垞的分類次第,惟將《孝經》 類, 提昇至《論語》之前,則稍異於竹垞的處理方式。

綜合 二述所論,錢大昕在分類觀念上,雖能取法於竹垞之書,但亦非完全襲用,其中仍能稍事更張,藉以符合元代文類的特色,但在部份典籍的分類,亦有不足之處,如樂類典籍的安排,即雜人樂書、琴書之流,另如有關《太極》的相關撰述,則前後不一,皆有待重新考較,使其能有更好的參考價值。

(三) 著錄內容的不同

錢大昕在編纂《八藝文/····》時,曾大量取用《經義考》的內容,但在內容著錄方面,則頗有異同,茲將其中差異,略述如下:

1、書名的差異

竹坨在纂輯《經義考》之時,往往未能確實目見原書,故在書名的著錄上,偶有舛錯。以《元藝文志》相較,則可知竹坨在書名著錄的問題,如《經義考》卷四二,胡一桂《周易附錄纂疏》 註 81 ,然錢氏引作《周易本義附錄纂疏》,則較符合原來的題稱。衡諸《經義考》全書,竹坨在書名的異稱上,往往與坊間書名不符,有繁簡未定的現象。至於錢氏所錄的書名,則較符合實情,能改進竹垞在書名上的錯誤。此外,有些書名的差異,乃是出於併析不同所致。如錢大昕《元藝文志》有題作杜瑛《語孟方通》八卷 註 82 ,而《經義考》末著錄此書,惟於《經義考》卷 二二有杜瑛《結正清語旁通》 註 83 ,列入「論語」類,又於卷二五有杜瑛《孟子集注旁通》 註 84 ,則錢氏所作《語孟旁通》 書,乃是併合《緱山論語方通》、《孟子集注旁通》 〔註 84 ,則錢氏所作《語孟旁通》 書,乃是併合《緱山論語方通》、《孟子集注旁通》 〔項資料,使其成爲一項蓄錄,且因爲一書的併合,將其分類置入「經解類」,與竹垞原有的安排不同。

綜合「述所論,錢大听在書名的著錄上,能改進竹垞題稱的錯誤,也較符合通行本的書名題稱。此外,錢人听亦能改正竹垞的錯誤,如《經義考》卷四四,程直方《學易堂隨筆》 註 851 ,其中「學易堂」應爲「觀易堂」之誤,蓋「觀易堂」為程氏的書室,語見竹垞所引「董時父曰」 註 86 ,此處所謂《學易堂隨筆》者,當係打印偶失所致,是則錢氏將其改作《觀易堂隨筆》,則較合於實情。

2、作者的異同

錢大听在作者的著錄上,亦能改進竹垞的缺點,如《經義考》卷 上,亡名氏《孝經管見》 書 計 87 ,其卜引「釣倉子〈自序〉曰! 文,既云「〈自序〉」,則其作者雖不知確實好名,但爲「釣倉子」所撰,當無疑義。而錢大听則將此書作者,題作「釣倉子」者 計 88 ,將較竹垞題作「無名氏」者爲住。又《經義考》卷一九七,著錄亡名氏《春秋透入關》 計 89 竹垞據葉氏《菉竹堂目》著錄,但未知作者,錢人昕考其爲「楊維慎」所作 計 901,雖能補錄竹垞未能考訂之事,

註81 參考註 2、卷四三、頁 3。

^{¥82} 參考註 74·負 229。

註83 參考註2,卷二二 ,頁4:

注84 参考註 2,卷二二五,頁6。

[&]quot;aa 85 - 參考註 2 · 卷四四 · 頁 2 ·

[、]註86 参考註2,卷四四,頁子

^{#87} 參考註2,卷二二七,頁6。

^{\$1 881} 參考註 74、頁 226 °

註89 參考註2、卷一九七、頁8。

班40 參考註 74、頁 224。

但是否確切屬實,恐仍有待查考 註9.1。

錢大町雖能改進竹垞的部份缺點,但在作者的題稱工,仍產生新的缺失。百先,竹垞在作者的著錄上,大都依據姓名著錄,絕少錄及作者之字,甚至作者之號者,藉以統一著述體例,這種著錄的方式,使我們可以少去異名之累。但錢大町在作者的著錄上,雖亦多數採錄以名為主要著錄方式,但亦有兼及字者,如「易類」錄有俞王吾《大易會要》、《周易集說》、《讀易舉要》諸書 由 92 ,其中「臣吾、爲俞琰之字,而竹垞者題作「俞琰」。又錢氏亦有兼及其字者,如「易類」著錄吾衍《重正卦氣》 書 at 93 ,而竹垞著錄爲「吾邱衍」,蓋「吾衍」爲其號、計94 ,諸如此類的差異,則竹垞統一記名的方式,應是較值得採行的編纂方式。但竹垞此種方式,仍需配合其他叙錄,否則亦會產生同名異人的困擾。如《經義考》卷四二,頁四著錄薛玄《易解》 書,以及《經義考》卷一五一,頁七著錄薛玄《中庸注》一書,二者司爲「薛玄」,且皆爲元人,但卻非同爲一人。諸如此類的問題,讀者在使用之時,亦宜特加注意,但相較之下,仍以記「名」爲較任方式。否則,在眾多學者之中,頗有罕見字、號者,若在著錄的方式工,或記名,或記字,或記號,亦顯得體例分歧,難求一致。相較之下,竹垞建之統一的著錄體例,應是較好的作法,值得後人仍效。

3、卷數的紛歧

錢大昕在《元藝文之》的編輯時,在卷數的著錄上,多與竹垞著錄不同,其中有其參考的價值。有關錢氏在卷數的審訂方面,約略有如下幾點差異:盲先,錢氏增補許多竹垞末能考訂的卷數,如《經義考》卷四十錄有俞琰《讀易須知》、《卦爻象占分類》三書 a. 95 ,皆未著錄卷數,而錢氏考出各爲「卷」「ā. 96 ,故錢氏在篇、卷的著錄較爲詳細。然而,亦有竹垞著錄卷數,而錢氏卻未錄卷數者,如《經義考》卷一九六,吳師道《春秋胡氏傳附辨補說》一書,竹垞題作「十二卷」 a1 97 ,反觀錢氏卻未起卷數 a1 98 ,是以二書相較,可以發現在卷數的

[「]云 9、 參考註 11, 卷三十、頁 245 著錄,題其作者「晏兼善」撰,然何者為是,恐仍有 待進,步考證,茲錄二說異同如上。

註 921 參考註 74,頁 206。

运93 参考註74 · 頁211 ·

^{# 94} 參見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 台北 工史哲出版社、民國 74年2月再版 , 頁 375 c

[「]註95 參考註2, 券四十,頁3。

[、]狂96 参考証74,頁206。

味97 参考証2,卷一九八,頁1《

著錄上,係詳略互見,但整體而言,則以錢氏較爲詳備。

其次,可以發現篇、卷等計數單位所形成差異、如《經義考》卷四 1 上,胡 柱《易學啓蒙翼傳》一書,竹垞題作「四卷 1 計 99 2,錢氏暑錄則作「《易學啓 蒙翼傳》一篇,《外篇》一篇。 社 00 2、故二者明顯篇、卷不同,且在卷數合計 上,略有差異。

又在卷數的比勘中,似乎可以看出缺殘的情況,如《經義考》卷一九七鄭玉《春秋經傳闕疑》一書,竹垞題作「一」卷」,且題作「存」 等 101 ,顯見竹垞當有目見此書。但錢人昕卻題作「四十五卷」 註 102 ,且較合於「樹滋堂刊本」的卷數,是以竹垞所題「三十卷」者,或爲殘本之故。其餘類此之例向多,可以顯見二書在卷數合計上,有較多的出入。

《元藝文志》、《經義考》之間的卷數著錄,差異頗大,整體而言,則以錢人 昕的著錄,較合於傳本,且內容較為許盡,但亦有竹垞所錄,相詳於《元藝文志》, 故一書有相互參照的功效。整體而論,歷來對《經義考》的運用,主要著重其豐富的之獻,由於其書能依據時代先後排列,故容易掌握其歷朝各代的經籍,可成 為補志纂修的參考,錢氏在正史補志的纂修工,能利用此書的著錄內容,加以考 訂纂修,是以本書的成書,對於後世正史補志的纂修,實有深遠的影響。若我們 能利用竹垞考訂的朝代,加以統計歷朝的經籍種類、數量,除有助於日錄的纂編 之外,也能成為研究各朝經學發展的指標。錢氏對於《經義考》的利用,已有良 好的成績,且在引用其資料時,亦能酌加審訂,並改正其中的錯誤,雖非專意致 之,但仍有參考的價值。此外,在校勘的過程中,也可發現錢氏對於此書的運用, 尚有缺漏的情形,例如:錢氏雖能大量參考《經義考》的內容,但在收錄上,卻 漏失經籍達二二。部之多,相較其增錄僅達八上餘部的典籍,明顯有較大的錯誤, 若能補足竹垞書中的內容,將有助於建立工代的藝文史料。因此,當我們在運用 《元藝文志》時,雖有感其運用的便利,但亦不能偏廢《經義考》的研究價值。

《經義考》著錄不少歷代的典籍,故能成為學者輯錄斷代資料的參考,若能 重新檢視其中的資料,將有助於奠定更完善的斷代史料。反之,前賢輯錄的斷代 史志,亦有助於我們補錄竹垞缺錄的內容,情未有學者從事相關的研究,致使其

^{# 98} 参考証 74, 頁 221°

agy 参考註 2、卷四二、頁 3。

[、]紅100〕參考註 74,頁 207。

[[]註10] 參考註2,卷一九七,頁1。

駐102 參考証74,頁224 °

中情况未明 若有學者能取壓朝補志與《經義考》相較,除能考察歷朝補志的纂輯外,也將有助於補錄竹垞缺錄的典籍,加速完善歷朝經籍的撰述,也能開拓另外的研究視野。此外,其對於後世書目的發展,能造成深遠的影響,例如:在編纂體例方面,《經義考》的體例完備,其中包含著錄、解題、存佚、考證等等,影響所及,後世書目多能依據其法,承襲其例。此外,在分類的方法上,竹垞能勇於突破前人的變籬,使類目的安排,更爲彈性,更能打破舊有的成規,能收錄經義方面內容,便收錄的內容,不再限於典籍的著錄,使得後來書目編纂者,能重視解題的重要性,甚至直接取自《經義考》的著錄,藉以編纂新的書目。因此,《經義考》的纂成,對於後世書目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尤其在著錄的體例、收書的內容,甚至考證的結果上,皆有重人的突破,使得後世書目的演進,能朝向更專業的領域前進,有益於目錄學的進展。

《經義考》對於後世經學、目錄學的發展,皆能有其作用,若能以現代整理的觀念,重新進行相關的整理、研究,將有助於本書的利用,也能擴大其影響的層面。站在目錄學者的角度而論,如能站在《經義考》的基礎上,重新構思更完整的經學書目,使讀者能擁有更完善的經學書目,當是此。研究的終極目標,也期盼學界能早日擁有更完善的經學書目。

附表 : 清代重要經籍輯佚成果表

凡例說明

- 、本表的製作,係依據曹書杰《中國占籍輯佚學論稿》附錄:〈王謨、馬國翰、黃奭、 E仁俊輯本 覽表〉逐一還原而成。並加入《四庫全書》 有關「永樂大典本」的輯佚成果。
- 1、王謨輯佚的成果,見於《漢魏遺書鈔》;而馬國翰的輯佚成果,則見於《玉函山房輯佚書》;黃奭的輯佚成果,見於《黃氏逸書考》,王仁俊的輯佚成果,則見於《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本表簡稱「續」)、《玉函山房輯佚書補編》(本表簡稱「補」)、《十一經漢書四十種輯佚》(本表簡稱「漢」)、《經籍佚文》(本表簡稱「佚」)。
- 、四家名下的數字,是具輯本的卷數,「0」字表示不獨立成卷者,無輯者 空之。

書 名	作 者	終義号 巻 貞	分類	存佚	朝代	四庫全書 總日提要		英 馬國翰		Tf俊 輯 本
易傳僞本	、商	5 1	易	佚	· 唐)			2 苍	1卷	
<u>.6</u> 21	美推南 L 劉安	5 4	易	饮	礁			苍		
易博	寬	5 5	<u></u>	1人	净			2 卷		_
易傳	蔡氏	5 6	씱	佚	漢			1 卷*		
易傳	韓褜	5:6	焬	供	漢			2 卷		
周易章」	沲鱵	5.6	初	仏	漢			1 卷		
周易章行	孟喜	5 6	易	(大	/舆		上卷	2 卷	1 卷	
問易章へ	梁邱賀	5 7	易	仫	熯			.卷		
岁傳	京房	7	易	行	Ą		I 笹			1續
周易章句	水房	7 1	易	佚	漢			1 卷	1 卷	1續
周易飛候	京房	7 L	易	佚	偀		1世			
易傳積算点 雜古條例	· 京 房	1 2	易	— 存	熯				1卷	上續
周易津	費直	8:1	易	佚				1卷		1 .

易林	費直	8 . 1	易	伐	漢		1卷		
易傳		8 4	₩ .	1次	T A T				1 續
	馬蘭	N 5	易	伙	漢		3 後	1 卷	
ring, を引さす	鄭夕	9 · .	— 易	坎	一連			1 卷	
円物+	台爽	9 3	ન	佚	漢		3卷	1 笹	
九家易解	苟灰、 姚信 馬融	9 3	체	1次	僕	1 卷		1 卷	
周易章气	—————————————————————————————————————	9 4	易	仫			. 卷	l卷	
月初社	宋表,	y 5	易	1次	//		1 ₺	. 卷	
占五子傳	_ 治氏	9 1	Ŋ	佚	7				
周易赴	董四	10 - 1	匆	伐	魏		!卷	1卷	
市場社	L#	10 3	易	仪	魏		2 卷	I 卷	
周易私記	何晏	10:8	_ ₩	仅	魏		1巻		
-1 55t +	虞翻	10.9	易	阙	½			上卷	
周易/†	姚信	10 - ,1	₩,	1集	4		1 卷] 卷	
易義	Ala	10 12	劮	仅	7		1 €	1 笹	
周易統略	鄒棋	11 1	易	佚	# <u>*</u>		1 巻		
周易義	向秀	11:.	易	供	**		1 卷	l 卷	
点易 ‡	_ #A	11:3	易	1失	育		1 卷	. 苍	
周易卦序論	楊火	11.3	চ,	伙	普		1卷 [
周易海林	类: 逻	11=3	易	佚	台	1 卷	t 1	I 笹	續
易義	張軌.	11 6	<u>হা</u>	以	岱		1 徔		1
周易集解	張珠	11 - 6	등	佚	#		1卷	1 卷	
周易 4	上類	1. 7	易	佚	4		3 卷	- 世	
尚易 壮	贞額	11 8	易	伏	12 <u>7</u>		也	1 笹	
周易主	范長牛 范延久 泡費	1. 10	뜅	1失	御		1 笹	. 卷	
易經妥略	以驎 士	12 2	₩ ₩	佚			. 卷	_ =	
問易人義	梁武帝 (蕭衍	12:3	約	1%	梁		1 卷)
自易集林	伏曼各	12 5	易	佚	深	1 1	1 後		
周易講疏		12 5	峛	1%	梁		1卷	1卷	
 年易/1	姚規	12:7	奶	佚	梁		↓		

周易 +	根覲	2 7	हा,	伙	梁		1 卷	
周易義疏	お先手	12 8	易				1 卷	1 後
周易義	混譏	12 8	易	伐	陳		- 世	
市易.十	劉昺	13 .	\$J	伏	後魏		. 卷	
問易講疏	14 发	13 4	易	佚	陷		1 卷	1 🕸
周易手	+.3),7中	.3 . 5	† <i>फ,</i>	1失	γ			
物談	1大泉	13 5	粉	炊	?		1 笹	1 卷
易我	#15	13 - 6	划,	1次	9		苍	1 巻
周易 t	傅氏	13 6	易	佚	?		一十二世	-
刮易≀*	獻氏	13.6	뮹.	佚	?		1 卷	1 色
周易玄義	李亨風	14 . 4	易	十九	上	÷	1 卷	
周易新論傳疏	陰元道	14 . 5	易	坎	唐		」卷	
自易森 么	崔愷	4 = 5	易	佚	坩		3 卷	1 笹
市易新 義	分郎	15 13	易	1	1,1,1		***	
周易傳	陸希聲	15.4	易	以	唐			— 、卷
	又證 史文徽	.5:7	易	佚	球	Ω4 L		
易傳	釋 1]	15:7	易	1人	唐		1 卷	
易說	前馬九	.9:7	ખ	佚	宋	H 5 F		
周易辨惑	都伯魯	20 - 5	易		宋	ü ο F		
讀易老人解說	李 光	23 4	易	★見	*	ពី8 E		
易變體	机潔	24:7	易	★晁	宋	H 10 .	+	
問易窺餘	郷町わ	24 8	易	木見	— 术	191		
尚易通變	張行成	26 1	易	存	*	頁 916 中		
易原	程人昌	26:7	<i>₩</i>	1次	木	貫田 .		
物級	趙善	28 6	易	£L †	/木	Д 13 h		
享 齋易學	馬椅	31 . 9	易	★見	宋	頁 15 中		
易象意章	蔡備	3, 11	易	佚	— ·木	Д 17 + +		
兼齋司易罪解	李杜	37 5	易	水光	*	頁 19		
寶易舉要	俞琰	40 3	띩	太見	J.,	丹 20 下		
易纂。	吳 澂	42 5		行	A	月 23		
易終精蘊	解蒙	46 8	- 場	1次	L	年 26 上		
	一 一	4× 1		佚	10	Д 26 r		

周易繫辭表疏	劉職	69 9	易	1戊	有齊			1卷.		1 8
人行。索臘	. %米	70 . 5	易	存	L	頁918下			4	
今文尚書	八勝	74 [Ħ	tr	换			卷		
文司持		74 , 3	昔	存	?			3 卷		
尚書人傳	八勝	76 1	1 +	佚	换		2 ₺	1		
向書源義	歐陽生	76 , 2	昔	1人	漢		1 卷	I笹	.卷	
人,夏似解故	夏疾勝、 夏疾避	76 2	昔	杁	ヅ			l 卷		
尚書制旨	衛宏	77 - 2	盐	佚	净					卷
ាក្់† †	馬融	77.2	, + †	供供	漢		I卷	4 卷		
何書 ‡	鄭玄	77 - 4	書	供	Ø.	(Ι笹	
可甚入傳注	鄭玄	77 4	#4	佚	漢				1 笹	
書贊	鄉么	77 4	耆	佚	/英	1		†		1 卷
古 又尚 昔 丰	Ŧ 麻	77.5	4	1次	魏			2 後		
何書件	泡學	77 - 6	苦	佚	#	7		,		1 卷
」文 尚 書音	行邈	77 : 6	計	1佚	ñ			1 卷		
集解尚書	李順	77 7	#	佚	Ħ					1 卷
何書義疏	劉煌	78 - 2	, #	1,大	IS#			. 卷		
何.	劉忱、	78 2	告	1次	β ^A i			I卷		
何世集解	林之奇	80 2	발	行	宋	頁 90 中		i		
尚書講長	更作	80.7	- #	未見	木	ो ना ह				Ī
付.节解	复僎	81 4	盐	存	宋	丑 92 🗝				
紫齋家塾書鉋	哀燮	83 - 1	書	木元	**	頁 93 巾				
尚書精義	資倫	83 . 1	- #‡	快	卞	Й 94 <u>Т</u>				
尚書演 義	総十分	83 4	략	木兒	宋	頁 94 ト		1		
禹貢指南	毛晃	93 6	書	未見	_ *未	ti 91 🖶				
風偏直周	程入占	93:6	書	⋆兄	'木	负 91 中				
馬坦集解	傅禹	94 .	#	化搬	宋	頁 92 中				
書五點解	楊簡	95 1	計	木見	末	H 93 +				
洪範五行傳記	劉可	95.3	畫	瀫	傼		2 卷		1 卷	
八範口義	胡缓	95 6	<u>#</u>	未見	ボ	丸 90 L			_	
共範統紀	趙岳州	96 - 4	書	* 見	宋	页 95 上	1			
	申培	100 . 3	 úौ	伙	漢		1 卷	3卷	. 卷	

齊詩傅	轅固	100 4	詩	佚	漢				1 巻	
齊持傳	口益	100 . 4	詩	1艾	漢		i	2 苍		
静故	韓央	100 5	詩	1代	漢			2 世		
詩内傳	韓製	100 5	άĠ	1次	澳		Ⅰ卷	笹	I 卷	
許下傳	韓製	100 5	許	₹ _T	漢					L fX
韓。予說	韓ツ	100 5	ρĴ	1次	漢			仓		
锦涛意行	萨漢	100 . 9	ó f	1失	<i>č</i> 英			2 世		
毛詩雜義難	真達	101:.	幸。	Ĺ	漢] 卷
£詩?	民融	101 - 2	詩	tl	漢			I 卷	I 笹	
{ 詩譜	鄭玄	101 3	計	17	漢		1世			
韓詩翼奏	似色	10. 5	許	扶	漢		1 笹	Ⅰ笹		1 網
£åj₁†	王麒	10 5	ā f	佚	魏			4 €	ι卷	
毛爪義駁	I 神泉	0 5	1 -	佚	魏			1卷		
毛訂泰事	于蘇	10 5	Ť.	扶	麹			1 笹		
{。} 尚難	于解	10. 5	诗	伙	魏			1 卷		
毛詩義問	劉楨	10 6	t a	佚	гĶ			1卷		
毛的駁	干基	101 6	诗	扶	魏			1世	1 卷	
毛詩譜	徐整	101 . 7	詩	坎	吳		1卷	〕卷		
毛詩答雜問	章码、末台	101 7	ρ [‡] j	佚	눳		. 卷	Ⅰ卷		
毛詩界古評	孫毓	102 - 1	詩	佚	#		. 卷	3 卷	I 笹	
難孫氏毛詩部	陳統	102 ' 1	ផ្ទឹ	15	台			1 卷		
毛持音	行題	102 2	寺	1人	台			. 卷		
£評論遺	7.璞	102 2	詩	(代	肯			1 卷		
毛記憶義	何胤	102 - 4	詩	佚	梁		_	1 卷		
集工毛詩	崔霰恩	02 - 4	許	扒	梁			Ⅰ卷		1 繒
毛許義疏	舒援	02:5	, I	佚	棠			1卷		
毛許義疏	お重	102 5	詩	1次	北周		1 卷	2 笹		. 續
毛詩箋音譜	劉力	103 1	÷1;	佚	後魏		苍	1₺		
毛詩述義	劉,炫	103 2	詩	1失	隋			1卷		
弄說	施士也	103 - 5	詩	<u></u> 	I ‡		Ī	. 卷		
毛詩提綱	_名爪	.03 6	it	佚	9			i苍		
毛詩講義	林武	106 6	詩	佚	· 末	頁 124 卜				

a等种	楊簡	107 1	詩	紩	*	莊 123 中				
續讀詩紀	報復	108 6	特	未見	木	负 124 中				
毛詩 + 五國 風義	深簡 x 前 (蕭網	119 1	u‡	1次	梁			苍		
毛莳草秧	問續之	9 5	持	供	州本		1 卷			
毛詩序義疏	劉瓛	119 - 6	÷ţ	伐	南齊			1 巻		T
周式社	杜子春	121 1	周灣	1人	僕			2 笹		
尚具解語	鄭興	.21 .	司禮	1失	漢			し卷		
九官解訓	柳翠	121 7 1	周禮	払	熯			6 卷		
周日解核	以垄	121 1	周禮	佚	英			1 €		
周禮音	鄭玄	121 3	周禮	佚	(漢			`1∉		
周日禮異同評	陳郡	121 3	尚禮	佚	#			. U		
刮機 台	设趣	121 · 4	周禮	1次	芦			Ⅰ卷		
周禮音	李朝し	21:4	周機	1久	ff			I 卷		
周官禮件	十寶	12 . 4	周禮	1人	ŝ		1 卷	I笹	1 後	+
周禮音	劉占字	121 5	周費	佚	?			2 位		
周官禮義疏	化单	121 5	同禮	佚	北周			1 卷		
周禮言	成竞	121 5	問禮	佚	凍			i 笹		
新經戈禮義	E女f	122 2	围襟	未見	末	日 149 ト				
周禮總義	易被	123 : 3	高禮	4 4	*	自 152 Ľ				
尚禮集傳	毛應能	.25:9	周禮	17		頁 153				
周禮井山語	夏木	129 13	周禮	木兒	宋	頁 188 下行				
儀禮識製	張亨	132 1	儀禮	佚	朱	丑 159 上				
集釋山襟	李如 <u>毛</u>	132 2	儀禮	本見	′木	負 159 中				
— 儀禮釋呂	李州广	132 2	儀禮	木兒	**	点 159 下				
心懷补伟。	1吋1木	135 1	儀禮	存	漢			. 卷		
喪服變除	戴德	136	義禮	佚	模		1世	」卷		T
喪服經傳;1	馬融	136 1	義禮	佚	/美		I卷	Ι卷	世	
喪服要記	王輔	136 1	儀禮	佚	魏		1卷	1卷	l 氁	1續
喪服經傳,‡	上哪	136 - 2	義禮 :	1失	魏			1卷	1 仓	
喪服變除圖	射整	136 - 2	義禮	1失	吳		1 卷	1 卷	1 卷	1續
喪服要集	杜預	136 3	儀禮	佚	普			1 卷		
喪服經傳	袁権	136 . 3	儀禮	佚	Ħ			1 笹		Ţ

喪服安紀	智循	36 : 3	猿鷽	铁	帶			1卷		
喪服譜	賀循	136 3	儀禮	佚	貸			1 ₩		1續
集/+喪服約傅	孔倫	136:3	儀禮	1'A	育			1 卷		
夜服譜	落 謨	136 3	議費	佚	普			1 卷		
 占價	FLT	136 4	儀禮	(代	₩.			,卷		
喪脹變除	意供	136 4	儀標	佚	 			卷		•
喪服經傳注	陳銓	136 4	儀禮	佚	台			1卷		•
集計喪服經傳	表私ご	136 . 4	儀禮	1人	劉人			. 卷		
略/+喪服經傳	晶次定	136 4	儀禮	伕	劉木		」卷	1 🐮	. Ĉ	
喪服.+	周續之	136 5	義價	1人	響木			1 卷		
喪服難 問	程勤,	136 5	儀禮	1失	劉朱			1卷		
喪服古今集記	「儉	136 5	儀禮	1人	南鄉			L卷		
喪服釋疑	孔智	136 7	儀禮	佚	?		1 卷	l卷		
喪服 发記 ‡	謝徽	136 . 7	儀禮	1次	2			1卷		
機制	戴恥	139 1	概記	存	漢					1 佚
機記"	鄭立	139.6	備記	行	准					工伙
√農計已; +	慮値	139 7	禮記	伏	漢		1 卷	l 卷	—— 1 苍	
視点。	干繭	140 1	機三년	1A	魏			1卷		
禮記件	孫交	140 1	們這	佚	魏			I 卷		
禮記略解	账款 。	140 3	糟買し	1次	響木			1 卷		
— 禮記新義疏	賀瑒	140 4	機能	1失	架			Ⅰ卷		
禮記義疏	量侃	140 4	禮記	1失	梁			4 卷		
概記表疏	红单	140 4	機計。	仅	する。			1卷		İ
標記義證	劉芳	140 : 5	禮記	1失	後魏			I 笹		
禮記義疏	能安生	140 - 5	微記	权	北旬	:		4 卷		
—— 禮記外傳	成山璵	40 - 10	概記	戊	庚			1卷		I續
 	李譜	47 6	禮乱	佚	後魏			1 卷		
—— 月令章勺	蔡邑	149 2	神記	佚	凛		1卷	. 22	1 卷	網
_月 令解	張虚	149 6	傅记	未見	宋	∄ 169 f				
中庸計說	哀甫	1.53 1	機能	1A	1 末	頁 296 L				•
- 禮日錄	鄉玄	163	通禮	1次	漢		1 徔		1 卷	<u> </u>
標圖	鄭夕	163 :	通價	仅	漢			Ⅰ卷		†
機圖	的C型程	163 : 1	通禮	佚	漢		上卷	† †	1 卷	
禮義示	崔臧성	63:2	通禮	代	梁		1 卷	4 卷	1 卷	1 續

- 禮圖	怎鎰	163 . 3	通禮	供	烘			l卷		
一	梁止	163 . 3	通標	佚				卷		
1 渠禮論	戴聖、 章玄成	160 1	通微	佚	漢		卷	1 巻		
侧	心率	166 3	通禮	— 佚	—- #			1卷		
- 禮雜 _我	火 府	166 3	进門	1次	<u> </u>			苍		
禮論	何承天	166 4	通機	佚	劉末			1卷		
機論答問	企量	166 4	.西灣	— (失	++			苍		
禮論條牒	11 預	66 4	通機	1失	劉木			Ⅰ卷		
禮答問 一	上儉	166 5	通禮	佚	南州			- 後		1
禮論鈔略	苟萬秋	166 5	通價	佚	沟郊			1 卷		•
禮疑義	周捨	.66 6	地禮	1x	梨			1 色		
—— 禮紙	賀述	166 7	通禮	佚	架		1 卷	1 卷		
- 樂記		167:3	樂	树	?			1 卷		
樂元語	劉德	107:4	樂	伝	漢		1卷	l卷		
存秋傅	公羊肉	70 1	春秋	17	?					<u>一</u> 【代
春秋繁盛	董冲街	17 .	春秋	₹ī	漢	点 224 _				l f
本秋决事	董仲舒	.71 . 4	存积	1戊	漢		1卷	1 笹	1 卷	
 与今春秋 盟會地圖	厳彭福	.71 - 5	存秋	认	漢		1 卷		1 卷	
春秋公羊傳	嚴意福	171 5	符秋	佚	漢			1 笹		_
	額安樂	.71 - 6	春秋	1失	漢			Ⅰ卷		
春秋穀栄傳	井史始	171 6	春秋	失	()	1		1 巻		1
- 牒/	办、爬	72 2	春秋		漢			1世		_
た氏傳解品	整	172 . 2	春秋	1失	漢		1 後	2 巻	1 卷	
春秋左氏長經	貴逵	172 . 3	春秋	佚	漢			1卷		
春秋一家 經本訓品	+	172 3	春秋	佚	英					1 %
傳毘『說	馬融	172 . 4	春秋		減			卷		
— 解疑論	献左	172 . 4	春秋	伏	漢			1 仓		
- 春秋公十豊子	1H, *	172 6	春秋	伙	漢		」 後	1		
春秋た氏膏肓	1「1木	172.6	春秋	佚	漢		1卷			
春秋穀梁廢疾	1吋(木	172 6	春秋	权	- 漢		1 卷			1
春秋漢議	何休	12 + 6	春秋		世世					1 7
 存秋公 f ぇ 諡例	何休	172 . 6	春秋	伙	漢			l 卷		

春秋た氏傳	服虔	172 7	春秋	鉄	걙		□□□□□□□□□□□□□□□□□□□□□□□□□□□□□□□□□□□□□□	4 笹	卷	1 卷
解義 春秋 [氏		1	П		'^		+ -	†		
音 所	服装	172 . 7	春秋	1佚	漢			1 巻		
春秋成長說	服隻	172 7	春秋	-	猰			1 笹		
た氏傳料	延篤	72 . 9	春秋	佚	漢					1續
存秋釋例	細谷	72 9	存秋	佚	漢		l E	1 卷		
た氏章説	<u>#</u> +	172 10	存秒	佚	漢			ι笹		
春秋穀 紫傳:	154	172 10	春秋	仏	漢					續
春秋,八傳 章行	西海	.73	春秋	1久	細			Ⅰ卷		
春秋九氏傳,‡	干肿	173 ; [春秋	佚	魏			L卷		
春秋左氏傳音	移康	173 - 1	春秋	佚	魏			I 笹		
春秋釋例	ヤ↑預	173:7	春秋	▲見	#	頁 212				
春秋經傳長曆	杜預	173:8	吞朳	1失	告		1 卷			
春秋一家集解	塑化	174:1	春秋	1失	台		1 卷	1 笹		
 	E忽期	.74:2	春秋	1失	<u> </u>					1 續
二羊穀梁 二傳許	上嘅	174:2	春秋	佚	#			Ⅰ卷		
春秋穀梁傳汁	分乾	174:3	春秋	佚	#			1卷		
春秋2.羊傳 集解	ful i	174:3	春秋	佚	告					1續
春秋穀梁傳例	花寧	74 + 6	春秋	t٨	益		1 卷	+	1 卷	
春秋!地名	京柏墦	74 - 6	春秋	払	**		十 1 卷	. 卷	Ⅰ從	
春秋左氏傳 義注	孫毓	174 6	春秋	払	<u> </u>			1 卷		
春秋た氏傳音	行邈	174 . 6	春秋	佚	鈴	1	<u> </u>	1 🕳		
春椒穀梁傳(+	企	174 6	春秋	1失	栉			1 笹		
存秋 _ 氏函 傳義	干寶	.74:7	春秋	佚	1 4			1卷		
春秋傳験	曹思声	175 : 4	春秋	佚	後魏			ι卷		
續春秋/氏傳 義略	f,J規	175 4	春秋	1次	— 陳			1 卷		
春秋左氏傳 連義	劉炫	175 6	春秋	炊	阶		し世	2 卷	1 仓	
春秋 攻 体	劉炫	175 6	— 春秋	佚	Ff.			卷		_
——	劉炫	175 6	春秋	1失	— 隋		1 笹	2 卷	. 卷	—

春秋井田記	_ % H	175 : 8	春秋	佚	?			. 卷		
春秋集傳	啖助	.76 3	春秋	仏	I ∓			1 後		
春秋例統	啖頭	176 4	春秋	改	烘			1 卷		
春秋 南微 纂類義統	趙[년	176 5	 	殿	 #;			七卷		
春秋通例	陸有聲	77 5	存款	伙	唐			1 🕏		
春秋折表論	陳旨	178	春秋	圦) -t t			1 笹		
春秋説例	劉敞	180 3	春秋	fX.	_ 未	九 216				
春秋經解	在 / 方	183 . 1	春秋	1 ₁	宋	頁 217 中				
春秋 本物 · 例要	集了方	183 1	存秋	存	东	- 日 218 上				
存秋通訓	張メラ	83 3	存秋	14	末	頁 218 中		1		
春秋芳	禁夢得	.83 7	春秋	佚	末	長 218 ト				
春秋識	葉 學 4	183 7	 春秋	坎	朱	口 219	1	İ		
存秋經辨	蕭楚	84 .	春秋	坎	*	百 217 上	\vdash	1		
息齋春秋集,十	高陽	186 2	春秋	未見	宋	頁 220 上				
春秋講義	戴溪	190 2	春秋	仅	宋	月 222 中				_
春秋說	供咨夔	190 - 6	春秋	伐	- *	Д 223 F				
春秋 傅辩疑	科勒學	195 # 1	春秋	冇	L	聂 226 卜				
存秋透天關	_ 2氏	197 8	存款	★見	1.	頁 245 下				[
春秋外傳國語	to still	209 - 1	春秋	存	魯					1 佚
國語單1	鄭景	209 - 3	春秋	供	—			1卷	1卷	
國語解論	買達	209 - 3	春秋	1次	Æ		. 卷	1卷	. 🔁	網
春秋外傳章行	t_84	209 . 3	存秋	仏	魏				□□	_
春秋外傳 國語 ‡	虞翻	209 - 3	春秋	仫	— 吳			1卷	1 卷	1續
存秋外傳 國語注	唐直	209 . 3	存秋	佚	누 누			1 卷	1 卷	
春秋外傳 國語注	f.混	209 4	春秋	佚	A4 F1			1 卷	1 卷	
一 書師 春		209 9	春秋	佚	?					1,
白龍帝		211	論等	17	?			馬6 卷		
齊論語		211 _3	論語	坎	?			卷		
- 論語訓	孔安國	211 4	論許	坎	頑			日卷		」續
論善章行	也咸	211 5	論語		Ŏ.			2 後		I續

論海洲 訓	14 1 1 1 1	2:6	論語	仏	漢					1繒
論治解	馬融	211:6	論語	1失	漢			2 卷		
·扁海 /+	鄭玄	211:6	流針	1次	漢		1 雙	10 巻	1 後	1 網
論語件	痲達	211:7	論語	1人	漢					— Ⅰ續
論善章行	周氏大名	211:7	論語	佚	·,			1 2		+
論語/ 世	護周	211 * 7	論語	伐	锁			1 卷		
論評解	陳群	211:7	aff aff	佚	魏			1後		
amant/†	周+夕	211 7		伏	魏			↑ 世		
論中釋疑	于油·	21. 9	输进	佚	魏			1 卷		續
論許集往	衛瓘	212 1	論計	佚	=			1 笹		
論語与序	繆播	212 1	論語	佚	#			Ⅰ卷		Í
 論当體略	享,象	212 1	論語	佚	— - 			1世		
論語釋疑	樂 筆	212 1	編出	佚	#			1卷		
論語讚鄭氏 +	魔喜	212 . 2	論語	久	***			一		
淪	· 吹電	212 2	論語	久	^ <u>^</u>			巻		
論告集件	↑ ↑ ↑ ↑	2.2 2	指輪	佚	#			1 7/2		
論語件	花亭	212 2	論許	佚	#			1卷		
論語集解	孫綽	212 2	論語	1久	台			- 巻		
 論当注釋	架閱	212 3	論写	佚	*			1卷		
論許非釋	疫喬	212:3	論。	佚	44			. 卷		
論語集解	1 Light	2.2 3	論語	1失	<u> </u>		t	. 25		
論語#	張憑	212 4	論語	14	普			1 卷		
	%膜	212 5	では	1次	—— +—			1世		
論語制件	沈驎 +	212 5	論語	佚	南 傳			1卷		
 論#	架武的 (蕭衍)	212 5	論語	以	梁"			1卷		
論語集解	太史叔胡	212 6	論語	佚	**			. 卷		
論語義疏	褡1中都	212 6	論語	佚	— ↓ 潔			1卷		
論語義疏	基 切	212 . 6	流气	表見	架	-	上世			+
論語隱義件	上古氏	212 8	論語	以	2		◆ <u>·</u> · · · · · · · · · · · · · · · · · ·	1卷		─ 」卷
孔子 帆記	二名氏	22 ' 6	論為	1次	?	-		1 卷		
論語孔士 弟子目錄	鄭云	22. 7	論語	伏	漢		. 卷	1 卷		
孝糾傅	魏文侯 「魏斯」	222 . 3	孝紹	伙	周		. 卷	1 卷		

孝經說	長孫氏	222 . 4	孝經	抶	漢			1世		
孝經說	卡於	222 • 4	孝經	供	漢			1卷		Γ
- 孝經·说	股勇	222 4	孝經	佚		_		. 卷		
孝經 排		222 4	孝經	火	グ					1 網
孝經7+	鄭玄	222 5	孝經	1失	人英		1 卷		⊺卷	Ť
孝經解	于 州	222 8	4經	认	魏			I 卷		
孝經解讀	草昭	222 - 9	孝綱	供	ᆺ			— —— ! 卷		
集解孝經	渤萬	223	孝經	佚	#			1卷		
孝經{+	股但 又	223 : 2	孝經	1次	<u>t1</u>			1 卷		+
水明君王講義		223 . 3	孝經	1次	南齊			□卷		
講孝經義	招明太子 離統	223 · 4	- 孝經	佚	***			1卷		
孝紹 才	嚴値。	223:4	孝經	杁	ஜ .			Ⅰ卷		
n 文字經疫疏	劉炫	223 6	考經	1失	燈			l 卷		
	し行び中	224 4	孝經	1次	中			1卷		
<u>₩</u> ₹ å‡	趙岐	232	孟了	17	- 漢		2 卷	2 卷		
	程性	732 4	亚了	佚	漢			(卷		
上寫了章行	高誘	232 4	严于	伙	漢			1 後		
 无子社	鄭玄、	232 4	<u>A</u> f	佚	漢			1 卷		1 熯
盖了组	劉郎	232 4		伙	演		l 卷	1 卷	1 徔	1續
孟子計	素け建	232 . 4	差产		ź.			卷		
弄 f ā	陸善総	232 4	业子	佚	æ			1卷		
五子市義	張鎰	2.32 . 5		仏	咁			1 卷		
煮 子手舀	. 2、著	232 . 5	£	佚	#			1 卷		
尊孟辨	拿 允又	234 . 2		存踟	木	貞 293 中				
爾雅		237 .	脚推	存	?					(伏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237 3	爾雅	伙	?			3 卷	1 卷	1 漢
爾雅 +	樊光	237 - 4	御惟	伙	漢			卷	1 卷	_
		237 4	爾雅	一				1卷	1 後	1續
爾雅 ;‡	孫炎	237 5	脚推	佚	魏			3 卷	- 1 後	横
爾雅音	徐 交	237 . 5	爾雅	供	魏			1卷		
- — 由 · · · · · · · · · · · · · · · · · ·	乳膜	237:5	细雅	佚	一一		1 卷	1 笹	1 世	
爾雅音義	郭璞	237_6	爾雅		— #			1卷	1 卷	
集柱爾雅	机械	237 6	爾雅	伙	架			1卷	— I 卷	

健惟 🖽	施し	237:6	幽排	坎	陳) 卷	1 苍	
爾雅音	剖嬌	237:6	爾雅	坎	験			1卷	1笹	1
爾雅音	胸野 F	237:6	歯稚	仏	2075			1 2	」卷	
爾雅	表确	237:7	邰雅	佚	唐			1卷		
万經逝載	劉向	239:1	7.4 斜环	次	熯		1 卷	1卷	1卷	上續
五經要義	銀 广	239 - 4	群經	⊢ 1∧	漢			-		1續
五經界 我	消慣	239 6	群經	1失	熯		1 卷			
藝論	鄭玄、 方叔璣	239 - 9	群経	14.	倶		笹	1 卷	上卷	
鄭士	鄭、、・	239 11	群經	1次	巍	4			ι卷	
聖證論	肅	240 I	— 群終	佚	魏		1巻			
五經然否論	進周	240 1	群經	1欠	蜀		i Ôŝ	徔	l橙	
七經詩	傅城	240 2	群經	树	背		1 卷			
f.經通論	束哲	240 2	群經	1失	青		. 卷	1 €		
石秤鉤水	楊月 楊芳	240 - 2	書+ 終	佚	*£\$\$		1 登	1 卷		
fi 經人義	戴を	240 3	野鄉	佚	骨			l 卷		+ 3-3
- 五經析疑	批單綽	240 4	群經	1失	魏		1 卷	_		
无經疑問	历景先	240 5	群終	f _A	後魏		卷		Ι卷	
七經典綱	樊栗	240 6	那钟	1失	北南		1 卷	1 巻		
易締	末均、鄭玄	263	歩綽	佚	魏			-	1 😤	
乾馨度	未知	263 + 2	_ - 	存	魏	丹 46 中				112
心冲擊度		263 2	毖綻	存	?	H 46		_		_
易稽覽圖		263 4	忠紺	1失	2	₩ 46 1			— ι έ	
易是類謀	鄭玄	263 5	- 	队	漢	頁 47 中	T		1卷	T
易辨終情		263:5	歩 緯	1失	2	∏ 46 ↑			. 卷	1續
易通卦驗		263 . 5	 也統	1失	?	ਜ਼ 46 F				1 仅
易地靈圖		263:6	遨緯	1次	?	頁 47 中			1 卷	1 續
龙山州七		263 . 7	总統	1久	?	頁 47 L		4	l 笹	
河品為書		264	 珍紋	1失	2				1 卷	
		264:2	 造緯	佚	•					
何		264 2	 捻紺	11人	9	-	七 巻	+	I 笹	
可圖錄運去		264 3	悲 緯	1失	?			_	1 巻	
可圖赤/大行		264 . 3	歩 緯	佚	?				0 卷	
 4. 圆 挺佐斬		264 - 3		払	9				1 卷	_

個量价質嬉		264 - 3	毖緯	1次	7				1 8	
可圖握矩起		264 4	捻緯	伙	7				. 卷	-1
可圖稽命曜		264 4	松紺	佚	?				1卷	
河通稽曜鈍		264 4	 捻綽	仏	',		_		1 卷	
"「局會昌符		264 4	歩緯	佚	' 2				0 後	-
,圖帝紀通		264 . 5	捻緯	佚	'?				υ卷	
打圖星參持		264:5	忠綽	九	1 '				—— 0 巻	1
可圖閱色受		264 5		佚	?				0 卷	
龍鱼可圖		264 . 5	基料	1失	9				1卷	
柯圖役劉		264 6	協縦	供	?				0 卷	
叮圓真鉤		264 7 6	毖緯	佚	?			+	0 卷	
可圖答命		264 6	悲 縦	仗	?				0 卷	
— 可過天誕		264:6	· 歩緯	佚	?				₩ 0 卷	
可過緯象	+	264 6	歩網	伏	7				0 後	+ -
河圖 版		264 7	悲緯	一 <u>伏</u>	2	-			Ⅰ卷	
可圖合!篇		264 7	整維	1失	2				0 笹	
河圖祕微篇		264 . 7	热綽	一 (大	7				 0 卷	
可圖好用篇		264 7	歩縦	伙	?				. 卷	
河圖要(篇		264 7	步緯	佚	?			+ -	0 卷	
各書甄曜度		264 7	歩 縦	1失	2				1 卷	
各書靈準聽	鄭玄	264:8	 歩緯	14	漢				」卷	
各事摘 薜		264 . 8	 松紺	佚	?				卷	
向書組		265	歩緯	1人	?	_	†		1 卷	
— 尚書璇璣鈐	鄭玄	265 1	捻 緯	1入	漢	_		卷	1 笹	-
一一 何书考 <u>嚴</u> 曜	鄭玄	265	 捻緯	1失	漢			1 卷	1卷	續
尚 ^非 帝命驗	鄭玄、木华,	265 3	— - 	佚	魏			1 笹	1 卷	1續
尚書刑德倣		265 3	 膝網	-	?			. 卷	1 卷	續
一 尚書運朝授		265:3	选緯	仫	7			1 卷	1 卷	<u> </u>
尚書中侯	朱均	265 3	整緯	佚	麹			1		1 續
尚書中侯	鄭幺	265 3		佚	/美		1 卷	1 卷		續
詩 辯	宋上,	265 . 5	齿緯	火	魏				卷	上續
許今神霧		265 5	歩 線	1佚	?		+	1卷	l卷	1續
寺 氾曆樞		265 1 6	 捻維	佚	2		 	1卷	1 卷	1網
詩推度災		265 . 6		T),	?			l 莅	1巻	1續

禮綻	鄭玄	265 6	遨緯	佚	漢			⊥卷	
	末北	265 . 6	歩緯	٢٢	魏		1 卷	1 笹	. 續
禮 威儀	ÆŁ,	265 7	基籍	1人	魏		1 卷	1 卷	上網
禮稽命徵		265 8	热辨	1佚	2		1 位	卷	
樂緯	未切	265 - 9	歩 舞	1次	魏			. 卷	1 續
樂事聲義	术衷	265 9	热綿	找	/美		1卷	I 卷	1續
樂稽耀嘉		265 - 9	ጜ結	佚	?		. 卷	Ⅰ卷	
樂□圖徵		265 - 10	- 	1失	2		ι卷	1卷	1縵
春秋緯	本北	266 - 1	遨綽	仏	魏			卷	1 續
春秋演孔圖		266 1	比約	仏	?		一一一	1 卷	I續
春秋說題辭		266 - 1	歩緯		?		──	1 25	1 續
春秋, 1.命也		266 1	总緯	1失	?		2 卷	Ⅰ笹	續
春秋文曜鉤	+	266 = 3	整緯	圦	?		1卷	+ 】卷	上續
春秋是「樞	-	266 3	步 緯	1次	?		1 卷	1 世	1 積
春秋感精符		266 * 4	歩緯	坎	٠,		Ⅰ卷	從	1續
春秋含誠圖		266 4	步緯	— 伏	?		1卷		L續
春秋考吳聲		266 . 4	盐緯	佚	?		1卷	1卷	. 網
春秋果乾繭	末衷	266 5	歩緯	佚	熯		1 卷	1卷	1 續
春秋漢今拏		266 - 5	 捻緯	1失	7		i 莅		
春秋红助期		266 : 5		1久	9		1 卷	徔	1續
春秋摒戊園		266 - 5	影 籍	佚	'		1卷	1 後	
春秋潜海巴		266 : 5	捻緯	佚	?		1 卷	□卷	1續
春秋命曆序		266:7	总統	1失	?		1 花	1 卷	續
		266:7	邀緯	仏	?				し繒
春秋~事		266 : 8	 送緯	佚	2		1卷	↓卷	
論語谶	未 其,	267:1	达緯	佚	魏			- 1 卷	1續
論語摘動象	末生,	267:1	总緯	佚	魏		卷	- 1 卷	
論語摘衰型		267 : 1	 捻緯	1失	2		1卷	笹	
		267 1	も絆	佚	2		1 卷	0 後	
論語陰姆讖		267 1	忠繟	佚	?			0 卷	
· 論語紀滑纖		267 .	— ↓ - 歩緯	1次	?		□□□□□□□□□□□□□□□□□□□□□□□□□□□□□□□□□□□□□□	0 728	
論語崇爵讖		267 2	恣緯	— 佚	9		1卷	0 卷	
 論語比考黴	宋 [‡] ,	267 2 ,		供	魏	_	1 卷		

論語撰考臘		267 2	協線	払	?			1 徔	1 苍	
孝經行命决	末む	267 3	- 捻緯	15人	魏			. 苍	Ⅰ卷	日韓
孝經接神製	未出	267 . 3	选 線	佚	魏		1	2 卷	∪ 笹	上機
孝繆威嬉扣		267 4		14	•,				0卷	
孝經古祕圖		267 - 4	步續	佚	?			1卷	0 苍	
孝經工行製圖		267 4		伏				1卷」	0 花 0 世	
孝經中製		267 4		1次	?			l 卷	0 卷	
孝經雌雄亂		267 5	珍維	1.5人	?			卷	0 俊	
孝經 7事職		267:5	遠 紋	佚	?		苍	上卷	1 卷	
孝經中實識		267 6		权	?					. Ari
人名經章句	揚雌	268:	擬經	11	ブ			•		1 佚
件人幺經	宋表	269 1	擬經	木見	グ					1 續
大工納	楊泉	270 = 1	擬經	佚	昏			1 卷		
<u>ੂ</u> ਜ	- 衛元間	270 2	擬經	存	北州		. 卷		I 笹	
阜極經 索隠	振行成	271 5	擬經	未見	未	Д 916 I				
- 早極經世書 類要	ご名氏	271 14	擬經	存	?	再 932				
傷句書	張鄒	273 = 2	擬經	佚	/英		1 卷		. 卷分類	
去舱内外篇	夢心	213 6	擬經	17	末	頁 9.7 1				
四元月 🖴	崔 定	274 7	機網	12	漢		」卷			1 續
樂經	陽成脩	274 8	擬經	佚	碘		1 卷	上卷		
存秋前傳	何承天	275 L	擬網	仅	劉末					 續
越絕書	表康、光 +	275 2	擬經	1 7	, ,					1 1失
足越春秋	赵峰	275 3	擬稱	行	漢					工佚
春秋後傳	樂賞	275 4	擬網	伙	참		1 😤	1	Ι笹	
	降当	275:5	機網	1久	漢		Ī	1	I 笹	
九州春秋	门馬彪	275;7	擬經	1次	台				. 卷	
舒陽秋	₩ 経	276:1	擬經	佚	Ħ				—— → 1 卷	1補
漢普陽秋	污擊齒	276	擬褶	佚	ÅÅ H				1 卷	工續
續替陽秋	檀、道灣	276 1	擬經	11人	 劉宋				1 卷	
國春秋	蕭 万等	276 2	凝經	1失	梁			_		— 【補
/ 國春秋	崔鴻	276 2	擬經	(久	後魏					L佚
晏子春秋		277 . 1 .	擬經	存	周					1伙
春秋	· 原卿.	277 I	擬經	戊	周			- →		

存帙	◆氏失冶	277 2	, 擬納	佚	?		1 卷		
春秋	呂 不韋	277 2	擬經	17	4 A				11%
春秋後國語	fui [277:5	擬經	权	#	一一		1 世	上網
孔了家語解	市市	278 - 3	機絲	17	媳				1坎
爾惟	子,所付	280	機經	11	漢				1 炊
夤雅	張樹	280 1	擬經	存	魏				仏
	劉 奇	280 2	沒 擬經	1失	梁		」 I 卷		
使 + 仁經	泰山	287 1	Ŧ,ŧ,	伏	獲	1 卷			
— 英 子石經 尚書		287.1	† † †	佚	漢		* ************************************		
	蔡亝	287	Fif.	1失	漢		」卷		
ー	- 李ム	287	F. F.,	12	グ		ι笹		
漢 宇石經 六羊傳	·	287	The	佚	英		1卷		
一 漢 そ石郷 論語	祭邑	287.	Ŧſţ.	佚	漢		. 卷		
魏 字石經 引き	抑觀净	288 - 1	- + 41	恢	魏		Ⅰ货		
 魏 字 _句 經 春秋	协戰.享	2×8	→ - I #1{1	仗	魏		1卷		

第十一章 結 論

隨著學術的演變,中國書目的編纂,能隨時調整編纂的方式、內容,使其符 今學者使用的需要。洪湛侯在《中國文獻學新編》中指出:

任何一門學術的特質和它的發展規律,都是客觀存在著的,它正等 付著人們去實踐、去發現、去認識,然後再在宏觀上加以調控,加以應 結,加以完善。歷史發展到今天,認識并建立文獻學體系的嘗試,已經 提上了議事的日程[註]。

任何學術的發展,皆有其規律和特質,目錄的編纂,正是反映學術變化的學科。若目錄的發展,無法順應學科的演變,來調整其編纂觀念,將喪失其學術的生命。《經義考》是經學書目的代表,是書的編纂,能對於經學、目錄學的研究,產生早越的貢獻,是以極具研究價值。然而,限於「卷帙浩繁,通讀費時,流傳未廣,得書非易」之故。12 ,是以缺乏學者的研究,致使學界的認知,多數停留在清代學者的概念,實屬可惜。筆者有鑒於此,乃從事相關主題的探索,主要是想透過理論的研習,逐步探討其演變的規律,瞭解其編纂程序,及其相關的問題。

第一節 成果的總結

明末清初之際,隨著家國的淪喪,學者如思擺脫空洞的學風,乃投身實學的研究。竹尾下是此時的重要學者,其在考證方面的成就,實值得我們的重視。目前學界對其學術的研究,僅限於詩、詞等創作的內容,在缺乏整體學術的觀照下,

紅 1) 洪甚侯·《中國文獻學新編》,頁392° 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6月。

at 2 陳祖武 · 朱彝尊與《經義号》/ 《文史》第四十輯·1994年9月 ·頁 222。

外不知其在經學、史學、古文、金石學、文獻學等領域,皆有卓越的貢獻。本文 以《經義考》爲研究上題,藉以觀察其學術的內涵,綜合本題的研究成果,有如 下幾點持色:

~ 突破舊有的成果

《經義考》是一部重要的經學書目,後人對於此書的研究,或僅發其例,未 及週至;或論述有誤,有得補止;或成果瑣碎,難成系統,諸如此類的缺失,皆 有待重新整理,始能發其深蘊 筆者有感於此,乃針對前賢議論未善之處,重新 整理成篇,稍能突破前人的研究成果,茲說明如下:

(一)體例的安排

有關竹尾著書的體例,歷來雖有田鳳台先生的研究成果 註, ,但該文僅推演條例,未能說明其中的創發之處,且條例或有缺漏,仍有重新研討的必要。竹尾完善的體例,不僅擁有許多的創見,且對後來專科書目的編纂體例,產生重大的啓示。具書雖有若干的體例安排,受於時代的限制,業已不合時宜,但有諸多的體例,值得效法。茲將該書在體例上的特色,說明如下:

- 1、全書體例包含著錄、解題、案語二大項目。著錄部份,包含作者、書名、 卷數、存佚等項,此一體例,已爲後世目錄學者取法,以爲編纂的準繩。
- 2、所有的著錄、解題等項目,皆依照時間的先後,依次排列,能條理清晰, 一日了然。
- 3、有關作者的著錄,能統一稱呼其姓名,不似前代書目的編纂,混淆稱呼, 或稱名,或稱字,或稱號,或稱官銜,或有省稱,毫無體系,是以竹垞有 關作者的著錄,較有一致性,值得採用。
- 4、重編、僞冒之書,從其重編者、僞冒者的時代,亦有條理可循。
- 6、卷數一依前目, 並以正史〈經籍〉、〈藝文〉志爲先,取爲代表。若非出於 史志的著錄,則取較有價值的書目著錄,如《直齋書錄解題》、《郡齋讀書 志》等等。
- 7、存佚標示「存」、「伕」、「闕」、「未見」四例・後世許多書目編纂者・大都

註 3 田鳳台·朱彝尊與經義者 , 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舌籍重要目錄書析論》第五章,民國 19 年 10 月 1 日 , 頁 145。

採用四種判例。

8、考證內容豐富,可供經學研究者的參考。

竹坨在體例的安排上,頗見巧思,尤其在排列方面,能依時代先後排序;在存供方面,提供「存」、「佚」、「闕」、「未見」目例;在作者著錄上,多稱名不稱字例, 甚至書名、卷數標示異稱等等,皆有參考的價值。尤其能輯錄各種解題,並酌加 考證,其考證的成果,亦能深受後世學者稱許,對於書目的編纂方法,能產生正面的貢獻

(二) 引書的探討

《絕義考》取材豐富,已是眾所皆知的優點。目前學界僅對其徵引《千頃堂書日》的部份,能有較好的研究成果,至於其餘的引書來源,則未見學者全面的探討。在學界之中,僅有盧仁龍先生粗分爲四類 計4 ,藉田分類的方式,來表達其引書的特色,但所考出的引書種類、數量等等,仍稍嫌簡略。筆者有感其書取材豐富,並欲瞭解其編纂的方式,乃從事又獻的還原工作,茲將整理的要點,說明如下:

- 1、筆者考出的引書數量,即多達四十 類,一二五九部的典籍,雖有未及釐 出的內容,但已能突破過去的研究成果,並指明其引書文獻的特點,使讀 者能瞭解該書的文獻來源。
- 2、歷來對於《經義考》的引書,僅著重其對於《千項堂書目》的引用,透過整理之後,尚有其他重要的引書來源,值得再加研究,例如: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陸元輔《續經籍考》等等,惜未有學者從事類似的研究,其他重要的引用典籍尚多,筆者一一指明之,可供後續的研究。
- 3、從引書種類的考察中,可與竹垞的藏書相較、得知其引書的來源,確與其家藏之書有關,藉以證明毛奇齡《經義考·序》申指出:「(符定) 窮搜討之刀、出家所藏書八萬餘卷」 註5. ,用以編纂《經義考》的說法,乃確實可據。透過這種整理之後,可以更清楚的釐清引書的特色,爛補盧仁龍

⁴ 属仁龍、《經義考》綜論,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中國經學史論文論集》下册, 民國82年3月,頁420~421。該文原發表在《社會科學戰線》1990年二期,頁 334~341。該又將竹定的引書種類,組分爲「甲、宋、明、清書日」、「乙、史傳、 方志」、「丙、又集,、「丁、其它」等四項,雖率先將竹定的引書加以分類歸納,但 結果相當粗糙,有待重新整理,並加以歸納。

[「]註 5 朱彝尊:《經義考》, 台北 臺灣中華書局據揚州馬氏刻本影印,民國 68 年 2 月台 三版 , 毛奇點序 ,頁 [

〈《經義考》綜論〉一支的不足。

4、透過引書種類的考察,可以發現其中的內容,已有輯佚的價值。有關竹垞 的引書文獻,實有乙要大規模的整理、還原,先行改善其關漏,藉以提高 全書的參考價值。

《經義考》的內容富博,所涉極廣,頗具研究的價值。由於過去的研究成果,無 法清楚的反映其引書的種類、數量,但透過本文的研究,將有助於掌握其資料。 竹垞編纂此書迄今,雖僅歷時二百年之久,但其中已有佚失的文獻,若未能及時 校理此書,則其擅改的內容,將會造成日後輯佚、校勘學者的困擾。透過本文的 探討,有助於瞭解其引書的種類,並得以凸顯其豐富的引書內涵。

(三) 糾繆的整理

《經義考》[1成善之後,即成爲專科書目的權威作品,也能贏得學者的重視。但其書徵引治繁,不免有所知錯,是以前賢在使用之際,亦謀思改進,故有糾繆補正之作,如《四庫全書總目》、翁方綱《經義考補正》、羅振玉《經義考目錄,校記》等等,雖能收致成效,但校上過於瑣碎,或議論未及過至,或糾繆稍嫌失當,皆有待重新繼正,方能系統的整理相關的錯誤。在近世學者之中,喬衍琯曾嘗試糾上其誤,惜未能成篇,殊爲可惜。

策者重新整理《經義考》的錯誤,嘗試結合前賢的考訂成果,系統的釐測出 作定的錯誤,總計釐出書名、作者、卷數、分類、解題、存佚、編纂等七項,各 項之下,備有細項說明,總計四 項的錯誤,初步釐出其重要的錯誤。本文的整 理與研究,旨在釐清竹定的錯誤,他日擬仿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的體例,逐 一考察竹定的各項錯誤,並加入各項解題,以爲學者的輔助參考,惟此 工程浩 大,俟來日再行整理成帙,另行發表刊行,以就正於學者專家。

綜合上述所論,歷來對於《經義考》的研究,缺乏學者的整體研究,致使成效不彰,仍有開發的空間。總結前人的研究,僅有體例的安排、引書的探討、糾繆的整理等工項,較能收致成果。筆者皆能站在前人的基礎上,重新釐測考訂,所獲的成果,稍有嶄獲。其他如目錄索引的編纂、全書的點校等等,皆屬於整理性的成果,較少研究的結論,可供再加探討,是以未關專文討論,特此說明。

1、開發全新的課題

《經義考》自成書以來,雖然評價甚高,但缺乏學者的探索,致使議論不夠

全面,有重新開發的空間。透過本文的探討,能補充前賢未能探索的課題,期使 讀者更能瞭解此書的內涵。筆者將開發的課題,說明如下:

(一)編纂的概念

竹坨編纂的動機,是想改變當時經學研究的困境,並擴大研究的範疇,使學者能投行心力,致力於經學的研究。此外,透過經籍的考察,使得古代經籍的微言大義,得以留存世間,廣爲人知。這種觀念的轉變,使其能接觸更多的經籍,擴入個人的研究視野,不致於侷限於某類的典籍,對於當代經學研究的發展,實有其正面的貢獻。

竹垞在編纂的概念上,有许多值得取法之處。首先,我們從稿本的形式上,可以發現其資料的整理方式,頗有可取之處,其將每部經籍的著錄,謄抄至一般 木片上,如此一來,可以預留輯錄解題的空間,未來只需要增加卡片,即可解決 資料增加的困擾,加以卡片的形式,有助於排序,可以剔除重複的內容,並且省 去重新抄錄的時間。此外,竹垞在每部經籍之下,均有標註朝代之名,雖然後來 刊印之時,未能錄有各經籍的朝代,但其排列的次第,卻與朝代先後有關,此法 的運用,使得編纂能有條理,也能有助於剔除重複的著錄,是以全書之中,雖有 少部份複重之籍,但數量不多,應歸功於竹垞先考察時代先後,再依序排列所致。 又在存佚的考察上,原僅定爲「存」、「亡」「項,其後加入明清藏書書目,始將 「亡」字改爲「佚」字,並另增「闕」、「未見」「項判例,從編纂的內容來看,可以看出書中有刪改未盡的痕跡,仍然保留著早期的判例。透過本文的考察,將 使我們對於竹垞的編纂觀念,能有較爲清楚的認識,也更能掌握書中的特質。當 我們檢視其編纂的概念時,可以發現當時的處理方式,仍有值得信鏡之處。

(二)引文的方式

《經義考》編纂迄今,已近一百年,其中部份輯錄的文獻,已成爲佚籍,能有輯佚的價值,且其書引錄的內容,皆是清初以前的版本,亦有不少的珍本任內,是以富有校勘的價值。由於此書缺乏學者的校證,故有關其引文的方式,未爲學界知悉,甚至有學者認爲其書是根據原書直錄,未經過任何的改動。然而,透過本文的研究,除得知其引文有直錄的方式之外,另有「約引」、「訛增」、「抽換」、「倒置」、「併合」、「析離」之法,這些方法的運用,皆與過去的認知觀念,有著極大的出入,看不能釐清其改動的情況,恐將導致學者有錯用、誤引的情況。經過校勘的程序後,我們瞭解其引文的改動情況,其中多數的更改,是承繼輯錄體

書目的共通弊病,由於改動情況甚多,影響內容的完整、眞實性,皆有待重新校理,才能還其原貌,目能增加其參考的價值。透過本又的研究之後,可使讀者瞭解其改動的情況,其中多數是編纂者的缺失,但仍有某些改動,卻是很好的處理方式。例如:竹垞曾根據正確、完整的資料,來抽換一些缺漏的解題,使其能提供更多的價值,這種處理的方式,皆可看出其綜理群籍的功效。

(三)分類的說明

竹垞的分類觀念,雖能承自前代目錄的法則,但能打破成規,重新依據經學 體系歸類,影響所及,對於後世專科書目的編纂,產生極人的啟示作用。總計本 文對其分類的安排,有如下的研究成果:

首先,在類例的分析上,竹足係依據學術體系分類。歷來對於分類歸併的標準,往往有「崇質」、「依體」二類的方式,所謂「受質」,即是依據書籍的本質,來區分類別,如「易經類」、「尚書類」等屬之;全於「依體」,則是依據書籍的體裁,來歸併類別,如「類書類」、「編年類」等屬之。因此,在綜合書目的安排上,往往夾雜著「崇質」、「依體」的矛盾,是以同屬《左傳》的相關研究,或併入「春秋」類,或併入「編年類」,或併入「地理類」,或併入「類書類」,諸如此類的差異,皆易造成分類歸併的不同一由於竹定在分類上,未有更、子、集諸部的類目,但爲求擴大收錄內容,故將原來隸屬他類的典籍,依其本質,重新歸併,是以有關《春秋》類的典籍,則併入「春秋」、「擬經」二類,如此一來,使得分類方式更加明確,易於掌握。當我們將《經義考》的著錄內容,與其他諸目相較,明顯有擴大至更、子、集諸部,故竹定在分類概念上,已與傳統四部典籍的分類方式,有著明顯的差別。又在類目的次第排列上,明顯有尊崇古文經學的意味,此點和竹定的治經概念相符。其次,在分類上,尚有一項特殊的安排方式,即先列本經,後附以單篇之作,究其作法,是蔣隸屬文集等經學資料,裁篇而出,如此一來,能擴入收錄的內容,使具更具有參考的價值。

在類目的關釋上,筆者將著錄的特點及數量,逐一提出說明,藉以補足竹定 未有類序的缺憾。此外,能檢視分類的內容,並針對一些稍有疑問的典籍,逐加 探討,藉以明门其分類的內涵。透過類目的說明,使我們得知其分類的概念,實 有不少的創見,例如:分類的方式,不純然以典籍著錄爲主體,是以某些類目未 有任何的著錄,僅有一些相關的解題,此法的安排方式,與傳統書目有著較大的 差異。

(四)影響的探述

《經義考》成書以來,由於內容豐富,體例完備,故其對於後世經學、日錄 學的發展,能產生重大的影響。在經學力面,大抵可分爲二項要點:首先,此書 自成書以後,即成爲學者治經的重要工具。學者們在研究經學課題之時,皆能引 證其內容,以爲治經的參考。總計前人對於此書的運用,可分爲几點,即「考知 經籍的存佚」、「藉知群經的梗概」、「可核書名的異同」、「檢覈篇名的分合」、「核 對卷帙的增減」、「排比經籍的體系」、「檢視明清的藏書」、「鑒別經籍的眞僞」、「查 知作者的傳記」,爭者備有實例,來說明學者對其運用的諸多情況,藉以明白此書 確有指引治學的重要功效。此外,本書對於清代經籍輯佚的發展,實產生腎亦作 用。由於竹坨曾親自輯錄經籍佚文,加以《經義考》涉有存佚的到定,啟對於輯 佚的發展,亦造成深遠的影響,舉凡惠棟、全祖望、四庫館臣、上謨、馬國翰、 黃奭、二任俊諸人的經籍輯佚成果,皆與此書有所關聯,藉由相互的比勘下,可 以得知清代經籍輯佚的發展,實受到竹垞的啓發,而能逐漸蔚爲時代的風潮,本 文也順勢分析清代經籍輯佚的特點,使讀者能得知其發展的情況。

在百錄學的影響上,總計對於後世專科書目、辨僞書目、方志書目、正史補志等等,皆有明顯的影響。總計《經義考》對於後世書目的影響,大抵可分爲體例、內容二個事項。在體例方面,該書體例完整,除作者、書名、卷數、分類等著錄外,也有解題、序跋的收錄,更有存佚的考訂,乃至於考證案語等等,後世專科書目在編纂之時,皆能依循其例,對於後世書目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啓示作用。此外,在著錄內容方面,由於該書著錄甚豐,且能依據時代先後排列,故對於後世書目的著錄,具有重要的貢獻。

《經義考》是一部優秀的經學書目,後世學者在治經之際,每視爲治學的利 器,故在引用前代經籍時,必先徵引其著錄的內容,藉以明白各種經學的課題。 此外,清人考據學的發展,得力於經學的研究,其中輯佚的成果,更能虧爲時代 的風潮 请代學者在輯佚之時,多能參考《經義考》的判定,是以此書對於經學 的研究,實具有莫大的貢獻。又是書體例完備,著錄博富,對於後世月錄學者的 觀念,能有所明顯的影響。

二、健全研究的體系

研究一部論著之前,必先瞭解作者的生平、行事,以及成書的背景,這些相關的研究,雖屬於外緣的問題,但有助於研究體系的健全,能有所助益。因此,

本題的重點,除針對前賢研究的課題,再行深入的探討之外,也積極開發一些相關課題,並提出一己審視的成果。此外,也針對作者、背景等相關議題,提出說明、討論。在研究內容上,有三項議題係針對作者、背景等外緣問題,提出相關的研究,使讀者得知作者的主任、交遊、撰著的內容,以及此書的成書背景。若能確立其學術的地位,將有助於確定《經義考》的研究價值。此外,由於此書係考證之作,故筆者將探討竹坑的治學方法、成就,藉以瞭解其文獻整理的貢獻。又關於成書背景的探討上,則著重在政治、社會、學術等層面,藉以說明其成書的環境。茲將各項整理的成果,說明如下:

(一) 作者的生平及其交遊

竹垞的牛平、約略可以劃分一期:前期是其學問的奠基期、由於政治的劇烈 變動,滿清人王中原,在局勢尚未穩固之時,各種的殺伐爭戰,皆會造成社會的 動盪與不安。因此,竹垞决定放棄科舉,專心投注於《周官禮》、《左傳》、《楚辭》、 《文選》的研究,於是逐漸拓展其學識的視野。竹垞曾積極與同里王翃、周篔篿 人交游作詩,相互評賞,逐漸奠定其詩歌創作、評點的基礎。期間,其曾經參與 嘉興南湖「十郡大社」的集會,與當時著名學者吳偉業、尤侗、徐乾學諸人定交, 厚植文壇發展的實力,有利於日後的學術發展。此外,由於「反清復明」運動的 興起・竹垞也曾意氣激昂的投身反清活動・從清世祖順治十一年(1654)與魏璧 定交開始,迄於清聖祖康熙元年、1662,魏璧、祁理孫諸人被捕爲止,持續與抗 倩人七交往,將近十年之久 其後事洩不果,魏、祁諸人被捕,或經流放他也, 或遭殺戮喪生,竹垞爲求避禍,始遠避海隅。中期是竹垞學問的盤整、轉換時期, 由於家境不豐,故中年時期的他、爲謀求生訂之故、乃積極遊走他鄉、受聘爲教 席或幕僚、並爲他人編纂詩歌總集。經年累月的遊歷各地,不僅使其廣交文友, 也能豐富其詩歌的內涵。在遊歷外地之時、能載書以行、並從事金石考古的研究、 逐漸轉換冶學的方句。晚期展現豐富的學術內涵,竹垞接受「博學鴻詢」科的應 試,出任爲官,經濟的穩定,加上接觸的學者益多,使其學問,日益精進,乃積 極纂修各類的典籍。此期纂修的典籍,除了《明史》、《清一統志》的預纂外,也 從事《瀛州道占錄》、《日下舊聞》、《經義考》、《明詩綜》、《洛如詩鈔》等書的編 纂作品,竹垞許多的學術撰著,皆在此期編纂定稿。

在交游方面,竹坨交友遍及天下,除與抗清名工相交,從事「反清復明」的 工作外,也嘗試和 E公貴族, 甚至文人處上等等,皆有深厚的情誼,能深切影響 其學術的發展。無論是推動詩詞的創作,或分享占文創作的理念,乃至於藏書的 五抄、目錄的編纂、文獻的考證等等,皆是受到朋友的啓發。在廣交文友之下,不僅奠定其學識的深度,也能增加其文壇的影響力。

(二) 文獻整理的方法與成就

竹坨既以考證名家,其治學的方法、態度,必有傲人之處,可供取法之用, 首先,其主張援據精博,信而有證,是以考證各類的問題,都能廣徵群籍以證, 諸如經史自家之學,甚至小說、瑣聞、映事、佛道、類書諸籍,皆能信手拈來, 條理分明,致使析理考證,能有實據,頗有創獲之見。在文獻的取用上,能善用 金石鐘鼎、方志地書等材料,能開時代風氣之先,對於後世興籍的考證,也有啓 示的作用。又竹坨重視版刻,能明辨版本優劣,重視其文獻的價值,非後世佞占 者,所可比擬者也。至於在目錄運用方面,其能重視著錄的價值,能以目錄登錄 的有無,來考察書籍的傳承、眞僞等等,可謂善於取法者也。又在治學的方法上, 能重視佚文的價值,如遇佚篇雜文,必盡力搜求,以利考證的進行,且能精通字 學,熟悉韻書,對於審音訂字,能有良好的表現,能精於讎校,善於辨僞,使其 在文獻整理方面,能有顯著的貢獻。

在經學考訂方面,其能追索經師傳授體系,對於孔子弟子、門人,孟子弟子,乃至於宋代諸儒的傳授過程,皆能做且考證成果。其次,對於宋元諸儒的妄自改經,也能提出批評,其主張能依循漢儒的作法,保留其原貌,不應妄自議斷,其觀點十分正確。此外,在考訂偽籍、辨訂文句異司、考訂名物、蒐求佚文方面,皆能擁有重大的貢獻。此外,在史籍整理方面,其能收集各類的史料,積極從事更實的編纂、注解、考訂等工作。在《明史》的纂修上,能提供體例的建言;並且針對館臣寫作的內容,也能提出修訂的意見,甚至曾親撰主 餘篇的稿傳等等,有功於《明史》的修撰。此外,竹垞對於古代名工的事蹟,能考訂其實情,並重新給予評價,所議定的事項,皆確有實證。另對於當時文人、處土、烈婦等等,亦能親撰各種〈墓誌〉、〈碑帖〉、〈行述〉等等,有利於史實的記錄,可以考知明人的行事、傳記。又曾參與圖書的傳抄,並徵選唐宋秘本,促成經史典籍的刊印,有助於文獻的整理與流通。其次,爲求保存占歌的文獻,甚至編選各類的總集,並從事典籍的評點,有助於文獻的保存。另曾考訂各類僞籍,校注古籍,藉以還其文獻的真實與完整,且能積極從事經籍的輯佚,與書目的纂修等等,皆有功於文獻的整理,值得我們的重視。

(二) 成書背景的分析與說明

清初政治、社會、學術環境的影響,是以呈現出時代的特色。在目錄發展的

演變!,此期盛行各種書目,且在體例、類目,收錄內容上,皆有許多的變革,影響所及,竹垞在體例、類目的安排上,都能站在前目的基礎上,能夠更加週延、完善,且收錄的內容,能夠更加擴大,這些觀點的出現,皆是受惠於前代書目所致。在政治方面,清廷恢復科舉取工,對於民眾學習經學的風氣,實有正面的貢獻。在科舉制度的吸引下,能促成學習人口的增加。此外,皇室屢次刊印經籍,是尚儒術,甚至皇帝能親撰經籍,有助於經學的發展。又是室曾詔求遺書,並佛重經史的蔥求,使得宮中經籍藏書日富,竹定有幸得覽宮廷祕藏,有助於出後的編纂工作。在社會方面,藏書風氣興盛,學者能兼具藏書、讀書、著書,是以帶動纂輯的風尚。隨著社會經濟的穩固,加上政治的鼓勵,民眾有能力從事經學的學習,乃加速經學書目的編纂需求。在學術方面,隨著明朝國祚的淪喪,學者將它國的原因,歸咎於虛誕的學風所致,故積極推倡務實之風,竹垞受到時風的影響,乃從事經籍的考證工作。又目錄的編纂,盛行於當世,能提供考訂的基礎,加上經籍日多,經學體系目益完善,書目編纂的體例,也日漸完備,具有學術的價值。透過成書背景的分析和說明,將使我們掌握當時的環境,也對竹垞何以會選擇經學書目,做為其與錄的題材,能有較為完整的認識。

《經義考》是一部重要的著作,歷來的評價甚高,由於缺乏學者的整理、研究,使得某些議題的認知,仍停在清儒的見解。隨著時代的推演,此書仍有借鏡之處,例如:體例的安排、著錄的內容、解題的輯錄、考證的成果等等,皆能提供參考的價值。同時,經過時間的洗禮,也有一些不合時宜的作法,有待改進,例如:「御注」、「敕撰」的安排,或係引文的方式等等。更有一些編纂的錯誤,有待糾舉釐正,例如:書名的錯誤,或是作者的誤題等等,皆有待學者投柱心力,從事相關的研究,方能使其價值再現。任何一部的學術著作,在歷經數百年的演變之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問題,有待修正、該書雖有錯誤,但衡諸當代,仍是一部重要的著作。時至今日,亦不失其參考的價值,若能站在其基礎上,改善其中的錯誤,使其符合現代學術的要求,將更能提供治經的參考,有利於經學的研習。

第二節 未來研究的展望

《經義考》是一部重要的書目,其書著錄甚廣,內容博富,雖然透過本文的研究,可以稍補前賢研究的不足,也能瞭解其價值所在。但限於時間之故,仍有部份的課題,未能多加討論,尚有整理的價值。下文即略述未來整理的要點,且

期盼能逐一加以實現・藉以提供學界更多的參考價值。

一、引書文獻的探討

《經義考》的引書眾多,種類複雜,富於研究的價值。本文嘗試釐訂其引書的種類,共考出一二五九部的典籍,但限於時間之故,仍有尚未考出的內容,值 母重新整理。茲說明具體的作法如下:

- (一)先製成引書(或引文/索引。在《經義考》的索引方面,雖有吳政上《經義考索引》可供檢閱,但該書僅涉及書名、作者索引,未會製有引書索引,若能先將引書製成《索引》,將可擴入研究的層面。
- (二)引書的來源:仿錢熙祚考訂《古微書》之例,考出各種引書的來源,藉以補足其未能指明出處的缺憾。此外,可結合《曝書亭集》中的書跋資料,藉以觀察其對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陸元輔曰」、「陳振孫曰」、「王應麟曰」、「晁公武曰」、「胡一桂曰」、《閩書》、《姓譜》、《通志》、《五經翼》的引用情形,提出優劣的比較等等。
- (二)引書的誤關: 竹圫有誤引,僞書,或係錯題引書的現象,經過還原的程序, 可以得知其錯誤的情況。此外,宜針對關漏的主題,亦宜關有專文,討論 其漏失的內容,所蘊藏的價值。
- (四)引書的價值:觀察其引書的價值,例如:引書之戶,已有佚書的存在,故 有輯侯的價值等等。
- (五)其他的課題:如引書的內容、引書的方式、引書的作用等等,筆者在本文的研究中,雖有涉及相關的研究,但若要從事其引用文獻的探討,可以結合成完整的課題,再深人探討相關的問題。

《經義考》的引書眾多,查考不易,但若能逐一還原成功,將有助於日後的文獻整理。由於竹圫在編纂過程中,刪節增改頗多,若能擁有各引文的出處,將可使讀者在運用此書之時,能還原其原始的出處,如此 來,將不致錯失許多的文獻內容,也助於經學研究的進行。

1、經籍版本的補訂

《經義考》雖有「鏤版」一項,藉以收羅有關版刻的記錄,但對於各經籍的版本,卻未見逐一考訂,章學誠曾於《論修史籍考要略》第十一條「板刻宜詳」 中指出: 尔氏《經義考》後有刊板一條,不過記載刊本原委;而借其未盡善者, 衣載刊本之異同也 sto 。

針對竹坨未能錄及各經籍的版本,章氏深以為憾,並期望「如有餘力所及,則當補朱氏《經考》之遺。」 畫, ,章氏雖有心補其關漏,但補錄版本之事,茲事體人,尤其《經義考》著錄達八千四百餘部經籍,實非短期之內易致其功。因此,章氏雖欲補之,但終其一生,仍無法完成此一心願。

有關經籍版本的補訂,茲事體大,斷非短期之內,得以完成。惟今日索引、 百錄工具的發達,要從事此一整理的工作,其完成的可能性,要遠較清代之時, 更容易得到基本的功效。版本的補訂,亦有助於糾繆的整理,如利用各大圖書館 的《善本書目》,將有利於查考「存佚」的判定;又各版刻的卷數差異,亦有助於 查考「卷數」的正誤。此外,從版本的補訂中,有助於查考作者的其他經籍著作, 藉以補錄竹坨失載的錯誤,諸如此類的情況,皆顯示補訂版本的重要性。筆者雖 有意於整理其版本的考訂,但二於牽涉甚廣,故有待日後再逐一完成,以利於學 界的運用。

、經籍佚書的考證

《經義考》涉有經籍存佚的判定,雖然竹垞重視經籍佚文的輯錄,對於各經籍的內容,亦能提出考採,但由於其書著錄甚廣,佚籍甚多,故無法專心致力佚書的考證工作,是以其判定的佚籍,均有重考的價值。曹書傑在《中國占籍輯佚學論稿》中指出:

朱彝尊 所賴編《經義考》300卷, 初名《經義存亡考》,後分例「存」、「闕」、「佚」、「未見」。自先秦至清康熙二千年間,有關經學著作一日了然,其亡佚之書,肯以「佚」字注明,具有輯錄佚書之目的性質,對輯佚書目的發展也具有一定的影響 註81。

如將《經義考》的佚籍輔出,再按類區分、確實有輯錄佚書書目的功用。佚書書目的蒐求,將有助於選擇輯佚的素材。否則,無法確立是否爲佚籍,復盲目蒐羅, 終將無益於輯佚工作的進行。但佚書書目、若不能分門別類,或依據時代區分,

P 6 章學誠 論修史籍考要略 , 見載於《校雠通義》附錄。 台北 又史哲出版社, 轉引昌彼得編輯 《中國目錄學資料選集》, 民國 73 年 1 月 , 頁 653。

狂 7 同前註,頁 270。

紅 8 曹書傑·《中國 5 籍輔佚學論稿》, 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 9 月 ,頁 135 °

則難免漫無章法,毫無作用。孫永如在《明清書目研究》中主張:

鉤稽佚目不能不分門類,漫無章法。應該根據研究需要,分成專題,或者就各門學科加以鉤稽。如鉤稽出《明代佚書目》、《清代佚書日》、《古佚史書日》、《古佚地理日》、《古佚農書日》等,這樣,以可使散佚書目作爲又馱資料在研究中更好地發揮連用 #59 。

我們可以根據《經義考》的著錄資料,再依其存佚的判別,即可輕易輯出《古伕 經籍書目》,若能輔以考證,才能提供更多的整理價值。如果要從事經籍佚書的考 證,必先確立其性質、數量,才能依據時間的多寡,來決定考證的上題。在下文 之中,筆者提供一項統計數據,來說明整理的取擇標準:

宋	1873	町	178	陳	32	北魏	6	後蜀	2
? 不明)	535	梁	139	央	22	梢	6	南語	2
π	470	魏	103	北周	15	蜀	6	偽蜀	2
台	279	劉宋	67	後魏	14	冶	5	後周	l
()	279	隋	51	立	9	高麗	4	 吳國	1
唐	209	南齊	47	齊		北齊	3		

根據上述簡表,我們可以初步掌握歷朝各代的供經數量。整體而論,距離時代愈近,圖書你上的情況,較爲緩和,是以如明、清兩代的供經數量偏少,這是自然的現象。我們依據典籍上供的多寡,可以衡量考證的先後次序、次數較高者,輯錄較易,但所需的考證時間較長。如就供經數量而論,則宋代供經達一八七二部之多,值得我們的開發、研究。惟上述統計的數字,係竹定判定的結果,其中或有失誤之處,如:竹定當日判定爲供經者,或有發現存籍者;或當日判爲存籍,至今卻成爲供籍者,是以在考訂之時,宜先訂定編纂體例,藉以成爲取擇考證的標準。在整理方式上,宣仿效劉兆祐先生《宋史藝文志史部供籍考》 計10 之例,將典籍分爲「已供而無輯本者」、「已供而有輯本者」二編,以各書爲一目,酌加考證之語,使讀者得以瞭解各供經的內容、旨要。在整理的過程中,也應致力於掌握各項供文,且要輯錄各項的解題,以利於考訂的進行。其次,在考訂題材的選擇工,也可以根據各人的喜好,來選擇考訂的主題,如依典籍的分類而論,《經

至 91 孫水如·《明清書日研究》、 合肥 黃山書社,1993 年 7 月 ,頁 187~188。 「旺 10 劉兆姑:《宋史藝 乙志史部供籍考》、 台北 國工編澤館中國叢書編審委員會,民 國 73 年 4 月 、全書共 1198 頁。

義考》「易」類伙籍,達 部,其中的數量,可能過於龐大,可再以朝代爲 風隔,也選擇某一朝代的「易」學供經,爲考察的內容,再配合該朝的易學發展, 可以觀察更多的主題。

四、經學書目的再製

《經義考》是 部優秀的書目,但其中難免有誤,若能改善其缺失,重新製成新的書目,將有助於取代原書的價值。在尚未有更完善的經學書目之前,先行改善《經義考》的缺失,使其能符合讀者的使用需求,其具體的改造意見如下:

- () 校訂《經義考》的異文,竹垞在編纂之時,從事過多的剪裁,使得原書的內容,錯漏不少,若不能加以校正,恐將造成讀者的誤用。
- (二) 查考《經義考》的引文計處,可附記在各解題之末,若有新增之項,亦等 同處理。
- 、·)增加《經義考》的著錄,並剔除不合宜的典籍,例如:重出之例等等。經 刊增補後的書目,應盡量求其完善。
- (四) 重新調整各經籍的順序,將裁篇的著錄,依據作者的次第,分散於各經之中,並將某此時代錯亂經籍,逐一加以扶上。
- 五)加入各種版刻、輯佚書、藏地等資料,藉以增加更多的參考價值。
- (六) 袖錄各項解題,尤具著重在清儒的論述,若是重要的研究論文,則酌立簡 目,附於該蓄錄之末。
- (七) 考订《經義考》的錯誤, 並補充論述的意見。

《經義考》本身即具有高度的價值,只要改進其缺失,將有利於現代學者的使用。 就其需要改善的內容,主要在於文句未能確實校理,且未能附記正確的出處,使 讀者難於還檢原書,若能重新改善其缺失,正增補相關的解題,甚至改善其論證 的缺失,將能增加全書的使用價值。

綜合上述所論的要點,都是屬於整理性的事項,若能依次行之,將有助於建立更完善的經學書目,以利於學者的使用,至於全書龐大的解題資料,所能提供的研究素材,將隨學者取擇的差異,也會呈現不同的研究風貌,若能取能爲用,將有助於經學史的探討 《經義考》既能提供各種的利用,則其書的價值自現,其書對於後世學術的發展,能有著深遠的貢獻,值得我們從事相關議題的探討。

中國古代編纂的書目,是我國珍貴的文化資產,雖然目錄理論發展較緩,但 其纂輯的功效,卻提供我們許多的參考價值 係永如《明倩書目研究》指出: 我國古代的各種書目是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產。從中吸取有益的營養,概括、總結出我國書目發展的特點和規律,是目錄學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也是推動現代目錄工作的發展,挖掘、利用祖國文化遺產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對各個歷史時期的書目發展加以認真的考察 at.,。

因此,如要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化資產,則從書目研究開始,將有助於學問的開展, 並且藉由掌握中國古籍的數量,也能瞭解古代學術的種變化。隨著學和的日益 分化,分類的概念日漸細緻,專科書目或為研究各項學術的基礎,若能掌握其中 的特點,將有助於瞭解學術變遷的種種風貌。歷來在目錄學的研究上,卻未能重 視專科書目的研究,這無疑是目錄學研究的重要盲點,若我們想要提昇專和目錄 編輯的成果,則對於前人的編纂情況,必須加以採訂,才能有助於學理、實踐並 合,能得到更好的編輯成果。

⁽欧川)参考註9,頁4。



參考書目

書籍部份

- 焦
- 1. 「丙撰、《善本書室藏書簡目》, 台北 廣文書局,民國 56 年「書目續編」本 。
- 書
- 1.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一版 一刷 ^

四割

- 1. 孔建國、《文獻通考經籍考研究》, 台北: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64 年 6 月 。
- 2 支偉成著,《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台北:明文書局,民國74年)。
- 3. 方祖猷,《清初浙東學派論叢》, 台北:萬卷樓,民國85年初版。
- 4 王士禎撰, 盧見曾補傳, 《漁洋山人感舊集》, 台北, 明文書局, 民國 74年)。
- 5. 王余光,《中國文獻史》 第1卷,(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3月。
- 6 王 会 元 , 《 中 國 歷 史 文 獻 學 》 , 台 北 : 天 肯 丈 化 出 版 社 , 民 國 84 年 初 版 。
- 7. 王重民,《中國日錄學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12月一版一刷
- 8.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補編》,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 12月一版 刷、
- 9. 王紹曾、杜罩遜,《海洋讀書記》, 青島:青島出版社,1991年8月)~
- 10. 王嘉龍,《孫星衍及其孫氏祠堂書日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民國83年12月。
- 11 王士禎,《居易錄》,台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十五編,冊八,民國77年)。

- 12. 中國人民大學編輯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2月一版一刷)。
- 13. 毛亨傳,鄭玄簑,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台北:藍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影印嘉慶 20 年江西南昌府雕「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年代未詳。

fi 劃

- 1. 田鳳臺·《古籍重要目錄書析論》, 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79年10月初版。
- 2 水环等撰,《四庫全書總月提要》, 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0月1版5星。

六 劃

- 1 全租望,《結埼亭集外編》, 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四部叢刊本,民國 68 年 11 月台一版 °
- 2. 朱彝季·《經義考》· 台北·臺灣中華書局據揚州馬氏刻本影印·民國 68 年 2 月台三版 。
- 3. 朱彝孽,《曝書亭集》, 台北:世界書局,民國 78 年年 4 月 再版 。
- 4. 朱彝尊、《腾笑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6月一版一刷 。
- 5. 朱彝尊,《明詩綜采摭書日》, 台北·成又出版社有限公司「書日類編」本, 民國 67 年)。
- 6. 朱彝尊、《全唐詩末荀書目》,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書目類編」本, 民國 67年」。
- 7. 朱彝尊,《曆采堂竹垞行笈書月》,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書日類編」 本,民國 67 年)。
- 8. 朱彝尊、《曆采堂宋金元人集日》, 台北:成工出版社有限公司「書日類編」 本,民國 67年)。
- 9 朱彝草輯,馬登府楠,《逸經補正》,台北:新文豊出版有限股份公司,民國77年8月。
- 10. 朱稻孫、《竹垞行述》, 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丙子叢編》,民國 61 年)。

- 何廣惔,《陳振靜之生平及其著述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82 年 10 月初版。
- 2 何廣稅,《陳振孫乙經學及其直齋書錄解題經錄考證》,台北:里仁書局,民國86年3月初版。
- 3 余嘉錫,《古書通例》, 台北:丹青圖書有限公司,民國 76 年 4 月再版。
- 4.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 台北:藝工印書館,民國 76年 10月 2版。
- 5.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 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月1版2月。
- 6. 吳仲強等著,《中國圖書館史》,(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 12月一版一刷。

- 7. 吴政上編,《經義考索引》, 台北:漢學研究中心編印,民國81年3月。
- 8 吴修編、《昭代名人尺牘小傳》, 台北:明文書局,民國 74年)。
- 9. 吳楓、《中國占工獻大辭典》, 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4年 1月一版一剧。
- 10. 吴枫,《中國古典工獻學》, 台北:木鐸出版社,民國72年9月。
- 11. 吳光西、郭麟、周粲等撰,《陸曬其年譜》, 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9月一 版一刷。
- 12. 呂紹廣、《中國目錄學史稿》, 台北, 丹青圖書有限公司, 民國 715 年台一版。
- 13 李兀厦墓,《清朝先生事略》, 台北 明文書局,民國 74年)。
- 14. 李玉荣撰,《甌鉢羅室書畫過日考》, 台北:明文書局,民國 74年)。
- 15. 李放篆輯,《皇清書史》, 台北·明文書局,民國 74年)。
- 16. 李修生主編·《古籍整理與傳統工化》, 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年4月 一版一刷。
- 17 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工淵閣「四康全書」 本,民國75年3月。
- 18 李柏輯,《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台北:明文書局,民國74年)。
- 19. 李慈銘,《越變望讀書記》, 台北,世界書局,民國64年7月再版。
- 20 李瑞良,《中國日錄學史》, 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國82年7月初版 一刷。
- 21. 李濬之編輯,《清畫家詩史》, 台北:明文書局,民國74年)。
- 22. 杜松柏、《國學冶學方法》, 台北: 洙泗出版社, 民國 80 年 10 月增訂版二印。

八劃

- 1. 來新夏主編、《清代日錄提要》、 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1月一版一刷
- 2. 來新夏拏撰·《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 1版二局。
- 3.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 台北:世界書局,民國 54年4月再版。
- 4. 周采泉,《杜集書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年12月一版一刷。
- 5. 周彦又·《中國目錄學理論》, 台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84年9月初版。
- 6 周彥又,《千頃宣書目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74年4月。
- 7 吕彼得,《中國日錄學資料選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73年1月再版。
- 8. 昌彼得、崙美月,《中國目錄學》,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80 年 10 月初版二刷。
- 9. 林葉連、《中國歷代詩經學》、(台北:學生書局,民國82年3月初版。

- 10. 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 台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 715 年 10 月修訂再版。
- 11. 林慶彰,《清初的辭經辨偽學》, 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79年3月 ~
- 12. 林慶彰,《明代經學研究論集》,(台北 史史哲出版社,民國83年5月初版
- 13. 武作成編、《清史稿藝文志補編》, 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4月一版一刷。
- 14. 邵懿辰、孫治讓等撰修,《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 台北 世界書局,民國 66 年 8 月二版

九 劃

- 1. 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74年2月再版。
- 2.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 台北: 開明書店, 不著年代 。
- 3.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編著,《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9月一版一刷)。
- 4. 洪湛侯,《中國文獻學新編》, 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6月一版二 · · · · · · · 本書臺灣藝工印書館亦曾杆行,惟卻題作《文獻學》,民國 85年3 月出版,審其內容,似乎並無改變,故不應擅改書名,使讀者誤爲二書矣。
- 5. 胡涓、《禹貢錐指》、 台北:新興書局影「皇清經解」本、民國 61 年 11 月再 版 。
- 6. 胡楚生,《中國目錄學》,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民國84年9月初版。
- 7. 胡應麟·《四部正譌》, 台北:世界書局·《偽書考》五種,民國 68 年 10 月三 版 。
- 8. 范光陽、《雙雲堂又稿》、 台南·莊嚴又化事業有限公司、《四庫全書存日叢書》、 民國 86 年初版一刷。

上 劃

- 1、孫永如、《坍清書目研究》, 合肥:黃山書社,1993年7月一版一刷。
- 2. 孫殿起編,《販書偶記》·(台北 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73年7月1日 初版。
- 3. 孫殿起編·《販書偶記續編》, 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73 年 7 月 1日初版 。
- 4. 谷世昌暮,《清儒學紊小傳》, 台北 明文書局,民國74年).
- 5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京都:中又出版社影武英殿聚珍版原本,1984年5 月再版。
- 6.秦嬴輔,《己未訶科錄》, 台北 明文書局,民國 74年)。
- 7 翁方綱,《經義考補正》,(台北·新文豐出版有限股份公司,民國 73 年 6 月初版

- 8 馬宗霍輯,《書林藻鑑》, 台北:明文書局,民國74年)。
- 9 馬滿臨,《又獻通考·經籍考》,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6月一版一刷

上 劃

- 1.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印·《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 經部 , 台北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印,民國 81 年 6 月 。
- 國主中央圖書館編印,《國主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 史部 、 台北:國主中央圖書館編印,民國 82 年)。
- 3. 崔富章 (《四庫提要補正》, 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年9月一版一刷 。
- 4. 張之洞撰, 范希曾補正, 蒙文通校點,《書日答問補正》, 台北: 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民國 73 年 1 月初版。
- 5 張心微,《偽書通考》, 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2年10月初版、
- 6. 張舜徽,《清代文人兄集》, 台北:明文書局,民國71年初版。
- 7. 張維屏賴,《國朝詩人徵略 初編》, 台北 明文書局,民國74年。
- 8. 張家璠、閻夢東主編,《中國古代文獻學家研究》,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1996年6月一版一刷。
- 9 曹書杰、《中國古籍輯佚學論稿》, 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 一版一刷。
- 10. 杂子涵、《中國歷代書目總錄》, 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出版,民國 42 年)。
- 11. 采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門《清代學術概論》, 台北:里仁書局民 國 84 年 2 月初版。
- 12 梁章鉅輯,《國朝臣工言行記》, 台北,明文書局,民國 74年)。
- 13. 鑫叔清解,《清史晝史增編》, 台北:明文書局,民國74年,。
- 14 莊清輝·《四庫全書總日經部研究》, 台北: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 77 年)[^]
- 15 陳力,《中國圖書史》, 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85年4月初版。
- 16. 煉切編,《辦理四庫全書檔案》, 北平:國北平圖書館,民國23年)。
- 17.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京都:中文出版社影武英殿聚珍版原本,1984年 5月再版。
- 18. 陳鱧·《經籍跋文》,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書日類編」本,民國 67 年 5 月 。
- 19 章鈺等編,《清史稿藝文志》, 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4月一版一刷。
- 20.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 台北 里仁書局,民國 73 年 9 月 10 日)。
- 21. 陸隴其,《二魚堂日記》, 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新編》冊 89,

民國 74 年)

十二劃

- 1. 傳榮賢·《中國古代圖書分類學研究》, 台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 88 年 8 月 初版 ^
- 2. 喬好勒,《目錄學》, 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6月一版一刷。
- 3. 彭斐章、謝灼華、喬好勤編,《日錄學研究又馱匯編》· 武昌:武漢大學出版 社,1996年修訂版 。
- 4. 曾純純,《朱彝尊及其詞研究》, 台北: 沒江大學中又研究所碩士論又,民國 81年6月。
- 5.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廣義·目錄編》, 座南:齊魯書社,1988 年 8 月一版一刷。
- 6. 黃嗣艾撰,《南雷學案》, 台北·明文書局,民國 74 年,。
- 7. 黃虞稷,《千頃堂書日》,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民國 75 年 3 月)。
- 8. 黃虞稷、周在废編纂;葉德輝考證·《徵刻唐宋祕本書目一卷附考證二卷》·(台 北 廣文書局書目五編·民國61年),

| 畫

- 1. 楊果霖,《新舊唐書藝又志研究》, 台北·中國又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民國 83 年 6 月 。
- 2. 葉元章、鍾夏選註,《朱霽尊選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11月 一版一刷。
- 3. 葉衍蘭、葉恭綽編,《清代學者象傳合集》, 上海: 上海占籍出版社,1989年 7月一版一刷。

上四劃

- 1. 管敏義主編、《浙東學術史》,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一版 一刷。
- 2. 趙爾巽等撰,《凊史稿》, 台北:明文書局,民國74年)^

十五劃

- 1. 劉兆祐,《中國目錄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 87 年初版一刷。
- 2 劉兆祐·《宋史藝又志史部佚籍考》,台北:國工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民國73年4月。
- 3 劉簡·《中文古籍整理分類研究》,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70 年 2 月增訂 再版
- 4 蔡冠洛編纂,《清代七百名人傳》, 台北:明又書局,民國74年)。

- 5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 台北;藍燈文化事業公司影印嘉慶 20 年江 西南昌府雕「重刊宋本周禮注疏) 校勘記, 年代未詳。
- 6 鄭元慶,《吳興藏書錄》, 台北:世界書局,《藏書紀事詩等五種》,民國69年 10月4版。
- 7 鄭方坤撰、《清朝名家詩鈔小傳》, 台北:明文書局,民國74年)。
- 8、鄭偉章,《文獻家選考》, 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6月一版一刷。
- 9. 鄭偉章、李萬健,《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 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 9月一版一刷。
- 10 鄧之誠撰,《清詩紀事初編》, 台北·明文書局,民國 74年)
- 11 震釣輯,《國朝書人輯略》, 台北 明文書局,民國74年)。
- 12. 蔣良騏原纂·王先謙纂修、《十二朝東華錄》 康熙朝 、(台北: 文海出版社, 民國 52 年 9 月)。

十六劃

- 1. 盛正言主編,《中國古代書目副典》, 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4月一版一届。
- 2.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 台北:世界書局,民國 66 年 12 月再版 。
- 3. 錢大昕,《元藝文志》, 台北:世界書局,民國 65年2月再版
- 4. 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 江蘇占籍出版社,1987年6月一版一品。
- 5 錢林輔・王藻編、《又獻徴存錄》、 台北:明文書局、民國 74 年)。
- 6. 錢泰吉,《曝書推記》,台北:成又出版社有限公司「書日類編」本,民國 67 年 5 月
- 7. 銭儀与纂錄,《碑傳集》, 台北:明文書局,民國74年)。
- 8.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5月一版一刷。
- 9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 台北 新興書局影「皇清經解續編」本,民國 61 年 11 月初版 。

上七劃

1. 謝啓昆,《小學考》, 台北:廣文書局影光緒十四年杭州浙江書局本「書目三編之六五」,民國 58 年)。

上八劃

- 1. 簡傳賢·《今存唐代經學遺籍考》, 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 59 年 [1 月 。
- 2 魏徵等撰、《隋書》、 台北:洪氏出版社,民國 66 年 6 月初版。
- 3. 鄏士元,《中國學術思想史》, 台北:里仁書局,民國84年2月增訂三版。

上九劃

1. 羅仲鼎、陳士彪選注,《朱彝尊詩詞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10月初版一刷)。

二十劃

1. 嚴佐之,《近三百年古籍目錄舉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9月一版一刷)。

論文部份

劃

- 1. 丁原基,〈王獻唐先生於目錄版本學上的貢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 23 卷第二期,民國 79 年 12 月),頁 33~頁 53。
- 2. 丁原基,〈王獻唐先生於校雠學上的貢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 24 卷 第二期,民國 80 年 12 月),頁 135~頁 161。

三劃

- 1. 王利器,〈曹寅與朱彝尊〉,(《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1979年第一期),頁 387~頁392。
- 2. 王俊羲、趙剛,〈窥見清初經學堂奧的力作——評《清初的群經辨僞學》〉(台 北:《中國文哲研究通訊》4卷四期,民國83年12月),頁461~頁472。
- 3. 王重民,〈干頃堂書目考〉,(《中國日錄學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12月一版一刷),頁185~頁212。
- 4. 王渭清,〈談《經義考》中的「易考」——兼及全祖望《讀易別錄》〉,(《四川 圖書館學報》,1988年第二、三期,1988年),頁145~頁160。
- 5. 王藝,〈明代私家目錄體例之研究〉,(《四川圖書館學報》,1989 年第二期,1989 年)。

五 劃

- 1. 田鳳台,〈朱彝尊與經義考〉,(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古籍重要目錄書析 論》,民國79年10月1日),頁135~160。
- 2. 艾爾曼,〈清代科舉與經學的關係〉,(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清代經 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民國83年6月),頁31~頁102。
- 3. 白新良, 〈清代前期的輯佚書活動〉, (《南開學報》第二期, 1986), 頁 67~頁71; 另接頁 80。

七劃

1. 吳哲夫,〈清四庫臣對文獻文物管理方法之探尋〉,(《兩岸四庫學》——第1屆 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87年9月),頁 311~頁336。

- 吴梁,〈朱彝尊著述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2年第四期,1992年), 頁15~頁17。
- 3. 吳梁,〈經學目錄巨著——《經義考》〉,(《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第四期,1990 年),頁48~頁49。
- 4. 呂士朋,〈清代的崇儒與漢化〉,(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考古組上冊),民國 70 年 10 月 10 日)。
- 5. 呂春嬌,〈目錄版本學的一代宗師——訪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研究所昌教授彼得〉,〈《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第 4 卷四期,民國76年6月),頁84~87。
- 6. 李一遂,〈《左氏春秋》著錄書目研究〉,(台北:《書日季刊》,第 25 卷 3 期, 民國 80 年 12 月 16 日),頁 94~頁 150。

八劃

- 1. 周少川,〈論古代私家藏書的類型〉,(《文獻》第四期,1998年),頁148~162。
- 2. 周積明, (《四庫全書總目》的經學批評〉, (台北:《孔孟學報》七十一期, 民國 85 年 3 月), 頁 179~頁 198。
- 3. 周駿富,〈明史藝文志淵源考〉,(台中:《圖書館學報》(東海大學) 第八期, 1967年5月),頁151~177。
- 4. 林慶彰,〈專科目錄的編輯方法〉,(台北:《書目季刊》30卷四期,民國86年 3月16日),頁62~71。
- 5. 林慶彰,〈四庫館臣篡改《經義考》之研究〉,《兩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8年9月),頁239~262。
- 6. 林慶彰,〈五經大全之修纂及其相關問題探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明代經學研究論集》,民國83年5月),頁33~頁60。
- 7. 林慶彰,〈晚明經學的復興運動〉,(《中國書目季刊》18 卷三期,民國 73 年 12 月)。
- 8. 林慶彰,〈朱睦桿及其《授經圖》〉,(台北:《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三期,民國82年3月)。
- 9. 邱建群,〈朱彝尊《經義考》讀後記〉,(《四川圖書館學報》,1985年第二期)。

九劃

- 1. 施隆民,〈朱彝尊宗經載道的文學思想〉,(台北:《孔孟月刊》,第20卷第六期, 民國71年2月)。
- 2. 胡楚生,〈漢書藝文志與隋書經籍志比勘舉例〉,(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20卷第二期,民國76年12月)。

十一劃

- 1. 張一民,〈朱彝尊與曝書亭藏書〉,(《圖書館(湖南)》第五期,1992 年),頁70~頁72。
- 2. 張升,〈對清代輯佚的兩點認識〉,(《文獻》第一期,1994年)。
- 3. 曹之,(古書引文考略),(《四川圖書館學報》,1997年第二期)。
- 4. 曹書杰,〈《四庫全書》采輯《永樂大典》本數量辨〉,〈《中國歷史文獻研究》 第二期,1988年8月)。
- 5. 莊雅洲,〈經學史(導讀)〉,(台北:三民書局,《國學導讀》第二册,民國82 年)。
- 6. 陳祖武, 〈朱彝尊與《經義考》〉, (《文史》第四十輯, 1994年9月)。
- 7. 陳鐵凡,〈清代學者地理分佈概述〉(《圖書館學報》(東海大學) 第八期,民國 56年5月)。

十二劃

- 1. 喬衍琯,〈經義考所引千頃堂書目集證〉,(台北:《書日季刊》,6卷三期),頁 3~頁57。
- 2. 喬衍琯,〈《經義考》及《補正》、《校記》綜合引得敘例〉,(台北:《書目季刊》 18 卷第四期,民國 74 年 3 月),頁 35~頁 37。
- 3. 喬衍琯,〈諭經部的分類〉,(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27卷一期,民國83年6月),頁59~頁85。
- 4. 喬衍琯,〈論千頃堂書目經考與明志的關係〉(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 新10卷第一期,民國66年6月),頁1~頁10。
- 5. 曾聖益,〈朱彝尊的詩文理論〉,(台北:《中國文化月刊》第一九五期,民國 85年1月),頁109~頁128。
- 6. 湯志鈞,〈清代經今古文學的傳承〉,(台北:大安出版社,《經學史論集》,民 國84年6月)。
- 7. 程煥文,〈中國圖書文化的演變及其意義 (代序)〉。《中國圖書論集》,一版一刷,(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1994年8月),頁1~頁26。
- 8. 程玉鳳,〈清初順康兩朝對於知識份子的籠絡政策〉,(台北:《史學會刊》(師 大)第15期,民國65年2月)。
- 9. 黃忠慎,〈《經義考》所載今存或可考之北宋《詩》學要籍述評〉,(台北:《孔孟月刊》第32卷第六期,民國83年2月),頁2~頁8。
- 10. 童鷹九,〈石經書目〉,(嘉義:《嘉義師專學報》,第四期,民國62年5月), 頁33~頁58。

[信三十

1. 楊晉龍,〈四庫全書處理經義考引錄錢謙益諸說相關問題考述〉,《第七屆所 友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高雄:國立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民國87年5月),頁

31~48 ∘

2. 詹海雲,〈全祖望的經學思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論浙東學術》, 1995年2月),頁413~423。

十五劃

- 1. 劉兆祐,〈臺灣地區博碩士論文在整理古籍方面之成果並論古籍整理人才之培育〉,(台北:《書目季刊》30卷二期,民國85年9月),頁35~43。
- 2. 鄭偉章,〈《清以來文獻家傳略》的撰寫〉,(《中國圖書館學報》,1995 年第四期,1995年),頁51~頁53。
- 3. 鄭偉章,〈《四庫全書》獻書人叢考〉《書林叢考》,(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頁261~頁429。
- 4. 鄧瑞,〈試論問若璩的治學〉(《中國歷史文獻研究》第二期,1988年8月), 頁168~頁178。

十六劃

- 1. 盧仁龍,〈《經義考》綜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 (下册),初版,民國82年3月),頁415~430。
- 2. 盧錦堂,〈經部善本書志簡編〉,(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 26 卷第二期,民國 82 年 12 月),頁 157~頁 168。

一七割

1. 謝正光,〈試論清初人選清初詩〉,(台北:《漢學研究》,15 卷二期,民國 86 年 12 月),頁 171~頁 183。

二「劃

1. 嚴佐之,〈清代私家藏書目錄瑣論〉《近三百年古籍目錄舉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版一刷,1994年9月),頁1~頁6°